武俠世界



外星球歷險記（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美國太空基地發生了一宗未爲人知的秘密，一
枚巨型火箭竟將二名好奇的軍校學生送入太空，結
果差些令他們變成爲「太空垃圾」，今期的科
想小說將此秘密告訴你。
$3.50
1093

編者話

沈勝衣傳奇故事「魔刀」與司馬洛故事「勾魂手」，今期起同時在本刋連載發表，以上兩大名著，俱屬佳作，且甚爲讀者們所稔熟喜愛，膾炙人口，趣味雋永。沈勝衣故事集，早期在本刋已經發表過很多了，深獲讀者一致好評，推崇愛戴。影視劇集也時有活現螢幕，可見盛況。今番「魔刀」的刋出，希望各位一樣喜愛。

司馬洛故事爲馮嘉之作，這個故事的人物塑像造型，早已深刻讀者腦海，他在每一個故事裡都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任務，爲人洒脫不覊，性好鋤强，爲了不平事拚死忘生去硬幹，俠譽之隆，一時無雙，且看他今次在「勾魂手」故事裡渾身解數。

**　　**　　**

巨型小說今期介紹一部太空科學幻想故事「外星球歷險記」，該類故事，不論電影、電視、小說、連環圖書……都很受一般人的喜愛，相信讀者們對太空奇景之奧妙亦深感興趣。馬雲先生爲此，窮搜資料，深入研討，不負衆望的對讀者有所貢獻。

下期巨型小說是凌波新作——正宗北派武俠故事「八九修羅刀」。欲睹佳作，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9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 $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科學幻想小說

外星球歷險記

馬雲・文
盧令・圖

選擇錯誤

梅里和范拉利同是一間軍事學院的學生，他們具有人類與生俱來的好奇心。

因此，這兩個年青人開始了一項冒險行動。

他們知道甘廼廸角即將發射一枚巨型火箭，目的是將二名太空人送到太空外圍，進行一項秘密任務。

梅里和范拉利都希望成為這二名太空人，可惜他們從未學過訓練，儘管如此，他們仍然自信可以勝任愉快！

因為他們既是軍事學院的學生，自然受過不少軍事訓練。

他們體格強壯，而且自信可以操縱一切電腦儀器。問題只是如何悄悄替代那二名太空人。

冒險行動

機會當然是有的，否則他們不會策劃這次富於挑戰性的任務，最少有一班同學就偷偷鼓勵過他們，支持他們去做這件事不顧後果的事！

軍事學院的管理表面上一向非常嚴格，尤其是對學員的要求。

教官們事前並未宣佈目的地，只說是帶他們到一處基地去實習。

即使如此，已有人知道目的地是甘廼廸角，主要的項目就是實地觀察發射火箭的操作過程，作為現代化軍事訓練課程之一。

在基地之內，同學們私下裏都有了默契，在必要時給梅里和范拉利幫上一把！

因此，當分配參觀崗位時，梅里和范拉利成功地被帶到發射架下面去。

發射架是二名太空人必經之道，他們必須由發射架底下乘升降機登上火箭尖端，才可以抵達太空船的船艙。

太空人全副戎裝，由一輛全白色的吉甫車，將他們載到發射架底下。

發射架底下也就是最接近火箭噴火的地方，所以那兒的人將會在預定時間內撤退，否則一定會被火燄灼傷。

梅里和范拉利在同學們的協助下，就在發射架底下進行偷龍轉鳳計劃。

控制室的監視電眼一度被耀眼的光綫困擾，由於當時陽光猛烈，所以控制人員和基地指揮官仍然不以為意，繼續發號施令。

直至到二名太空人登上發射架的升降機之後，傳眞電眼才恢復原狀。

控制室的人根本不知道剛才那耀眼的光綫，只是被人故意用鏡片折射造成的。

因此，他們也沒有想到那兩名太空人已被悄悄代替了。

倒數程序已開始了。

基地上最後準備工作已經完成，發射架附近的所有工作人員亦紛紛撤離！

由於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將發射的火箭之上，所以一直未有人留意到二名眞正的太空人，被要脅着登上一輛軍事學院的卡車上去。

當電腦自動倒數至「O」時，發射架已自動脫離火箭！

火箭末端噴出一股烈燄！隨即升上了高空，迅速離開地球。

一切看來都十分順利，而且正常。

基地上的控制人員雖然仍舊注視着各種儀器的反應，但是，他們總可以暫時鬆一口氣了！

× × ×

根據預定程序，巨型火箭在離開地球大氣層之後，將會逐節脫落，然後進入環繞地球的軌跡，最後便是進入美國一個秘密太空站。

但是，現在坐在太空船內的二名太空人只是冒牌貨而已。

他們在控制室之內，顯得有點手忙腳亂。

甘廼廸角的指揮官此時亦已發現了僞裝，自然也大吃一驚，無奈一切均已無從挽救，惟有要求梅里和范拉利二人鎖定從事。

可惜，他們對那些電腦儀器並不完全百份之一百的了解。

就在地球上的美國指揮官要梅里調較一具角度儀器時，出現了偏差，范拉利再在一個按鈕上錯按了一把，令到一節火箭無端發動起來，太空船隨即失去了控制。

強力的火箭將太空船推向漫無邊際的太空中，甘廼廸角的指揮部從儀器反應中發覺太空船遠離軌跡，也無能為力。

數分鐘後，通訊系統也中斷了。

× × ×

從太空船艙內，透過透明的小窗往外望，但見遠處星光點點，近處黑暗一片，梅里和范拉利彷彿活在噩夢中。

「我們怎麼辦呢？」梅里惶恐地說，「這裏有許多東西我們根本就不明白，現在無綫電通訊也中斷了，一切惟有靠我們自己去摸索。」

范拉利嘆了一口氣：「誰叫我們自作孽？現在我們將變成一團太空垃圾！當吃光了這些太空餐之後，大概也就是我們的死期到了！」

梅里心裏儘管恐懼，雙手卻從未停止過摸觸面前的儀器按鈕。

突然之間，他們感覺到震盪了一下！

那艘僅可容納兩名太空人的「太空船」，實際上只可以稱之為「太空囊」，剎那間，它彷彿失去了重心，翻翻滾滾的，在太空中急竄。

梅里和范拉利雖然受過軍事訓練，也有着非常強壯的體格，但是，在顛顛倒倒的情況下，他們很快就失去了知覺。

以後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他們根本不知道。

× × ×

這是從未有過的經驗。

梅里有如從噩夢中醒來一樣，筋骨雖然有些疼痛，但最少心情似覺輕鬆。

他勉強張開眼睛，第一眼看見的却是一片白茫茫，登時嚇得一跳。

到底這是什麼地方？

梅里還可以記憶太空中飄流的情形，所以他以為這是地獄！

他死了！……當時梅里就這樣想。

擋在他面前的，是一塊像玻璃似的透明物體，於是梅里又想，他可能正躺在棺材之內！

他試移動一下頭部和手部，四周軟綿綿的，一切就像棺材內部的情形一樣。

他很害怕，雖然躺在那兒十分舒適，但他感到自己仍有感覺，就以地球上人類「死」的定義來說，他怎能算得是死呢？

於是他想伸手推開那透明物體。

但是，任由他費了多大的氣力也推不開。

他很担心，最少他覺得自己還未死，如果這就是棺木，豈非被活活埋葬。

他越想越害怕！

想像中的情形可能是這樣的：他和范拉利所乘坐的太空船，在飄浮中又納回地球外圍的太空軌跡。

他們當時所以感到震盪，是由於太空船已墮回地球來了！

在正常情況底下，一切受到控制的話，太空船將會墮入海中，但他們不是受過訓練的正式太空人，加上儀器失靈，所以就更加不會正常。

那麼，在受到劇烈震盪之後，他們雙昏迷過去，或者進入休克狀態，那是不足為奇的事，於是人家當他們死去了，將他們入殮，其實他們並非眞的死掉，所以現在又甦醒過來。

這的確是十分可怕的事，所以梅里用力推開那透明物體。

但推不開。

於是他改用拳頭。

他以為那是玻璃，用拳頭敲擊，大概總可以將它打爛。

他要趁住未被窒息之前，利用最後的一點氣力，將玻璃擊毁！

但是，任他用上多大的氣力，還是無濟於事！

「閣閣」之聲，根本不似是玻璃，那透明物體到底是什麼？

忽然眼前閃着一度紅光。

他的身邊不久就出現了一些人影。

梅里心裏暗喜，以為這一回有救了，但是當那些人的面孔紛紛俯視着他，出現於透明物體外面的時候，他又嚇得一跳。

那些人很古怪，眼睛睜得大大的，面色帶點青藍，就像我們地球上傳說中的鬼物一樣。

梅里更加認為自己的確已置身於地獄之內，內心有說不出的恐怖感！

他不敢再推動那透明物體，因為他不想接觸那些人。何況那外面圍繞着他的又未必是人，還可能是鬼呢。

梅里又聽到一些「吱吱」的怪叫聲。

那些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怪物，咀巴在動，聲音分明是發自他們！

但是，梅里一點也聽不懂。

那透明物體原是一個半圓形的罩，將梅里籠罩在裏面。

現在那個透明罩緩緩地打開了。

梅里突然感到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那些怪物仍然圍繞着他站立在四周。

他現在可以看清楚了，那讓他躺在裏面的，不是棺材而是一張設計特殊的床。

放眼四望，這裏面還有着好幾張同一款式的「盒子床」。

所有的「盒子床」排列得十分整齊，但是只有左隣的一張躺了一個人，其他都是空的。

梅里所以肯定那個躺在「盒子床」上的是個人，因為他透過透明罩可以輕易認出那是他的同伴范拉利，雖然范拉利這時已閉了雙目。

梅里至此開始有點明白了，這兒極有可能是一間「醫院」。

梅里坐在那裏，而那些怪物個個瞪住他！

那些被梅里視為「怪物」的東西，最少也有七八分似人。

但是，梅里在他的記憶中，他就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人」。

梅里聽不懂對方說些什麼，只根據那些手勢，離開那張古怪的「盒子床」。

然後有人將他帶離那間病房。

當他經過范拉利身邊時，發覺范拉利仍然閉上了雙目。

青藍皮膚的人

梅里被人帶到一間佈滿了各式儀器的房間，進行了一連串的檢驗。

這是很特別的安排，梅里被放進一個透明罩之內，儀器就紛紛有所顯示。

梅里可以見到儀器的反應，一盞盞的小燈號，又紅又綠，只是不明白到底表示一些什麼。

陪同梅里進來的人，就分別站立在儀器的面前。

一幅巨型螢幕之上，看上去就像天幕一樣，星光閃閃。

有人不斷調較着儀器。

巨型螢幕上突然有一些小光點變為紅色，然後停頓下來，畫面再一變，出現了一個星球。

那是地球。

梅里萬二分驚奇，為什麼地球的輪廓會出現在螢幕之上。

梅里逐漸明白了自己的處境。

他並非做夢，亦非死去，只是進入了宇宙間的另外一個星球而已。

梅里被人從透明罩內「釋放」出來。

有個小儀器移近他的咀邊，也有人示意他說話。

當梅里說話時，那些小儀器立刻令到前面另一具儀器有了反應。

再經電腦分析，梅里的來龍去脈大概已被人找出答案來了。

於是有人用英語問他：「你可是太陽系其中一個星球——地球的人類？」

梅里驚異地點點頭。

他瞪住那些人。

那些人雖然很古怪，但最少有七八分似地球上的人類。

那些人說話時「吱吱」地怪叫，為什麼現在又會講英語。

梅里發覺他們的身體之上也配戴有一些小儀器，只是小巧到幾乎完全不為人注意，那些「吱吱」怪叫之聲，就是透過那些小儀器之後，被即時譯為英語的，由此可見，這是一種高智慧的生物。

梅里和范拉利二人在進行他們的「偸龍轉鳳」計劃之前，曾經致力於天文學研究，因此，他對地球隣近各星球的情況，總算得還有一些認識。

就他所知，地球人類眼中四顆最亮的恒星，分別是天狼星，老人星，南門二和牧夫座的大角星。

在地球恒星系以外的最接近太陽的恒星就是比隣星。

最小的恒星則是「伍爾夫四五七號」，直徑只有太陽的千份之三，比我們地球還小。

但是根據地球上科學家的一般見解，此等星球都沒有高等生物存在。

他們研究的焦點就是：那些星球之上，是否有適合人類居住的條件，是否有適宜生物生存的環境？

例如：有沒有氧氣，有沒有水份和水源？有沒有植物。

但是，人類——地球上的人類，至今為止，智慧是有限的，最低限度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僅可踏足於屬於地球衞星的「月球」之上。

再從另一角度看，科學家的見解與事實比較，到底又有多大的偏差？

隨便舉個例吧，當人類還未踏足月球之前，我們的科學家已肯定上面沒有生物，結果這點的確說對了。

但是，太空人從月球帶回來的泥土和岩石，就令我們的科學家莫名其妙。

根據理論，所有屬於我們太陽系各星球之間的石塊，不管地球，月球或者其他星球的石塊，基本上都是由太陽系形成之前已在太空中存在的幾種元素所組成。

那些月球石塊經分析化驗後，也確實是由該等元素組成的，只是成份的比例就有差別。

換句話說，地球和月球的泥土和岩石，基本元素都是一樣的。

但是，當科學家進行一連串實驗之後，就大感驚奇！

科學家將若干種細菌接觸月球泥土——分表面的浮土，以及下層的泥土，有三種細菌對月球表面的浮土全無影响，但一經接觸下層的月球泥土，便告死亡。

為什麼？

各國科學精英份子，至今仍無答案。

至於植物的試驗就更加有趣。

科學家試將玉蜀黍種植於月球泥土中，但並無顯著的影响。

玉蜀黍是地球上之「高級植物」的代表。

於是科學家又再將低級植物的水藻作同樣的試驗。

豈料，當水藻接觸了月球泥土時，竟然好像加進了特級肥料一樣，長得非常翠綠。

同樣是地球上的植物，為什麼有此分野，科學家又是找不出答案。

從上面這例子看，可以推算出我們地球上人類的智慧，實實在在是非常非常之有限。

也就是說，憑目前人類的智慧，根本未能了解宇宙間其他星球的事物，科學家的「偉論」與事實可能離題萬丈。

× × ×

梅里面對着那些大眼睛、青藍皮膚的人，心情非常複雜。

他不知道對方有些什麼企圖，更不知道自己如何會到這兒來。

那些人看來並無分別，因為肥瘦高矮差不多，同樣穿上了好像是金屬物體的衣服，渾身閃閃生光，其中有金色的，亦有銀色的，這就是最大的分別了。

穿金色衣服的藍面人對梅里說：「你們兩個算得上是幸運者，要不是遇上我們的巡邏隊，相信你們早變成太空垃圾。」

梅里乘機問道：「我和我的同伴如何被你們救起的？」

金衣藍面人說：「我們的方法即使告訴你也不會明白。」

「為什麼？」

「我們的太空巡邏隊因為發覺你們所乘坐的太空船，所以使用一種磁性儀器，將它吸過來，就這樣救了你們。」

「我和我的同伴都受了傷？」

「是的，你們都受了傷，所以我們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們醫治好。」

「剛才我躺的就是病床？」

「是的。」

梅里又自己打量了一遍，望望手，看看脚，一切都很好。

只是手脚有些傷痕，但全無痛楚。

那些傷痕呈紫藍色，沒有疤痕，也沒有乾涸的血漬。

梅里道：「你們如何治理好我身上的傷痕。」

「照你們地球上的生活習慣，你同樣無法了解我們這裏的事物。」金衣藍面人說，「我們那張醫療床已包括了一切。」

梅里感到驚奇地睜大了雙眼，「難道連醫生和護士都不用了。」

「是的，不妨坦白告訴你，我到過你們地球，」站在梅里面前唯一的金衣藍面人說：「我知道你們地球人如果治理一個受傷的人，醫生，護士，氧氣筒，綳帶，藥水和針藥等等，好一大堆，太麻煩了吧？我們只須一張醫療床，把人放進去，傷者自會慢慢康復過來。」

梅里於是想起范拉利：「我那位同伴，他的傷勢怎麼啦？」

「他傷得較重，所以接受治理的時間也較長。」金衣藍面人又對梅里道：「你暫時可以安心在我們這裏住下來，我們慢慢會設計把你兩位送回地球去的。」

梅里感到非常難得，因為在他的想像中，他們將永遠也不能返回地球去了。

他好奇地問：「這是什麼地方？」

「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告訴你才好，」金衣藍面人說：「我們這裏距離你們地球並不太遠，但以你們地球人的見解，就必須用光年計算，那應該很遠很遠了。」

「剛才你說，你們曾到過我們地球？」梅里出奇地瞪住對方。

「是的，而且不只一次了。」金衣藍

面人忽然望望他身邊的銀衣人。

銀衣藍面人似乎向他遞了一個眼色。

金衣藍面人沒有說下去。

他好像就是這一班「人」之中的首領人物，只見他向一名銀衣人「吱吱」的說了幾句，梅里就被人帶走！

銀衣人對梅里道：「我們會派人帶你到各處漫遊，但請記住：切不可離開導遊小姐，否則怕你有麻煩。」

梅里想起范拉利，仍然有些放心不下：「我的同伴呢？」

「他傷愈後，將會與你一齊返回地球去！你放心好了！」

銀衣人說着，示意梅里跟他走。

於是他們一齊離開了那間佈滿了電子儀器的房間，到了那層樓的一個出口處——那兒原來只是一個窗口。

那兒有燈號，可能又是一種指示。

銀衣人像鬼魂一樣，穿過玻璃封閉的窗門，轉眼已在外面。

梅里當堂怔住在窗門的後面，一步也不敢向前闖過去。

銀衣人回頭望，發覺梅里的情形，於是又折了回來。

梅里感到萬二分的驚奇，他如何能穿過窗門玻璃；同時他又如何能站立在窗外呢？

銀衣人對梅里道：「爲什麼你不跟着我走出去？」

梅里說道：「人體如何能穿得過玻璃呢？」

銀衣人失笑道：「那不是你想像中的玻璃，也不會令你受傷，放心跟我走。」

梅里於是在銀衣人的慫慂和護送下，舉步往前走。

他感到無限驚奇，前面竟然沒有任何阻擋！轉眼之間，他已跟銀衣人在外面。

原來外面還有一些透明物體，像一個長方形的盒子，附在窗前，怪不得剛才銀衣人也掉不下去，現在梅里也可以同樣站在那兒。

奇怪的光幕

這是梅里一生之中從未有過的經歷。

他跟那銀衣人離開了那個透明盒子之後，竟然可以凌空飛翔！

他身上沒有任何儀器帮助，也沒有翅膀，怎麼可以飛呢？

事實上梅里感到渾身輕鬆，他輕飄飄的，好像完全沒有了地心吸力一樣。

他由窗口出來已經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經驗；儘管那不是玻璃，怎麼可以穿過？

銀衣人曾向他解釋，窗口是他們的出口處。所以窗外有個可以駐足的盒子型透明物體，就像地球上許多人家家門前的石階一樣。

梅里與銀衣人當時同樣輕易地穿過那盒子型的透明物體，然後才跟着銀衣人一齊飛！

銀衣人一邊與他併肩兒飛，一邊向他解釋眼前所見的事物。

這是一個新環境，許多屋宇的建築，與地球上所見完全不同。

他們所經的地方，有不少那種盒子型的透明物體。

根據銀衣人解釋，那是供屋內人出入的出入口之一。

原來這星球上的氣體基本上與地球不同，所以人在其中，可以自由飛翔。

所有建築物都有特殊裝置，否則屋內與戶外就會毫無分別。

此等特殊裝置令到人在其中，可以雙足踏地，不致凌空飄起。

那些像是玻璃的透明物體，只是一種特殊的「光幕」，並非一種實物，所以人亦可以隨便穿過；但它的作用可大了。

「光幕」可以把戶內和戶外的空氣與環境分隔開來，作用與我們地球上的玻璃相同。

兩個不同的星球，有着兩種完全不同的環境，自然也有不同的物質，因此，梅里也知道，要逐一明白過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往下俯視。

下面是一列列十分整齊的金屬物件。

但梅里並不知道那是一些什麼東西。

當初他不敢往下望，因爲他担心掉下去，會跌到粉身碎骨！

但是現在他再也忍不住了。

他問銀衣人：「那是什麼東西？」

「你說下面田地裏的東西麼？」銀衣人反問。

由於他們在俯視中交談，飛行的速度也隨之緩慢下來了。

梅里道：「我是指那些像是金屬的物體。」

「那是植物，供我們食用的植物。」銀衣人說，「你一定以爲那是馬路吧？」

「是的，不過地球上的馬路是用來行駛汽車的。」梅里道，「你們怎麼會用來種植食物？」

「我們這裏根本無須汽車，因爲人人都可以像我你一樣，隨處飛。」

銀衣人剛說到這裏，就開始停下來！

奇就奇在他停下來的時候，竟然也沒有掉到下面去！

梅里也有樣學樣。雖然他一直担心自己會掉下去，事實是沒有下墮的趨勢！

銀衣人穿進了一個窗口去。

梅里也跟了入內。情形正如他離開那建築物時一樣。

屋內陳設得十分美觀，顏色鮮艷，就是見不到有人。

梅里見到銀衣人又在「吱吱」地叫；他可能招呼這裏的屋內人吧！

他示意梅里在一張十分平滑的椅子上坐下來。

那椅子看來好像是用金屬做的，硬繃繃的，自然亦令人有一種冷冰冰的感覺。

但是，當梅里坐下去時，却又不是那一回事。

視覺和實際的感受逈異！

梅里感到軟綿綿的。那種感受，比起我們坐在沙發上更舒適。

那椅子旁邊有許多一個個的小方格，彷彿是扶手上的裝飾一樣。

梅里好奇地伸手摸了一下，突然耳畔傳來陣陣悠揚的樂曲。

他儘管聽不懂，却是非常悅耳。

梅里這才明白，那可能是電子感應的按鈕機掣。那麼，其他按掣又是控制着一

些什麼的？

梅里正想逐個按掣去試，那邊却傳來了一陣步聲！

在梅里的想像中，這個星球上的人類，儘管有太多與地球人類相似之處，但看銀衣人他們那副尊容，相信他口中的「女導遊」，一定也是大眼睛藍面孔的女性。

但是事實却又不是！

眼前出現的是個千嬌百媚的女人；從外型看，她與地球上的女人，根本就沒有多大的分別。

她一邊由走廊那邊走過來，一邊與銀衣人「吱吱」地交談着。

然而她的視綫却盯住梅里。

她的衣服閃閃生光，但看上去却是五顏六色的，因而反映出她多姿多采。

她的身裁十分動人。

更令梅里感到意外的就是她的皮膚並非像銀衣人的一片青藍！

她的膚色嫩嬌，與地球上的女人看來都是一樣的艷麗動人。

她逐漸走近。

梅里從近距離看她，更覺迷人；碧藍眼睛，櫻桃小咀，還塗了唇膏呢！

她一直瞪住梅里在笑！

她交加着雙臂，站在椅子前面，瞪住梅里，不斷地笑！令到梅里非常尷尬。

「朋友，你好！」

她終於伸出了她的右手！

梅里也伸出了他的右手，跟她握了一下。

一種軟綿綿、暖洋洋的感受，直透心底；梅里立刻產生一種原始的衝動。

他已經有很久沒有接近過異性了。

她看見他那神氣，忍不住又「格格」地笑，笑得花枝亂顫的。

然後，她一屁股在梅里的身邊坐了下來。

那銀衣人却由原路退了出去。

屋內的陳設像地球上的新潮客廳，除了那些艷麗的鮮花之外，其他東西在梅里眼中，似乎從來未曾見過。

陣陣幽香刺鼻，梅里有一種陶醉的感覺。

「你是地球上來的？」女郎側過頭來問他。

「是的，你怎麼知道？」梅里出奇地提出了反問。

「你可知道我是幹什麼的？」

「他們說你是女導遊。」

「哈哈哈……」女郎又是一陣笑！「所以我當然知得很多，對嗎？」

「這是你的家？」

「是的。舒服嗎？」

「很奇妙！」

女郎伸手到椅子的扶手去，音樂聲也隨即停止下來。

然後她又按了另一個「方格」——那「方格」實際是電子感應掣。

前面一幅凸出於牆壁的白色東西，原來是個闊大的銀幕。

更奇妙的事又出現了。

在那大約有四呎乘六呎的銀幕之上，竟然看到了地球上的電視片集——「無敵金剛」——也就是美國那部「價值六百萬美元的人」。

而且，對白還是原庄的美國英語。

「這個節目，適合你看嗎？」

女郎的手，並未離開椅子的扶手；看來她還要爲梅里選擇其他更好的節目。

梅里並未回答她，因爲他當時正集中精神思索着一些問題。

他心裏想：他會不會還未離開過地球呢？

如果未離開地球，這兒又是什麼地方呢？

假如他眞的離開了地球，爲什麼又可以收看地球的電視節目？

女郎聽不到梅里的回話，以爲他不喜歡這節目，於是又按了另一個按掣。

竟然是黑白的。

女郎道：「這是一些落後國家的，電視只是聊備一格。」

畫面再一轉。

悠揚的樂聲，明顯地是日本歌曲。

「這是紅白大賽，日本一年一度的音樂盛會。」女郎又說，「我喜歡聽日本歌多過美國歌。剛才我在裏面，也是收看了這個節目。」

梅里乘機問：「你是什麼人？」

「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如果我知道了，又何必問？」

「我當然是這星球上的人。」

「這是什麼星球？」

「嗯——」女郎有些爲難。

她沉吟片刻，隨即按動了幾個機掣；牆上的大銀幕經過了一連串的跳動之後，出現了一幅閃閃爍爍的星象圖。

女郎解釋說：「從地球上看，我們這個星球十分暗淡。」

女郎忽然站立起來，走到銀幕前，用手指指示：「我知道地球上的天文學家怎樣稱呼我們這個星球；他們稱爲『伍爾夫四五七』。我們在他們知識的領域中，是屬於『已知的最細小的恆星』，其實我不怕開罪說一句，他們所知十分有限！」

她又回到梅里身邊。

她把畫面再改變；同樣是宇宙中的星象圖，只是角度不同。

她告訴梅里：「那一點紅光閃閃的，就是你們所在的地球了。」

梅里驚詫地問：「你們能收到那麼遠的電視節目？」

「何必大驚小怪？」女郎說，「我們的科技比地球上的先進，我們能接收地球上任何地區所發生的各類電波。」

女郎忽然又搭住梅里的肩膊：「你倦了吧？」

梅里本來就有點衝動，再加上她身上發出的陣陣幽香，以及她的挑逗動作，他終於忍不住吻她！

她並不拒絕，於是雙雙擁作一團。

玉手輕輕一按，那椅子又自動變成爲一張床——一張軟綿綿的床……

遮羞的隱幕

實在是太神奇，太美妙了！

對梅里本人來說，他覺得一切與地球上根本無太大的分別。

尤其是他現在擁抱的女人，簡直就是上帝的傑作。

因此梅里難免覺得驚奇，爲什麼那些穿金、銀色衣服的人——看情形可能是男人，爲什麼會大眼睛，青藍皮膚？

難道男人和女人的分別，竟然會如此「迥然不同」？

梅里就覺得：剛才那女郎給予他的感受，完全和地球上的女人並無分別。

他放眼四望，彷彿四周沒有任何遮攔，在這兒客廳做愛，太過容易被人看見了；尤其是那窗口不但是透明的，還可以通出街外，萬一有人闖入來，如何是好？

但是，當時梅里已顧不了這許多。

難得的是：女郎亦無所顧忌！

他們仍然半裸着，躺在那張由椅子變過來的床上。

突然之間，窗外人影一閃。

有人入來了。

梅里立刻想起來穿回衣服，但被女郎制止。

她低聲說道：「放心！她看不見我們的。」

梅里覺得奇怪，爲什麼他們能看見對方，對方却看不見他們？

梅里對女郎的話半信半疑，那人影已逐漸移近他們。

梅里可以看得更清楚，衣服儘管不同，膚色竟然又是與銀衣人他們一樣——青藍色的。

從身裁判別，她應該是個女人。

她找不到人，「吱吱」地叫了幾聲。

看見沒有反應之後，走了。

「她是什麼人？」梅里問。

「我的隣居。」女郎答。

「但爲什麼她與你會有這麼大的分別呢？」

「因爲……」

女郎欲言又止。

她終於坐了起來！

梅里一邊穿回衣服，一邊追問下去：

「你大概不是這星球上的人吧？」

「嗯——」女郎回頭瞥了梅里一眼，「你也感覺到了？」

梅里點點頭：「我覺得你跟地球上的女人根本沒有分別！」

「我本來就是美國女郎。你呢？」

「我們應該同一國籍吧？」梅里有點兒喜出望外！「你怎麼會在這裏？」

「說來話長，有機會再告訴你。」

梅里又問：「你來了這裏多久了？」

「好幾年了。」

「跟誰來的？」

「坐飛機，跟伍爾夫星球人一齊離開我們地球到這兒來。」

梅里驚嘆道：「想不到他們眞的到過了我們地球。」

「他們的科技十分先進，我們地球人簡直望塵莫及。但是，他們的物質却缺乏，因此他們被迫必須向其他星球探險。」

「請問你貴姓芳名？」

「瑪莉亞，叫我瑪莉亞好了。」

女郎伸手到椅子扶手之上，那張床又變回了椅子。

梅里坐在那裏，想站起來走動一下！

突然「砰」一聲。

他被一些東西碰撞了一下，彈回椅子之上，一屁股坐在瑪莉亞的懷抱了。

瑪莉亞忍不住笑了起來：「我還未將隱幕收好，你急什麼？」

梅里一怔：「什麼是隱幕？」

「忘記了嗎？剛才人家爲什麼見不到我們？全靠這隱幕。」

瑪莉亞又叫梅里將一隻手伸過去，用手掌摸觸；梅里的確也感覺得到，那兒像加了一個屏風似的，擋在前面。

他再伸手四周，同樣有此感覺。

但令人感到驚奇的是：視覺中又什麼都見不到一些。

更令人驚奇的是：竟然可以透視外面的一切事物；但外面的人却見不到這裏的一切。

經瑪莉亞按掣後，梅里在感覺上，感到那「隱幕」正徐徐上升。

瑪莉亞半開玩笑道：「由現在起，你得小心了，隨時會有人入來。」

「太奇妙了！」梅里四處張望，更望上了天花板之上。

但是，他什麼也見不到。

梅里很開心，想不到在這種地方，竟然還可以讓他有機會見到地球上的美女。

瑪莉亞道：「伍爾夫星球人最令我佩服的地方，就是從無到有；例如那些出入口，我們明明肉眼見到了一幅玻璃屏擋在前面，但感覺中却又沒有任何阻攔。」

梅里道：「相反，現在我們肉眼見不到的隱幕，在感覺中反而存在。」

「這正是先進科技的一個典型例子；他們能用物質製成爲非存在物質。例如窗門玻璃就是非存在物質，這隱幕就是實際存在的物質。」

「這裏的人似乎很少。」

「誰說的？」

「最少在我們的感覺中如此。」

「不！只是多數留在室內。」

「多數留在室內？」

「是的。他們貪圖享樂。」瑪莉亞說道：「事實上到了現在階段，他們根本不必工作得太過長時間，所以都享受生活去了。」

「就像我們剛才一樣？」

瑪莉亞瞪了他一眼：「你以爲除了男女間那回事之外，就沒有其他室內享樂了嗎？」

「是的，絕大部份的活動只限於室內，因爲戶外的氫氣太重，太過容易失去了重心；但室內可就不同了。室內的環境，都由儀器加以控制，所以可以做到盡善盡美。」

梅里開始明白了。

這星球上的氣候和環境，的確有太多地方和地球不同。

梅里又問：「然則，除了男女間的性愛活動之外，還有些什麼消遣？」

「例如剛才收看地球上的電視節目，應該是很好的消遣。地球上的人類，最多只可以收看本地區的電視節目，但伍爾夫星球人却可以在這遙遠的地方，選擇地球上每一角落的任何一個電視台的節目。」

「我雖然明白他們科技先進，但我不明白怎麼可以接收地球背面的地區。」梅里用拳頭代表了我們地球，「例如伍爾夫星球在這邊，面對掌心這一邊，自然無法可以接收手背那一邊的電訊，對嗎？」

「不對！」瑪莉亞含笑搖頭，「你忘記了我們地球人曾將無數的人造衛星放上天空之上嗎？那是最佳的被利用工具。」

「我也知道在衆多的人造衛星之中，有不少是電訊衛星，但是各地電視台只在事先的安排下，才會將一些突出的特備節目，用衛星轉播。其他大部份節目並未轉播。」

「地球不停自轉，再加上那些人造衛星之中，已被他們——我當然是指伍爾夫星球人——悄悄安裝了一些敏感的電波反應器，因此，地球上任何電訊，他們都可以收得到。」

梅里仍不服氣道：「就是爲了觀看地球上的電視節目，他們花費了這麼大的功夫？」

「不！絕不是爲了觀看電視節目，而是爲了監視地球的一舉一動！」瑪莉亞道，「地球上的一切電訊活動，都無法逃避他們的電訊監視，所以，可以這樣說：他們最初在某些人造衛星上加裝電子儀器，本意只是爲了監視我們地球上的一切活動，後來他們發覺了地球各地的電視節目也能收看得到，而且還是頗佳的娛樂節目之一，所以也就在這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收看得這麼清楚。」

梅里不禁有些吃驚地問：「爲什麼他們要監視地球上的一切活動？」

「這要怪我們地球人自己首先不好！」瑪莉亞說，「各大國之間爾虞我詐，核子戰爭就隨時隨地都有爆發的可能。」

「地球上爆發了核子戰爭，又與他們有些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了。」瑪莉亞說，「我不是早已說過了嗎？這裏資源日漸缺乏，所以他們才被迫不斷向其他星球探險。包括了礦物，植物種籽等等，先後被他們用飛機偸運出地球，帶回這兒來，一旦地球發生了核子戰爭，眞正損失的，不是我們地球人，因爲屆時所有的地球人都死光了。但是，到時一切植物亦將永不生長，所有一切物質亦將會長期染污。」

梅里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們如此關心地球上的一切。」

瑪莉亞感慨地嘆氣：「可惜我們地球人自己反而漠不關心！」

「你似乎仍然很關心我們地球！」

「也許這正是最典型的，人類的天性。」瑪莉亞又說：「他們要我做你的導遊，無非担心你在這星球之上感到寂寞！」

她又問：「你是否打算長期在這裏居留？」

梅里出奇地反問：「難道我還會有選擇的權利麼？」

「嗯——爲什麼沒有呢？」

「譬如說：我想返回地球，又有什麼方法？」梅里問道。

「那是非常方便的事，因爲這裏常有飛機到地球去。」

「那麼，你爲什麼不回去？」

「嗯——」瑪莉亞顯得心事重重，欲言又止地，深深嘆了一口氣！「總之一言難盡！」

梅里道：「對不起！是我令你感到不開心。」

瑪莉亞站了起來，拖住梅里的手，苦笑道：「來！我帶你到各處參觀一下。」

於是他們沿住走廊走了進去。

戰爭遊戲室

單就地球人類的觀點看，這無疑是一處十分舒適的居住環境。

這裏有室內空氣調節，也有養眼的室內植物，更有清新的佈置。

雖然有許多事物梅里根本就看不懂，但外型美觀，顏色協調，令人看上去十分舒服，就憑那張會隨意轉變爲床的椅子推想，這些傢具一定是非常實用的東西。

瑪莉亞帶着梅里到屋內各處參觀，不知是否心理作祟，他總覺得後面有人監視，但每次當他回過頭來的時候，後面又沒有人。

最少梅里就見不到有人。

不過，他了解這星球上的一切自問太少了，也許由於跟踪的人技高一着亦未可料。

總之，梅里心裏很不舒服。雖然在瑪莉亞的口中這兒一切都似乎非常之美好！

這屋內除了睡覺的臥室之外，還有許多供成人耍樂的地方。

其中有不少成人遊戲，深深地吸引住梅里，例如有一種立體戰爭遊戲，就深具吸引力。

那是一間實物作佈景道具的大房，三面是迷幻色彩的天幕。

只有一面——就是與電子儀器控制室這一邊才是透明的。

簡單地說：這兒有如一間廣播電台的播音室——玩遊戲的人可以安坐在電子控制室之內，面對透明的玻璃屏。

前面就是一間用實物做道具佈景的「戰地現場」——那兒有槍炮有陣地，有山有水，有樹木和橋樑！

天空中的有飛碟、戰機和太空船。

地上有戰車、坦克和大炮、高射炮等等，儼然一個戰場。

他們走進了電子控制室去，瑪莉亞一邊坐到儀器控制座位上，一邊說道：「這種遊戲可以一個人玩，亦可以兩個人玩，如果兩個人玩，我做太空侵略者，你做地球探險者好嗎？」

於是梅里就坐到另一張椅子上去，雙手則伸到儀器前面的控制按鈕上。

瑪莉亞一按機掣，一些飛碟自「天空」再掠過，梅里則出動戰機升空追截。但是飛碟的速度奇快，戰機自難追上！

所謂「天空」，實際上也只是室內的天花板而已，但那迷幻的太空景色，却令人產生了一種「深不可測」的感覺。

因此，飛碟的隱沒與出現，在視覺上都像眞的一樣。

當飛碟再次出現時，戰機就以機槍掃射！

但是，飛碟毫無損傷，相反，電光一閃，飛碟發難了。

飛碟發射的，是光束武器，戰機隨即爆炸墮毀——

地面部隊亦相繼發動攻勢。

高射炮、大炮和火箭，先後發威。

室內電光閃閃，聲音效果更見迫眞。

飛碟俯衝而下，掠過了地面。

「轟隆」一聲！

一團光散發開來，附近一帶登時亦變得沉寂下來！

但在表面上，那兒看來並無異狀。

戰爭暫時結束了。

瑪莉亞道：「這場戰爭雖然只是假設，但是，對你對我來說，總應該產生一種啓發性的作用！」

「是的，」梅里當然也明白了她的意思，「萬一太空中其他星球的生物，一旦向地球發動攻勢的話，相信地球上的人類一定是失敗者。」

「因此，伍爾夫星球人本身固然不希望地球上的人類自相殘殺，更不希望別的星球侵略地球，目前他們正希望想出一個辦法來防止這一類可怕的事情發生。」

若非此話出自瑪莉亞之口，梅里也難相信這是眞的。

一個外太空的星球，爲什麼要替我們地球担心呢？

瑪莉亞曾經說過了，那是因爲伍爾夫星球缺乏物質之故。

目前他們可以悄悄自地球上取去他們所需要的物資，萬一地球出了事，他們自然就損失了一處資源供應地。

因此，伍爾夫星球人關心地球，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瑪莉亞又帶着梅里到樓下去。

樓下是室內運動場。

由樓上到樓下，既無梯階，亦無升降機，的確奇妙！

那是一條光柱。

光柱怎麼可以運送一個人上升及下降？妙就妙在這裏了。

原來光柱四周，仍用封閉住窗口那種光幕封閉，因此人就可以像進出「出入口」一樣，自由地進出那兒。

當人進入了中空的光柱之後，體重頓失，因而可以隨心所欲的，要上便升上，要落就下降，絕無困難。

人在其中就像進入了眞空狀態一樣，那麼當搬運其他物體時，情形相信也是一樣。

梅里覺得伍爾夫星球人的設計，的確是絕頂的聰明。

不過最令他注意的，並非這件事，而是那個亦步亦趨的人影。

梅里當初也很担心，他怕那鬼鬼祟祟的傢伙會對他不利。

但是，後來他想到了一個問題，因爲他和瑪莉亞同是地球人，現在又碰在一起，那麼，伍爾夫星球人要防範他們作反，也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室內運動場很大。

這裏有跑步的地方，也有游泳池，更有各種球類的球場。

表面上看來，大致上與地球人類的運動總是差不多。

瑪莉亞對梅里道：「這些都是他們從地球上學回來的。」

「從地球上學回來的？」梅里所以感到驚奇，是因爲在他的感覺中，對方比我們實實在在要聰明得多。

瑪莉亞解釋道：「以前他們的運動主要集中於水裏，自從派飛碟秘密窺伺過地球上人類活動後，他們覺得有些運動項目不但有益身心，還可以當作遊戲一樣玩，因此他們都有樣學樣的原庄搬了回來。」

「剛才在樓上的時候，面積似乎沒有這麼大？爲什麼下面竟會大成這個樣。」

「樓上住宅，那是私人生活的場所，所以分格成一個個的單位，但樓下卻不同了。樓下是衆人過羣體生活的場所，因此，樓下是全部打通的，自然廣闊許多。」

梅里這時與瑪莉亞併肩兒走到一個龐大游泳池旁邊。

梅里看見池底似乎也有人影在活動，不由得驚奇萬分。

因爲那些人不但活動自如，逗留的時間也相當的長。

難得的是他們光着身子，明顯地沒有配戴任何儀器。

梅里問身邊的瑪莉亞：「他們在幹什麼？」

瑪莉亞道：「這是伍爾夫星球人最喜歡的運動之一。」

「潛水？」

「是的，潛水。」

「爲什麼不用戴氧氣筒？」

瑪莉亞笑着道：「你以爲這是什麼地方？你以爲他們是我們地球人嗎？別忘記了，這是伍爾夫星球，他們是伍爾夫星球人。」

「他們可以留在水中？」

「是的，這是他們的特長。如果以地球上生物學家的術語去稱呼他們，應該是：兩棲生物之一，既可以生活於陸地，亦可以生活於水中。」

「太神奇了！」

「這也算不了什麼，據他們告訴我，宇宙間有許多星球都有他們的同類生存着，正如我們地球上的人類一樣，在其他若干星球也有。」

「如果他們到了地球……」

「他們當然會潛水。」瑪莉亞接着說：「他們會到我們地球的海中去活動。」

梅里有點恍然大悟：「難道他們就是爲了海藻而到我們的地球去？」

「海藻事實上是最富營養的東西，」瑪莉亞又說：「他們最早的確看中了海藻，但後來在多次探險中，發覺地球上有着其他更美味，更可口的食物，於是試將牠們帶回來這個星球加以繁植，但是都失敗了，你可以知道爲什麼嗎？」

梅里搖搖頭。

「請跟我來吧！」瑪莉亞又拖住梅里的手臂繞過泳池。

游泳池畔有着許多青藍皮膚的人，有些只穿了泳褲，但也有穿得齊整的。

梅里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用，他發覺有些伍爾夫星球人的目光極不友善。

也許伍爾夫星球人個個都是大眼睛，而且眼球還有些突了出來，因此看上去都難免令人感到可怕。

當梅里被瑪莉亞挽住手臂繞過泳池旁邊的時候，梅里仍然有一種被人釘梢的感覺，那些穿得齊整的人，彷彿有個人一直以目光去跟踪他！

他沒有將他們的感受告知瑪莉亞，只跟她到戶外去！

瑪莉亞帶住梅里穿出戶外，便見地面上銀光閃爍。

這便是梅里在飛行途中所見的，排列得非常齊整的東西了。

這什麼東西？

瑪莉亞俯身伸手下去，將一個像燈罩的東西拿開。

裏面是一棵綠油油的西蘭花菜。

她向梅里解釋：這是地球上的品種—

「爲什麼要用罩子蓋上？」梅里好奇地接過一個金屬罩。

「這是吸收陽光精華的特製金屬罩。」瑪莉亞道：「這東西可以在日間儲存足夠的陽光，留待晚上發揮出來。」

梅里發覺那個金屬罩很輕，但裏面顯然收藏有不少儀器。

後來他才想起這是戶外！

在這星球的戶外，是有「失重」感覺的，所以任何物件也不會覺得重；即使他們現在也是一樣，想升想降，悉隨自己的意思就可以輕易做到。

瑪莉亞又向梅里解釋，這星球上的天氣與我們地球上不同。

這兒白天有陽光。

但是，伍爾夫星球與地球並不屬於同一個太陽系。這兒雖然有陽光，但並不猛烈，因此必須依靠儀器帮助，然後才可以吸收到足夠的熱力，供植物的須要。

此等金屬罩不但可以儲存陽光和熱力還可以儲存雨水。

原來這兒的天氣更「怪」！

根據瑪莉亞說：這裏有晝夜之分，大概日間佔六，夜間佔四。

地球上日夜之分有長有短，而且要分地區和氣節。

但是這裏很奇怪，沒有地區之分，沒有氣節之分。

也就是說：一年到晚，總是日間較長，夜間較短，大約是四六之分。

日間有太陽，但並不强烈，那是由於這星球距離太陽較遠的緣故。

因此，不但戶外要依靠儀器的幫助才可以收集到足够的陽光，即使戶內，所有屋頂也裝上了陽光收集儀。

到了晚上，有時會連續地下雨，要不是他們的排水系統做得太好，勢必水浸。

但事實上他們不但未發生過水浸，還有充足的水源，因爲他們有自動存儲系統，所以植物不但未被浸壞還有水源灌溉。

瑪莉亞在梅里面前讚這星球上的科學家：「他們很有頭腦，也有耐性。當若干種植物菓菜從地球上移植回這星球之後，根本無法生長。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陽光和水份十分成問題！」

梅里雖然未種過菓菜，也明白此中的奧秘，陽光、雨水最重要，過多過少也會影响牠的成長。

瑪莉亞又說：「他們一再改艮，一再設計，終於想出了利用儀器帮助，現在，你看看吧——」瑪莉亞把手一伸，梅里的視綫也隨之拉長，望向前面！

前面不是行駛汽車的街道，而是一望無際的「田野」。金屬的田野，在梅里的眼中，簡直就是前所未有的「奇景」。

梅里放眼四望，片刻之後又問：「爲什麼有些金色，有些銀色？」

瑪莉亞道：「那是根據植物的實際須要而定，須要較長陽光的用金色，因爲此種金屬罩可以吸收大量陽光。」

梅里回頭望望，後面全是一列屋宇。

如果照地球上的情形，除非是鄉間，否則，門前應是供人行的行人道，再前面是供汽車行駛的馬路。

所以他問瑪莉亞：「這裏沒馬路？」

「要馬路幹嗎？」瑪莉亞笑道：「只要出了戶外，人就可以飛，除非到較高，較遠的地方旅行，他們才用飛碟之類的交通工具，否則寧願自由自在的飛。」

瑪莉亞說完，又拖住梅里的手，屈膝一彈，雙雙冲天而起，凌空飛去。

梅里忽然發覺電光一閃，急忙往下俯視，只見一個人影躲在屋角下面，手中有一些物體，似是手槍。

他立刻把情形告知瑪莉亞。

但是，當瑪莉亞循那方向回頭俯視時，下面根本沒有人。

瑪莉亞安慰梅里道：「不要把伍爾夫星球人看得邪惡，他們外型可怕，但心地還算善艮。來吧，我帶你到各處看看，保證你從未見過，大開眼界。」

梅里覺得不妙，剛才那電光一閃，極有可能是有人偷偷向他發射死光槍。於是又對瑪莉亞道：「我想到醫院去一次。」

「爲什麼？」

瑪莉亞在飛行中側過頭來望住梅里。

「我想看看我的同伴。」

「噢，是的，他們好像提過了，你還有個朋友。」瑪莉亞道：「不過他傷得較重，仍須治理，你何必焦急，你先參觀一下各處地方，回頭我們再去看你朋友。」

梅里無可奈何，惟有跟隨着瑪莉亞到處飛翔，只是心理上難免提心吊膽。

無翼飛人

凌空俯視下去，梅里發覺下面的屋宇建築得非常齊整。

每一幢屋宇只有兩三層高，天台都是差不多一樣的：有陽光收集器，也有飛碟升降場等設備。

但是地面之上，却見不到一輛車子。

所有地面只是用來種植菓菜的。

每一棵菓菜都有大大小小的，不同體積的金屬罩。

當初梅里也感到驚奇，爲什麼他們不採龐大的「集體管理」？

例如一塊菜田，本來大可以用一個「棚」，上置陽光收集器——就像他們屋頂所用的，下置雨水調節器，如此一來，豈非簡單得多。

後來經瑪莉亞解釋，這一類巨大的「棚」，的確存在，但只用於某類菓菜，例如生菓中的提子，以及瓜類，例如冬瓜、節瓜和矮瓜等就是。

總而言之，他們是「因需要而設計」，並非千篇一律。

因爲伍爾夫星球人對菓菜的改良品種，要求嚴格，每一棵菓菜必須種植到「恰到好處」爲止。例如有些菓菜「太生」就吃不下咽，不可口，「太熟」會腐爛。

於是問題來了。

如何能做到「恰到好處？」

伍爾夫星球人的科學家認爲，唯一的辦法就是「個別處理。」

因此，那些大大小小的，金的，銀的金屬罩，就大派用塲。

原來此等金屬罩設計之精密，與用途之廣泛，絕非地球人所能想像。

金屬罩除了上述的陽光儲存與雨水調之外，還有更奇，更妙的用途。

那就是：每當某一棵菜或生菓成熟至「恰可」的時候，此等金屬罩就會先亮紅燈！

紅燈信號會一閃一閃的，閃亮一個時期，假如仍未有人前來收割，金屬罩內的自動系統就會「自行工作」！

它的第一步工作是：收割！

它的第二步工作是：隨即下種。

它的第三步工作是：亮起綠燈！

金屬罩內，分別有鋒的刀和鏟，既可將菓菜割下，亦可將泥土抓鬆，以便下種。如此一來，便不必浪費時間、陽光和土地。

至於爲什麼要亮綠燈？

瑪莉亞解釋：這是催促人們趕快來這裏將金屬罩打開，取去收成品——生菓或蔬菜雖然裏面有保鮮作用，但仍須趁新鮮把它取去應用，或放入食物箱儲存起來。

梅里心裏想：的確設想周到。

這時候，他們飛到了一個「玻璃棚」的上面。

瑪莉亞示意他下降。

梅里於是跟她一齊下降。

× × ×

「玻璃棚」所用的絕對不是地球人所常見的「玻璃」。

那是一種不碎的透明物體，可以自動吸收大量陽光。

棚內種植許多生菓。

最吸引梅里的，是一串串的提子。

「我可以摘一些吃嗎？」梅里像饞咀的孩子一樣貪婪。

「可以的。」瑪莉亞自己也揀了一些已成熟的提子拋入口中。

梅里覺得這些成熟了的提子，比起日本的溫室提子更可口，更香，更甜。

梅里說道：「這是私人的，還是公家的？」

瑪莉亞道：「這裏沒有公家和私家之分，可能是傳統關係，他們不分彼此，他們一齊工作，一齊享受。」

梅里於是想起地球上就有一種主義，他們夢想中的世界也許就是這樣的。可惜他們却疏忽了許多了因素，例如地球人有生以來的自私本質和天性。

又例如地球上的地理環境因素，以及傳統性的種族與國籍的分歧等等。

瑪莉亞又說：「這個星球上的人類並不太多，所以他們仍須努力去繁殖，雖然他們可以利用的土地只有半個星球……」

梅里不等瑪莉亞說完就問：「爲什麼只有半個？」

瑪莉亞道：「另一半說來奇怪，它像月球的背面一樣，長年沒有陽光投射，所以那兒根本沒有人居住，土地自然亦不能加以利用。」

「伍爾夫星球人如此具有智慧，也不可以利用科學方法去征服大自然？」

「任何一種生物，相信只可以利用大自然，還未有本事征服大自然。」

「這麼看來，陽光實在太過重要了。」梅里說，「是否任何一個星球，必須有陽光，然後，才會有生物？」

「我想是的，雖然我不是科學家，却不難想像得到。」

忽然間，屋外又是一閃。

一個人影闖了入來。

那是一個青藍皮膚的伍爾夫星球人。

瑪莉亞跟他招呼。

然後她又給梅里介紹：「他是我的好朋友范生。一個非常良好的神射手！」

梅里伸出手來，想跟他握手，但范生只是輕輕點頭。

梅里不好意思地，把手縮了回來！

范生「吱吱喳喳」地用伍爾夫方言與瑪莉亞交談着，暫時冷落了梅里。

梅里故意不注視二人的表情，只向那些室內植物觀看！

他雖然聽不懂，却看得出：范生似乎很憤怒！瑪莉亞的表情則好像很不服氣，於是二人在「吱吱喳喳」的爭論不休。

梅里在有意無意之間留心到事態的發展！

他一邊則細嚼瑪莉亞介紹他認識范生時的短短兩句話：

「他是我的好朋友范生……」

這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但爲什麼要加個「好」字？

此中可能暗示，范生可能跟瑪莉亞之間，關係密切。

「……一個非常良好的神射手！」

到底他是幹什麼的？

「神射手」在地球人的習慣，應該是「槍法一流，眼力甚好」的意思！

瑪莉亞也是地球人，她大概也還記得地球人說話的習慣。

因此，瑪莉亞對范生的形容，應該不會錯的。

於是梅里又連想到那個出現在屋角，可能向他偷襲的人！

他記得當時那人手持好像是手槍的東西。

范生會不會就是那個人？

他爲什麼要偷襲梅里？

范生終於走了！

「對不起！」瑪莉亞走了過來，向梅里表示抱歉。

梅里道：「你的好朋友走了？」

「是的。」瑪莉亞道：「這裏的星球人不大注重禮貌，請你不要見怪才好。」

「不要緊。」梅里道：「我看他好像不高興似的。」

「是的，我們剛才爭辯了一些問題，很普通的事。」

「不會是因爲我吧？」

「不！」瑪莉亞睜大了眼睛反問：「你怎會這麼想呢？」

「我感覺得到。」梅里說，「地球人對於愛情十分自私而敏感。」

「是的。」

「我覺得你們之間也有愛情存在。」

「哈哈……」

「你笑什麼？」

「我笑你的想像力太過豐富。」瑪莉亞道：「事實上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爲什麼不可能發生？你難道沒有情和慾嗎？」

「我不想多作解釋。」

「那麼，我想我也不應該追問下去了。」梅里聳肩苦笑。

「好極！我們到別處去看看好嗎？」

瑪莉亞又拉住梅里的手。坦白說，梅里十分不願意。

雖然「他鄉遇故知」，在這種陌生地方，能有個地球上的女性陪伴自己，最少也可以減少一些寂寞感。但是，想起那個偷襲過他的人，梅里不得不提高警惕。

瑪莉亞帶着梅里飛到郊區去。

那是沒有屋宇，也沒有種植的地方，只見一些奇奇怪怪的樹木，以及石山等。

瑪莉亞說：「這裏只有一些鑛藏，此外就一無所有。」

梅里道：「他們沒有工廠？」

「有，他們有工廠，有鑛塲，但並非在這裏。」瑪莉亞指指有屋宇的地方，「他們的工廠與住宅混在一起。」

「這樣也可以嗎？」

「爲什麼不可以？那幾列屋宇，樓上住宅，樓下是工廠。」

「那豈非有嘈吵的聲浪，以及環境染污麼？如何能作住宅？」

「你一定以爲這裏的工廠也像地球吧？」瑪莉亞笑道：「這兒的工廠是全部自動電腦化的，只由一至二名科學家控制。至於他們所用的燃料和機器，更非我們地球人所能想像。」

瑪莉亞說完，又挽住梅里的手臂，升空而去。她帶他到剛才所講的一列屋宇那邊去。

但是，就在他們凌空飛行的途中，梅里又發現了一個人影。

那人影正埋伏在前面一處山石的後面，正以手槍瞄準他們。

梅里立刻向瑪莉亞發出警告。

驀地電光一閃。

梅里隨即感到渾身有如觸電一樣，衣袖少去了一角。

瑪莉亞急忙扯住他下降！因爲角度問題，這應該是最佳的閃避方法。

他們躲在另一處山石背後，梅里仍然覺得猶有餘悸。

瑪莉亞問他：「你怎麼樣了？」

梅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中了一槍！

瑪莉亞替他檢驗，只是被電子槍擊中了衣袖，燒去了少許。

瑪莉亞解釋：「如果被電子槍擊中，你會突然失去知覺。」

「電子槍是否發射死光的？」

「不！死光實際上是光束，它可以摧毀任何東西。但這星球上的人，却愛用電子槍對付別人，因爲死光槍只會放在飛碟之內，一般人不容易取得。我也只見過一次。」

梅里担心那人追殺過來，所以不敢再追問下去了！

他說：「找個地方躲一陣好嗎？」

「放心！他不敢追過來的。」

「爲什麼不能？坦白說，我很害怕，因爲我還不想死！」

「你不會死！」瑪莉亞道：「萬一眞的中了電子槍，我會及時送你入院救治。但萬一中了死光槍的話，那就注定非死不可！」

「萬一他連你一同殺了，又如何？」

「不會的，那樣一定會有人追究到底，他也逃不了。」

梅里心裏想：剛才萬一中了電子槍，他如果在飛行中失去了知覺，後果如何？

他會墮下。

從高空中墮下的情形又如何？

這裏由於地心吸力薄弱，所以即使由高空下墮，也不致身受重傷，否則，人也不會在空間飛來飛去了。

不過由於失去了知覺的緣故，可能頭部已觸及山石。那麼，萬一頭顱被撞破了，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他們獃在那兒一陣。

瑪莉亞又對梅里道：「我怕你心理已受了極大的影响，我現在先帶你回去換一件衣服，這件事最好不要對別人提及。」

「爲什麼？」

梅里從語氣中感覺得到，瑪莉亞似乎在偏袒對方！

什麼人值得她偏袒，可能就是她說過的那位「好朋友」范生。

梅里道：「你不想他受懲罰？」

「是的。」

「但是，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會警告他，以後不要再這麼愚蠢。」瑪莉亞道。

「你已知道他是誰？」

「我想我會查出他是誰的。」

梅里瞪住她：「其實你也不必隱瞞了，你現在已知道他是誰。」

「嗯——」

「而且，你還知道他爲什麼要襲擊我。」梅里又說。

瑪莉亞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因爲我到了這兒日子不久，不可能有仇人，唯一的可能是一場誤會。」

「是的，可能只是一場誤會——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經我解釋之後，以後保證不會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好吧！」梅里也同意，瑪莉亞的見解，在這陌生的地方，眞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們又再度凌空飛去。

下面仍然可以見到許多山石，但已經再也見不到有人影出現。

瑪莉亞則帶着梅里飛返她居住的地方去。

香閨之內

梅里第一次進入瑪莉亞的香閨。

這是一處難以想像的溫柔鄉，裏面不但有柔和的燈光，適可的空氣調節，還有雙人浴缸和寬闊的圓床。

一陣陣的香味，充滿了性的誘惑！

梅里先後被神秘人物襲擊之後，已悄悄警告他自己：切不可再跟瑪莉亞親熱，否則，下一次未必如此僥倖。

但是，當梅里被帶進來更換衣服時，瑪莉亞竟然又主動地去擁抱他，令他終於又失去了理智的控制。

看情形，瑪莉亞是個講究享受的人。

他們貪婪地留戀於閨房之內，足足有大半天的時間。

雖然梅里是不懂如何計算這星球人的時間，但當他們由閨房出來之後，從透明天花板望上天空，外面已是黑漆一片。

瑪莉亞告訴梅里：現在他們先去吃晚餐。

× × ×

瑪莉亞帶着梅里離開了寢室之後，透過外面的客廳。

再往另一邊出口走，那兒便是一條長長的公衆走廊。

這兒是室內的通道。燈光亮得如同白晝！

走廊上分爲兩半——一半是可以自由行動的行人道。

另外一半是電動的運輸帶——一來一往，分作兩條！

瑪莉亞挽住梅里的手臂：「你想吃些什麼菜式？」

「這裏也有餐室？」梅里問。

「不！這裏吃的都是自助餐！」

說着，瑪莉亞已拖住梅里，一齊踏上了一條電動運輸帶。

運輸帶上有人，行人道上也有人。

分別只在：運輸帶上的人除了趕時間之外，也有人爲了節省氣力，站住讓運輸帶把他們送往目的地。趕時間的，則在運輸帶上面也走路。

至於行人道上的人，態度悠閒，好像飯後散步似的。

突然之間，梅里覺得萬二分的驚奇。

當初他還以爲自己眼花，但細心看清楚了，行人道上出現的，竟然是地球上常見的人種——有亞洲人、歐洲人和黑人。

他忍不住地問瑪莉亞：「他們是什麼人？」

梅里的意思無非想瑪莉亞告訴他：這些到底是地球人，還是這星球上的人？

但是，瑪莉亞却示意道：「別追問，有機會我會慢慢告訴你的。」

梅里鑑貌辨色也看得出，瑪莉亞顯然有所顧忌。

他不敢再追問下去。

× × ×

電動行人運輸帶先後掠過許多地方，梅里當然不能一一知得清楚那是一些什麼地方。

不過，從瑪莉亞口中，其中有不少是個人活動場所——住宅單位。

他們終於踏出了運輸帶！

然後進入一個食堂。

這裏很大，但並非一望無際的，而是分別利用籬笆、屏風和各種裝飾，分隔成一個個不大不細的單位。

此等單位彷彿一間間不同格調的餐室，有各種不同的坐椅和餐桌。

梅里覺得設計者非常聰明，因爲從色澤看，已令人產生了好感，而且很易引起食慾。

梅里又被帶到一列長長的「餐櫃」的前面。

這裏沒有「售貨員」，也沒有「收銀員」，只有一些按鍵。

在每一個按鍵之上，都有明顯的示意圖。

那些圖片都是透明的攝影照片。所影的都是每款食物眞像。

瑪莉亞說：「這是電腦控制免費自助餐，你可以隨便選擇你所喜歡的食物！」

梅里雖然對圖片所顯示的每一款食物都引起興趣，但却不知它的味道如何。

終於他在瑪莉亞的協助下，選擇了幾種美國式的餐點。

梅里對這兒也有美國式餐點，一點也不會感到驚奇！

因爲瑪莉亞早已告訴過他：伍爾夫星球人有許多東西都是由我們地球帶回來的。尤其是可口的食物與菓菜。

梅里眞的是大開眼界。

只須一按按鍵，不銹鋼的活門就會打開，從門後輸送出一份熱騰騰的食物！

他不明白此等食物如何能保持新鮮和熱度，所以他對吃進嘴裏去的感受如何，仍然覺得有多少懷疑。

瑪莉亞帶着他去找了一個座位。

那是一處富有園林景色的座位，左右見不到有人。

他們分別把食物盆放在面前的餐桌之上，瑪莉亞忽然說：「忘記了要一杯菓汁或酒。」

「這裏也有酒？」

「當然有，你想飲什麼？威士忌，抑或拔蘭地？」瑪莉亞用手一指：「你到那列飲料櫃前面去選擇一下，替我要一杯橙汁。」

梅里於是獨個兒繞到一列鋼櫃的前面去。

那兒與食物櫃面面相對，每一格都有圖片顯示出那是什麼飲料！

就從圖片中顯示，其中有橙汁、茄汁、奶茶和咖啡等等，凡數十種之多。

另外一邊則有酒類供應。

圖片所顯示各種酒類的方法，也很聰明，他們並非用文字。

假如用文字，一定是用這星球上的文字，那麼梅里一定看不懂。但圖片不但令人人都看得懂，也足以引起飲食的慾望和胃口。

例如有些酒他們明知用顏色很難顯示它的成份與特色，於是他們用提子和一杯原色的酒，代表了「拔蘭地」。

大麥加上有泡沫的酒，代表了啤酒。

大麥，小麥和一杯較淺色的酒，則代表了「威士忌」。

米和一杯白色的酒，又是什麼？

梅里因爲本身是個美國人，他並不知道那是中國米酒。

梅里以爲白色的是開水——用米製成的開水，他從未飲過。

於是他取過一個杯子，按掣斟了一杯，試飲了一口。

糟糕！他差些兒要整口也噴了出來，實在太刺激喉嚨了。

他怕被人取笑，既不能吞，也不敢吐出來。

怎麼辦？

要吐也不知道應該吐在那裏才好，登時感到非常之尷尬。

就在這時候，有個人走過來：「請跟我到這邊來吧！」

那是一個男子，說的還是英語。

梅里在驚奇之中，如獲大赦。

事實上如果這個人不出現的話，他再也忍不住了！

他寧願將那口烈酒吐在地上，也總好過嗆咳個不休時弄出的狼狽相。

那人帶他到洗手間去吐了那一口米酒；米酒本來不是烈酒，只是梅里飲不慣而已。

梅里感謝那個說英語的男子。

現在他才看得更清楚，那男子不但會講英語，還是個歐洲人——明顯地又是地球上的人。

梅里問他：「閣下是——」

豈料他還未問下去，對方已用手勢阻止他：「你想知得更多，飯後請設法擺脫所有人等，獨自在這兒等我。你的處境非常危險，可惜你一點兒也不知道。你太天眞，其實在這裏，任何人你也不能過份相信，否則你會死得不明不白！你的女伴已被這星球上的人感化，她無論如何也不會帮你的。」

梅里看他說話認眞，態度也誠懇，不由得大吃一驚。

梅里想再追問下去。

那人已匆匆離去，原來這時候又有另外一個人進入洗手間去。

梅里惟有匆匆再回到飲料櫃之前，分別取了兩杯橙汁再回到瑪莉亞的身邊去！

他本來想喝一點酒，但想起那飯後的約會，他怕誤事，所以還是不喝了。

瑪莉亞追問他何故去了這麼久，他只好將錯飲白酒當開水的笑話說了出來，就是省去了那個男子，以免被懷疑。

從一直以來的印象，梅里的確也相信瑪莉亞已被這星球上的人感化了。

何況，再從另一角度忖測，她旣委爲響導之一，自然獲得有關方面的信任。

有關方面爲什麼要信任她？當然是認爲她靠得住。

憑此推測，那男子的說話，自有可信之處。何況梅里又一再被人暗算不遂，偏偏瑪莉亞又不肯讓他對其他人說。

爲什麼不准他對別人提及？

梅里越想越怕，因此亦對瑪莉亞更加不信任。

瑪莉亞不知道他心事重重，只管自己吃喝！

梅里忽然問：「是否所有人吃喝都要到這裏來？」

「不！不一定的。」瑪莉亞道：「這兒的電腦輸送系統，四通八達，所以我家的飯廳也可以供我們吃喝，只要到食物和飲料供應的櫃前按掣，不一會兒就有飲食供應。」

「那麼，爲什麼不在家裏吃？」

「第一，家裏種類不及這兒繁多。第二，家中情調不及這兒好。第三，我們躲在房中大半天了，難道你也不想出來走走麼？」

梅里覺得也有道理。

他忽然又想起在行人道上見到的，地球上的各式人類。

於是問瑪莉亞：「爲什麼除了我你之外，會出現這許多地球人？」

瑪莉亞的神色立刻變得緊張起來，左張右望之後，低聲警告梅里：「你最好不要在這公衆場所問得太多，我不是告訴了你，有機會我一定會詳細告訴你嗎？」

梅里雖然不再問下去，但內心的懷疑程度，又進了一步。

他覺得這兒似乎無拘無束，實際上却又顯得殺機重重。

梅里一邊吃喝，一邊沉思！

他沉思着飯後的約會。

他相信那個來自地球的男子，一定可以告訴他許多秘密。

因此他決定赴約。

但是，如何擺脫瑪莉亞？

瑪莉亞忽然對他說：「你獨個兒在這兒坐一會，我有點事去找一個人，幾分鐘後就回來。」

突如其來的怪客

梅里覺得這是最好的機會。

他等到了瑪莉亞走開之後，立刻到洗手間去。但是洗手間裏沒有人。

他故意洗手，希望躭一些時間。否則別人進來時，他沒有理由呆在一旁等人那麼尷尬。

就在這時候，有一個人走進洗手間來了。

從洗手盆的鏡子裏看見了，就是帮忙過梅里的那個男子。他進來後只說了一句：「快跟我走！」

梅里沒頭沒腦的，想問他爲什麼也來不及，因爲他說完之後，已經離去！

梅里追出去！

那男子的背影已到了走廊那邊！

梅里從種種跡象顯示，他自己的處境的確很危險！

瑪莉亞爲什麼突然離去？

瑪莉亞爲什麼要維護刺殺他的兇手？

梅里太過希望知道個中秘密，所以他毫不考慮，就朝住那背影追了過去！

那男子顯然有所顧忌，否則他也不用如此鬼鬼祟祟的。

他匆匆踏上了行人輸送帶去！

梅里也只好趕上去！

他站停在輸送帶上。梅里却在輸送帶上行前，所以他們很快就可以湊在一起！

「你有沒有將我們的約會告訴瑪莉亞？」那男子低聲問。

梅里道：「沒有。」

「你這傻瓜，怎麼也會跑到這星球上面來？又是爲了好奇心，被他們騙上了飛碟吧？」

「不！我只是……」梅里想想時間無多了，改口道：「你到底有什麼話要告訴我？」

「我們得先找個了地方……」

這時又有人走過他們的身邊，所以梅里和他的談話也只好停了下來！

那男子向他遞了一個眼色！

他跟着他踏出那條行人輸送帶，迅速沿住一條光柱溜到下一層去！

那男子朝四下裏張望了一遍，然後悄悄向他示意道：「來吧！我們先找個不爲人注意的地方談談。如果我不把這星球的秘密告訴你，你一定如在夢中。」

梅里首先因爲他是地球人，已經非常信任他！其次就是他本身的遭遇和處境，

迫住非信他不可似的。

梅里跟隨住那男子，沿住樓下的通道走！

樓下這一帶很清靜，根本就沒有人經過！

因爲光綫比較昏暗，梅里也分不出這是什麼地方。

那男子態度神秘，將一度門推開了。

他站在門緣，回頭對梅里示意：「進去吧！這是較爲安全的地方。」

梅里呆在門外，有些猶疑。

裏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突然有一隻手在他背後用力一推，梅里身不由主，被推了入去！

那男子的另一隻手迅速把房門關上了！反鎖起來！

梅里冷不提防對方有此一着！再加上入門處似乎有些什麼東西將他絆了一下，一個踉蹌，就跌了進去！

那一跤的確跌得很重！

但驚恐的情緒，暫時令到梅里忘記了肉體上的痛楚。

他急忙爬起來，回身想撲向房門那邊衝出去！

但是，不知道又絆着了一些什麼，身子的上半截，不由自主的飛撲出去！

「轟隆」一聲！

梅里的頭部，撞向了門板！登時昏了過去！

× × ×

瑪莉亞本來要去找一個人，但她找不到。於是她回到了原來的座位。

但是，不見了梅里。

當初她也以爲梅里只是去了洗手間，但等了好一會兒仍不見梅里的影子。

瑪莉亞焦急起來！這時候剛好有個人在她前面走過。

她把他叫住：「范生，請留步。」

范生是個伍爾夫星球人。也就是日間在溫室內出現過的青藍皮膚的男子。

他在瑪莉亞面前坐了下來：「什麼事？瑪莉亞。」

「你見過他嗎？」瑪莉亞彷彿已想像到發生了什麼事似的。

「誰？」

「就是新來的地球人啊！」

「你說梅里？」

「是的，就是他！」

「怎麼？你們不是在一起麼？」

「本來是的，我們一齊吃晚餐。但是，我有點事去找利志，回來就不見他！」

「會不會去了洗手間？」

「我也不知道。」瑪莉亞又說：「請你進去看看吧！」

「嗯！」

范生想了想，終於進了洗手間去！

但是，瑪莉亞很快就看見他以急促的步伐走了出來！

「他不在裏面！」

「眞奇怪！」

「你以爲他會不會逃走？」范生似乎比瑪莉亞更加担心！

「我想不會吧？」

「你怎麼知道不會？」范生又問：「你今天有沒有告訴他什麼？」

「沒有。」

「那麼，快去報告保安部門！」

瑪莉亞有些猶疑：「不！讓我們先去分頭找找再說。」

「嗯——」范生反問道：「你以爲他可能會到什麼地方？」

「本來他對這裏很陌生，不可能走得太遠……嗯！糟糕！」

瑪莉亞爲什麼會突然叫將起來？

「我記起了！」他把日間的情形告訴了范生：「他日間曾叫我帶他到醫院去一次，他會不會……」

范生也不由大吃一驚！「如果那傻瓜闖出了這裏到戶外去，他肯定會被活活的凍死！」

瑪莉亞忽然又想起了一些什麼，怔怔地頓了頓，回頭問范生：「你看見過利志嗎？」

「當然有，否則我何必急於去找你！」范生又說，「他的醋意很大，所以才這麼緊張。」

瑪莉亞道：「不！我不是說今天，是說今晚。今晚你有見過他嗎？」

「嗯！有啊！」

「什麼時間？」

「不久之前我才在中國餐廳那邊，見他獨個兒在喝酒。我還安慰過他，叫他不必緊張，你仍然是屬於他的。」

「是的，我也知道他最欣賞中式菜，但剛才我過去找過了，爲什麼不見他？奇怪——」

范生好像也想清楚了：「他會不會——做出一些傻事？」

瑪莉亞終於也想起了日間發生的一連串「意外」——於是她把梅里一再被追殺的事情轉告了范生。

瑪莉亞道：「本來我也不想說的，但是，事到如今，我實在很替梅里的安全担心。」

「看情形，我們非向保安部報告不可！」范生道：「如果我猜得不錯，利志一定跟梅里在一起，說不定——」

瑪莉亞這時候又跟另外一個女人打招呼！

那是一個地球上的女人。

「安琪兒，有沒有見過跟我一齊進來的男人？」瑪莉亞問道。

「是不是新來的地球人？」安琪兒反問道。

「是的。美國人啊！」瑪莉亞還担心她認錯了人。

安琪兒道：「我似乎在通道上看見他和利志走在一起。」

范生驚叫起來：「果然不出我所料，利志那傢伙果然沉不住氣！」

瑪莉亞忙又問道：「安琪兒，你看見他們走向那一個方向？」

「我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剛跳出了輸送帶。」安琪兒又回憶着說，「我似乎見到他們由第七號門到樓下去了。」

瑪莉亞回頭問范生：「這時候，那裏似乎沒有人——」

范生已離座。

他衝向行人道那邊——

瑪莉亞和安琪兒也明白了他的意思，急急跟了過去！

巧妙的殺人方法

梅里摔了一跤，頭部給重重地撞了一下，一度昏了過去！

儘管如此，他仍然下意識地想到自己危在旦夕；因此他很快又從噩夢中驚醒過來！

他給一種光綫刺激着雙眼！

他的皮膚感到有被灼的感覺。

他猛力睜開了雙眼！

眼前所見，似曾相識。原來這兒正是瑪莉亞帶他參觀過的「戰爭遊戲室」！

怪不得他會摔了一跤又一跤！因爲地上滿是石山和樹木——雖然是佈景，畢竟也是立體的實物。

電光一閃！

「轟隆」一聲！震耳欲聾。

梅里又被灼了一下，痛不可擋！

他猛力忍受着，想轉身開門衝出去！

但是，門在外反鎖了！

他聽到了一陣「格格」笑聲，於是透過玻璃屏，望過控制室那邊。

只見利志正坐在控制儀器之前，雙手不斷按動那些按鈕！

但是梅里並不知道他是利志。

只知道電光閃閃，炮聲隆隆之際，自己皮肉吃盡了苦頭。

梅里東閃西避！

這間房雖然大，可供他走避的地方也多，但是，操縱在利志手上的「飛機大炮」也多得很，何況更有飛碟呢。

於是梅里成爲衆矢之的，飛機大炮以他爲目標，飛碟也以他爲攻擊對象！

所有模型武器用的雖然不是炸藥，只是一種電力。

但是此等電力亦足以令人創傷！

轉眼之間，梅里已被攻擊得傷痕纍纍，痛不欲生！

利志却在那邊「格格」大笑，狀若狂人！

他不斷按掣。

梅里走到東，他便利用模型飛機或火箭追到東！

梅里走到西，飛碟和高射炮也集中到西面去！梅里逃無可逃，避無可避，加上遍體鱗傷，眼前一黑！

人倒在地上！登時失去了知覺！

儘管如此，利志仍然不肯放過他！

他繼續按掣！

焦點集中在梅里身上。

當梅里還清醒時，他還可以用手掩護自己身體的重要部份。例如眼睛，就是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地方。

但是現在他既然失去了知覺，自然什麼也不知道了！

然而利志好像存心要他死似的，「飛機」與「飛碟」，紛紛向臥在地上的梅里作俯衝射擊！

梅里雖然昏了過去！

但是，當「飛機」和「飛碟」此等模型向他攻擊時所發出的電力，仍然足以令到昏迷的他，不斷抽搐着他的肢體！

眼看梅里這次勢必死在利志的手上！

突然之間，外面有人拍門！

利志怔了一怔！

但當他聽清楚了那陣陣嘈吵的人聲之後，他立刻明白到：已經有人發覺，所以追踪到這裏來！

他不作聲！

也不應門！

利志繼續按掣。

梅里仍然不斷被攻擊！

× × ×

范生和瑪莉亞及安琪兒提供的綫索，果然找到了「戰爭遊戲室」來！

他們發覺控制室的門緊閉，已是心中有數；再三敲門裏面亦無反應，更加肯定有人在裏面。

范生自然明白那兒的電力足以殺人。

他靈機一觸，急忙轉向另一入口——那是直接往「戰爭遊戲室」的。

只有這裏的門才是可以由外面反鎖的，所以范生情急之下，將那度門打開了。

瑪莉亞也衝了入去！

他們透過玻璃屏，可以看得見利志正在控制室那邊！

范生揚聲吆喝！

可惜利志已失去了常性！

他不但充耳不聞，還在格格大笑——甚至不斷用那些模型飛機和飛碟，向范生和瑪莉亞攻擊！

范生忍住痛楚！迅速拔出了他的電子槍來，隔住「玻璃屏」，朝控制室那邊發射過去！

可惜那並非地球上的玻璃。

電子槍當然對那種「玻璃」毫無作用，否則「戰爭遊戲室」這邊所有模型武器所發出的電力，多少也會影響到控制室人員（也就是玩遊戲的人）的安全。

因此，這間「戰爭遊戲室」的設計人，早已懂得用上了一種防護性的玻璃屏。

也因此，范生的電子槍，對利志來說，完全不起作用！

范生爲了避免身受重傷，急急拖住瑪莉亞撤出室外！

二人萬分焦急！

更多人聞訊趕到現場來！

就是不見有保安人員。

對利志來說，相信亦只有保安人員才有辦法對付他！

因爲保安人員有光速槍！

那是一種無堅不摧的武器！

瑪莉亞在尾隨范生落到樓下之前，已吩咐安琪兒快些通知保安人員。

但是現在安琪兒不見來，保安人員也未見有人出現於現場之上。

瑪莉亞等人聚集於「戰爭遊戲室」門外——那度門半閉着。

裏面不斷傳來爆炸聲和槍炮聲！

瑪莉亞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她很担心梅里可能就此死在利志的手上。

范生明知無濟於事，仍然不斷衝入「戰爭遊戲室」之內。

他不斷以他的電子槍，朝準玻璃屏後面的利志的面目射擊！

范生的目的無非利用電子槍的電光，刺激利志的視綫！

他明知那幅分隔着「戰爭遊戲室」和「控制室」的「玻璃屏」有反輻射和保護作用，但却可以透過光綫！

范生不想梅里就此死去——所以他惟有用這方法去救他！

利志視綫受到電子槍的困擾，自然難以控制在「天空中飛翔」的飛碟和飛機！

范生雖然不知道梅里是否已經死去——他進去時只見梅里倒臥地上。但是，最少他已初步令到利志停止向梅里攻擊！

利志爲了保護自己，此刻正忙於用雙手掩護住雙眼。

最後利志還矮下了身子，避到了儀器的下面去，以免雙眼受到電光所困擾！

就在這時候，控制室的門「轟」然一聲，隨即穿了一個大洞！

利志也明知保安人員一定已趕到了現場外面的走廊來了！

因爲除了保安人員之外，誰也不能擁有或使用光速槍！

除了光速槍之外，還有什麼武器可以具有摧枯拉朽之力？

因此，利志爲了保存性命，揚聲大叫起來！

妒火作怪

保安人員一邊派人進入「戰爭遊戲室」去，將已傷昏地上的梅里救了出來，送去醫院急救！

另一方面，利志則在保安人員的光速槍的監視下，由控制室裏面，高擧着雙手走出來！

許多人都擠到走廊來看熱鬧。

此中有伍爾夫星球人，也有不少地球人。有男的，也有女的。

當他們聽說二個地球人的男人爲了爭奪瑪莉亞，都爲之議論紛紛。

× × ×

其實梅里自己也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假如他就此死了，也眞的是死得不明不白！

也許瑪莉亞比他更清楚了解這件事的一些前因後果。

由於瑪莉亞和利志都是來自地球上的美國人，所以他們一直相好，是情侶，也算得上是夫婦的關係。儘管他們並非正式結合。但是，瑪莉亞因爲外貌美艷，口才伶俐，常被派去做响導，帶領一些來自外星球的「人類」到「伍爾夫四五七號」星球上各處遊覽，以致引起了利志的妒忌和猜疑！

利志愛瑪莉亞已是無可置疑的事！

但是瑪莉亞對他，只是迫於「形勢」而已！因爲在衆多的地球人之中，只有利志是較爲年青的美國人。

利志過去在地球上，到底是幹些什麼的？

瑪莉亞最初並不清楚。後來當她知道了之後，就開始對利志產生離心的作用。

利志亦因此而更多猜疑。

今天較早時，利志知道瑪莉亞被人派作响導，急忙四出追尋她的下落。在未找到瑪莉亞之前，利志却聽到一名隣居婦人之言。

那名隣居婦人雖然是伍爾夫星球人之一，但他們因日久相處，也非常熟絡。

所有伍爾夫星球人都可以透過翻譯儀器，講出地球上的各種方言。

利志當時就是聽到那婦人說：當她來找瑪莉亞時，客廳裏少去了一張沙發椅。

她還取笑利志「白日尋歡」！

原來這婦人不但知道「隱幕」的妙用，還因爲她是常客，自然知道客廳裏何處擺放了一些什麼傢俬！

利志聽了這婦人之言，惟是支吾以對！他心裏明白：瑪莉亞另結新歡！

利志心裏十分生氣！

他曾借酒消愁，給范生見到了。

范生雖然是伍爾夫星球人，但平時和利志也談得來！

因此，利志將心事在半醉的情況下，向范生訴說。

范生覺得瑪莉亞太過份，因而追進溫室去，用「伍爾夫星球的方言」質問她！

當時梅里也在旁！

以上就是利志發動這次事件的一些前因和後果！

× × ×

在利志被扣押起來，和梅里獲得送院急救之後不久。

伍爾夫星球人的指揮部，立刻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會議是秘密進行的。

參加會議的人，都是「伍爾夫星球人」之中的領導者和決策者。

他們首先聽取了保安人員的報告，了解事件的起因和眞相之後，有人主張處死利志！

這個伍爾夫星球人說：「如果我們不殺一儆百，如何能懾服其他地球人？」

附和者也說：「是的，地球人一般都習慣了欺善怕惡！若不採取殺鷄儆猴行動，只怕以後還會發生同類事件。」

但是，反對的人則說：「我以爲我們還是以大局爲重；在座各位大概都知道我們有一項秘密行動！」

至此，擧座爲之肅然。

會場之內，好一陣也聽不到有人說話；但却有人耳語。

雖然沒有人知道那些耳語的人說些什麼，但在場的每一個「伍爾夫星球人」，他們都心裏明白剛才那人所講的秘密。

於是又有人說：「是的，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令到地球人反感。否則，我們的計劃可能受到阻延。」

忽然又聽到另一個人說：「據我所知，地球上也有法律。就照他們的一般慣例，利志所犯的罪過，隨時會被處死。」

「是的。」有人立刻附和，「地球人一定也明白到利志罪有應得。相反，如果我們不處決他，以後更難令到地球人服從我們。」

「我有個提議。」忽然有異軍突起，作出了中和性的見解：「首先我們要向所有地球人宣佈利志的罪狀。然後當衆要地球人自己決定如何處置利志。」

「這辦法倒不錯。」有幾個伍爾夫星球人異口同聲地說：「我們目前這階段，的確要手上擁有的地球人心服口服。」

各人經過了一連串的商議之後，大部份的「伍爾夫星球人」都贊成最後一個人提出的「中和性見解」。

於是他們就此議決：把利志押到所有地球人的面前去。

× × ×

在另一方面，所有地球人也正在議論紛紛，大家都在忖測利志的命運。

有人替利志担心，那是因爲彼此到底也是來自同一個星球的。

儘管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甚至到「伍爾夫四五七號」星球來的時間也不相同，但是，畢竟也同是「地球人」。

另一派人則認爲利志該死！

這派人並非跟利志有仇，只是根據地球上各國慣用的法理，利志應該「罪有應得」而已！

無論如何，這時候心情最矛盾的，還是瑪莉亞本人。

瑪莉亞一方面不値利志之所爲，另一方面却又由於過去的密切關係，內心總有多少爲他担心。

此外她更替正在急救中的梅里担心。

她不知道梅里是否會因此而死掉！假如梅里因傷重而斃命的話，她肯定會是最傷心的人。

她認識梅里是爲時極短，如果以他來和利志比較，她反而喜歡梅里這個美國青年。

爲什麼？

感情這回事，有時也眞難解釋。

幸好未有死去

瑪莉亞已成爲所有地球人討論的中心人物之一，另一個受到議論的人，自然是梅里。

就在那天晚上，當絕大部份的地球人都熟睡了。

也許應該說：除了地球人之外，絕大部份的「伍爾夫星球人」也睡了。

突然有個黑影，悄悄偷進了瑪莉亞的閨房裏來。

× × ×

瑪莉亞還沒有睡去。

雖然這時候所有人絕大部份均已睡去了；雖然她本人此刻也疲倦得很。

但是她輾轉反側，怎樣也睡不入眼。

她正在胡思亂想之際。

門外人影一閃，她已敏感地感覺得到，有個人闖了入來。

瑪莉亞吃驚地從床上紮了起來。

「誰？」

她的右手已爭取第一時間，迅速伸到床頭枕頭底下，取出了一支電子手槍。

她的手指緊扳着手槍的機掣。

這種手槍儘管不能置人於死地，是屬於自衞性質的武器，但是，被擊中的人亦會立刻失去知覺。

瑪莉亞的另一隻手還來不及亮燈，對方已「殊」一聲。

隨即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低聲說道：「不要吵，是我。」

對方即使沒有說出她是誰，瑪莉亞也可以認得出她是安琪兒。

安琪兒似乎也意會到她可能亮燈，所以又及時制止她：「別亮燈！瑪莉亞。」

「怎麼會是你？」瑪莉亞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

安琪兒摸索到她的床邊，在床緣上坐了下來：「瑪莉亞，我明知你不會睡得入眼，所以才揀着這個時候過來找你。」

「安琪兒，我差些兒給你嚇死了。」瑪莉亞埋怨道。

她頓了頓。

又問：「你找我幹什麼？」

安琪兒低聲道：「你可知道利志將會如何處決？」

「我怎知道呢？」瑪莉亞道：「聽說他被收押起來，大概會被送返地球去。」

「不。」安琪兒道，「聽說明天將會交給我們。」

「什麼？交給我們？」

「是的，交給全體地球人處理。」

「誰說的？」

「有個高層人仕悄悄向我透露。」

瑪莉亞自然相信安琪兒的話可能是有根據的。

她們因爲彼此同是美洲人，所以一直以來，互有來往。

瑪莉亞也知道安琪兒的私生活很隨便；她最少跟一個「伍爾夫星球人」有染。因此，她

那人還是一名領導層的人。

剛才那一番說話，大概總不會是無中生有吧？——瑪莉亞心裏想。

她隨即又問安琪兒：「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他們不處決利志？」

安琪兒道：「大概是爲了表示：第一，他們够民主。第二，對地球人的尊重。這是最表面化的兩個理由。」

瑪莉亞會意地問：「難道還有第三個理由不成？」

「坦白說，我正是爲了跟你討論這件事而來。」安琪兒道，「瑪莉亞，你可知道我們未來的命運？」

「未來的命運？你的意思是——」

「坦白告訴你，我們大概不會長居於這個星球之上。」

「你這話從何說起？他們不是答允過我們，讓我們長期在這兒居住嗎？」

「表面的確如此，但一直以來，我都在懷疑，他們另有企圖。」

「什麼企圖？」

「你不妨做個假設：譬如你是這間屋的主人，如果有人想到你家中借宿，後來此人發覺你這兒又好食又好住，你想他走，他却不想走，你將會如何處置？」

「嗯——」

瑪莉亞給楞住了。

但是，後來她想想又不服氣。

於是她反駁道：「事實上却非如此，因爲我們不是借宿的人，而是由他們用飛碟接載我們到這兒來的。」

「好了，就當他們用汽車去接你回家中住吧，可是，你有沒有想過：爲什麼人家會這樣好心？」

「嗯——」

瑪莉亞又是一怔。

安琪兒不待她說話，又接着說下去：「毫無疑問，一定是因爲你有利用的價値，所以人家才表示歡迎。對了吧？」

「對啊！」瑪莉亞道：「一開始我已經明白這點。相信你也明白吧？他們的確一直在利用我們。因爲這星球上人丁稀少，所以他們利用我們作爲繁殖的工具。」

「不錯，表面上的理由不外如是。這裏的人丁太薄，地球人反正與他們相差無

幾，於是他們在探險時，自地球將我們帶回來，替他們繁殖人口。如此而已。」

安琪兒又說：「但是，如果再想深一層，你會覺得這所謂『理由』的理由，簡直荒謬絕倫。」

「爲什麼？」

「可不是嗎，我們所生產的嬰兒，到底是什麼人？」

「當然也是地球人。」

「好極了，既然是地球人，又不是伍爾夫星球人，如果你是他們你會用這些『非我族類』的小傢伙做你的接班人嗎？」

「嗯——聽來的確很有理由。」瑪莉亞道。

安琪兒說：「因此，我們不妨想想，他們的眞正目的何在？」

瑪莉亞說：「眞正的目的會不會跟侵略我們地球有關？」

「我想一定與此有關。」

「眞虧你想得到。安琪兒。」

瑪莉亞儘管口裏這麼說，心裏實在也懷疑；她絕難相信安琪兒這個女人會有這種心思。

安琪兒是個享樂型的女人，她若非頭腦簡單，又怎麼會跟伍爾夫星球人發生關係？

伍爾夫星球人的外型雖然很像地球人，但到底也是青藍皮膚的醜陋動物。無論如何，地球上再難找到如此醜陋的男人。

安琪兒又說：「在這個星球出生的嬰兒特別快高長大，因此他們就拚命的鼓勵我們生產。其實我們只是替他們製造炮灰而已。」

「不！不對！」瑪莉亞道，「伍爾夫星球人不希望地球有戰爭啊。」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以爲他們平時對我們說的話都是眞的嗎？」

「難道是假的？」

「當然是假的，你還記得那個戰爭遊戲室麼？那看來只是一個模型，其實却是供他們實習和設計未來攻擊地球之戰的地方。」

瑪莉亞想了想，終於嘆氣苦笑道：「坦白說，我對於地球的安全與否，實在並不關心。可不是嗎？我你已決定不再回去了，還管它幹嗎？說起來豈非可笑？」

「你錯了，現在我與你討論的，並非地球的安全問題，而是我你二人的本身安全。」安琪兒低聲地說，「我今晚悄悄來找你，就是爲了商量出一個對策。」

「你想怎樣？」

「逃走。」

「逃走？」瑪莉亞道，「你瘋了？」

「這樣總好過留在這裏白白送死。」

瑪莉亞極力壓低聲音：「你小心點說話，千萬別讓他們聽到，否則就麻煩。」

「所以我才揀了這個時間來找你呢。」安琪兒又說：「我打算先與你商量好了之後，然後才跟其他人連絡。」

「我以爲你還是先行打聽清楚，然後才有所行動，切勿無中生有，更不可打草驚蛇。」

「無中生有？哼！」安琪兒變得有點兒生氣，「我只是相信你才找你，但聽你口氣，似乎對我的好意一點兒也不領情似的。」

「安琪兒，你先別生氣，我對你也只不過是一片好意而已。」瑪莉亞又說道，「我們到這裏來，究竟所爲何事？不外乎避世，事實上也證明我們生活得非常之寫意。剛才你講的一番說話，雖然很有道理，只是缺乏了具體證據。萬一我們貿貿然逃走了，別說不可能，也太冒險。」

「爲什麼不可能？」

「你以爲這兒是什麼地方？沒有飛碟，我們也休想離開這個星球半步。」

「瑪莉亞，沒有可能的話，我就不會來找你了。」安琪兒道，「這裏最少有一個伍爾夫星球人帮我弄到一隻飛碟。」

「你能百份之百的相信他？」

「絕對可以信任他，因爲他也希望離開伍爾夫星球；他嚮往地球上的生活多姿多采。」

「那只是日久生厭而已。」瑪莉亞道，「你所說的人大概也像我們想離開地球一樣。其實，以我見解，沒有地方好得過這裏了。」

「這麼看來，我是找錯你了。」安琪兒在黑暗中拂袖而去。

瑪莉亞最後也只對她說了一聲：「安琪兒，請小心保重啊。」

安琪兒並未回話，迅速消失於黑暗之中。

不是爲幽會而來

伍爾夫星球人希萊正在睡夢中，突然有個人影悄悄摸到他的床邊來。

希萊並不害怕，因爲這種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相反他還非常高興。

他當然知道這個人影是誰，尤其是那陣中人欲醉的香味。

希萊讓開一半床，讓那個人躺下來，然後擁吻她。

她正是常常在黑暗中跟希萊偷情的安琪兒。

希萊隨即有所行動，但是安琪兒却說道：「你不是說過要跟我一齊逃走嗎？現在機會來了，快些起來吧。」

希萊一怔：「現在就逃走？」

「是的，現在就開始。」

「但是——」

「別猶疑了，快些起來穿衣服，時間已經無多了。」

「現在是什麼時候？」

「快要天亮了；但是我知道，天亮之後，我你都逃不了。」

「爲什麼？」

「第一，我們逃走的計劃已有第三者知道；她可能出賣我們。」安琪兒又說，「第二，我們地球人將由明日開始，被嚴密監視，錯過了這機會永遠也逃不了。」

「但是你這樣是否太急一些？」希萊担心地說，「我們一些兒準備也沒有。」

「還要準備什麼呢？到了地球之後，我會跟你生活在一起，這已經够了。何況地球上什麼東西都有得買。走吧。」

安琪兒說着，硬把希萊拉了起來，催促他穿回衣服。

希萊無可奈何，惟有匆匆穿上了衣服，急急帶了安琪兒一齊逃走。

他們沿住走廊，一邊小心地走，一邊左張右望，以防被人見到。

外面天色漸亮。

有些人已經起床了。但是，走廊上的行人還是絕無僅有。

希萊是一名飛碟駕駛員，自然知道長程飛碟停放的地方。

他們由走廊一旁的一條「光柱」——這兒實際上是「伍爾夫星球人」的無形升降機。

二人沿住「光柱」上升，直達天台。

天台上面停放了許多飛碟，有長途的，也有短程的。

長程的飛碟自然體積較大，但可以飛到遠至銀河系以外的星球去。至於速度方面，最快可以快過「光速」——亦即所謂「超光速」。

那些短程飛碟，體積細小，但仍然可以在隣近太空作高速飛行。

希萊是青藍皮膚的「伍爾夫星球人」，他對皮光肉滑的「地球女性」安琪兒，可以說得上有點兒「意亂情迷」。

因爲安琪兒不但答允他到了地球之後與他同居，還設法爲他整容——換過像地球人一樣的皮膚。

安琪兒還告訴他：這種手術可以在地球的亞洲一個國家——日本進行。

所以，希萊毫不考慮地，帶着安琪兒登上了他的飛碟去！

很幸運，天台上這時候不但沒有人，而且太陽已經出來了。

這星球的氣候有點像月球，當沒有太陽的晚上，氣溫會降到很低很低，隨時也會凍死人。但有了太陽就不同了。

希萊担心有人上來，急急把飛碟升空而去！

他是一名飛碟駕駛員，自然知道「伍爾夫星球」上面的飛碟活動情形。

他知道星球的外圍太空，經常有飛碟巡邏隊飛過，目的自然是保護這個星球的安全。

但是，萬一此等巡邏隊知道他們是逃亡者，相信也不會放過他們。

因此，希萊把飛碟的速度開得很快，眨眼之間已到了外太空。

希萊正較準方向，朝住地球所在的方向飛去，突然之間，通話機上傳出了「吱吱」怪叫聲！

安琪兒不知道那人說些什麼，只見希萊手忙脚亂起來。

原來這飛碟的行踪，已被發現了。

他們回頭張望，只見一隊爲數六隻的巡邏飛碟正以高速追來。

其實他們就算不回首張望，單單看那錶板上的電腦螢幕，也可以見到六個小光點。

那六個小光點，正逐步迫近中央焦點——那正是表示這隻大飛碟的位置。

也就是說，他們正在被六隻小飛碟追踪。

安琪兒十分焦急地向希萊問道：「怎麼辦？」

希萊仍然極力保持冷靜：「放心好了！他們追不了多遠的。後面那六隻全是短程飛碟。」

豈料他話猶未完，通話機又傳來聲音：「希萊，這一回你才是眞的逃不了啊。乖乖的回航，你還可能有一條生路。」

希萊暗自吃驚。

也許是他剛才太過匆忙，竟然沒有留心到燃料顯示器。

從儀器上看，這飛碟的燃料已是十分有限了。

剛才那聲音分明是後面飛碟巡邏隊的隊長的聲音。

那位隊長倒也沒有說錯，如果希萊將飛碟回航飛返伍爾夫四五七號星球，倒還可以；否則，勢必因燃料不足而變成「太空垃圾」。

希萊很奇怪，對方又怎麼會知得這麼清楚？

「希萊，你這叛徒，我正式宣佈拘捕你！」巡邏隊隊長透過通話機說道，「現在我命令你立即回航，飛返基地。」

螢幕上那六個小光點，正分別散開：兩隻加速速度搶在前頭。兩隻則留守在後面押陣；另外兩隻，一左一右。

希萊洩氣地對身畔的安琪兒道：「不知是你倒霉，還是我不够運。」

安琪兒仍心有不甘：「難道不可以闖出重圍麼？」

希萊搖頭苦笑：「別開玩笑了。沒有足够燃料，什麼地方也不能去，否則只會永遠讓我們飄流於太空中。」

安琪兒再也無話可說。

背叛的後果

希萊和安琪兒在電光槍的要脅下，走出了那隻遠程飛碟。

他們迅速被押解到「伍爾夫星球人」的最高指揮部去！

一名保安官員冷冷地瞪住希萊：「地球人想利用你，你應該悄悄向我們報告。但是你反而協助他們做出了這種傻事。」

保安官員又對安琪兒道：「你想返回地球而已，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何必連累希萊？你可知他爲了你，觸犯了我們的條例？私自駕走遠程飛碟，會被充軍的！」

安琪兒也眞的有些內疚。

她聽人說過了，「充軍」是一種十分恐怖的刑罰；犯人會被送往這星球的黑暗面——那兒長年沒有陽光。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那兒生活，甚至會活活被凍死爲止。

希萊心裏明白：保安人員早已知道了他們逃亡的計劃，只是佯作不知而已。

他們不在天台上揭發，却讓他們見諸於行動之後，才在外太空將他們截回，這無非令他們「無從否認」而已。

至於燃料，一定是故意被人減少，目的自然是要令到他們無法遠飛。

至此，希萊自然是心服、口服！

安琪兒感到奇怪，究竟誰去告密？保安人員怎會這麼快就知道？

她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瑪莉亞。因爲她曾將此事告知了瑪莉亞。

然後是一個中國男子魯南！

安琪兒曾跟魯南幽會，將她聽到的事，告訴了魯南。

魯南於是分析眼前的形勢，認爲「伍爾夫星球人」必然另有企圖。

因此，安琪兒在覺得魯南言之有理的

情況下，將情形轉告了瑪莉亞；難怪瑪莉亞也在聽了她的話之後，認爲她很有「思想」，很有「頭腦」，因而產生懷疑。

安琪兒終於也被囚禁起來。

× × ×

在那黑暗的牢房之內，安琪兒感覺得到裏面好像有火！

她很害怕。

「誰？」

「是我，利志。」

一個男子的聲音，顯得無限興奮。

「利志，原來是你。我是安琪兒！」

「好極了，我終於有個伴兒了。」利志在黑暗中又問：「你犯了什麼罪嫌？」

安琪兒道：「與希萊私奔。」

「想返地球麼？」

「是的，最近患了思鄉病。」

「瑪莉亞她怎麼樣了？」

「別提她了。」安琪兒很生氣，「這個女人太可怕！」

「爲什麼？」

「這次出賣我的，一定是她！因爲我們的計劃只有告訴過她！」

「她現在何處？」

「我不知道。」安琪兒又出奇地問：「你是否很喜歡她？」

「是的，我爲她而瘋狂！」

「但我就爲你感到不值。」安琪兒道，「我覺得你們男人有時很傻氣，男女間的事，不過逢場作戲而已，何必太過認眞呢？」

「你自己本身是個女人，你當然不會明白的。不過無論如何，我也希望再見她一次，你有什麼辦法嗎？」

「有，我有辦法！」說話的竟然是一個男人，不是安琪兒。

在此之前，利志和安琪兒二人以爲他們是牢中僅有的兩個人。

眞想不到，黑暗中還有第三個人存在的。

利志隨口問道：「你是誰？」

「不要管我是誰。先聽我說吧！」剛才那男子的聲音又說：「只要你肯爲我做一件事，我會把瑪莉亞帶來見你。」

「什麼事？」利志好奇地反問。

「偷一隻飛碟，依足我計劃去做。」那人說：「你要百份之百的忠實，不得三心兩意，因爲這樣對你有好處。」

「你開玩笑嗎？」

「我怎會開玩笑？」

「我們被囚在這裏，如何能出去？」

「我救你出去，我當然有辦法。」

「你又在開玩笑。」利志道，「你本身也失了自由啊。」

「不！你錯了。」那人說，「我在外面，不是在牢中。」

利志和安琪兒怔了一怔。

他們見不到一點兒光綫，所以不相信這兒有窗口！

那麼，那男子又在何處？

不過，從他說話的方向望過去，也確實好像有個人影閃動。

利志反正是沒有希望了，他說：「如果你眞有辦法救我出去，又能讓我見瑪莉亞，我發誓願意爲你做一切事情。」

「好吧！」那男子說，「我們就一言爲定，安琪兒作證！」

安琪兒乘機說道：「我也可以一齊逃走麼？」

「當然可以。」那人說，「不過，你說話太多太易誤事，以後說話小心了。」

「好吧，只要救我出去，我保證守口如瓶！」安琪兒道。

「那麼，你們耐性一點，在這裏好好的等着，機會一定會來的。」那男子說。

此後就是一片沉寂。

再也聽不到聲音，他好像走了！

「他是誰？奇怪！」利志低聲與安琪兒交談。「還有誰可以救我們出去？」

安琪兒道：「不管他是誰，總之這是我你唯一逃生的機會。」

他們擁抱取暖，因爲牢中寒氣迫人。

× × ×

瑪莉亞在梅里的「病榻」旁邊。

這是「盒子床」——一個醫療用的，上有透明蓋子。

梅里已甦醒過來！

他雖然一度傷重，但醫生認爲他已無大碍，只是仍需臥床治療。

盒子型的醫療床，用途奇妙而宏大，實非身爲地球人的梅里所能理解。

原來「床內」一切設施自動化，全由電腦分別作獨立處理。

病人被送進去，只須躺在其中，將透明蓋子蓋上，流血的可以立即止血，傷口會逐漸自動縫合，不論內傷，外傷，完全不經人手。

主診醫生則只在電腦儀器之前監視，根本無須接近病人！

地球上的人類喜歡用氧氣去救人，「盒子床」之內也有一種氣體與氧氣十分接近，而且也更爲實用。

此種氣體可以促進一個人的體力復原，他們稱之爲「生命氣」。

一切噩夢已成過去，梅里儘管傷痕遍體，在「盒子床」的帮助下，亦已迅速康復過來！

瑪莉亞似乎可以鬆一口氣了。

「利志可能被處死，他眞是狠毒！」瑪莉亞說，「你被我害得苦了！」

「不！怎麼可以這樣說。」梅里道：「只要我們喜歡，即使死了也是值得。」

「希望你快些康復過來，希望一切都已成爲過去。」瑪莉亞合什祈禱，一片眞誠。

梅里躺在床上，含笑握住她的手。

瑪莉亞忽然又低聲說道：「我們地球人這兩日以來發生了許多事，希望你小心點，任何事也不可插手。明白嗎？」

梅里迷惑地搖搖頭：「不明白。」

他側過頭來，瞪住她：「到底外面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有人偷飛碟逃走。」

「逃走？」

「是的。他們眞笨！」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逃？」

「他們想逃返地球去。」瑪莉亞道，「其實那是十分愚蠢的事，梅里，聽我說，這是最理想的生存地方。」

「好是好，只怕我不慣。」

「你的意思是——」

梅里坦然說道：「有機會，我也希望返回我們地球去！」



「你別這麼想好嗎？人生在世，所爲何事？」瑪莉亞道，「我們無非爲了享樂，爲了生活，這裏不必付出太多，已可以過着非常舒適的生活。何必再想着地球？」

「我不敢說它不好，只是生活環境的習慣問題而已。」

梅里說話時，瑪莉亞並不太過專心。她忽然左望望，右看看。

有時她會瞪住床邊一些儀器，那是一些非常敏感的儀器。

這時候，那個透明的蓋子已經揭開了。但是，瑪莉亞知道，他們交談時的情形，一定會有第三者聽到的。

最低限度也有一個主診醫生在那邊的儀器旁邊，說不定還有其他人。

想像中的其他人，可能有這星球上面的保安人員在內。正如瑪莉亞說：這些日子以來，地球人實在是多事了。「伍爾夫星球人」的保安人員從中監視，此種心情不難想像得到。

梅里鑑貌辨色，也知道瑪莉亞有所顧忌，於是會意地，瞥了她一眼！

梅里改變口吻道：「瑪莉亞，有件事我想問你，請坦白對我說：你愛我嗎？」

瑪莉亞俯首吻他：「如果我不愛你，我就不會一直守候在你身畔。」

「如果我留下來——」

「我將會與你一齊，共同生活。」

「我們永不返回地球了？」

「是的，永不！」

梅里道：「那麼，我們就在這星球之上，開枝散葉吧！」

「梅里，親愛的，你眞的肯長留在這裏陪伴住我？」

「是的，眞的！」

瑪莉亞激動地擁抱住梅里。

梅里不知道她的話是眞還是假，只是她的眼眶之中含着淚。

就在這時候，有個保安人員入來。

那個保安人員要把瑪莉亞帶去問話。

梅里見狀大吃一驚。

他坐起來問：「她犯了什麼罪？」

「不！她只是被我們邀請去問話。」保安人員說。

證人的口供

瑪莉亞被帶進保安部去，接受了一次問話。她面對着這班保安人員，不敢胡扯**，因爲她知道這班人十分厲害。**

「我們要問你一些關於安琪兒的事。」一名保安官員對瑪莉亞說，「昨晚深夜時份，她是否偷進你閨房去。」

「是的。」瑪莉亞表現出衷誠合作的態度。

「她對你說了一些什麼？」

「她希望逃返地球去。我還說她太過傻氣了。」

「她有提及其他人的名字麼？」

「嗯——」瑪莉亞很認眞地回憶着，「似乎沒有，只說有個伍爾夫星球人可以帮她一齊逃走。」

「當時你怎麼想？」

「我喜歡伍爾夫星球，但一度給她的說話引起了思鄉病。」

「有提及我們的企圖麼？」

「什麼企圖？」

「例如：你們地球人對我們伍爾夫星球人的觀感和想法！」

「我一直相信你們對我們只是一番好意，但是，安琪兒却胡思亂想！」

瑪莉亞不但外型長相美麗，爲人也非常聰明。

昨天晚上，她在黑暗中發覺偷入房間去的人是安琪兒，已是一怔！後來聽說她要逃走，又再聽她提及「伍爾夫星球人」的陰謀。

當時瑪莉亞也相信了她的說話，所以也一度想加入自己的見解。

就在那一刹那間，瑪莉亞在黑暗中感到有些不妙。

她是個機智而敏感的人，雖然在黑暗之中，她仍然可以感覺得到，有些東西飛

進了她的閨房裏面來了！

那是什麼東西？

如果這是地球，那麼，那些東西可能是蚊子或者其他飛蟲之類。

但是這裏並非地球。

這是伍爾夫星球。

就瑪莉亞所知，這星球之上，由於科技先進，衞生設備更佳，加上傳統性的生存條件，這兒根本就沒蚊子那一類飛蟲。

然則，那是什麼？

瑪莉亞知道「伍爾夫星球人」的保安人員有許多設計新奇的監聽儀器，奧妙的程度，簡直令到地球人匪夷所思。

其中有一種可以在黑暗中發揮作用的紅外綫轉播器！就是令人嘆爲觀止的新奇設計，因爲它不但體積細小而且還會飛！

內行人仕稱之爲「飛蟬」。

其實它只是最先進的電子遙控儀器，並非一種昆虫。

「飛蟬」可以利用電子遙控方式指揮，無遠弗屆，無孔不入。

它可以在黑暗中發揮「轉播站」的奇妙作用。

它不但可以轉播現場的聲音，亦可以轉播當時的現場情形，以供錄映。

瑪莉亞當時巳感覺得到，她和安琪兒巳在監視之下。

因此她很聰明，明明附和安琪兒的，後來懷疑被監視之後，立刻反駁她，令到安琪兒十分不滿。

現在保安人員非常滿意瑪莉亞的口供，甚至認爲她忠實。

因此她很快就可以離開保安部！

豈料她只走了幾步，又有人叫住她。

她回頭一望，是一位叫泰爾斯的保安官員！

瑪莉亞登時怔了一怔。

她無法明白對方的來意，難道自己作供時出了什麼毛病？

她站住了脚。

泰爾斯鬼鬼祟祟地把她拉過一旁。

「你還記得利志嗎？」泰爾斯忽然問她。

「怎會不記得？」瑪莉亞乘機問：「他怎麼樣了？」

「他將會被充軍！」泰爾斯又說：「所以他希望見見你。」

「誰說的？」

「他拜託一個人向我求情。」

「你們批准了？」

「你只要不可太過張揚，我會批准你的。」

「坦白說，我不想再見他。」

「爲什麼？」

「他太凶殘，這種人很危險！」

「念在過去的感情和關係，我以爲你不該太過絕情。」

「連你也帮了他，眞奇怪！」瑪莉亞半開玩笑地，瞥了他一眼。

泰爾斯道：「這件事，最好不要在別人面前提及我，因爲我不想同事誤會。而且，我也只是知道你們地球人很着重情感，才把口訊轉達。」

「謝謝你。」瑪莉亞道，「我會考慮的。」

「不！你現在最好去一次，他在等你。過了這段時間，便得由另外一位同事作主。」

「嗯——好吧！我就去一次。」

瑪莉亞正想轉身走。

忽然她想起了一個問題，又回來問泰爾斯：「你們不是說過，讓我們地球人決定如何處決利志的嗎？」

「是的，今天較後時間大概就會將你們地球人召集。」

「爲什麼你們自己不作出決定？」

「我們爲了尊重你們地球人啊！」

瑪莉亞只是輕輕一笑，就趕往牢中去了。

×　×　×

牢門外的守衞，似乎在事前巳有了默契。

當他們看見瑪莉亞來了之後，把她送進犯人會客室去。

不一會，瑪莉亞就可以見到她的前度劉郎——利志。

坦白說，瑪莉亞眞不願再見他。

但是，瑪莉亞心裏有數，她希望從利志的口中知道一些事情。

瑪莉亞覺得保安官員之一的泰爾斯，似乎是出奇的大方，所以就更加引起了興趣。

泰爾斯不是泛泛之輩，此中是否又隱藏了一些什麼陰謀？

×　×　×

利志見到了瑪莉亞之後，像個急色兒，但瑪莉亞却拒絕了！

利志不敢動粗。

因爲這是牢中，只要瑪莉亞揚聲叫將起來，就有麻煩。

於是利志改作哀求。

瑪莉亞却乘機說道：「我明知這是最後一次，念在過去我們的關係，我有些事要你對我說得坦白，有半句含糊，你也休想進一步。」

利志擁抱住瑪莉亞，巳是如痴如醉，怎會再說個「不」字？

瑪莉亞低聲問道：「他們爲你傳口訊，是否另有條件？」

「你這麼問是什麼意思？」

「你儘管照實答我好了，我沒有時間向你多作解釋。」

「條件一定有的，只是還未說出。」

「你跟誰交手？」

「我不知道，只是有人在黑暗中交談。可能是一名獄卒吧？」

「不！獄卒不可能會有此權力。」

「那麼，那人的權力一定很大。」

「何以見得？」

「否則他又如何能够隨意闖進了牢中來？」

「嗯——他還跟你說些什麼？」

「瑪莉亞，我向他發過誓，不可以告訴別人的。」利志道。

瑪莉亞用手推開他。

利志一急之下，終於還是說了：「他保證先讓我恢復自由，但我要去偷一隻飛碟。」

「他眞的這麼說？」

「是的。」

「嗯——奇怪了，這又是什麼鬼把戲？」瑪莉亞怔怔地說。

鼓勵生育的星球

伍爾夫星球之上的地球人，奉命集中在一起；這是近來罕見的事。

地球人在這星球上面生活，雖然稱不上多姿多采，總也不錯。

有時他們也不明白，爲什麼伍爾夫星球人對他們如此優待？

他們平時根本無須工作！

但是他們却被鼓勵生育。

看來伍爾夫星球人非常重視地球人的男女關係，所以在這星球上面，男人與女人——當然只限於地球人的男與女，其數幾乎是絕對相同的。

也就是說：五十個男，五十個女。

這並非湊巧，而是經過伍爾夫星球人的刻意安排。

他們常常派出飛碟到地球上面去，所以要湊足同一數目的男女，十分容易。

地球人生活過得舒適，又不用工作，伍爾夫星球人到底要他們幹什麼？

說出來也眞令人費解；原來只是「生兒育女」就够了。

表面上的理由就是伍爾夫星球人人丁單薄，希望地球人令到這星球熱鬧一些。

但是有頭腦的地球人都會想：此中是否另有陰謀？

由於地球人所生育下來的，不管是男是女，一律交由專人撫育，所以身爲父母的，就顯得更加輕鬆了。

當然，身爲父母的，如果想見見他們的兒女們，那是可以的，只是不准生活在一起。也好，反正大部份的父母都覺得兒女是一種負累，誰願夫婦間的感情被孩子分散？

伍爾夫這個星球也眞奇怪得很！他們「伍爾夫星球人」怎麼樣還不知道，但是地球人到了這裏，却是夢想中的世界。

爲什麼會說是夢想中的世界？

地球人一直以來，都希望孩子們快高長大；但是相反，却又不希望自己衰老得太快！

偏偏地球上的環境又無法阻止一個人的新陳代謝！

然而這裏就可以！

地球人到了伍爾夫星球之後，成年人的確可以立刻停止衰老！

相反，孩子們却又快高長大；一直長大到成人之後，就永遠都差不多。

這不是個夢想中的世界又是什麼？

因此，絕大部份的地球人，都樂得安安定定的在此居留。

但是，也有人感到不慣。

別以爲生活安定就可以令到一個人安定下來；原來人類有時未必對平淡安定的生活感到滿足的。

於是有人像安琪兒一樣，渴望着返回地球去。此等人甘願像地球上千千萬萬的人一樣，過着慣常生活，接受衰老！

爲什麼會這樣？

其實，人類自有史以來，一直如此，習慣性亦非由我們一代開始。也就是說，應該是由我們祖先開始。

千萬年以來的遺傳，有時很難理解。

所以，現在有些人不安於目前太過安逸的生活，的確可以用「慣性」兩字解釋。

例如有些富甲一方的人，錢是有了，花一輩子也花不完，爲什麼他們還要炒金、炒股票？還不滿足麼？

並不，只是習慣了。不過他們的習慣只是對金錢的慾望而已！

現在生活在伍爾夫星球上的地球人，他們一樣安逸得很，但是他們太安逸了！就像一個自祖父一代開始，巳習慣了勞動一樣的農夫，一旦要他們過二世祖的生活方式，最初幾日還可以，漸漸覺得太沒意思了。因此，這班地球人之中，有不少想返地球去！

但是，他們却不敢對伍爾夫星球人說。只在內心裏想。

說是「思鄉病」也好，說是什麼都好，總之，他們不安於現實！

尤其是看見利志和安琪兒等，被伍爾夫星球人扣押起來，他們內心還有另外一種想法！

在以後的日子裏，伍爾夫星球人將如何對待他們呢？

甚至有人想，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伍爾夫星球人將逐漸現出了本來面目。

伍爾夫星球人的面目本來就有些可怕，但他們科技先進，有許多事情令到地球人深深佩服，所以也有不少人自願跟他們上了飛碟，然後飛回這星球來。

當他們了解了這星球的生活方式之後，也覺得喜愛，於是自願留下來了。

也有些人是逃犯，在地球上的郊區躲避軍警的搜捕時，被人帶上飛碟逃來的。

此中更有不少被地球上的政府，列爲失踪人仕的人。

總之，這些人對整個地球看似無關重要，可有可無似的。

但是，伍爾夫星球人對待他們，却像「國賓」一樣。甚至令到他們樂不思蜀！

難怪有人有時會問：爲什麼？爲什麼他們這麼厚待自己？

尤其是那些在地球上犯了罪的逃犯，能逃過制裁巳經十分滿足了，何況還有如此舒適的生活呢？

今天，許多地球人都在議論紛紛，爲什麼伍爾夫星球人會召集他們在一起？

這種機會很少。

分別居住於伍爾夫星球之上的地球人，總數超過一百人。

他們分別居於伍爾夫星球幾處地方，此等地方都是伍爾夫星球人聚居之地。自然都是由伍爾夫星球人所安排的。

由於飛碟速度快，他們要集中起來，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有些人並不知道利志的事，所以表現得有些担心。

伍爾夫星球人還未出現；尤其是他們所尊敬的「首領」。

「首領」是像「國王」，也像「總統」的伍爾夫星球人。

每次集會，「首領」一定親來主持。由此可見，他們對地球人十分尊重。

突然有人在人羣中活動！

他們對一些地球人遊說：等會兒表決時，一定要主張把利志「充軍」。至此所有的地球人才知道：原來今天是公審利志。

眞想不到，原來伍爾夫星球人也懂這

一套！

× × ×

「首領」終於出現了！

他很客氣，竟然先問候在場的百多個地球人安好。

然後，由陪同他前來的副手，告訴所有地球人，利志和安琪兒二人，犯了十分嚴重的過失——此等過失是他們無法容忍的。但是，副手又說：除了利志和安琪兒之外，還有希萊。

希萊因爲是伍爾夫星球人，所以他們懂得如何處理。

只是對待利志和安琪兒，他們就不知應該怎樣做才對。

地球人聽得明白，這是爲了「尊重」所有地球人，所以才召集他們問問意見。

另一方面地球人亦會明白：利志和安琪兒的未來命運，其實早已由伍爾夫星球人爲他們定好了！

「充軍」是什麼意思，地球人早已聽過了，這是一種「重刑」。

被「充軍」的人，會送往這星球的另一面——黑沙漠！

「黑沙漠」是個無人地帶，就在伍爾夫星球的背面。

那兒長年不見陽光，寸草不生，就像地球人眼中的「月球背面」一樣。

因此，被送往「黑沙漠」充軍的人，十死其九！很難倖免。

「首領」開始宣佈二名地球人的「罪狀」；但也說明他對地球人的尊重。所以，這二名「犯人」由地球人處決。

二名犯人——利志和安琪兒，已被押到現場上來。

他們對「首領」宣佈的每一罪狀，均須有所表示，意思是：確有其事，絕非寃枉！

「首領」看來十分「民主」，地球人一直對他心服口服。

但是，誰也不知道他心裏眞正想的又是一些什麼。

× × ×

經過了一連串的公審程序，利志和安琪兒只待宣判。

其實，除了台下人已知「犯人」的命運之外，台上人亦已知道自己的去處。

在「民主表決」後，二名「犯人」決判「充軍」到「黑沙漠」去！

× × ×

看來一切已成過去！

地球人之中，有不少仍留在會場內，爲安琪兒和利志的未來而議論紛紛。

他們有人認爲伍爾夫星球人這次做得十分「漂亮」而合理！

也有人認爲過份！

道理就是：這兒不是地球，而是一個極樂世界，何必認眞呢？

但是一直沒有人反駁。也許就是由於開會之前，有人在地球人之中活動，任何人如果敢提出異議，將遭同一命運。

因此，儘管他們現在議論紛紛，剛才開會時還是同意「充軍」這決定！

有個叫魯南的中國人，在人叢之中穿插。

他雖然是地球人之中唯一的中國人，但却是最受注意的人。

尤其是地球女性。差不多絕大部份的地球人女性都認識他！

「魯」是魯莽的魯，「南」與「男」亦同音，聽起來好像他是一個「魯莽的男子」。其實，實情剛相反！

魯南外型英俊瀟洒，態度和靄，很易親近人。加上他的翩翩風度，怎不令西方女性爲之傾倒？

只因爲他從不喜出風頭，所以開會時也只躲在一角。

現在他開始活動了。

還是像過去一樣，被女性所包圍。

都是西方女性，唯一的日本女人，已隨同她丈夫離去了。

魯南跟各女仕招呼過之後，忽然又開起玩笑來了！「你們生活愉快吧？尤其是跟男伴的床上活動！」

西方女性一向較爲開放，但很少有人大胆到當衆談性生活。

於是各人你眼望我眼，也有人忍不住由心笑了出來！

「對不起！」魯南笑道，「我只跟各位開開玩笑！但是，在這兒，試問除了床上活動之外，還有什麼？」

這班西方女性之中，有不少跟魯南上過床，自然知道他是個中能手。

但在衆人面前，她們也只可以作會心微笑！因爲她們表面上都另有男伴——不管是情人或丈夫。

魯南又說：「坦白說，如果我可以代替利志的話，我也會去冒一次險！」

「你同情他？」有人問。

「不！只是生活枯燥，想刺激一下。」魯南說。

有個女人笑道：「有床上活動，還不够刺激麼？」

「不！到底我們是人啊！」魯南說，「人，除了性生活之外，還有另一面！」

他說完，面上的笑容頓失！

然後，他走了！

羣雌粥粥之中，有人已意味到魯南開始厭倦這裏的生活。

中國奇男子

瑪莉亞心情較爲開朗，因爲梅里已經康復過來了。

梅里反而難過，因爲他已知道利志和安琪兒被「充軍」到黑沙漠去！

至於伍爾夫星球人的希萊，他反而不關心；這正是「非我族類」那種心理的影响！

人，有時很難理解。尤其是女人。像瑪莉亞一樣，她爲什麼會對梅里一見鍾情？她爲什麼對「前度劉郎」的利志，毫不關心？

梅里獲准出院了。

瑪莉亞帶住他，沿住通道走。

梅里驚嘆這個星球上的醫學先進，假如他這次是在地球上的話，肯定會死！

所以，他對瑪莉亞感慨地說：「如果這次死了，未免可惜！」

「爲什麼？」瑪莉亞也會意了。

「因爲認識了你，我的生命太有意思了。」梅里瞪住她。

她反而不大高興：「你似乎很容易滿

足。」

「這樣不好嗎？」梅里道，「最少我不會去想別的女人。」

「但生活怎可以只爲了女人？」

「你的意思是——」

這時候，有個人迎面而來。

他是中國人魯南。

魯南跟瑪莉亞是認識的，只是未見過梅里。於是瑪莉亞爲他們介紹。

魯南道：「瑪莉亞，很久不見你了，有時間找我喝咖啡吧！」

「好的。」瑪莉亞欣然一笑，「我們稍後連絡好嗎？」

「好極了，千萬別令我等得焦急！」

魯南揮揮手，走了！

外人看來，一切無關重要。

但是，剛愛上了瑪莉亞的梅里，却每一句話都聽得清楚。

因此他一邊與瑪莉亞併肩兒走着，一邊問道：「他是誰？」

「魯南，中國男子。」瑪莉亞道，「他人緣不錯。」

「你們是好朋友？」

「是的。許多人都喜歡跟他交朋友。」瑪莉亞漫不經心地說，「我們都同意他是男人中的男人。」

「這是什麼意思？」

「男人要有胆有色！胆是代表勇敢、機智；色是代表對我們女性要溫柔、體貼。」瑪莉亞道。

梅里立刻變得默然！

「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

「吃醋？」

「我沒有這種資格！」

瑪莉亞像哄孩子一樣，倚住梅里笑道：「別這樣，我只是故意的。」

「算了，我早已知道你們關係不尋常。」梅里道。

「別這樣對我，我故意氣你，無非要你振作一下！」

「唉！」梅里嘆了一口氣！「坦白說，本來我很愛你，眞希望與你長相厮守在這星球之上。但是——」

「但是，你以爲我還有另一個男子，是不？」瑪莉亞很注意他的表情。

「不！我並非太過小器的人，只是不知怎的，想回去！」

「回去？」

「是的，想回地球去！」

「親愛的，別這樣。」瑪莉亞側過頭來吻他：「我陪你回去休息一會兒，你會慢慢喜愛這裏的生活的。」

回到瑪莉亞的閨房。

梅里往床上躺了下來！

瑪莉亞像個賢妻良母，對他服侍得無微不至！

梅里却默不作聲！

他顯得很不開心。雖然瑪莉亞對他諸多安慰！

最後，梅里疲倦地睡了過去！

瑪莉亞也睡在一旁！

但她根本睡不入眼。

她怔怔地望住天花板，直至發覺了梅里入睡之後，才悄悄起床。

然後，她放輕了手脚，走出了她的閨房。迅速消失於通道之上。

× × ×

「你查到了什麼？」一個女人聲音。

「你呢？你知道一些什麼？」一個男人聲。

「安琪兒的話可能說對了，伍爾夫星球人對我們地球人不懷好意！」

「有件事令人難以置信。」

「什麼事？」

「伍爾夫星球人是不是在鼓勵我們做愛？」

「嗯！做愛這名詞只是你故意誇張的，他只希望我們多生育。」

「不做愛又豈可有生育？」那男子嬉皮笑臉地更正：「而且，做愛應該是動詞，而非名詞；因爲『做』是一種動作——人類最原始、最吸引的動作！『愛』代表了男女間的愛情。……」

「好了好了，別嚕嗦。你究竟查到了一些什麼？快說！」

「你急什麼？」

那嬉皮笑臉的男人是魯南。

那個偷偷跑來找他的女人是瑪莉亞。

他們這次的約會是事先有默契的，而非因爲通道之上的「偶遇」以及那一句：「有空喝杯咖啡」！

從瑪莉亞的神情可以看得出：這次有件大事要商量。

但是，魯南却像約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女人來偷情！

因此，當魯南要吻她時，她氣得推開了他：「你似乎不知死活！你可知道我們的處境？我你隨時會像利志和安琪兒他們一樣，死得不明不白。」

「放心！做愛是伍爾夫星球人鼓勵的事。」魯南道。

「別裝蒜了，難道你不知道——」

瑪莉亞忽然頓住了！

她担心地四下裏張望。

但是，這間房內，除了她和魯南之外，沒有其他人了。

魯南吻着她：「別担心！這裏很少奮伯，因爲伍爾夫星球人很會爲我們地球人設想，他們明知我們地球人只喜愛皮光肉滑的地球女性，所以任何一個地球上的男子，都可以獲得配一個女人——地球上的女人。」

「別離題萬丈了，談談正經好嗎？」

「我剛才所講的，也是正經。試想想看，我們地球人的一雙雙、一對對，是怎麼樣配成的？」魯南問。

「自由結合。」

「未必吧！」

「嗯——」瑪莉亞反問：「你以爲其中有强迫成份？」

「首先，伍爾夫星球人會從中『介紹』，例如我吧，未有女伴之前，先接受體格檢查；我當初也以爲只是例行手續。」

「別慢吞吞的，到底你在找到了一些什麼答案啊？快說吧！」

「當時我記得，負責介紹女伴給我的伍爾夫星球人說：花拉是個好女人，她一定可以在各方面滿足我……」

瑪莉亞不等他說完就插咀：「事實證明，任何女人也難於滿足你，因爲你很大貪！」

她情不自禁地側過頭來吻他，又在他的手臂上撫了一下！

魯南這時候却說道：「你不是要我正正經經麼？爲什麼又挑逗我？」

瑪莉亞差些兒也壓制不住慾火高漲。相反，魯南却表現得冷靜下來！

他只摟住瑪莉亞輕吻了一下：「花拉事實是個好女人，她並非不滿足我，只是她有了身孕之後，我故意跟別的女人勾上了。於是，伍爾夫星球人的眞正企圖，開始給我懷疑起來；原來他們要我們『製造』最優秀的地球人。」

「這又是什麼意思？」

瑪莉亞怔怔地瞪住魯南！

魯南解釋：這才是伍爾夫星球人對地球的最後目的。

他們在地球上發現了大量他們所須要的食物和其他物質。但是，他們不可以長此以往的，悄悄地用飛碟去偷回來。

因爲根據宇宙間一切生物的進化過程，地球人就算更蠢，到頭來一定會發覺這件事：最少目前已有成千上萬的地球人見過他們的飛碟在地球各地出現。

長此下去，地球人一定會追查眞相。等到他們的科技再進一步自會發現眞相。

於是地球人爲了本身的利益，勢必對他們採取行動！

以上只是他們想像中的「惡果」之一而已；另一個可能性更加令他們担心，而且十分可怕。

目前地球各國均發展核子武器。

對於核子的知識，沒有人比他們伍爾夫星球人更清楚。

因此，他們不担心被地球人用核子武器對付；最担心地球上的物資被沾污。

經過難以計算的歲月，伍爾夫星球之上，可供食用的東西巳經越來越少。

至於物資，更加缺乏。他們如果不向外發展，只有死路一條！

但是，他們如果「强佔」地球，後果將難以想像。

第一，地球人爲了自衞說不定會動用核子武器。

伍爾夫星球人不怕核子武器，只怕地球人自食其果。那時候，地球上的東西亦一無用處。

第二，可能引來其他星球的注意，因而對伍爾夫星球採取行動。

第三，他們人手不多，無法去控制地大物博的地球。因此，他們即使征服了地球，也是等於零。

所以有人提議：替地球人「換血」。

「換血」只是一種形容而巳；伍爾夫星球人只希望「和平地征服地球」。

因此他們現在就進行了一項長遠而有效的計劃。

他們首先從地球各處收集「人種」，只要是身體强壯的男女，都會被帶到這星球上面來生活。

這些人將被分別「配種」。

但是，經過多次探險，他們也知道地球上的男女講究愛情。

沒愛沒情，强他們結合，那是一件苦事。那麼，在不開心的情況下，產下的嬰兒，質素可能受影响。

因此，他們必須讓地球人自由結合。

但這種自由亦須有原則。

那就是：一定要以「能够生育艮好的下一代」爲大前題。

所以他們交配之前，必須接受一次精密的檢驗。

就像魯南和花拉一樣，伍爾夫星球人認爲他們的結合是天衣無縫的，所以才派人從中作「介紹」。

結果，他們眞的生下了出乎意料之外的精靈兒。

可惜，一切「產品」均歸「公有」！

所謂「公有」，就是屬於這星球上的；身爲父母的地球人，有些也未見過他們的親生骨肉呢。

甚至嬰兒出生之後，也沒有人知道被送到了什麼地方去。

下一代的問題

魯南現在要向瑪莉亞交代的，就是有關「下一代」的事。

他對瑪莉亞說：「嬰兒們都被集中在一個地方。」

「你查到了？」瑪莉亞問。

「是的，但不是這裏。」

「是那裏？」

「我故意把自己弄成『花心大少』一樣，到處追女人，正是爲了追查這班小生命的下落，他們在『綠色地帶』——你當然知道，這兒不似地球，只有五個地區有星球人生活，其他是荒凉地帶。」

瑪莉亞是「响導」之一，當然明白。

伍爾夫星球是個十分古老的星球，經過無法估計的發展之後，目前巳達到了「巔峯」。

但從另一方角度看，却又逐漸「沒落」——就像一朶花，盛放過後，慢慢又要枯毀了。

現在這星球上的人，就是要千方百計來挽救「它」！

以前這兒究竟住了多少星球人，以及有多少大城市？沒有人知道。

但目前只有五個城市。

分別以五種顏色代替：紅、黃、綠、紫、白等五色。

其實這星球上巳無鄉村與城市之分，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他們稱之爲「×色地帶」。

這些日子以來，魯南表面追逐女色，所以東奔西跑，玩玩這個，又玩玩那個，目的無非有機會到齊五個地方去。

結果總算給他找到了答案。

他對瑪莉亞道：「我們的下一代，正接受教育；他們都巳成人了。」

「我也知道這兒的嬰兒快高長大，但從未見過。」

「他們不但快高長大，還十分聰明，可惜，他們只以爲他們是伍爾夫星球人。」魯南嘆了一口氣。

「他們到底要怎樣？」

「我也弄不清楚。」魯南說，「總之，我們充份被利用了。」

「你應該追查下去。」

「說得容易，實則很難，第一，他們沒有文字，一切紀錄盡在電腦中，可惜，我們又不懂他們的方言。」

「你有許多辦法。爲什麼不施展你的看家本領。」

瑪莉亞說話時，有所動作。

魯南給她弄得隱隱作痛：「別這樣，我也是血肉之軀。」

「但是，我知道即使是這星球上的女人，也很喜歡你。」

「你的意思是：要我用性去征服一些女人——伍爾夫女人？」

「是的。也許，你可以從她們的口中知道一些秘密。」

「還用得着你教麼？」

瑪莉亞睜大了雙眼：「你的意思是：你眞的跟她們上床？」

「嗯——」魯南點點頭，「而且，還是管理機密電腦的。」

「她也不知道？」

「原來這是最高機密，沒有人知道，除了首領之外，其他人只是依他的意思去做而已。」

「這怎麼辦呢？」

「別焦急，你不是說過，我是最有辦法的人嗎？」魯南說，「今天，我可能有個機會……」

突然之間，魯南說不下去。

瑪莉亞也一骨碌的，由床上爬了起來：「什麼事？」

「有人來了。」

「你怎知道？」

「你先避避，讓我來對付他。」

於是瑪莉亞在魯南的示意下，由窗口出去暫避。

她不知道魯南怎會知道有人在房門外偷窺。

魯南離床後，又竄向房門那邊。

他的動作快得像一隻豹——地球上面最敏銳的動物。

瑪莉亞則在窗口外，偷偷地窺望入房間之內。

魯南像餓鷹一樣，只朝房門外掠過，轉眼巳將一個人抓回房間中來。

「怎麼是你？」魯南呆住了。

「嗯——」瑪莉亞在窗外也呆住了。

被幟南抓回來的，竟然是梅里。

「你鬼鬼祟祟的幹什麼？」

「嗯——對不起，我只想看看——瑪莉亞有沒有到你這裏來？」

「沒有。」魯南生氣地說，「你爲什麼不好好看管她？女人是要好好對付的，除非你不愛她！」

梅里怔怔地苦笑：「對不起，這只是一場誤會。」

說完，他急急離去。

瑪莉亞啼笑皆非地由窗外回來：「他實在傻得可愛。」

她又問魯南：「剛才你說，你有辦法，是什麼辦法？」

魯南看看計時器：「對不起，時間到了，我們走吧。」

魯南手上的計時器，不是地球上人類所用的手表。

那是伍爾夫星球人的計時器；自然不是十二小時一循環那種。

計時器精細地分爲三十個小格，日間十五，夜間十五。

小格如果代表了小時，那就是說，這裏一日有三十小時。

但是，這裏的時間，任何一個地球人也不會計算，只可以感覺得到。

因爲伍爾夫星球人要地球人忘記時間的存在，包括了時和日。

魯南這「手表」，也不知如何弄到手的，別的地球人根本沒有。

這一類東西只可配給，有錢也不可以買到，即使有許多錢也不可以，何況他們根本沒有錢，這裏亦無買賣制度。

魯南是從「首領」的女秘書那兒弄到的，瑪莉亞眞是服了他。

因爲除了這「手表」之外，還有一些電子竊聽儀器分佈房間內外；魯南儼然一名星際占士邦。

剛才他察覺房外有人偷聽，就是憑這些儀器的啓示。

現在他來不及回答瑪莉亞，就匆匆離去。

有代價的替死

魯南秘密會見了保安官員泰爾斯。

「可以開始了嗎？」

「開始吧。」

魯南被人由一條秘密通道帶進牢中去；然後，有個人被悄悄撤換了。

他就是利志。

利志是囚犯之一，這次魯南自願代替他，是泰爾斯的安排。

泰爾斯爲什麼要作出這種安排？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人知道。

利志以爲獲救了。雖然他也知道這是「有代價」的。

當他被人偷偷帶去見泰爾斯時，泰爾斯叫人把一件銀光閃閃的太空衣交給他。

泰爾斯告訴他：「這是金屬衣物，當然是特製的，它有極大作用，你穿了它，可以到天台去，甚至接近飛碟，也不會發出任何警報，然後……」

泰爾斯十分小心謹慎，一邊吩咐他怎樣做，一邊把一些東西交給他。

那是一小束膠帶，只有指環般大小，叫他小心保存。

「上了飛碟之後，你把它放入『防燃箱』內，以防萬一，因爲這東西，受熱即毁！到了地球之後，自然有人與你連絡。」泰爾斯像敎兒子一樣。

利志還是很担心，說道：「我不會開飛碟。」

「傻瓜，我叫你偷的，是一隻電腦控制的，我只是敎你一些簡單的方法就行。它會自動飛向地球。」

「爲什麼你會對我這麼好？」

「告訴你，我無非同情你們地球人，才悄悄幫了你們一把。我們首領即將毁滅你們地球，你是他們唯一的希望，萬一你返不到地球，也希望地球的太空巡邏隊找到這錄音帶，知道個中秘密。」

至此，利志不但明白了，還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他穿上了特製的飛碟駕駛員衣服，帶了那小卷膠帶，登上了天台。

那是飛碟停放處，任何人上去，一定被發覺，除了穿上特製的飛行衣。

但這種飛行衣要有任務才可以獲得配

給。等閒人不可能獲得。

現在，利志終於順利地，依照泰爾斯的指示，找到了那飛碟。

他小心地核對過，雖無文字，却有符號和顏色。

他知道不會錯了，才坐了上去，檢查過一切儀器，全都正常。燃料也十分充足。

這是一隻遠程飛碟。

他依照泰爾斯所教的方法，較準了方向；那是飛往地球的方向。

他充滿了希望和信心，雖然他對魯南感到抱歉。

但是，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誰叫泰爾斯看中了他？

他把安全帶扣好，檢查過一切正常之後，便伸手扳下了機掣。

他知道這是關鍵性的時刻。能否飛出這星球，亦即代表了生與死。

他個人的生死不成問題，如果泰爾斯的話是眞的，那麼，他的生存與否，也代表了整個人類。

因此，他在祈禱中起飛。

一縷白烟，直冲往高空。

伍爾夫星球上的防衞基地，立即响起了警報。

飛碟大量升空。

正在外太空巡邏中的飛碟隊伍，奉命截擊。

伍爾夫星球上的首領，當知道被偸的是一隻遠程飛碟時，更感吃驚不已。

他親自向飛碟追擊手下達命令：寧殺毋縱。

因此，飛碟隊隊員拚命向利志的飛碟追擊，一步也不放鬆。

只見太空中，電光閃閃，情況十分危急。

利志早已受命，知道了飛碟如何能發射自動光束武器。

因此，他並非束手待斃，而是頑抗。

利志被大批伍爾夫飛碟死纏爛打，惟有且戰且走。

可惜，他到頭來仍然難逃一死。

飛碟被擊中了。

一團火光。

太空中有一團廢鐵急急地打滾……

× × ×

魯南代替了利志，只有安琪兒最清楚，因爲他們二個地球人，即將起解。

他們被判「充軍」到「黑沙漠」去。

魯南似乎不知道死期已近，還擁吻着安琪兒尋歡作樂。

直至有人進牢中將他們帶走，魯南才把衣帽掩飾自己，以免被人認出他不是利志。

所有上飛碟去的人，都要穿禦寒衣物，包括了帽。因此即使把帽子扯得更低，也不會引人懷疑。

何況在伍爾夫星球人眼中，所有地球人都差不多，就像地球人看伍爾夫星球人一樣，差別不大。

根據起解程序，二名犯人將被一隻飛碟帶到「黑沙漠」上空，放下了他們之後，飛碟就飛走。

他們將獲配給小量的食物和水，但這只是「做作」——僞善而已！因爲任何人也不可能在那兒生存。

即使有大量食水和食物，但沒有電源，沒有屋宇，如何抵受得住寒冰的天氣？

所以他們是死定了。

但是，魯南不是個平凡的人。他跟泰爾斯的秘密協議，看似很笨，不過他並非甘願做利志的替死鬼。

他有他的計劃。

所以，當他和安琪兒被押上了飛碟之後，就在飛往黑沙漠的途中，魯南立刻發難。

他是有備而來。

他不但有武器收藏在他的身上，還有一卷錄音帶。

這些全是泰爾斯交給他的，泰爾斯要他配合利志的行動，因爲利志才是眞正註定要死的人。

原來泰爾斯要跟同一太陽系的，另一個星球的人結勾，他要代替「首領」，所以密謀造反。

同一太陽系中的「伍爾夫四二三」星球上的人類，與這星球——「伍爾夫四五七」是同類。

這卷關鍵性的聲帶，是他們行動的全部計劃。

泰爾斯要魯南帶了這聲帶，由黑沙漠上空飛往「四二三」號星球，因爲他計過當時大批飛碟正在另一處相反方向的上空追殺利志。魯南一定可以替他完成任務。

但是，魯南儘管制服了飛碟駕駛員，却沒有依足泰爾斯的吩咐去做。

魯南把飛碟飛臨「紅色地帶」——那是這星球的首都。

秘密終於找到了

「紅色地帶」是首領所在的地方，所以飛碟防衞隊急急升空。

魯南沒有反抗，他束手就擒；而且，還要親自去見首領。

首領在檢查過魯南之後，認爲安全的情況下，終於接見他。

魯南道：「你可知我是誰？」

首領道：「利志，你有什麼事？」

「不！我不是利志。我是魯南。」

爲了證明身份，魯南立刻被送入電腦室。

他只得把雙手放在「影掌圖」上，電腦立刻有顯示。

「你怎會是另一個人？」首領問他。

魯南於是將一小卷東西出示：「這是泰爾斯交給我，叫我帶往四二三號星球的秘密，我可以交給你，但有條件。」

「什麼條件？」

「我要知道你如何處置我們的下一代？」魯南說。

「你難道忘記了嗎？我們是倡議和平的。」

「但我懷疑你們另有企圖。」

「什麼企圖？」

「一物換一物，我要一卷聲帶作爲交換。就是編號：九七六二五七的一卷，你的女秘書說，只有你可以動那電腦。」

「哦——那很平凡，你要它，易如反掌。」首領很大方。

他眞的帶了魯南入電腦室。

（以下轉入第四十六頁）

奇招絕技

鷹鶴螳螂拳揭秘

嚴霜・文

北方三大門派，鷹爪、螳螂、白鶴，都是「像形拳」當中的一種，換言之，它係摹仿飛禽和昆虫的戰鬥姿勢而創造的，這三種拳脚都有頗爲獨特的地方，閒來無事，試把它的獨到之妙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這三大門派當中，來源最古的就是鷹爪，相傳鷹爪係岳飛敎授軍中練武所做的一種功夫，即係鐵指功，由於練習幾隻手指，增加指勁，必須用一個細小的酒缸，缸口有如碗口那麼大小，用五隻手指把它抓住提起來，逐漸缸裏加沙，增强壓力，指勁也一天天的變大，五指伸開，抓住缸口的形狀，有如一隻大鷹的爪，故稱鷹爪功，後來北方有幾個門派喜歡使用擒拿手，必須指掌有勁，那就一定要練習鷹爪功了，故此，鷹爪門在北方有一個時期十分旺盛。

孫玉峯係羅漢門的掌門人，他也講過這麼一句：「想打得好羅漢拳，先要苦練鷹爪功」，可見鷹爪門係由鷹爪功演變出來的，無論如何，兩人搏鬥之際，十隻手指都有勁，當然佔上風。

鷹爪門會得發揚光大，跟陳子正有關，他不但表演鷹爪拳的時侅非常出色，而且能够站在旗杆的前面，自己的身體跟旗杆相似，都是直立的，他憑着兩隻手指的抓勁，逐步抓住旗杆，一路扳登到旗杆頂，俱是如此，除了十隻手指和手掌之外，身上沒有一寸跟旗杆接觸，那一枝旗杆長達四丈，他能够上落多次，有如我們走樓梯那麼輕鬆，確是不容易，事後查看旗杆，有許多很深的指痕，可見他的指力極爲厲害，普通人給他在肩膊一抓，立即骨頭碎裂，憑着這一手厲害的指勁，當時威震京都，後來鷹爪門沒有像他那麼出色的一個人了，它的威望漸減，不過，挾技南來的掌門人劉法孟，也很出色，三十年來，未逢敵手，往深處研究，北方因爲天氣寒冷，經常穿着皮裘，普通人也穿上了一兩寸厚的羊皮所製的那種皮裘，達官貴人穿了狐裘，就更加有型有欵，望上去好像個個都是胖子，穿得那麼厚，想一拳擊倒，或用脚踢倒，很難做得到，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兩手相交之際，用擒拿手把他壓倒，這樣做不但很快就制服對方，而且不會使受擊的人受傷，因此，擒拿手一直在北方都是很有名氣的一種招式，分別在摔角，鷹爪門，以及形意門這幾個大門派裏面發揮高度的作用，後來還有一個門派是單獨用擒拿手取勝的，一共有七十二招，稱做七十二把擒拿手，李英昂玩得最好，他寫了幾本書談及它。

鷹是飛禽，照計牠應該勝過昆虫的，何以另一門派螳螂門却又如此旺盛呢？就因爲人類學習螳螂的功夫，並非因爲螳螂細小，進而輕視牠，事實上螳螂係同類昆虫當中最兇猛的一種，由於牠的兩隻前爪都有鋸齒，較大的昆虫被螳螂一爪搭住，無法掙脫，故此凶多吉少，認眞厲害的螳螂，能够一爪搭在細小的雀鳥的身上，把牠擒住，那一隻雀無法飛起，另一方面，螳螂兩隻爪運用得非常靈活，完全不靠一雙脚，下邊的脚步却緊隨着一雙手而轉動，有如打功夫，這種姿勢也是很突出的，很遠的年代，有一個拳師叫做王朗，全家遇害，他死裏逃生，在廟裏養傷，發覺草叢中的螳螂，銳不可當，發生興趣，試把幾隻螳螂捕捉，帶回廟內，讓牠們搏鬥，細心觀賞，久而久之，頓有所悟，苦練螳螂拳，後來就憑着那種傑出的身手，殺了惡霸，報仇雪恨，這一派拳脚最初是在寺觀裏面發明的，練習螳螂拳的人，也是和尚居多，很遲然後傳到俗家，一傳再傳，到了幾十年前的一個教頭羅光玉的手上，它就更厲害，因爲他有一百八十多磅重，拳大如斗，渾身是勁，能够把螳螂門最凌厲的手法盡量發揮，當年他從北方南下，沒有人斗胆向他挑戰。

照螳螂門的高手稱述，人類的一雙手，只係血肉做成，並無鋸齒，想做到好像螳螂那麼厲害，搭住對方，使勁一拉，不管那種昆虫，都無法掙脫，那就必須另想辦法。在我們的指掌以及手腕之間，有很大距離，普通人無法把手掌的肉拉到跟手腕內向的肉貼在一起，假如苦練多年，能够做得到，那就有特殊的妙用，他只用手掌向對方的一隻手使勁一搭，一拉，無法擺脫，因爲掌心的肉跟自己的手腕貼近時發生力量，勾緊對方的手，故此不容易掙脫，假如對方稍爲怠慢，自己的另一隻手由下邊撞擊，打他的手踭，被困的手便會折斷，這一招係正宗螂螂門的絕招，想打得好就相當困難，非苦練三幾年不可。

螳螂門還有另外一個絕招係把手指練習到好像螳螂爪那麼銳利，先行苦練指勁，再把指甲留長，剪成三角形，繼續苦練，練到指甲變厚，看來就像爪，這還不算，必須把掌勁和指力集中在一隻手的中指，無名指，以及尾指上面，留空食指和大拇指，僅憑三指已經抓住對方的手腕，令對方無法掙脫，然後算得上是上乘的功夫，爲甚麼呢？原因是必須五指抓緊對方一隻手的時候，如果對方擅長擒拿手，可以用許多招式反攻，假如僅憑三指抓住，那就不同了，對方剛剛發招，立刻鬆手，不會被擒，此外，還有單掌殺敵的妙着，假如練習得好，對方右拳當胸打出，僅憑右手抓住，只用三隻手指搭住他的前臂，往自己懷中一拉，他整個人撲過來，自己的右手仍有手指公和食指騰空，順勢向前出擊，兩隻手指抓住對方喉核一揑，這一招稱做「蛇口」，有如給毒蛇咬了一口，喉核揑爆，無法呼吸，便即身亡，這種殺着也是螳螂門的絕招，但却極不容易施展出來，因爲它要包括五隻手指有如螳螂的爪，磨尖兼變厚，然後能够扣緊對方的脈門，又要有快速的拉勁，再者，飛躍而出的

兩隻手指也要有强大的力量，才可以揑破對方喉核，凡此種種，非十年以上的功夫不可。

上述兩種螳螂的功夫都練習齊全，還要另加一種，先把六角形的木柱放在枱上，然後用手腕的腕骨壓住它，來來往往的搓動，由於六角柱每次轉動都有彈力，練習既久，腕骨粗壯，碰着有人用大棍迎頭痛擊，就用手腕向上擋格也不覺痛，上述兩招加上這一招，然後算得是螳螂門的高手，圈子裏面的人把這種高手稱做「螳螂雙刀」表示兩隻手等於兩把刀。

第三個在北方享譽很濃的門派就是白鶴，相傳白鶴拳係拳師言永福所創，他看見白鶴跟毒蛇相鬥，鶴細蛇大，居然把大蛇啄死，悟出了白鶴拳的八個絕招，因爲白鶴只有翼和爪，另加長嘴，沒有手，故此，這一派拳脚永不用手去捉住對方的一拳一脚，亦即可以說它放棄了擒拿手，而且不像普通拳脚那麼先擋後攻，而是向敵人的空位出擊，由於這種拳脚出招極爲凌厲，練習得好，確是勝過普通拳脚一籌的，勝就勝在它絕不貼身打鬥，而係離身飛打，故此，武林中人把這一派拳脚稱做「甩手拳」，表示他的手絕不跟對方的手纏在一起。

白鶴拳最重要的兩招就是拋搥以及扱搥，所謂拋，等於將一件物體拋出，那個扱字有如冚飯蓋一樣由高處打落，驟然看去，不知道它的妙用，眞的打鬥起來，就發覺到它銳不可擋，由於兩人交手，對方發拳出擊，不管是由中路打出，抑或由上門以斜角姿態出擊，打的是牛角搥，但是在中上路出擊的，剛剛受制於白鶴拳的拋搥，因爲它一拋即打，左手由下邊向上邊好像拋石似的盪開對方之拳，跟住進馬一拳打出，對方無法再用右手招架，如果用左手招架，白鶴拳的右邊扱搥凌空而下，他就難以抵擋，在拳理方面是非常正確的，一拋一扱，互相牽制，擅長在中路出擊的拳師往往受制於這種奇妙的拳脚之下。

至於打到貼身，白鶴拳的鶴爪，也是很有名氣的，這種爪法跟鷹爪不同，鷹爪只是抓住對方的手，加以控制，並非靠一個抓字，就把對方屈服，白鶴拳剛剛相反，必須用勁，即時見效，令對方無法反抗，對方一拳當胸打來，他閃側少許，轉過半邊身，右手疾忙一抓住對方右拳上臂的大肌肉，那一處叫做上臂二頭肌，俗稱老鼠仔，一抓就發生劇痛，無力再戰。

另外一種抓法是在肩膊抓的，由於肩膊的骨頭突出，一抓就痛，要是落手在頸子伸展到膊頭的一條琵琶筋，一經抓着，登時整整一隻手隻痲痺起來，抓左則左邊痲痺，抓右則右邊痲，兩條琵琶筋給人在背後使勁一抓，渾身痲痺。

白鶴派還有抓頸、抓喉以及抓口各種抓法，但是一抓就定輸贏的，最巧妙的就是抓口，突然發招，向對方臉孔出擊，先行把右手的手指公略爲伸出，接觸對方下頷，如果沒有抓到，便不發招，剛剛碰到，即時把另外的四隻手指搭下來，四隻手指搭在對方上唇與鼻子當中，下邊的手指公扣緊對方頷下軟肉，上下一齊發力，就把對方的一個嘴巴抓住，非常痛楚，而且呼吸困難；這種滋味是很難受的，你不妨對着鏡子試試。

白鶴派有三十六種抓法，上述幾種，只是舉一個例談談而已，另一方面，白鶴的脚也是很靈活的，它往往在小跳之後，向横踢出，叫做白鶴亮翅，你或者看見過白鶴好像伸懶腰似的踢出一條腿來，這一招正是如此，很可能踢中對方的前鋒馬，膝蓋骨沒有肌肉遮住，一踢就爆，除非踢他的人沒有勁，否則，一踢即傷。

奇怪得很，同是白鶴拳，竟有幾個門派，而且不是互相呼應的，而是單獨發明出來，上述的言永福在中原創出白鶴拳來，另有福建省五祖拳的一種白鶴功夫，也稱鶴拳，再者，從西藏傳入本土的喇嘛拳也有一派叫做白鶴拳的，王隱林居廣東十虎之首，擅長喇嘛拳，同時擅長白鶴拳，他在海幢寺外邊擺擂台，連續三月，擊敗一百零八個登台挑戰的好漢，所用的拳脚也是上述的白鶴招式。

除了這些，還要談談五枚大師創的鶴拳，當年少林毁於火，僅有幾個大師逃出，至善禪師係其中的一個，女子方面最有份量的就是五枚，她雖是尼姑，因爲她係道行極高的長輩，尊稱爲五枚大師，她既然是少林中人，當然擅長的是洪拳了，有一天，她在庵堂之前晒穀，兼且用竹桿晒衫，突然看見一隻白鶴凌空而下，想啄食地上的穀粒，她順勢施展少林的棍法，希望一個竹桿打去，把白鶴嚇走，怎料竹桿剛剛打到，白鶴就伸爪抓住，跟住撲攻，一個鶴嘴向她的前鋒手啄來，五枚大師連忙縮手，險些那條竹桿給白鶴奪取，她一怒之下，索性展開密集攻擊的少林六點半棍法，連環出擊，殊不料那隻白鶴有心跟她作戰，不肯認輸，鬥了十多個回合，然飛後去。

翌日白鶴再來啄食穀粒，五枚再跟牠苦鬥，後來五枚覺得白鶴的招式非常奇怪，在第八日白鶴再來偷食穀粒，她就拋了竹桿，赤手空拳，跟白鶴再鬥，本來白鶴是怕人的，不會纏住她再鬥，那一隻白鶴似乎喜歡跟她玩耍，偏要一天又一天的跟她打鬥，作爲消遣，如是者過了半月，白鶴不再到來，五枚反而思念着牠，一方面她已看過白鶴多次出擊的姿勢，另一方面，因爲她思念白鶴，覺得那隻鶴很好玩，無意中就把白鶴的招式照樣搬演出來，恰巧至善禪師到來，五枚告訴他，自稱學會一派新的拳脚，跟至善禪師過招，步步進迫，非常精采，至善禪師引以爲奇，傾談之下，才知道五枚大師的招式係由白鶴學習得來的，非常高興，於是把這些招式加在原有的虎拳上面，變成虎鶴雙形，而且教授給洪熙官，後來又從洪熙官教給黃麒英，以及黃飛鴻，照洪熙官所述，單是虎爪，已經威震四方，把洪拳的精采招式包羅在內，但因虎爪有型而缺少敏捷的姿態，故此應該加入鶴爪，由於那套拳有虎爪兼鶴爪，故此，能够適應許多特種場合打鬥，虎鶴雙形裏面的飛鶴手，後來變成獨立的招式，蔡李佛亦有鶴爪這一類招式，離身飛打。

如上所述，可見白鶴拳有五派之多，而且在不同時間地點及不同的拳師或和尚創造出來，並非幾個武林高手集中精神研究出來的，唯其如此，愈加珍貴。（完）

奪命銀星傳奇故事

鐵翅・文
盧令・圖

勾魂姹女

戳武林動亂・顧民生疾苦

玄牝雙劍煞

這是個極陰沉的傍晚，一陣陣朔風勁吹，一朵朵烏雲密佈，別說素有經驗的老人明白，即使是八九歲的小孩，也看出來，天，要下雪了。

一遞一聲的叫賣聲，在朔風中叫着，顯得如此寂寞，荒涼。雖然是叫賣雲豆，小食。但是，爲了這個倒霉天氣的不湊趣，所以，那些個小販的叫賣聲，全充滿了絕望。至少，對今晚的生意，表示了絕望之意。還有比小販更可憐的人，化郎……

他們也在叫，求太太，告奶奶的。可憐的是，街上宛如淨了街那樣，除了偶然有幾張落葉，爲朔風所吹，所刮，所捲，所轉，發生生似嗚咽，似哭泣的嗖嗖聲外，四外是一片陰森！

這個化郎還在叫，可是，聲音中充滿了悲哀！

天哪！沒個人能够可憐可憐這個化子的？如果，照這樣的天時，照這樣的缺衣少食，半夜裏，氣溫相信會驟然下降，也眞可能下雪，雪一壓，唉！飢寒交迫，風雪交加，化郎看來是見不到第二天的陽光，或者天光了。

這是個燈燭輝煌的所在。四面厚帘，飾茵，鎏金的火爐中，獸炭殷紅，吐出暖洋洋的熱氣！

居中一張矮几，坐着一個相貌古拙，抖頭赤足，身披錦裘，飄然如古仙人般的中年文士。一手提着只形狀古拙，隱泛烏光的銅爵，沉吟不語，似乎想什麼想出了神似的。

中年文士身後有四個相貌俊美，一色雲肩素衫，有的捧壺，有的捧小金盆，有的托盤，有的捧瓶的少女，在四個少女身後是一張玉屏風，屏風後，隱隱傳來了像竹管弦聲响！奏的乃是古樂府中的「飲馬長城窟」！

「請！」中年文士突然斂了斂神，雙手一拱酒爵，這才看見，在另一角，正是文士的上手，也有一張矮几，几後坐着的，乃是個蓬頭破衣的老丐！老丐雙手空空，雖然几上，珍饈並列，面前更有一只與文士相同的酒爵，可是，老丐却並不在乎，只是默然的坐着。

在這樣個地方，坐了這樣個人，簡直大不相配。不過，還有更不相配的事呢！老化子的左右，也依偎着四個俊婢，令個老化子顯得更爲兀突及說不出的蹩扭。

中年文士舉爵邀飲，老化子却哈哈一笑道：「解仁恭，何必與我來這一套？老化子是出了名的賤骨頭，下流種，你如此排場，如此相待，分明是別有打算，我說你啊，也不必假扮斯文，故作好人。老化子心知肚明，你這種黃鼠狼給鷄拜年的鬼心思，是別有打算！」

「邢先生，我是一片好意！說實話，我是爲了你好，也爲了丐帮所有的老小好，邢帮主，你是無能爲力的啊，現在，師

主如果想殺了你，只是擧手之勞。而你一死，唉！丐帮就算垮了，說不定，江湖上，永遠不會再有什麼丐帮了啊！邢帮主，我是不忍心……江湖第一大帮，就這樣消聲匿跡！」

「解仁恭，到今日你說的是眞話！」

「句句是眞。」

「他能毀了我丐帮？」

「試問！丐帮如果失去了你，後果又會如何？師主說，會四分五裂！」

「對，那不是合了他的心？」

「師主說，他可不是一個那樣的昧心人！」

「喔！乍聽起來，還挺有些好心腸的呢！」

「師主是個有心人！」

「嗯！」

「他是出於無奈，他是奉命而行！」

「什麼？他的上面還有人！哈哈，那可眞的應了那句話，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人之後有强人。新鮮，新鮮，哈哈哈！原來，還有個主子！」

「實是有主子！」

「他是誰？」

「朝廷！」

「啊！」

「邢帮主，實不相瞞，貴帮的弟兄們，足跡遍天下，而今上，却是個自命英武的皇帝，他剛愎自用，他爲掩己過，但是，他們却在壞他的事，戮穿他的假面具，袁崇煥一案……」

邢紫衣，那個老化子，嗡的一震，對，他突的想起，那個邊地主帥。那個雄才偉略的袁崇煥！他死得寃枉，他死得可憐，當今！那個自毀長城的昏君，中了滿奴那麼簡單的狡計，他非但不自覺有愧，反而，一棍打到了底，坐實了袁崇煥之罪，來個凌遲處死，傳首邊關。

丐帮弟子本擬在法場行刦，但是，他想起了在天牢中與袁崇煥見面的情景。

「朝政不修，宵小横行，邢先生，就算你將袁某救出，於事何補？君惜臣非，畏敵如虎，唉，多幾個袁崇煥，又能做得了多少事？」

「這賊皇帝會殺了你！」

「袁某心事巳了，死得其所，何苦多累百姓，更擾人口實，邢先生，許求者，代我昭雪不幸之名，則袁某死後有知，也必啣恩地下——」

邢紫衣不禁流了下淚！

人，誰不好生惡死！

袁大帥是對生死之事，看得如此平淡。並且，他只求死後清名不汚，他痛惜百姓，他也明白朝政不修，爲亡國之基本原因。但是，他更看明白了，如此朝廷，如此君臣，在如此之局面下，多幾個袁崇煥，無濟於事，他勸說了邢紫衣，以平民之身，不受朝規，皇法之所限，爲民請命，拯民水火！

袁大帥只是記得百姓無辜。他忘了自己死得更寃，邢紫衣是被袁大帥的誠懇忠心感動，他哭着出天牢！

袁崇煥慘死於法場，邢紫衣哭了三日三夜。然後，他找到了監斬的太監，也找到了劊子手，但是，他們哀叫，哭求，申訴……

他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是的，他們只是奉命行事啊，他放走了他們，那想到，當夜，大內宮禁能手四出，抓了不少遊民，乞丐，其中不少是關外流入的難民，本巳家國破殘，走投無路，而今，更被當作了奸細，流賊，可憐，殺了幾個，也監斃了幾個，放了幾個，邢紫衣再想找這些奸臣惡奴時，京師戒嚴，幾乎連自己也爲京中好手扣住了。

而今，他又被京中的皇帝注目了。他不禁心神大亂，一直來，他以爲是無形魔頭的作弄！現在，看起來自己會錯了意！

但是，邢紫衣依然有疑心，素聞無形魔頭智慮週詳，善於弄計，更善於移禍江東！還有，自己誤中孽徒顧阿泉的奸計，至今，爲顧阿泉所封之下盤，依然無法破穴透關，而今，更是爲人寸步不離的監視着。以後脫身之機會更少，解仁恭乃是江湖上有名的武學世家，可是，他却是一行之首，聞說自己被困，他一直是說誤會，而今天，他竟然說出了主者後的主者來。

爲何早先不講？

爲何困我多時？分明其中有詐！

「唉，邢帮主，實不相瞞，我家師主本來是有意解你上京！」

「就該這樣做？」

「就怕長夜夢多，而帮主你的黨徒不少：…」

「殺了我，毀了我丐帮，就如你口中所說的那樣了，這又不是行不通！」

「其奈天下蒼生何？」

「啊！」

邢紫衣爲解仁恭這副憂天憂人的表情所窘住了。

「天下荒荒啊！帮主，小民將遭大殺刦啊！我們，我們即使不能保衞家國，也不能坐視百姓，深陷水火之中吧。殺了你，毀了丐帮，果然是個好辦法，代朝廷除去了個心腹大患。可是，也算代那些狗官，奸宦長聲氣，令小民更陷於萬刦不復之地啊！」

「眞的？」

「邢帮主，解仁恭如有半點虛言假說，叫我滿門，不得好死！」

解仁恭竟然罰了個如此狠毒的咒！

邢紫衣不禁對解仁恭另眼相看。突然，邢紫衣一聲狂笑道：「何不請令師者，與老化子見一面！」

「見他作什！」

半空中傳來了一聲極清勁的語聲。

「你是何人！」邢紫衣是面色微變。

「要命的閻君，勾魂的無常！」

解仁恭面色大變，他是一拍手，而四條身影飛起，向發聲處撲到。

不想，就在此時，東角長窗，無風自開，而一股極勁的朔風吹入，將那錦帘也飛了起來，可正好，四個侍婢剛到，就此爲這錦帘一阻。

四個侍婢實具不乏之身手，看出不妙，各展身形，竟然在半空中變招換式。那想到，你快，來人更疾。只見幾點星光閃動，四個侍婢是個個姿勢美妙，側、翻、倒、卸，看來是又展開了難得之變招身法，那想到，四個侍婢一落地，却再也不能站起身來了。

而錦帘已卸，只見東角站定兩個，面

帶愁容，一身莊稼人打扮的漢子，手中，却各執一柄青光閃閃的長劍。

邢紫衣一見兩人，不禁心頭一凜，他認得這兩個莊稼漢，正是宮中侍衞兩個首領人物，失踪江湖多年的玄牝雙劍煞！

這兩個莊稼漢，非但劍術超羣，更且一身好功夫，精擅七曜神光訣，出手如電，行動似鬼，人稱殺人於無聲，傷人於無形。在其劍下，也不知有多少江湖好手，變成了寃鬼……上次在京中，邢紫衣如果不是爲袁崇煥所勸阻，他就可能與這一對劍煞拳怪碰了頭。

邢紫衣算是想明白了，所謂有緣千里來相會，哈哈，避得了今天，你就難走得過明天，要見面的，始終會見面，自己如果下盤不失，以一敵二，即使落下風，想必，憑仗自己的風虎雲龍十九式，大可一鬥，現在，只有等死的份。

解仁恭是面色不變的道：「原來是林家兩位前輩！」

「解仁恭，你還有什麼事未做的！」

「你們說什麼？」

「我家老大，叫你辦妥後事！」

「什麼？」

「問你自己，吃裏扒外，你好大的狗胆！」

「不，兩位前輩，不是我胆大，相反的，正是我的胆小，我這才落到如此地步，前輩，你讓我說完，想我乃是奉組織之命，聽命於他，兩位想必也明白他之爲人，他之本領，能耐。解某是他手中的籌碼，甕中之鼈，我怎敢對他有所……違抗，可是，我還是左推右延，我實在是逼不得巳！我這才說出來，兩位前輩，你們神目如電，你們當可諒我苦衷！」

解仁恭不像個飄然有出塵之概的古仙人了。他簡直是個貪生怕死，猥卑可憐的小人物了。他只求平安，他只求活命，其他，他是要怎樣卑鄙，就有這樣個卑鄙，低聲下氣，搖尾乞憐。

這一對劍煞是冷靜的，脚步微移，對邢紫衣看了一眼道：「起來！」

「哈哈哈——」邢紫衣是一陣狂笑道：「兩位，難道看不出我的下盤巳廢了？」

這一個回答，令雙劍煞有些愀然——

大凡有眞本領，眞能耐的人，越是看重聲譽，越是尊重對手。

邢紫衣是一代的帮主，他有着極大的聲譽，再說這天下第一大帮的掌門人，實在不是個等閒之輩，徒負虛名者。那想到，他會失陷，他會下盤被廢。

兩林以爲有場激戰，那想到有如此的變局！本來，此地溫暖如春，現在，窗被打開，朔風隨入，加上有了四個尸身，而雙劍煞又是面挾嚴霜，此地的氣溫驟變！

尤其是兩林的劍芒吞吐，四目如電，這六道寒芒，竟然將此地的空氣凝結，凝結，凝結成了冰……

解仁恭的誠惶誠恐醜態，越發增加了三分的寒意，就是邢紫衣，也有着心灰意懶的感受。因爲，他巳感到，朝廷不會放過自己，今晚，是他的畢命之期。誠如那個無形師主所言，他死，丐帮也得完……

丐帮的伏擊

朔風呼號中，那個化子正在叫——

奇怪，他那會有這樣的衷氣……叫不停，叫不完？

唰唰唰——唰唰唰——有人步聲——

天色巳越來越黑……可是有一羣白影在蠕動……並且極快……極齊整……

「凍死啦，冷死啦！」化子在叫。突然，化子又叫了一聲：「該死啦……」

在那些白影走進大街之時，小巷曲徑中，突然出現了十來團灰影……全是化子。啊！化子在此開會不成？

灰影與白影糾纏在一起了——

「好大胆的化子……」

「好狠毒的錦衣衞……」

原來，來的是京中臭名昭彰的錦衣衞，而化子們就是埋伏在此，等候他們的！

爲首一個錦衣衞，一開口，顯出了些鷄聲！再看一看清，一張滿佈皺紋的臉，下巴却是光禿禿的，是個老公公，什麼？還有廠衞插手……

不錯，這批錦衣衞，乃是京中皇帝直屬，宮內龍、麟兩班的好手。可是，明朝的皇帝——尤其是末代的皇帝，他們誰也是胆怯、糊塗、昏庸、多疑，皇帝是誰也不敢相信，那怕是朝中的股肱，所謂心腹之大臣。在皇帝的眼中看來，不及一個太監……

所以，鐵龍、神麟兩班的主持者，是個太監，他叫馬遁。

別看這個閹奴，就因爲他先天被閹，到助成了他習武的心願。他是唯一的，習成宮中秘笈，六甲神罩的一個。今晚，丐帮巳埋伏在此，襲擊羣奸……可惜，消息有誤，就算丐帮子弟，爲了脫身急難，奮不顧身，這幾個丐帮弟子，看來，極難全身而退……

馬遁在看清了形勢，一聲令下，他們可是訓練有素，十三人立即圍成了一個圓陣。

那個高聲哀叫的化子，正是此地的主持人，鐵丐花繼白。一雙鐵掌，一套鐵指禪，爲丐帮不知立下了多少的辛勞！今晚，爲了解救老帮主，他巳打定了主意，那怕死，也得解決了這批廠衞，然後，冒名混入兩儀莊！

邢紫衣在兩儀莊中，而兩儀莊中，有奇門陣法保護，不得莊主默允，那就是難入莊中半步……

他們得解決這批人，冒充這批人，進入兩儀莊。

鐵丐花繼白是首先出了手。但見他雙掌一揚，人如獵豹般的，一躍而入！剛巧，廠衞們在移動位置，喀的一聲，花繼白首先與一廠衞對了一掌……那廠衞的掌力不弱，可是，看來，此人並非以掌法稱雄。因此，他在左手一揚，一道二尺來長的烏光，巳向鐵丐之手腕砍下！

鐵丐是出手快，心思更快。一掌相抵，一掌未下，烏光斫來，他是一個翻身，而一掌變指，向烏光平面點去，那廠衞之烏光，如果爲其點中，勢必門戶不穩！花繼白的第二招鐵指禪，就得進了門……

那想到後面突的悄沒聲息的，來了股勁風。並且，封的正是花繼白的數檔要穴——花繼白知道來人，乃是個極厲害的對手。看得既準，而擊得更狠。他是不得不放過那個廠衞，身子一小，一個「斜渡天

」，人似流星飛掠般，掠出圈外……不料，對不起，一股巨大的攝力，已將其封住扣住。花繼白是運勁迸氣，反掌阻架……可是，一回頭，眼前只見一張滿佈皺紋、目吐陰狠光芒的臉……

馬遁的六甲攝靈手，一招得手，將個鐵丐攝入了自己的禁圈之內，見花繼白反掌來阻，他是一聲冷笑，左手一翻，喀的一聲，花繼白如此狠勁的鐵掌，竟然不及對手一翻之力。腕骨一陣刺痛，分明腕骨爲對方震斷，他是一聲怒吼，翻身想撲上前去，與這個老閹奴，來個同歸於盡，身形未動，而胸前已有極强之勁力壓來……尚幸左側傳來一股旋勁！將馬遁所發，用以擊殺花繼白的六甲力一旋一卸，花繼白久經戰役，見事極快，乘勢一退一擰，抖手又是一枚多年不用的鐵蛇錐……幾方一湊，才算保住了他的性命。不過，也已驚險萬分了。

再看出手來攻自己的，竟然是丐帮中第一長老祁嘯月。花繼白心中一喜，以爲有了這位大長老的出手，還有什麽可以担心的。那想到，細看形勢，心中陡然的一震！爲什麽？原來，祁長老是鬚髮戟張，看來神威凜凜，但是，那個沒鷄巴的老公公却依然神定氣閑！雙目却是湛然，不怒而威，顯見的，高出了祁長老一籌……

現在，已形成一塲混戰，除了馬遁與祁嘯月是一對外，餘下的，可算是羣毆衆鬥……花繼白越看越心驚，因爲，這十二個廠衞，個個有不凡之武功造詣。丐帮尚幸人多，否則，極難拉成個均勢。

尤其是兩個錦衣少年，一對判官筆，穩、勁、狠、準，幾個丐帮弟子，爲他倆筆打，點穴的，一瞬時竟然倒了六個……花繼白明白，自己左腕骨已斷，只剩一隻右手，如果以一敵二，不，那怕以一敵一，自己也多半得落下風，好在自己人多，去帮助他們，拾奪了這一對判官筆後，看來可以打破個缺口……

可是，再看看祁長老，他不禁心神大震……

現在，唉，實在是並沒躭擱多大時間，而祁、馬兩人，分明已到了拚輸贏，爭勝負的時刻了。

祁長老已展開了威震江湖的四龍掌。每一掌的發出，脚下踏的是五行步，而掌分陰陽，互盤互旋，互生互化，至於馬遁是雙脚不丁不八，身微挫，目微睜，而雙掌一發一合……分明是個手捧混元的姿勢。而六甲乾靈炁，貫串全身，祁長老如此厲害的，陰陽來復之出手神招，於是爲馬遁的搖肩卸勁，就在爲他微微一點、一彈、一崩、一撥而走了歪路……

馬遁雖越來越沉着，越來越威嚴，祁長老則一掌比一掌重，一步比一步緩……

花繼白却心中有叫不出的苦！他不是個無知之徒，更不是個下三流，無名之輩，他有眼光，他有閱歷，更具經驗，他那會看不出，祁長老雖說出掌發招，轟轟發發，神威驚人，但是，常言道得好，陰陰者絕，炎炎者滅。越是雷火風厲，越是容易消竭……祁長老，看來決不是這個老太監的對手……

花繼白是個極具心機，更具忠肝義胆之人。他怕祁長老受挫，幾十年盛名，到頭來爲個閹奴所破，這太不值。因此，他是再不怠慢，身形似箭般，向這兩股勁風糾結之間突入……

花繼白却是一念忠誠，不顧生死而破圍而入。可是，他太忽忙，也太冒失，試想，在兩個絕頂高手較量之下，在他們的四週，可以說，誰也有着護身之神炁。又何況拳勁之鼓盪，出手的相激，兩人週圍，根本已成了個無形禁圍！除非你有足以强抑兩人功力之總和，否則，外人入圍，勢必爲兩人的勁力絞殺……

花繼白只求助祁成功……他是甘願成仁……那想到，他功是不能助祁成，自己却以爲馬遁所抖出的六甲乾靈炁所傷——祁長老是借得花繼白的衝圍，他硬生生的一退步……自己的大四龍掌算是撤過一邊。花繼白却已胸口一下重擊，直撞他五臟六腑抖了亂那樣，一股鮮血噴出……花繼白却是依然記得拚命，抖手又是七點黑光，向馬遁七穴釘去。

馬遁是一聲冷笑，手掌一抖一翻，只見他極洒脫的抖起一股勁風，宛如隨手寫了一筆草字……而七點黑光歛處，花繼白打出的七枚鐵蛇錐，已讓馬遁用極佳妙的手法，收去了！

花繼白再也無法支持，一齊跌翻在地，一陣昏迷，令他神智微亂，而七點黑光，已挾極狠勁之力而臨，花繼白現在是只有等死的份了——

一連串的錚錚聲音，而花繼白自己依稀感到有人抱住了他……他微微的嘆了一口氣，他鬆了神，他睡着了，不，該說他昏迷了——

馬遁却已看出了不妙！因爲，又多了個老人……而這個老人看來是如此的慈眉祥目，却又如此的丰神挺秀。雖然他穿了一身僧服，依然有着一股領袖武林之尊嚴之態！

馬遁爲此老之聲威所懾，不過，他却是個足智多謀的人物……他明白，他該走了……

事實上，丐帮弟子這一仗是因爲消息的失實，而屈處下風。這些看來皇宮中的侍衞，那想到，個個有着不凡之武功，他們十三個人，依然是十三個人，除了有一二個受了些傷外，根本說不上損兵折將……可是，丐帮弟子却死傷不輕……

馬遁想走，現在眞是時候，因爲，新的剛到，尙未看清形勢，借此時機，突圍而出，那麽，大有可能，趕到兩儀莊，扣捉那個皇室之大患，丐帮的帮主邢紫衣入京……

因此，馬遁是一聲暗號，就見有人一揚手，抖出了幾枚火星。衆人稍作迴避之時，只聽得炸音四起，而一股股濃烟平地升起……好，丐帮中人大呼大叫中，有的怕中毒，有的叫追殺。可是，濃烟四佈中，他們誰也不敢盲目出擊。待得烟消霧散了，馬遁與那些廠衞也不見了。

這一次的伏擊，是澈底的失敗了……

當花繼白醒來之時，他只覺得四週是一陣陣的寒氣，直襲他心頭，他翻身坐地，原來自己是躺在一個破莊院中。抬頭一望，見破窗檽外，有雪花飄飄……下雪了，他嘆了口氣——

但是，他立即想到這塲伏擊。他手一

動，左腕骨一陣劇痛，令他記起了那個滿臉皺紋的太監來。他唾了口唾沫，低聲咒罵了兩句，而一個三袋弟子在他的面前出現！

「花大哥……你先喝口酒！」

「不，我，咦，只有你我兩個？」

「還有幾個弟兄，在門外守哨！」

「這兒是……」

「袁家祠堂。一座破祠堂。哼哼！先代出了幾個高官，大員，起祠堂，豎旗桿，唉，現在，瞧，成了咱們化郎的起居，狐鼠的巢穴……」

花繼白懂得那小化子的言中之意，這樣的天色，這樣的世道，人，實在想不出有什麽值得興奮的事，可以提出來數說數說，這樣的天色，雖容易令人具肅殺之感，消沉之情的啊……

可是，花繼白却依然記住着，如何混進兩儀莊的事。在他心目中，唉，帮主的性命事大啊！

「祁長老呢……」

「到兩儀莊去啦！」

「啊——什麽？」

「花大哥，你是担心他們走不進兩儀莊？」

「唉，小兄弟，誰不知兩儀莊是出了名的八卦，陰狠……據說，這機關消息，奇門五行，可以說，不熟悉莊中佈置，不獲得莊中人的允許，誰敢擅自闖莊？眞的如此，非但是寸步難行，簡直是動輒有險啊……」

「可是，韋老前輩他看來——如胸有成竹……」

「唉！韋老前輩，他……」

「花大哥……你就別再担心了……非但祁長老他不至於那麽傻。就算陸長老，他也不至於毫無所見而貿然的闖向兩儀莊啊！其實，如果不是因爲花大哥你……」

「我——」

花繼白是個玲瓏剔透的人物，他那會不知道，爲了自己受傷，因此，由祁嘯月吩咐，安排，幾個丐帮弟子作其守衞。甚至於，暗中還留下一二個比自己更有身份的長老，作爲監護人。可惜，帮中弟子，那一個不服老帮主，自從前帮主中伏帮主仙逝，丐帮爲了爭這帮主之位，少說，也爭了七八年。直到邢紫衣出現，這才算有了個眞正的帮主——

邢紫衣非但代丐帮作了不少事，積了不少外功，更且將帮中叛徒，隱名的兇煞找出，目下的四長老，三護法，如果不是邢紫衣的捨身出力，那麽，四長老，四護法至少得毀了一半。雖然邢紫衣拚盡全力，再加上長老、護法的及時醒悟。可惜，他依然無法將第一護法的元去邪保得安全。可是，這一仗，苦戰鴛湖，血濺雙陵，却實在令丐帮中人感動，邢紫衣被推爲第廿二任帮主。

丐帮弟子視之爲天神。

就算長老、護法何嘗不視爲一帮之福星。

因此，甘心爲帮主而死的，大不乏人。但是，爲了自己，却令那些滿腔熱血的好兄弟們！他們是變成了後防人員……

花繼白心痛萬分，因此，他恨自己的不長進，恨自己的狂妄，他越來越感到，此地太冷了，冷得令他簡直無法自制——

秘魔七星

此地依然是錦茵綉褥，爐火熊熊，不過，却有着一陣陰森之氣氛，這雙劍之劍芒，這兩人四眼之目光，注視着這個衣衫襤褸的老化子。

突然，多了一個滿面皺紋的老太監。

解仁恭不禁面色大變，因爲，這一對劍煞的出現，還可以說，他兩人曾經來過。而兩人既是江湖上劍術名家，人稱殺手第一，那麽，見多識廣，至於過目不忘，看來是大有可能。可是，這個老太監，這實在令人心寒。解仁恭是從未見過此人，更何況，能直闖重穴，自己，這座兩儀莊，號稱一步百險，那會如此輕易爲外人闖進……

有人洩底？誰？

自己非但仗兩儀莊之奇門八卦佈置，拱護自己，還有那多的高手呢？

此地乃師者之重要分舵之一啊……他根本也埋伏有不少壇中之好手。

再一看，前，後，左，右，四方四角，有三個白衣人站立着。

解仁恭不禁心灰意懶，看來，自己已爲人所賣，不過，賣自己的人……他心中想到此地，一陣劇痛。

「好了，林老前輩，看來，我已走到了盡頭，現在，在列位之前，我只是個可憐的叛黨而已。」

老太監是陰森森的接口道：「解仁恭，你不必太消沉。那個九頭毒龍，果然有了反叛之心，而你，哼哼，諒你也不敢，剛才，你同老林的說話，咱家已聽得清楚明白。就憑你這一番說話，再說，以前，你也的確有功無過，好吧，放你一馬。」

解仁恭聽言心放。

「可惜，這兒該放手啦，我說孩子們，該走了。」

這個老太監正是馬遁，他在發號施令……此時，從兩旁走來了三個白衣人，他們身法如一，輕靈有姿，看來，是對付邢紫衣的。

就在三人走近這張矮几時，一蓬精虹，又密又亮的，向三人投到，三個白衣人，算算是閹奴的手下，廠衞，狗腿子啊，不料，個個具不凡之高手，光影現，而三人是不知什麽一來，手中各各多了一具銀光閃閃的單面戟。一注上，一注中，一注下！銀虹抖起三個弧形，好，就此將這江湖成名逾百年的，天喪針消滅殆盡！

但是，這兒針影抖飛之際，有砰訇，喀喇之聲，只見七個金甲武士出現，解仁恭一見七人，心中大爲緊張，心中明白，師者果然伏有能手。這七個金甲武士，眞是師者手下的七員猛將。

照道理，人爲金甲所累，走動就得十分累贅，那想到這七個武士，非但若無其事，並且，每人手中所持的，全是重兵刃，有金剛杵，有降魔金幢，有烈火法杖，有月牙鏟，有鑌鐵戒刀，七人七寶，跳躍似飛的，已向那三個黑衣人捲到。

黑衣人手中的單面戟也算是重兵刃，可是，三人才與方便鏟交了一手，三人立覺得手臂發麻，這就知道，這七個人是膂力驚人。

東角飛來三人，兩對判官軍，一條混天綾，短兵刄是險象頻生，軟兵刄則婀娜多姿！分明，加重壓力，以柔制剛，以短陷長。

那想到七寶武士，乃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七武士天賦異稟，力大無窮。在卅年前，為魔敎唯一長老，收為門下，本來長老想煉魔敎中的九天邪魔大陣。可是只有七人，缺了兩個主魔，再說自己已天限已到，老魔只能嘆了口氣。不過却代七人，祭煉了七件魔敎武器，就此之後，秘魔七星，就算在西域間，得了大名。

七人天賦異稟，又加上老魔的訓煉，越來越變得不通人情，老魔坐化，七人不知憑仗本身之能，出闖江湖，反而是坐守崑崙北山，天魔峯，秘魔嶺頭。

不料，在五年前，他們下山了，誰也不知他們，那會下了山。更不知，他們的來龍去脈，但是，七魔星是殺了不少人，也降服了不少武林門派。不過，眞正的事蹟，全讓那個無形魔頭所掠，而少人提說他們七人而已，可是，在無形魔頭的左右，他們可不會不清楚這七個兇星！

解仁恭就是其中一個。

而最可憐，最焦急的，也是他。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該倒向那一方面！

喀喇喇！連下來是「嘩」的一聲長號，只見一條黑影被擊出！正是三個執戟人中一個，不知什麼一來，為一法杖攔腰擊出，這一杖的功力，可說是重逾千斤，而偌大一個軀體，連兵刄帶人，被橫擊出老遠。這一股下墮之勢，更大得驚人。

可是，那兩個劍煞中，只出一人，青光一點，而長劍已搭住了那白衣人。好功力，只見他長劍一沉一浮，一降即升，嗨嗨，偌大一個屍身，竟然平臥在他長劍之上，那老人看了一眼，沉聲說道：「好凌厲的神力。」

十二個白衣人，只剩下十一個，而十一個人在圍攻七秘魔，是啊，該是人多圍人少的啊，可惜，才只幾個照面後，形勢大變，變成了人少圍人多了。

秘魔七星實在功力精湛，並且，在老魔之多年調敎之下，玄天秘魔，七修神兵所會合而成的秘魔神炁，可以說是神威驚人，就算這十一個白衣人，乃是宮中廠衞之將出人士，却也讓秘魔七星，圍住在秘魔七修神炁中，懨然無生氣了。

十二個一流好手，現在只剩下十一個，是雙筆，雙戟，四鐧，一綾，雙刀手，勉勉强强的，佈成了個五行六合陣法，苦苦支持，但是，明眼人誰也看得出，時間越長，這十一個人的危險越大。

馬遁對雙劍炁看了一眼，林希凡，林希庸兩人是點了點頭。

馬遁這個看來不起眼的老太監，竟然有這大的權威，竟然可以指揮雙林——老實說，武林道，尤其是成了名的，有眞實力的，他們誰也不甘人下。除非，你的武功眞的高出他，如今，這就可證明一件事，馬遁他實在有不可深測之武功在——

雙林是必須加入戰圍，而馬遁他還得監視着當地。那怕有一絲一點的漏洞，他必須出力墊補。

雙劍煞是身形動，快！也實在快得離奇，可以說，人的眼光，根本跟不上他們的出手！雙劍抖起，而抖起了十四朶星光！也等於說，兩人已經連向七星發了兩招，並且，這兩招是快，疾，詭，變的致命招。

秘魔七星是樸實的，粗野的，但是，這出手，發招，功力，神炁實在是高人一等，尤其是七人相聯，心意相通的七修魔炁，凝結成一道堅韌無比之防禦網，普通的出手發招，他們根本不在心上。

但是，雙劍煞的長劍，竟然挾無比之勁疾之力，直透魔炁。七星心中齊同，來的，竟然比十一個人聯手更可怕的能手。即使如此，也只有三人使法牌，戒刀，金幢，在遊行之時，各出神招，一阻一擋！雙林如此狠辣的十四式，就讓三星阻殺。

不過，即使三星能阻雙煞，却也不得不全神貫注。因為，雙煞之劍招宛如水銀般，見縫就鑽，遇隙即入。並且，即使七魔個個有金甲環護，由於雙林的劍招，挾一股既怪且厲的勁風而來，七魔個個感到，這股勁風玄炁，自己的金甲極難阻遏，一個不巧，金甲被毀，那就大為不値。

為了這個原故，七星現在的處境，比剛才大不相同，十一個人在他們手中，簡直是必死無疑，一加上這兩柄長劍，就得令他們傷透了腦筋。

可是，雙林何嘗不心驚肉跳，自出道以來，雙林可以說是，面前無三招之對手，就算馬遁精通六甲乾靈神功，也只不過相互有個顧忌而已，他們誰也不會自己人打起來，因為，雙方全不顧用自己畢生之聲譽，作孤注之一擲，除了相互的顧忌之外，雙林實在沒遇見過强力的對手！而今夜，却讓他弟兄，見到了這七個毫不知名的金甲武士。如果不是龍、麟十一高手的牽制，雙林明白，分分鐘有落敗之可能。

越是怯敵，越是不敢怠慢，越得將本身之最高功力施出，雙劍煞今日算是拚了命，這一部七曜劍訣中，最精密之一份天羅地網，羅喉星光遁法出了手，一瞬眼，只見點點星光，一現即爆，而一個接一個，一個爆完，一個即起，越爆越密，越密越狠的，兩柄長劍，就算是結了一個劍網，將七魔困在其中。

七魔看來圈子越縮越小了——雙林面色鄭重，即使他們明白，越逼越小，那麼，十一個內圈中的廠衞，遲早會變成了他們的心腹大患，不過，七星之武功，實力，既詭且橫，不至於不明白這一點——得小心，可能七星其中有詐，或者，別有殺着。

雙林不愧為江湖上能手中的能手，即使勝劵在握，依然不驕不疲，全神貫注。

七魔也眞讓他弟兄估中了，老實說，他們的逼緊圈子，果然別有打算，老實說，憑七人之武功實力，他們根本不懼廠衞，却担心的是雙林的劍炁殺招，圈子縮小，就是有着極狠的反擊之道！

突然，七魔中的雙鈸「鏗鏗」兩聲巨響，而金光嗖然，向外激射而出。別看這兩面銅鈸，却是聲威極盛，並挾極厲的勁嘯而來。

林希庸是劍影縱橫，「嗒」，好功夫，看得既準，拿捏得更穩，如此激電飛虹，聲威顯赫的金鈸，竟然為其長劍搭住。

並且，立即來個借刀還力，金光耀眼中，嗆然一响，先鈸撞後鈸。

本來，應該是雙鈸俱墮，那想到，秘魔七星所擲出之銅鈸，上附秘魔玄炁，也只有林希庸如此之能手，可以借力沉勁，將其黏住。可是，你一擲一甩，銅鈸之黏力一去，秘魔玄炁立即再振，嗚嘩一聲怪嘯，雙鈸飛旋之勁未衰，反向外圍掠去。

林希凡是看出七星有反擊之意，全神監視着，可是，說得遲，那時快，雙鈸出手，林希庸抖勁甩開，而一聲慘叫中，鐵麟衞中的一刀手被帶了出來！

林希凡發覺不妙，長身而上。

又聞得一聲喝叱，一條錦影射出，正是馬遁出手，他到底是旁觀者清，看出七星的出手，已開始向十一個人發難。如果再不投入重圍，以阻來勢，大有可能，龍、麟兩班十二人，一個也保不了。

他這裏斜穿入圍，也還得仗林氏雙劍的牽制，自己更將畢生功力施展，六甲乾靈手，果然不同凡响，為其硬生生的撞入了圈中。而一出手，先阻住了一法幢的重擊，救了雙筆。

可是，一聲極聒耳的叫聲中，「砰訇叭察」，這七個金甲武士可眞厲害，就如七道金虹，向四週彈出，而七道金虹斂處，只見七星已長聲狂笑中，向外投去，一幌無影。

馬遁倏的明白，七武士根本是在誘自己入圈，然後，他們監視之人一去，立即不再戀戰，而借機發難，奪圍而出，如果馬遁不强闖入圍，七武士即使走，也得留下一二個武士在此，當然，龍、麟兩班之廠衞好手，勢必喪亡殆盡。

馬遁看了衆人一眼，他以為這筆賬算得過，既然放得了自己的手下，讓七個魔頭走了，也就算了，可是，林氏雙劍冷冷的說了一句：「以後，怎樣對付這七個怪人？」

馬遁當然聽得出雙林言中之意，事實俱在，這七個魔星是個硬手，以後，可能會給與自己組織較大之痲煩。還有，七武士既已露了相，對了面，將來，自己的組織中人勢必有人傷在他們手中，自己表面上看來，保全了十個，現在只有十個了，以後，可能損失不止十個，但是，扣住了邢紫衣，毀了丐帮，至少，可以調動餘力，與七魔武士鬥一個勝負成敗。

但是，他愕然了，當他想到邢紫衣時，他這才發覺，邢紫衣失了踪。

在場人個個是江湖上有名的能手，可是，誰也沒看見，邢紫衣是怎樣走的。

「解仁恭，你可曾看見？」馬遁是十分和氣的詢問着。因為，他們全神在如何爭勝比拚之中，他們念不及此，而解仁恭却是一直像個傻子那樣，一旁觀戰，事實上，他是應該看清了邢紫衣的下落。

解仁恭現在可算是進退兩難，倒向師者，馬遁等人，立即會要了他的命，出賣師者，唉，七武士如此厲害，師者又是神通廣大，他，那能走出師者之掌握，他可算是眞正的傻住了。

遠處突的傳來驚叫聲：「火！火！」

帮主歸來

兩儀莊火勢極猛，燒得不可開交之時，來了一批人，是丐帮中人……他們一心前來解救邢紫衣的，想不到，敵人棋先一着，火焚兩儀莊，走一個乾手淨脚。

祁長老是呆住了！

武林名宿韋釋玄何嘗不心事重重……

突然，在遠處傳來輕舒的車輪聲，馬蹄聲……

雪夜，朔風凜冽，還有人這好的雅興，來個乘雪出遊？這些老江湖誰也不會相信，分明是別有打算，因此，個個提高警惕之念。看着這輛大車，到底是什來頭？

越來越近，這是輛極考究的大車，雪光返照，更顯出此車之耀目光華，而車轅上坐的，是一個十分俊秀的少女，韋釋玄一見此女，心中一凜，這個不正是殺人於無聲無息的……

突然，他閉住呼吸，老江湖到底與衆不同，他不怕這少女，他怕的是這陣香霧……可是，少女却在笑，笑得挺歡：「老爺子，又見面了！」

「這……」祁嘯月等化子，首先有些愕然。因為，少女看來，除了清麗脫俗之外，並無特別之處。為何少林名宿，一代長老的韋釋玄，神態如此緊張……

「老爺子，唉，如果我想對你們不利，那麼，就算你閉住了呼吸，這些人又怎辦，再說，我能殺人於無聲無形，我當然也有辦法，令你們防不勝防。」

衆人更加的騷然起來了！

什麼？這樣個少女，口出大言。她是誰？她是武林至尊？殺人於無聲無形！簡直是不可思議！

可是，韋釋玄的神態是凜然的……看來，他毫不放鬆戒備，這就間接的說明了，少女，是有這種能耐！

「唉！你們這批化郎，來幾個人，將你們的帮主請回去吧！」

丐帮子弟聽了越加閧然了，帮主？請回去？

而車廂門一開，雪光迫照下，看得清楚明白，果然是邢紫衣。可惜，他是神智昏迷的……祁長老那敢怠慢，身形一動，先得扶住了邢紫衣……

突然，馬嘶聲中，少女是格格一聲輕笑道：「老爺子，只有你比較清醒，記住了，陰謀層出不窮，狡計連環相扣，小心了……」語聲才畢，鞭聲淸脆，急驟馬蹄聲中，這輛大車向前竄出……

但是，丐帮弟子早巳築成了人牆，他們為了帮主，他們敢於將血肉之軀，來阻攔這輛大車。因為，他們看到帮主神智不清，他們以為少女害了帮主，又來示威。他們得拚命……

但是，少女的鞭聲响，駿馬揚蹄之時，而大車中突的激射而出，幾道彩色粉霧，羣馬只覺得一陣酸味刺鼻，而兩眼莫名其妙的，為眼淚所佈滿。個個是下意識地抬手抹淚，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變動，就此令阻攔之行動，慢了一慢。而少女駕馭術極佳，韁繩幾個抖轉下，這輛大車，就如活了一般，竟然像神龍擺尾般，幾個扭曲、轉彎，好，突出重圍，在雪地上，一幌即過……

韋釋玄是剛剛聽完少女之說話，一見如此之情形，事實上，他也希望問個清楚明白，故而，身形一動，好個韋釋玄，身

子就如大雁御風般，大袖幾個飄拂，人已迫上大車。他剛想跨上車篷，落下車轅，阻止少女時，車廂中突的飛出一手……手指微彈之下，幾絲令人驚駭的勁風，直透韋老之前門……

韋老是一個「神龍三現」，左手環，右手扣，可是，人在半空。還有，這彈指玄烝，實在淩厲可怖。韋老是硬生生的一止身形，半空迸勁，三個大波浪抖出，神龍三現一招算是擋住了對手的鐵指玄烝。

韋老是看清楚了，這鐵指玄烝的主人是個女的，他實在不明白，江湖上，幾時出了個如此厲害，而又形踪詭秘的女子來！出手時，有些是光明正大，有些却是陰狠詭異，有些是眞功夫，有些却又借用毒香惡散……

此人是誰？

「若不是近年，我們見得多，看得清，哈哈哈哈……老爺子，你早已死了幾次了……」

是少女的笑語聲，而大車已沒入了暗處，但笑聲依然盪漾在這個雪地長空中。

有多少人莫名其妙的哭了陣。至少，這股酸味，令丐帮子弟流了淚，待等他們哭完了，車子也不見了。還有，架也打了一架，可就是誰也想不出，這少女是誰。車中的女子又是誰？

邢紫衣是醒來了！他運勁，他坐地吐納，突然，他噫了一聲！

「邢帮主，你什麼了？」

「呃！韋老居士，你也來了！」

「我那能不來？」

「嗯！這就好了！可是，這件事，我可弄得越來越糊塗了啊！」

邢紫衣這才說出了他的前情——

他的下盤被廢，是拜顧阿泉之所賜，但是，他想不到無形魔頭會放過他……

「這實在是值得感激之事啊！」邢紫衣說，因爲，如果他一死，依他的觀察——實在，這一場惡戰，他是看得十分清楚——這些人，如果聯合一起，毀了丐帮，是大有可能。就算馬逭這一批人，也有足够之實力，乘丐帮羣龍無首之時，趁機出手，而一舉殲滅之……

原來是朝廷之旨意，衆人恍然有悟！

但是，無形魔頭爲什麼在這個關鍵時刻救了自己！

爲了袁崇煥？爲了天下老百姓？

想想是順理成章！可是，無形魔頭那會如此的好心，有人說，另有陰謀……

當邢紫衣爲七武士救出時，他們來到了個陰森森之山洞中，邢紫衣只覺得山洞黑得可怕，然後，他聽得七武士的語聲，在與人商議着，放邢抑或殺邢之事……

當時邢紫衣之下盤尚未被解穴，他，可是只能暗中咬牙！可沒半點還擊之力。

「我們爲了他，既然已得罪了當今皇上，說不得，只能與他拚鬥到底。殺了邢紫衣，決非免禍之道，相反，更令昏君可以擺佈我們……」

「師者之意，放了此人？」是七武士中的人在問話！

「至少，昏君得留意丐帮之動態！」

就這樣，七武士放了邢紫衣！

邢紫衣還想與那個所謂師主者，有所說明。可是，師者已經走了，邢紫衣始終無法見到，此君之眞面目，當然，師者是不願顯示他的眞面目……

然後，七武士也走了，邢紫衣算是得復自由，他走出山洞，發覺在下雪……

來了一輛極漂亮的馬車。一個少女駕的車，當她一見邢紫衣時，她的面色微變。邢紫衣這才發現，有不少車轍路迹，分明，這輛大車已兜了不少圈子……

少女見了邢紫衣。她是微微一笑道：「邢帮主，您好！」邊說，她已將馬制住了。

邢紫衣並不覺得有什好，不過，他得掏一掏這少女的來歷！

「老化子有什麼好不好？只是姑娘却稱呼我爲邢帮主，分明，你是有所爲而來的！」

「嗯！我們是有所爲而來！」

「來作什？」

「殺人！」

邢紫衣一聽此言，心一凜。可是只見少女的面色十分冷靜，殺人兩字出口，顯得自自然然的。看來，殺人非但殺慣了，慣得幾乎不當作一回事了的……

「殺我？」

「唉，邢帮主，本來，我們也眞會亂殺人，現在，却不至於如此……」

這話中有意啊。本來，邢紫衣也眞能讓她殺了呢！老化子心中已有不滿。但是，老江湖是有着與衆不同的忍耐性的……他冷靜望着少女……

「我們想殺那個惡魔……」

「你說什麼？殺那一個惡魔啊？」

「放了你的那個惡魔！」

爲什麼要殺他呢？老化子實在想不出個道理來！

「因爲，這是個令人可恨，又可怖的惡魔！該死啊！」

邢紫衣有些忍不住了，一則少女太不把他當作個老前輩。二則，少女的說話，漸漸的像在訓斥邢紫衣了。更重要的是；她不說出個眞正理由來，只是口口聲聲殺啊殺的，邢紫衣心中在打算，姑娘啊，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而你又究竟能殺得了誰？

「唉，可憐！」少女突然一變語氣，說老化子可憐了！邢紫衣那會明白，自己又可憐在什麼地方？

「單純，天眞，唉，也眞不知江湖上這些人，在攪什麼鬼！是他們有目無珠呢！還是——」

老化子簡直讓這少女氣得噴血。少女分明在罵老化子他是個浪得虛名的糊塗蛋了。試問，他能受得了不能？邢紫衣是一聲怒叱，身形動！不料少女却是一聲斷喝道：「你明白了沒有……」

邢紫衣莫名其妙的讓少女一阻。他幾時明白過？他實在是……稀勿弄懂啊……

「你的三焦脈如何？」

啊，那會突然的問起這個！可是，呃！邢紫衣心中一動，三焦脈穴，有些痠痛！奇怪，自己滿功滿烝，任何一個穴道，除非爲外力所侵，而落得個氣血被阻……可決不至於有痠痛之情形出現的啊……

「你明白了沒有？」少女又再問……

「這！算什麼？」

「有人施壞，在你身上種下了一些禍

根……」

啊，邢化子見少女滿面的不屑，不在乎，且又夾雜幾分可憐自己的神色。試想一個有名的前輩，他能嚥得下這口氣。受得住這樣個奚落。他冷冷一笑，左手一掙，右手一揚，一股陰陽交加的勁力，向那少女搧去，邢化子的神掌，號稱天下剛猛第一，今晚，心中有火，再加被陷多時，滿腔憤怨，借這一掌發洩……眞可說是力能擊龍斃虎……

那想到少女是格格一笑，身形似朶雲隨風般，向後貼着車篷而滑出……老化子却覺得一股極細極陰的勁風，直透自己如此厲害的掌風所築之勁圍……

老化子心一凜，神一顫……咦，什麼？這一股陰勁，竟然如勁劍露鋒般，長驅直入，還想廻掌變式，對不住，心中一陣煩燥，雙目一陣黑……他，這個丐帮前人，莫名其妙的爲人偷襲所中，而昏死了過去……

但是，現在，他却明白了，自己果然是個狂妄自大的粗胚……憑什麼自命不凡？憑什麼如此的輕視他人？而結果自己吃了個生平未有之大虧……他讓人，人面不見，而一招指暈……

但是，三焦脈穴好似通行無阻！難道，這少女，這車中人是好意！

韋釋玄是聽明白了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他所謂是旁觀者清，又何況，少女一再提訐，陰謀層出不窮，狡計連環相扣……還有，老化子的三焦脈穴痠痛！突然，心中宛如電閃一般，韋老他開了竅！他沉聲對邢紫衣道：「邢帮主，我們全受了人家極大的恩惠了啊！如果不是她，或者車中人，那麼，你的功力勢不會打了個極大的折扣……」

有理！邢紫衣也有恍然大悟的表情！

「這車中人的功力不弱，可是，也不見得在你我之上，不過人家是有備而來，而你，又爲人封閉了一個要穴……可是，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還有，這無形魔頭，到底是好意，還是別有奸計？……」

韋釋玄是難以猜度出個正確答案來。

那一邊，祁嘯月巳將顧阿泉推了上來……

後面還跟了個少婦，正是解雲嫣！

邢紫衣一見顧阿泉，老化子不禁心情大震……

「阿泉！」聽得出，邢紫衣的叫聲啊！充滿了痛心，怨恨！還夾雜着萬分的親情！到底是他生平唯一的門徒。一個在他認爲可傳衣砵的弟子，而今……唉！本來英挺而朗然的面容，變得了灰頭黑面！雖說，他是個化子的打扮，一直來，化子的風塵色，掩不住他的俠氣。現在，他變成了個什麼東西？

「你……好狠毒的心啊！你非但打擊了個老人，你更將他的用世之心，打了個消失殆盡……你爲什麼？你這是爲什麼啊！阿泉……」

老化子眼中有淚，阿泉何嘗不痛心疾首啊！

處置叛徒

可是，當顧阿泉看到解雲嫣的身形時，他變得萬分的自然……而眼神中所吐露出來的，滿是種愛，一種筆墨、言語所難表達的愛！

解雲嫣可看到？當然看到，可感動!?解雲嫣可以說，自出娘胎，從不知足。一直以爲，上天對她不公，令她不能滿足……但是，今天，她讓顧阿泉的眼神，刺穿了她的心，而令她顫抖，令她激動……

但是，阿泉的說話，眞誠而懇切……毫不作僞，而這些說話，就如重鎚般，一鎚一鎚的，打在雲嫣的心上……

「師父，我是個不肖的子弟，我有負師門重恩。但是，我不後悔，即使師父依門規，將弟子釘封、或者凌遲，我承受，心甘情願承受。師父，我聞：長者之愛小輩，無所不用其極。師父，我只求你一件事，放了她……只要她平安無事，我就算歷盡千災百刦而死，我也死得瞑目，因爲，師父！我在她身上，懂得情與愛……」

「不——我騙你的！」解雲嫣她說了良心話……

但是，顧阿泉却是如此的眞戎地對雲嫣道：「別爲我解脫，雲嫣！我只求你——平安無事……」

「不，」突然，解雲嫣宛如發了狂那樣，她步履不穩，直到如今，她的穴道未解，掙扎着跌跌仆仆地向邢紫衣走來……

「我們用移魂法，奪情丹，我們……施盡了卑怯無恥之手法，我……們……才算將他……引入了網……我們騙他……不會對你——老人家有害，更可能有利……他是個自命不凡的英雄人物，他就此中了計……邢帮主，眞……難道，你們不想見見那個無名，隱形的對頭……」

解雲嫣突然豁出去了！而衆人轟的一震。除非是江湖的混小子，稍有頭腦的，立即會明白，也必須相信。目下，打探那個隱名的魔頭之最佳辦法，是由他的內部中去掏摸。解雲嫣之父親，江西武學世家，金叉銀彈解仁恭，既然是此次陰謀對付邢紫衣的主者，那麼，從他身上一定可追出這個惡魔來……

解雲嫣是主要的綫索，如果她能反戈一擊！大可收事半功倍之効！

但是，顧阿泉所犯的是嚴重門規……丐帮之所以能立足江湖數百年，與羣雄相爭相鬥而屹立不倒者，所憑仗的就是帮規之嚴謹。如今，又怎能爲顧阿泉而自壞帮規……

邢紫衣是十分鍾愛顧阿泉，可是，所謂愛之愈深，就恨之愈切！他根本想不到，自己最得意的，唯一的弟子，竟然會如此之卑鄙無恥，如此的陷害自己……

韋釋玄是旁觀者清啊！可是，他對仇天還，蒲氏兩小看了一眼，語重心長的說着：「顧阿泉是丐帮小輩中，傑出的人才，而一個前人，他對小輩之期望之切，愛護之深，又豈是言語可以說明的！即使，這培養的一片心血，授藝的一番苦詣……又豈是說得盡，說得完的啊……你們！現在可親目所見，當比耳聞更實。老夫却希望你們能再思三思，以免稍有差錯，而後悔莫及……」

三小早已爲顧阿泉之事而感到心驚神凜。他們自然而然的，又想到了那個石風姑娘！他們是暗暗叫幸！如果，對方是個邪派要人，如果自己稍不檢點！這顧阿泉可就有了個伴……

以後，可眞得小心翼翼！也難怪，父師再三叮囑，江湖風浪惡……

韋釋玄借機敎訓了三小。可是，他最大的用意，是在代邢紫衣開脫……

他握住了邢紫衣之手，然後，他更邀請了目下所在的祁、陸兩長老！四人在山坳後，揀了個背風的所在，坐在雪地上敍談了——

「邢帮主，不是我在干涉你帮中事。事實俱在，如果不是陰錯陽差，如果不是天佑善人，唉！我也只得這樣說，否則，我眞怕少林與丐帮已鬪個不可開交……

「現在，事實俱在，這裏面陰謀重重，而疑團是越來越多……越來越令人不可索解……

「那個無形魔頭！還有那輛大車……說句老實話，我怕無形魔頭的陰謀，佈置週密，更且令人難測眞相。可是，我更怕那輛大車，她們的出手，她們殺人手法，有正，有邪，有時又近乎魔道！而她們的來龍去脈，她們的眞正用意，我們更是一無所知……

「我們，並非面對一個無形魔頭，我們所該應付的是兩個！而兩個全具有神詭異秘，妙不可測之組織！

「我說是組織，因爲，我相信，一個二個人，絕對不會令我們團團亂轉，而一些也找不出個頭緒來的！因爲，他們對付的，乃是中原的武林道啊……

「老帮主，我不主張你，爲了什麼體面，門規，家法而渾忘大事……」

「韋老兄！你是主張我——與那逆徒講和！」

「不是講和，我不得不提醒你，衞春暉的說話！爲中原武林請命……」

邢紫衣聞言凜然。

「殺一個叛徒，就算帶上個解雲嫣，試問，於事何補？如果眞正的揭發了那個無形魔頭之眞面目，洞悉此君之眞正意圖！邢帮主！你說！此事孰重孰輕?!」

對啊，殺顧阿泉，解雲嫣之事小，又何況，劣行已著，就算爲他們之花言巧語所誘，事後，他們怙惡不悛，試問，這一對狗男女又怎走得出天下武林道之手……

如果，他們知過必改，唉，春秋有言，使才不如使過……犯過錯誤之人，知恥則近乎勇。他們可能比一帆風順者更可靠，更有用呢……那麼，殺了也就殺了，想死後復生，天下那有這樣事？反可能因之而更爲追悔莫及……

又何況，殺了顧阿泉，反而斷了綫，追索無形魔頭之綫……

聽韋釋玄的說話！並不是一個無形魔頭，還有個更具神秘之謎底，須求解開。那輛大車，那個少女，還有，車廂中分明還有個女子……而女子的出手……更怪，更可畏……

邢紫衣是長嘆了一聲，他看了祁嘯月一眼！

祁長老何嘗不想起，自己一行人，ㄐ擺佈，闖少林。如果不是韋釋玄處事得當，少林、丐帮至少到現在，還不是鬧一個一天風波，而相互殺傷，寃仇苦釋……他感激韋釋玄，還有，目下是有機可乘，可以追出這個陰謀之主者，如果處事得當，這十數年來的武林風波，也可得出個結論來，不至於如目前那樣，糊裏糊塗……連人死在誰的手中，爲什麼死也不知道……

因此，他附和韋釋玄的主意，放過了顧阿泉。不過死罪可免，活罪難饒，逐出師門，開除帮外！這是算作懲罰。當然，如果重建大功，懇還丐帮，那得見事行事，至於再還師門，這，該由帮主決定……

爲了武林中的大事，邢紫衣是勉強允納……

顧阿泉根本不敢多言其他。但是，解雲嫣明白，她們得救出解仁恭……

她相信，解仁恭尚在龍、麟鐵衞之手中，事實俱在，解仁恭是唯一能與自己組織主者見面的人！也只有他能指證無形魔頭者。

但是，解仁恭在馬遁、雙劍煞之手中。邢紫衣是十分清楚的，馬遁是個極厲害的對手……就算雙劍煞，何嘗會叛於他們的……

邢紫衣衡量自己這一批人，他不得不嘆口氣道：「勢不勻，力不平……」

難道爲了解仁恭，就得糾合天下武林道……

第二天，是十二月之初八，照民間風俗，這是闔家啜臘八粥的時光！丐帮是窮家帮，又何況，帮中尙有大事未了。帮中長老雖說命人以眉豆、小米、糯米等熬粥。但是，誰也沒與趣吃什麼臘八粥。

可就想不到，在這破祠敗廟設壇的丐帮，竟然有人前來拜壇……

來人正是衡山派中的血閻羅！率領手下十三鬼王。

邢紫衣不禁大爲奇怪。屈武年他那會來到了此地……

可是，當屈武年一見邢紫衣時，他一本正經道：「邢帮主，我們算是來搖旗吶喊的……」

這可奇了，說什麼搖旗吶喊……

「既然與宮中侍衞，訂下了生死約，我們忝在武林一脈，那可不來助戰……」

嗨嗨，這可令邢紫衣莫明其妙，自己幾時與宮中侍衞訂下了生死約？

屈武年還未解釋清楚，峨嵋派長老也隻身卽刻到來，並說明，竹山敎中四大尊者，也會參預盛會！

以後，陸續有人來，最後，是崆祠派的九尷老祖趕到……中原武林道，人來不少……分明，丐帮與宮中龍、麟兩班侍衞比武之事，已有人在四面傳訊。並且，越說越玄。越吹越大！弄得天下武林道，無人不知，沒人不曉……

老實說，自從峨嵋長老趕到，邢紫衣立即明白了，此事分明有人從中搗鬼！

但是，是誰搗鬼？爲何搗鬼，搗鬼之用意何在……誰也猜想不出……

人，是越來越多了。不得不有個新居停……

最後，將這個聚居地，改在了城外的小臥龍山莊中。

韋釋玄在担心！担心的是，誰也無法能認清在塲人的眞正門派……又何況，無形魔頭素善勾結，這多人中，誰又敢保證，其中沒有魔頭的黨徒，在伺機發難……

至於訂約、決鬥，根本沒這件事。並且，自己這一面的人，根本不知宮中侍衞之落脚點！這個仗又該怎樣打起……而韋

釋玄最大的担心是：衞春暉不見露面……

到了目前，處於如此之情景下，韋老不禁想到了衞春暉這位武當大俠之能耐來……今日，如果有他在此，憑他的機智、聰慧，他一定能推出個頭緒來。並且，擬出個應付之計較來。而今，就因爲少了他，自己非但無法擬出個什麼計較來，老實說，他自己就被矇在鼓中那樣，兩眼發黑，而不知就裏……

衞春暉他那會不現身？……

難道他出了事？……

韋釋玄雖然佩服衞春暉之文才武功，可是，他也不得不想到，江湖風浪惡。邢紫衣可以爲自己弟子所害，那麼衞春暉也有可能爲人所算……又何況，有這樣個陰狠厲害，奸狡多智的無形魔頭在……

他難住了。韋老絕不願衞春暉出事。但是，看了山中那麼多人，他越來越讓這個遇難的念頭，留存胸中而不消失了……

山居之次日，突然，邢紫衣是滿面怒色來到了韋老的居停之所。韋老心中一凜，怕出事！嗨嗨，事已出了。

五虎門中的三老四小，莫明其妙的死了！死在八卦門所居住的莊院中……

與五虎門相好的神龍帮就與八卦門主者冷鎭吵了上來。一說二來的，言語中不知什麼一來，得罪了八卦門的好友，白鶴門的朱伯翔，因朱而帶及了神龍帮主牟火炎的親家黃鐵吾……

現在，小臥龍山莊亂成了一片……

韋釋玄不禁更爲牽掛着衞春暉！唉，如果他在此，那該有多好啊！

可是，邢紫衣在問計呃！韋老可怔了眼。事實俱在，韋老又有什麼好計較啊……現在，只有憑仗他們幾個老面子，來壓一壓這行將迸發的武林打鬥……可是，用什麼說話，可以壓服那些發了火的武林人士？……

韋、邢、祁、陸四位江湖上有聲譽的老人，再加上了九尷老祖，靈和道長，還有屈武年，他們會有着不凡之聲名。更是代表一門一派之雄長，他們聯手相合，隱隱然已具武林盟主之聲威了！

以德以尊，韋釋玄當仁不讓地成了發言人，他希望各派人士，稍安毋躁，萬事總得以理服人……目下，第一要着，查明了殺人兇手究竟是誰！然後再爭個是非黑白……至於咬準是八卦門……難道不能是移屍嫁禍？……

神龍帮主牟火炎脫口問了一聲，殺人的是誰？

「是我！」人叢中有人應了一聲……

衆人閧然聲中，立即讓出了一個圓形，而圓形中，只見一個靑衣長身少年，可是，有不少耳音尖利的，却分明聽出來，這「是我」兩個字是尖聲！是女子的聲音……可是……嗨嗨，女扮男裝……

「是你！你！爲何殺人，爲何！」

「移屍嫁禍?!哈哈，蠢才，我爲了要你們自相殘殺啊？蠢才！」

衆人閧叫着：「好可惡的兇手……」

莊外却傳來了車輪聲！

誰是惡魔！

衆人還在叫嚷着……

韋釋玄突然仰天一聲龍吟——好厲害的少林神技，震天吼中，將衆人閧叫吵鬧之聲壓住……現在，韋釋玄是鬚髮戟張的對衆人道：「老夫早已說過，萬事抬不過個理字，何庸多言擾亂……」

衆人可算是爲老人的神威所懾！

韋老是再不怠慢，一動身形，已與那女扮男裝者對了面，韋老沉聲道：「這位……姑娘，你，殺了人！」

「正是。」

「爲什麼？」

「移尸嫁禍，挑起武林大羣毆……」

「架未打，而你却先直認了，於理不合……」

「哈哈，看來，你倒不算糊塗，可是，你難道看不出，什麼訂約，什麼決戰，這不是個武林大羣毆麼？……而你，爲什麼不阻止……」

韋老不禁一凜……

「實不相瞞，我殺的，就是那惡魔所收買，所利用，而心懷叵測，伺機挑撥中原武林的兇手……」

「你說什麼？」

「我話已說完，以後，就該你們冷靜想，冷靜推敲！冷靜處理的事了……我去也……」此人一聲我去也，身形動，突圍想出……可是，有多少人看準了她，想阻止她……不料，莊門外，走進一輛大車，而一陣奇香傳來……

韋釋玄一聲厲喝：「不可呼吸！手下留情……」

可是，大車已入，而一個少婦冷冷的聲音，由車廂中傳出：「……我不想殺人！我只想救人而已……」語聲中，一條靑虹，將奪圍而出的女扮男裝者捲住！而大車是一個大盤旋，向門外竄去！車中語音不歇：「良莠不齊，各具心腸，小心在意，不可中計……」

衆人還想追，這大車宛如飛龍也似的，絕塵而去！

有多少人不服，有多少人在咒罵，尤其是神龍帮帮主牟火炎，他是更不能停止，因爲，殺人者簡直在血口噴人，說什麼五虎帮主是奸細！心懷叵測……眞他媽的亂嚼舌，他不服……

不料八卦門主却陰惻惻的接了一句：

「是不是與自己人打一架……」

牟火炎幾乎眞的出了手，但是，爲衆人勸阻住……

老實說，有心人那會不明白，這車中人的說話是有着深意！他們那會來到此地？爲「武林大決鬥」這五個字，激引到此。他們根本不知道，是誰傳的訊，是誰通的風，但是，他們被牽引來此……

來了這多人，而到今天，眞正的主人家，根本不知有這件事。這就可說明了，此事大有蹊蹺……至於有人混水摸魚，至於良莠不齊，更是情理之中！再說有人希望引出些武林風波，讓各門各派，因門戶之見，而鬧一個不可收拾，也是大有可能啊……因此，有心人是非但關心這件事，有幾個更加是重視着這車中人言……

阻止了牟火炎的發怒，也就是說平抑了一塲武林門戶之爭的火頭……

但是，這到底是誰在佈局，佈的又是什麼一個局？沒個人能猜度得出……

韋釋玄是自認老朽，邢紫衣也直認甘

拜下風。就算聲威甫著，嶄露頭角的屈武年，他也有着極大的內慚……他們全爲人所作弄，而他們只有自怨自艾的份，誰也無法可以提出個明確的辦法，找出了眞正的對頭，看淸了此人眞正的面目，眞正的企圖……

但是，在汝水之邊，却有着輛金碧輝煌的大車在飛馳着……而前面，却有着一四關外駿馬，馬背上，坐着個金甲武士……當金甲武士折入個山徑小谷時，他抖手一個火星爆處，山谷中突出六個金甲武士，爲首一個問了聲：「來了？」然後，分出三騎，向谷中馳去……

大車到了，那四個金甲武士十分恭敬的分左右，拱衞那大車進山谷……

谷中爲冰雪所蓋，有幾株山樹，掩映着一所茅屋！四個金甲武士走到茅屋之外，扣馬站立，這一來，七個武士分左右拱衞着這茅屋了！

「來了？」茅屋中有人出了聲。

「嗯，來了。」大車中也有人應了一聲，是個少婦！

「你找了我很久！」

「閣下找我又少了時間？」

「哈哈哈——好。」

「是你好！」

「你也不弱……」

「可是，我是你手下敗將！」

「我小看了你，這是我一生之唯一敗着！」

「你小看的不是我，是人，是那些窮人！」

「或者如此，我是小看了那些窮人！不過，朋友……」

「我不是你的朋友，我是你對頭！」

「唉，天下，那有比棋逢敵手的對頭更好的朋友啊？不過，我不想認識你，我希望你也不必認識我。我該走了，就因爲我的計劃，已有一個比我精明的人在監視，我不必再獻醜。你們中原人說過：『見好該收，』對，我是該收了！你不必施用奪命銀星，其實，我不會再來廝煩你們！事實俱在，我已辦妥了我要辦的事。我令你們中原武林道，固執己見，我令你們有些武林人士墮落！爲非作歹，我令你們朝廷命官貪生怕死，見錢眼開，我令宦官固寵爭權，哈哈哈——一團亂糟！朝政不修，餓殍遍地……哈哈哈……民不聊生，然後，你們高唱老天爺……

「朋友，天不坍，但是，皇朝會坍！哈哈哈——」

「賊子，原來，你是——滿奴……」

「對，我是大淸皇子……」

「啊——」

幾點銀芒激射而出，而大車向茅屋直衝！可是七個金甲武士，他們的秘魔七修武器，已各抖起一陣金虹，阻了一阻大車所發出銀芒，而茅屋頂穿之下，一條血也似紅的火光一現！一個長身玉立，面目英俊的少年，長笑聲中，已與七武士會合，向谷後急馳而去。臨走之前，霹靂連聲，火星烟光，幾乎封鎖住整個山谷通道，待等烟消火滅，這八個人早已走了個無影無踪……

大車是停住了，而後面却又來了一輛破車，車上有個黑少年，一個黃衫少婦！大車上也跳下一個少婦，這少婦是面色慘然地道：「失手了……」

黃衫少婦是萬分冷靜，她看了那少婦一眼道：「巫家妹子，別傷心，這不是你的錯！這是我小心過甚……我總以爲，這賊魔崽子會施展最後一擊！我是用你與石風爲餌，緊緊吸住他們，然後，用寒蓮散，奪命銀影，將他們一舉消滅，那想到他走得這麼快。」

「姑姑，唉，我們全料錯了，他，其實是個滿奴！」桑石風她補充了前情！她們現在全明白了。這個無形魔頭的眞正用意，他是要求亂——

朝廷亂，武林道亂，天下大亂？越亂越好……而他們，大淸的主子們就可乘亂來插手……

這不是一班武林道能對付得了的事！

「是，這不是武林道能對付的事！」

衆人聞言忙回頭，只見一個風塵滿面，却依然英氣勃勃的中年人，他走來了過來！

「桓夫人，哦，不，我該稱你一聲弟妹……」

「你？你是誰？」少婦緊張地看着這個中年……

「武當門中不才子，衞春暉！」

「啊，你……」

「桓賢弟不聽我言，他！唉，過去的事不提也罷，我只是問你們！以後，該怎辦？」

「以後，我們會殺人，會救人！會恨人……就不會喜歡人！當然，我們也可能爲人所殺！」

「我不明白，你！那會變得如此孤僻……孤僻得簡直不近人情的……」

「因爲，我們本已不當自己是人，我們是魔鬼……是修羅，是羅刹……」

「原來是你殺死了玄琳！七判官！還有……」

「不，是我。」那個黃衫少婦冷冷的說着！

「爲什麼？」

「爲什麼他們殺了我丈夫！爲什麼……爲民請命的，濟世救災的……得死！」

衞春暉是被問住了。事實上，那會明白這兩個婦人的身世、心情？

可是，他是個有心人，他更是個機智絕倫的人，他早已發覺無形魔頭的神通廣大。但是，他却已研究出，另有其人在中間打岔……不過，他想不出一個在江湖藉藉無名的寡婦，可以做出這些事來……他更想不到奪命銀星在一個少婦手中，並且，因少婦之積抑過重，創傷痛深之故，而變得凡事不擇手段。

她利用桑石風之精通藥性，她故佈疑陣，她引人分散注意力，寒蓮散加上了奪命銀星，令人死於無聲無形之中。她巧取豪奪，最後，她得到了巫艷棠的武當秘笈，又加上了巫艷棠本身的功力，她這一門就此變得又正又邪，兼入魔道的奇門功夫來……

但是，她到底爲桑石風，還有那些災民中的睿智之士警醒……雖然，她的個性依然孤僻，可是不再孤僻得見人就殺而不分正邪！也尚幸如此，否則，該有多少人得死在她們莫明其妙的手法下——

然後，她們全力對付無形魔頭！

現在，惠寒菁是不得不嘆口氣，她直認，她失敗了。

漸漸的，在桑石風的詳訴下，衞春暉他明白了，但是，他却苦笑道：「我們全失敗了！」

衞春暉向她們告辭，惠寒菁與巫艷棠想跟他走，到小臥龍山莊，因爲，只有她們明白，這一次，山莊中依然有不少爲滿奴無形魔收買的武林帮派，她希望一舉而殲滅之……

「唉，你們還想去？……去幹什麼？討好，不！你們不去的好。反正，你我全已明白，無形魔頭是走了，但是，依然存在在中原武林道中。他的意思是要亂，要求武林門互相殘殺，而我們何必再推波助瀾，至於你！雖說救過少林長老，丐帮子弟！可是少林玄琳等的死，七判官……還有……」

「你們武當門！」

「對……」

「你想報仇！」

「我不想自相殘殺！但是，我不能代表所有門戶，說一聲……我們不求自相殘殺……記住，這滿奴的說話是有力的，天不會坍，可是這皇朝會坍的……」

衞春暉的說話是簡捷而又有力的！他一針見血的提出了，滿奴是處心積慮的要求大明天下亂，而「亂」可以造成他們的機會。

他是個久走江湖之人，他不得不沉痛的承認着：「天下亂局已成……」突然，他更加的看不起自己那些武林中人。「一羣草包，一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混蛋！爲滿狗宵小所弄，而一無所知。說什麼武林道，道什麼俠義行……簡直是一團亂糟！」

「石夫人，你說得對，爲什麼爲民請命者該受慘報，可是……你再想想，你做對了，石大哥爲民而死，他活在百姓心目中。」

突然他想明白了一件事：「無形魔頭說他忽視了你。桓弟妹說，你忽視了人，窮人！對啊，以後，只有窮人，才是他們眞正的對手……」

惠寒菁等人走了，她們得教育人！與滿奴作對！

衞春暉來到了小臥龍山莊，他與衆長老說出了詳情，他不主張自相殘殺！而無形魔頭的代他們下戰書，所求者何？自相殘殺！

、留下些實力！滿奴在關外，虎視眈眈。大明江山，看來是朝不保夕！而皇帝是昏庸無道，宦官是擅權固寵，大臣們貪生怕死……

如果中原武林，還在你殺我，我殺你！後果怎堪設想啊！

衆人恍然有所悟——可是，當他們看清了武林道時，却不得不關心民疾。可憐，官貪吏橫，天災加上人禍，這是個什麼世道？……

天是不會坍的，朝廷、皇朝是會坍的啊！而改朝換代該是誰遭殃！是百姓——

民間又罵起老天爺來了——罵到改朝換代，罵出了武林道與外族血門的一頁來——

（全文完）

外星球歷險記

．本文承自第31頁。

但是，就在他掠過魯南身邊時，一手把魯南手中的東西掠去。

保安員立刻捉住魯南，不准他反抗。

魯南却格格大笑。

「你笑什麼？」

「我笑你們太簡單，我明知你有此一着，所以已把泰爾斯交我的一卷收好，這是假的。」

首領不信。

但聽過之後，果然只是音樂，並無人聲，更無泰爾斯的聲音。

首領鬥不過他，只好讓他用翻譯儀器，譯出那一卷編號「976257」的聲帶。

原來「伍爾夫星球人」計劃用他們在此收養的「新一代地球人」去逐步接管地球。

由於這班新人由他們養大，自然將來也是親他們的。

同時，因爲這班新人很精靈，將來回到地球，一定可以逐步滲入各國政府機關中。

換句話說，他們是要「和平地征服地球」。

魯南雖然聽了，但是，還不允交出秘密。

他對首領說：「我要一隻遠程飛碟送我回去地球，直至安全抵達，我的同伴自會交出聲帶。」

「你的同伴——」

「就是安琪兒。她自願留下，但聲帶不在她手中，你放我一條生路，亦等於救你們自己。否則，四二三號星球一發動攻勢，你們可能完了。」

首領笑道：「好！好！我放你回去，即使你對地球上的政府首要人員說出此事，也不會有人相信你的，他們會以爲你瘋了。」

果然，魯南獲得遠程飛碟把他送返地球。

安琪兒在知道他安然抵埗後，才把聲帶自秘處取出，交給首領。

於是泰爾斯被捕。

他的同黨紛紛落網。

他的計劃失敗了。

在他以爲另一卷聲帶已經放入「防燃箱」之中，可以在飛碟被毀後，殘骸仍然會被「伍爾夫四二三」號星球的人取回去的。

豈料「伍爾夫四五七號星球」的人却連那些飛碟的殘骸也由太空中全部撈了回來。

至於他們對付地球人的秘密，雖被魯南帶回地球。

但是，正如他說：地球人又怎麼會相信魯南的話？

因此之故，他們在目前的階段，根本就不須要去理會地球人對這方面有關的反應。

他們肯定地球人目前是無法到他們的星球，更不必說要去對付他們了。　（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著

魔刀

南湖烟雨樓

突來四劍友

六月二十四，烟雨樓。

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情就表面看來已經不簡單，但其後變化的複雜，仍然在沈勝衣意料之外。

若換是一般人，經過這一天，只怕會遠遠離開這地方，可惜他非獨胆大過人，而且好奇心之重亦是在一般人之上。所以他非獨留下來，而且還插手其中。

但即使沒有他的加入，事情的本身，已經夠複雜的了。

複雜得來而且恐怖

× × ×

烟雨樓在南湖，南離嘉興縣城不過二里，鴛湖與其支流都是在這地方會合，西燈合翠堵，北虹飲瀠染，供水千家，背城百雉，衆葭楊柳，落葉荷花，是名勝，也是一個遊玩的好地方。

既然到了嘉興，沈勝衣當然亦不會忘記來南湖一行。

這已是他的第二次到來南湖，第一次距離現在卻已有十年。

當時他只有十八歲，已擊敗江南五大劍客，還與被稱爲天下第一劍客的「一怒殺龍手」祖驚虹打了一個不分勝負，聲名之盛，一時無兩。

少年得志，第一次的遊南湖，他心情的輕鬆可想得知，當時他甚至不知道有所謂悲哀，有所謂憂慮。

十年後的今日，他雖然更加有名，心境最少蒼老了一倍。

南湖的景色依然，他僱用的那個船孃又是那麼的年輕，一襲藕色衣裳緊裹着纖腰一束，婀娜多姿，他多看一眼，不由想起十年前載他往來南湖的那個船孃，若是那麼巧再邂逅今天，不知道已變成怎樣子，又是否還認得出來？

再十年，眼前這藕色衣裳的船孃又如何？

心念一轉再轉，沈勝衣不由露出了一絲苦笑。無論如何，十年之前他是絕不會有這種念頭。

× × ×

六月二十四乃習俗相傳的荷花生日，這一天南湖本該很熱鬧才是，但事實相反，放目望去，湖上就只有幾隻小船來往。

沈勝衣沒有在意，縱目欣賞周圍的景色，一壺美酒，一碟花生，自得其樂。

這時候已接近正午，天色並不怎樣好，烏雲一片，大風吹過，竟飄下一陣烟雨來。

湖心的烟雨樓在烟雨中迷濛，周圍的景色就像是醉眼惺忪中欣賞着一幅美畫。

沈勝衣一些醉意也沒有，卻仍然不由半瞇起眼睛，對着烟雨樓乾了一杯，喃喃說道：「烟雨南湖烟雨樓，這才是名符其實。」

船孃一笑，繼續划動竹篙，船輕快的從柳樹下穿過。

南湖樹木多，柳尤多，風吹萬柳飄舞，沈勝衣披散在肩膀的頭髮亦隨着柳絲飄舞起來，一襲白衣亦飄飛，看來更瀟灑，彷彿就要乘風飄去，飄入南湖烟雨中。

他從容將酒斟下，一面吩咐那船孃：「姑娘，勞煩你送我到烟雨樓那邊。」

船孃一呆，問道：「公子，你認識張大爺？」

「張大爺，那一個張大爺？」沈勝衣停下斟酒，奇怪的望着那個船孃。「爲什麼我要認識他？」

船孃輕歎一口氣。「公子既然不認識，那就不要上烟雨樓了。」

沈勝衣笑問：「莫不是烟雨樓已給那位張大爺買去了。」

船孃搖頭，沈勝衣再問：「那位張大爺到底是什麼人？」

「聽說一身武功和勢力很大。」船孃看來好像要告訴沈勝衣多一些，卻不知如何說話，歉疚的笑了笑。

沈勝衣目光一轉。「看來這位張大爺的勢力的確很大，否則這南湖在今天應該不會變成這樣子。」

「今天是荷花生日，遊客最少要比平日多一半。」船孃看看烟雨樓，顯得有些無可奈何。「聽說不能上烟雨樓，很多人也都改去別處了。」

沈勝衣笑笑。「遊西湖不一定要上烟雨樓，只是能上烟雨樓更好。」

船孃又歉疚的望了沈勝衣一眼。「公子只說是遊湖，所以我……」

「你現在不是已經說了。」沈勝衣一頓轉問：「這位張大爺到底怎樣說話。」

「他只是要借烟雨樓一天宴客，希望別的人不要前去騷擾。」

「說得很客氣，」沈勝衣又問：「看來這位張大爺在附近還不算太壞。」

「好像沒聽說他做過什麼壞事。」

沈勝衣沉吟道：「好像這樣的一個人突然要霸佔烟雨樓來宴客，只怕有他的不得已的苦衷。」

一頓轉問：「我們接近一些怎樣？」

船孃會意。「公子是不是要看看那位張大爺？」

沈勝衣笑道．「來到嘉興，能夠一見嘉興的名人亦不枉此行，何況這位張大爺又如此有趣。」

船孃「噗哧」一笑。「公子豈非更有趣？」

沈勝衣「哦」的一聲，看了那位船孃一眼，摸了摸鼻子。「謝謝你。」

船孃又一怔，沈勝衣接道：「很少人說我有趣，尤其是女孩子。」

船孃的俏臉微紅，轉過身，又偷看了沈勝衣一眼，才擧起竹篙划前去。

沈勝衣繼續斟酒，到他將杯擧起來的時候，那隻小船離開烟雨樓已經很近了。

兩葉輕舟即時從樓旁水榭蕩出，箭一樣左右向沈勝衣這邊射來。

船孃一眼瞥見，忙將船停下，轉頭方待問沈勝衣，那兩葉小舟已到了船邊。

舟上各有兩個藍衣青年，背負長劍。劍雖然未出鞘，藍衣青年的目光却有如出鞘的劍一樣銳利，盯着沈勝衣。

「四位好——」沈勝衣擧杯打了一個招呼。

藍衣青年有些詫異的相互望了一眼，顯然並不認識沈勝衣，右面第一個隨即問道．「閣下可是要上烟雨樓？」

「遊南湖又焉能不上烟雨樓……」

沈勝衣話才說到一半，那個船孃已忙着替他解釋。「這位公子只是要划近一些，看看那位張大爺。」

「看看是什麼意思？」藍衣青年的目光更銳利，就像是尖針一樣。

「就是看看——」沈勝衣到現在仍然面露微笑。

四個藍衣青年聽了却一絲笑容也沒有，右面第一個突然問：「高姓？」

「姓沈——」

那個藍衣青年上下打量了沈勝衣一遍，忽又問：「沈勝衣？」

這三個字出口，其餘三個藍衣青年的目光一齊亮起來，到沈勝衣應一聲．「正是！」臉全都沉下，四隻穩定而有力的右手，同時握住了劍柄。

那個船孃不由得變了面色，沈勝衣亦自一怔。「四位——」

語聲未巳，那四個藍衣青年的劍已經「嗆啷」出鞘，狹長的劍鋒「颼颼」的一抖，兩支當先向沈勝衣迎面刺來。

沈勝衣酒壺一擧，以壺嘴鎖住了右面來劍，左掌杯一翻，「叮」的正好將左面來劍套在杯內！

壺與杯竟然都未碎，那四個藍衣青年面色又是一變，後面兩支劍旋倒刺上，刺向沈勝衣的要害！

沈勝衣身形突地一轉，左手杯連翻，「叮叮」兩聲，迅速將那兩劍套住震開！

四個藍衣青年叱喝一聲：「好！」收劍出劍，四支劍流星一樣再刺向沈勝衣。

沈勝衣輕喝一聲，身形疾往上拔了起來，四劍齊從他脚下刺空，他身形再一動，竟就向烟雨樓那邊掠去！

四個藍衣青年面色大變，一齊催舟，那兩葉小舟立時急弦箭矢也似射回！



船孃都看在眼內，只嚇得花容失色，癱軟在船上。

沈勝衣左手杯，右手壺，身形御風一飛三丈，斜往湖面落下，四劍同時刺到，眼看便要刺在沈勝衣身上。

那刹那沈勝衣的雙脚一縮，身形竟然又往上騰起來，避三劍，右脚一點，正好踩在第四劍的劍脊之上！

小舟去勢未絕，劍勢亦未絕，沈勝衣的身形竟有如柳絮一樣輕盈，對於劍勢竟一些影响也沒有，順着劍勢再去前一丈，才離開劍脊！

那個藍衣青年這時候才感覺沈勝衣的重量，手中劍不禁一沉。

其餘三劍迅速刺到，但仍然慢了一分，沈勝衣已颼的直向那邊水榭掠去。

水榭中標槍也似立着一個灰衣中年人，看着沈勝衣掠來，雙手一翻，已變了一對日月輪，却見到沈勝衣掠進水榭內，那對日月輪才攻出！

日月輪本就是奇門兵器，在那個灰衣人手中使來，更加詭異。

那對日月輪攻到一半，仍然只是攻向沈勝衣的胸腹，但再前半尺，竟變了連削沈勝衣十三處要害！

他快，沈勝衣更快，右手酒壺一落，就像是打在蛇的七寸一樣，「叮」一聲，日月輪的攻勢竟被他一酒壺敲死！

沈勝衣的身形同時一旋，繼續飛前，從對面掠出了水榭。

灰衣人霍地轉身，已不見沈勝衣，悶哼一聲，從相反的方向掠出水榭，雙脚往欄干一點，「一鶴冲天」，掠上了水榭的滴水飛簷。

沈勝衣果然就坐在水榭的瓦面上，已斟了滿滿的一杯酒，正要喝下。

灰衣人冷笑。「閣下好身手。」

「彼此——」沈勝衣擧杯一飲而盡。

灰衣人看着他將酒喝完，才暴喝上前，日月輪交飛，一團光也似滾前去。

沈勝衣倒踩七星，身形飛閃，才將日月輪讓開，周圍已多了八個藍衣青年。

八劍全在手，藍衣青年一個個右手劍指沈勝衣，左手揑劍訣。

灰衣人目光一閃，身形倒退，閃出了八個藍衣青年的包圍之外。

那八個藍衣青年同時轉動，手中劍嗡嗡作响，身形雖然不停，劍尖始終不離沈勝衣。

「八卦劍陣？」沈勝衣語聲未落，身形已動，竟迎着那八個藍衣青年轉動的身形轉動起來。

那八個藍衣青年一看沈勝衣的身形變化，面色驟變，八劍齊出！



寒光飛閃，一重重劍網迎頭向沈勝衣洒下，却始終差那麼一步，被沈勝衣脫出了劍網之外。

絕無疑問，沈勝衣對於這個八卦劍陣也甚有研究。

一連脫出了十八重劍網，他的身形左一閃，再右一轉，已脫出八卦陣外。

灰衣人已經在等着他，日月輪都還未攻到，他已又繞了開去，身形一栽一翻，又入了水榭！

「截住他！」灰衣人大喝，日月輪護住了要害，搶先第一個掠入水榭。

八個藍衣青年應聲亦一一飛鳥一樣，疾掠了下去。

沈勝衣已經不在水榭之內，灰衣人日月輪一收，目光及處，面色大變。

那片刻沈勝衣竟然已上了烟雨樓頭。

由水榭到烟雨樓，還有八個藍衣青年，劍都已在手，從他們驚訝的神態看來，他們並不是沒有攔阻，只不過攔阻不住。

灰衣人一咬牙，追了過去。

× × ×

烟雨飄飛，烟雨樓在烟雨中彷彿亦要化成烟雨飄去，有如人間仙境。

樓中這時候亦坐着三個神仙一樣的老翁，在持螯把酒談笑。

他們一個個童顏白髮，相貌明顯的不同，衣飾也全不一樣。左面的一個一身紅衣，一張臉亦是紫紅色，目光有如火燄般輝煌，酒量甚宏，大口大口的喝下，吃蟹的技術並不高明，持螯把酒時，酒未呑而脣先破，却吃得很快。

右面的一個白衣如雪，面色亦好像白雪一樣，身旁放着一條梨木杖。

他吃蟹吃得很有規則，先吃黃，再吃肉，後咬脚，到末才嚙螯。

這兩人之間的那個老人一頭白髮披散，一身青衣，出塵脫俗，又是另一番吃像，專吃肉，不咬脚。

三人之外還有另一個老人，那個老人坐在主位上，一身錦衣，白髮童顏，身材雖然肥胖，絕不難看，只是一些仙氣也沒有，無論怎樣看來都只像一個大腹賈，却是以他吃得最爲高明。

他吃得很慢，很精緻，吃前先看看蟹身，再看看脚與螯，然後拔開，一部份一節節地去吃。

沈勝衣的闖進來，並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們若不是聾子瞎子，應該就是沒有將沈勝衣放在心上了。

沈勝衣並不在乎，他雖然不認識這四個老人，但一看那衣着裝束，亦已心中有數。

他也沒有上前去驚擾他們，就站在一旁，後面追上來的灰衣人並沒有追進來，在樓外停下脚步，敵視沈勝衣。

那些藍衣青年亦紛紛在灰衣人後面停下來，一個個噤若寒蟬。

對於烟雨樓中的四個老人，他們顯然都很敬畏。

四個老人始終沒有理會，自顧說話。

紅衣老人的語聲最是洪亮，一下子痛盡杯中美酒，將酒杯往面前几子重重的一頓，道：「什麼荷花生日，完全是騙人的玩意。」



「騙不倒你就是了。」青衣老人的語聲很柔和，一些火氣也沒有。

紅衣老人大笑。「當然騙我不倒，其實你們也沒有理由看不到，這湖上非但沒有荷花，連荷葉也沒有一片。」

青衣老人點頭。「荷花開也要近秋，現在還是盛暑。」

白衣老人插口道：「無角的香菱也是到了秋天才熟。」

他的語聲更柔和，柔和得來且陰森，非但絲毫不帶火氣，簡直有些冰冷。

紅衣老人瞪眼道：「不用你提醒，我也知道西湖以菱蟹著名。」

白衣老人說道：「現在連蟹也瘦得可憐。」

紅衣老人道：「蟹也是要到了秋天才能肥美。」

「南湖秋氣瀟洒而清淡，最適宜遊玩。」青衣老人笑接道：「我們却不是到來遊玩。」

白衣老人冷冷道：「所以雖然沒有荷花香菱，蟹又嫌太瘦，只要酒還是美酒，我們也應該心滿意足的了。」

紅衣老人厲聲道：「我可沒有說過不滿意，不心足。」

主位那個錦衣老人聽到這裏，終於開口：「有人說看一個人吃蟹就知道那個人的性格，現在看來果然是大有道理。」

「你說！」紅衣老人霍地轉過臉去。

「楚兄囫圇吞棗，自是性烈如火。」錦衣老人目光轉向白衣老人。「這與秦兄的冷靜却完全相反。」

青衣老人笑問：「我又如何？」

「完全是大詩人模樣，去蕪存精。」

「這是說我浪費了，張兄自己又如何呢？」

錦衣老人方待回答，白衣老人已冷應道：「就像他做生意一樣，一分一厘都計較，說好聽一些，是從容審慎，精打細算，落在他手上的人，只怕沒有多少剩下來的了。」

錦衣老人放聲大笑。

紅衣老人突然道：「都是廢話。」轉向沈勝衣。「他們不將你放在眼內，我沒有。」

白衣老人冷冷接道：「却怎到現在才招呼？」

紅衣老人應聲瞪一眼，回頭又問沈勝衣：「你杯中可還有酒？」

「壺中有——」沈勝衣將酒斟下。

「不管是友是敵，就憑你這一份膽量，已值得我敬你一杯！」紅衣老人接將杯舉起。

一飲而盡，沈勝衣才應道：「老前輩言重了。」

「我不叫老前輩，叫楚烈！」

「霹靂楚烈，精打細算張環，書劍雙絕柳清風，鐵石心腸秦獨鶴，江南四友大名，晚輩早已如雷貫耳。」

白衣秦獨鶴冷笑道：「我看你也不是無名小卒。」

「晚輩沈勝衣。」

四個老人齊皆一怔，楚烈大笑。「好一個沈勝衣！」

秦獨鶴語聲冰冷，接道：「的確是很不錯的。」

錦衣老人道：「張環早已沒有人叫的了，這附近的人都習慣叫我做張千戶。」

沈勝衣笑笑，道：「老前輩這些年來精打細算，可說是大有成績。」

張千戶拈鬚微笑。「總算過得去。」

青衣柳清風接問：「小兄弟今天到來南湖，不知道有何目的？」

「遊湖——」沈勝衣手一舉杯。「喝酒。」

「想不到小兄弟竟有此興緻。」柳清風呷了一口酒。「高官厚祿，肥馬輕裘，新詩映珠璣，豪文衡牛斗，終究不如，雁蕩泉一湫，西湖月一鈎……」

沈勝衣緊接道：「孤山一枝梅，南湖一杯酒。」

「正是正是。」柳清風有些奇怪的望着沈勝衣。「怎麼江湖傳說，你竟會是一個只懂得用劍的武夫？」

秦獨鶴冷截：「怎麼不問他爲什麼要上烟雨樓？」

沈勝衣道：「那個船孃告訴我，有一位張大爺要借用這座烟雨樓一天……」

張千戶淡淡的一笑。「你到底還是衝着我來的。」

柳清風接道：「江湖傳說雖然很多都已經失眞，你與艾飛雨乃好朋友這一件相信還是事實。」

沈勝衣一怔。「莫非他那裏得罪了四位老前輩？」

「他是要殺我們。」張千戶盯穩沈勝衣。

「不會聽他說過與四位結怨，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張千戶盯着沈勝衣一會才回答：「我也不知道。」

沈勝衣又是一怔。

張千戶目光一轉。「看來他不像是說謊。」

「完全不像！」楚烈說得更肯定，柳清風亦道：「我想來想去，可也想不出他有說謊的必要。」

秦獨鶴冷冷的道：「那是因爲他說的一枝梅，一杯酒，說對了你的脾胃，知人口面，我還是要一試！」

語聲一落放下杯，緩緩站起身子，木杖在握，突然毒蛇一樣刺了出去！

沈勝衣身形急閃。

秦獨鶴木杖緊迫，颼颼聲中，一杖飛靈變幻，連刺沈勝衣十三處要害！

沈勝衣連閃七杖，一翻腕，竟然將酒壺穿在杖上，身形再一轉，退過了一旁。

那支木杖多了這一個酒壺，變化立時就一緩，接着那六杖亦失了分寸。

秦獨鶴面色似乎更白，杖一抖，酒壺飛脫，飛出了樓外，飛進了湖中。

他接將杖一頓，冷笑道：「盛名天下，果無虛士！」

紅衣楚烈看得躍躍欲動，一聲：「讓我也來過幾招！」長身直撲沈勝衣。

他的一雙手遠比一般人長大，掌心有如硃砂一樣，還未拍到，勁風已激起了沈勝衣的衣袂。

沈勝衣身形飄忽，連閃楚烈十二掌，已到了一條柱子之前。

楚烈大笑。「看你如何躲得開我這一招！」雙掌一翻，接連三變，猛可一拍！

沈勝衣身形也三變，左手杯往前一送，身形再一變，壁虎一樣地貼着那條柱子遊竄了上去。

楚烈雙掌一拍，「叭」的將那隻酒杯拍成粉碎，攻勢亦斷，當場一呆。

張千戶也出手了，三顆明珠脫手急打沈勝衣三處穴道。

沈勝衣一個翻身，凌空落下，那三顆明珠也就在他一翻的那刹那消失不見。

張千戶撫掌笑道：「好，好，英雄出少年。」

柳清風目光一落，歎了一口氣。「大哥還是那副德性，你若是肯再浪費一些，縱然不能將他打下來，他應付得只怕也沒有這麼容易。」

張千戶捋着鬚，從容道：「反正不能將他打下來，爲什麼不省一些？」

楚烈大笑道：「若不是如此精打細算，他又怎能變成張千戶？」

秦獨鶴冷冷接道：「那三顆明珠他本該也省回才是。」

「第一次見面，本該有一些見面禮才像樣。」張千戶目光一轉。「無論如何，這一次我都要比你們闊氣得多。是不是？小兄弟。」

沈勝衣攤開右掌，那三顆明珠就在他掌心，每一顆都晶瑩光潔，顯然也甚爲値錢。

「以明珠爲暗器，老前輩實在很闊氣，不過秦老前輩的杖，楚老前輩的掌，晚輩亦受益不淺。」

秦獨鶴臉上終於露出一絲笑容，楚烈更就大樂，柳清風却又歎了一口氣。「看來我若是不出手，反而就變得小家了。」

他說着站起身，一反腕，劍已出鞘，一劍平胸刺了出去。

那一劍刺得甚慢，表面上看來平淡無奇，既沒有秦獨鶴杖勢的險惡，也沒有楚烈掌勢的狂勁，沈勝衣的神態反而凝重起來。

他盯着刺來的劍，沒有動，一直到那一劍距離還有半尺，才突然一動！

那一劍即時一快，間髮之差，從沈勝衣左肩旁刺空！

柳清風連隨收了劍入鞘，只是一道聲：「好。」

張千戶笑接。「能够一眼就看出你劍路的人，這只怕還是第一個。」

柳清風點頭。



張千戶轉向沈勝衣。「若是單打獨鬥，我們四人相信沒有一個是你的對手。」

沈勝衣方待說什麼，楚烈已笑顧他道：「你既已知道他精打細算，亦應該知道無論他說什麼，在說之前是必已經考慮清楚。」

沈勝衣只好住口。

張千戶接道：「你若是突施暗算，我們四人相信亦無一倖免，而既然如此，你當然沒有必要先來一探究竟。」

「所以我們應該相信你所以上來烟雨樓，只是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秦獨鶴的臉倏又沉下。「一個人好奇心這樣重，並不是一件好事。」

「也不是一件壞事！」柳清風接上口。「我們年輕的時候豈非也是如此？」

楚烈轉望張千戶。「我們問問他，也許知道艾飛雨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張千戶看看楚烈，搖頭。「你就是不肯動腦筋。」

「有時而已。」楚烈帶笑轉問沈勝衣，「你什麼時候到來嘉興？」

「昨天黃昏。」

「只是南下路過？」秦獨鶴接問。

沈勝衣點頭。「事情到底是怎樣開始的？」

「由我的一個徒弟被殺，他叫江平——」柳清風語聲仍然是那麼平靜。「艾飛雨找上他的時候，他正在一間小酒家之內與兩個朋友喝酒，很清醒，沒有與任何人發生爭執，在殺他之前，艾飛雨只說了五句話——」

「你是柳清風的徒弟。」楚烈說出了第一句話。

秦獨鶴接道：「我叫艾飛雨，快劍艾飛雨。」

張千戶跟着說出了最後兩句：「任何與江南四友有關係的人我都要殺，你是第一個！」

「然後他就眞的拔劍，一劍將江平刺殺，」柳清風的目光始終停留在沈勝衣的面上。「除了江平的兩個朋友，小酒家的老闆和小二之外，還有十二個客人，他們現在仍然都生存。」





沈勝衣聽到這裏才問：「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六月初六。」柳清風沉着聲：「之後我的另外三個徒弟，替楚烈打點屋子的張義一家四口……」

秦獨鶴接道：「我的兩個姪兒，還有張記綢緞莊在嘉興總店的上下二十六個人都先後死在艾飛雨的劍下。」

張千戶補充道：「這是六月十九傍晚發生的事情，艾飛雨進去買了一疋白綾，突然拔劍殺人，最後以人頭爲筆，以白綾爲紙，留下了他的名字。」

沈勝衣一面聽面色亦一面變，嘟喃道：「飛雨不是這種人。」

張千戶雙掌倏的一拍，那個灰衣中年人應聲從樓外走進來。

「這是韓奇，是我的外甥，也是我的心腹，一向替我監視我在嘉興城中的業務，事發之後，他是第一個到達現場。」張千戶補充道：「當時他從店外走過，發覺本是上店時間，店門竟然緊閉，所以進去一看究竟。」

沈勝衣目光一轉。「以老前輩的精明，當然不會挑錯人。」

韓奇充滿敵意的目光望着沈勝衣，突然道：「這個人是艾飛雨的好朋友。」

張千戶笑笑。「這句話現在才說，是不是遲了一些？」

韓奇點頭。

張千戶接道。「我吩咐過你們未得我許可，不得進來騷擾，你並沒有違背我的話，」一頓又說道：「這個人既然是沈勝衣，你們攔他不住也不是你們的錯，不過，我們既然留得他在這裏這麼久，你應該就知道什麼是廢話的了。」

韓奇的頭垂得更低。

張千戶轉對沈勝衣道。「韓奇跟了我已經有二十三年，他的話應該是值得相信的。」

沈勝衣頷首，道：「若是不相信，老前輩也不會留他在身旁二十多年之久。」

張千戶隨即吩咐韓奇：「快將那疋白綾拿來。」

× × ×

白綾如雪，字本來是鮮血，現在已變得黯淡。只有「艾飛雨」三字，寫得很大，也很狂，若是要由這個字認出一個人的筆蹟來，顯然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所有的目光仍然集中在沈勝衣的面上，沈勝衣細看了一眼，苦笑。

他方待開口，張千戶已道：「任何一個人拿着人頭做筆，在白綾上隨便寫下這三個字，相信都沒有多大的分別。」

沈勝衣一聲歎息。「何況晚輩對這位朋友的筆蹟也不怎樣熟悉。」

張千戶笑道：「我給你看這幅白綾，目的只有要讓你知道我說的都是事實。」

沈勝衣歎息着道：「晚輩也只是奇怪，飛雨怎會突然變成這樣子。」

張千戶道：「很多人都奇怪，江湖上的朋友都公認艾飛雨是一個俠客。」

沈勝衣鄭重的道：「他事實做過不少只有俠客才會做的事情。」

張千戶道：「否則他只怕也不會變成你的朋友。」

沈勝衣道：「會不會是有人……」

張千戶知道沈勝衣要說什麼，搖頭道：「清風那個徒弟的兩個朋友都曾經見過艾飛雨幾面。」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

柳清風接道：「最奇怪的却還是我們四人非獨沒有與姓艾的結怨，甚至連姓艾的朋友也沒有。」

沈勝衣沉吟一下道：「艾飛雨可是眞的姓艾。」

張千戶點頭道：「這一點我們已經查得很清楚，而根據我們查得的資料，在事發之前半年，艾飛雨便已離家外出，不知下落，也沒有任何的消息給家人。」

柳清風補充道：「只是他先後多次都是一去就一年半載，習以爲常，他的家人也不以爲意，但知道了他是這樣殺人，亦無不極表詫異。」

張千戶沉聲接道：「每一個人都不像在說謊，所以我們肯定，這件事一定另有內情。」

楚烈大笑道：「無論如何我們却仍然要多謝艾飛雨，若不是他這麼一鬧，我們這四個老朋友也不知什麼時候才會聚在一起。」

沈勝衣目光一轉：「四位老前輩選擇在這裏相會是不是……」

張千戶搖頭一笑：「這只是因爲我們四人在這裏結拜，二十年前決定各散東西，離筵也是設於這裏。」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

張千戶笑着又道：「艾飛雨若是知道我們在這裏相聚，也許會有所行動，所以我索性不讓別人進入這裏來，以免誤傷無辜。」

沈勝衣頷首：「這麼說，四位在這裏相信已佈下了天羅地網。」

秦獨鶴冷冷的道：「進來這裏的人，若是沒有我們的命令，要離開，嘿——」

他沒有說下去，沈勝衣也沒有問，楚烈移步到欄干前，笑接道：「遊湖的船隻，十九是我們的人，不過，我絕不以爲艾飛雨會闖進這個陷阱來！」

沈勝衣微喟：「晚輩却是希望他看不出這是一個陷阱。」

「哦？」楚烈一怔。

張千戶柳清風秦獨鶴好像已明白沈勝衣說話，一齊皺起了眉頭。

楚烈目光從三人面上轉過，方待問，沈勝衣已道：「這個陷阱實於太大了，而且殺人者的目標不一定是四位老前輩。」

楚烈恍然道：「他若是只殺我們的弟子，我們在這烟雨樓中確來不及救援。」

張千戶當機立斷：「韓奇，快將所有人召到烟雨樓下！」

韓奇應聲奔出，一陣淒凉的號角聲隨即於樓外响起來。

× × ×

號角聲甫响，一葉小舟突然從柳陰中穿出，帶着一下急促的水聲劃破水面穿出，箭一樣射向兩丈外的一隻小船。

小舟上一個漁夫模樣的人，簑衣竹笠，旁邊放着一個魚簍，手中一支釣竿，他也就以釣竿爲篙。



他坐在舟上垂釣的時候，無論怎樣看也只像一個漁夫，可是這一動，就很不像了。

兩丈距離眨眼即至！

那隻小船上一個漁孃，兩個客人，那兩個客人隔着一張几子相對而坐，都是作文士裝束的。

几上一壺酒，一碟花生，那兩個文士一杯在手，雖然一派把酒談心的樣子，却難得說上幾句話，面上亦無笑容，聽到號角聲，都轉向烟雨樓那邊望去。

那刹那，他們亦聽到那一下急促的水聲，一怔，一齊回過頭。

年紀較大的那一個一眼瞥見，脫口一聲「小心」，那個漁夫的釣竿已脫手飛出，颼一聲，飛插進他的胸膛。

另一個文士驚呼拔劍，才起身，匹練也似的一道劍光已然到了眼前。

漁夫釣竿一擲出，身形亦離舟飛出，反手拔出了藏在簑衣下的長劍，疾刺了出去！

文士一劍擋不住，漁夫的劍已刺進了他的咽喉，「奪」地一聲一刺一挑，文士立時曳着一道血虹飛離了小船，墮進了湖中。

漁夫身形正好落在船中，從容將釣竿拔出來，那個漁孃已經癱軟，倒在船頭，只是發抖。

漁夫沒有理會，悍立在船上，盯着左右划來的兩隻小船。

左面船上四個藍衣青年，右面船上一個漁孃，兩個中年漢子。

那個漁孃看見死了人，手都駭軟了，儘管搖櫓，那隻小船非獨去得不快，而且有時還打轉着。

一個中年漢子急不及待，一把將櫓奪過，用力搖前，右手刀已在握。

漁夫只是看，沒有動。

右船雖然慢很多，但距離却也近很多，還是先接近，兩個中年漢子一聲叱喝，一齊撲上！

漁夫這才動，釣竿「忽哨」一聲，魚鉤曳着釣綫飛出，不偏不倚，竟鈎進一個

中年漢子的眉心！

那個中年漢子驚呼揮刀，刷的將釣綫削斷，身形立時變了向湖面墮下。

漁夫左手釣竿即時一挑，「奪」的插進了那個中年漢子的臉！

他的劍同時出手，反手一劍刷的將釣竿削斷。

那個中年漢子帶着半截斷竿「噗通」直墮進湖裏，周圍的湖面旋即泛起了無數漣漪，一縷鮮血接從他墮下的位置，漂浮上來。

鉤並不致命，這一竿却是必死無救。

另一個中年漢子那片刻已落下，連劈七刀，漁夫只一劍便將他的刀勢封住，左手半截斷竿乘隙穿進，插向胸膛！

中年漢子急退，船上有多闊，這一退便已到船舷，一脚踏空，身形一栽！

漁夫斷竿順勢往前一送，「噗」的還是刺進了那個中年漢子的胸膛！

中年漢子翻身墮水，漁夫脚一蹬，身形亦動，回掠入自己那葉小舟中。

四個藍衣青年的船這時候已到了，看見漁夫離船，齊聲暴喝，冷不防那隻小船給漁夫那一蹬，猛打了一個轉，正撞在他們那隻船的船頭上。

漁孃已癱軟船中，這一撞並沒有將她撞進水裏，那四個藍衣青年站立船上，却大受影响，一陣前仆後仰，但都能夠迅速穩定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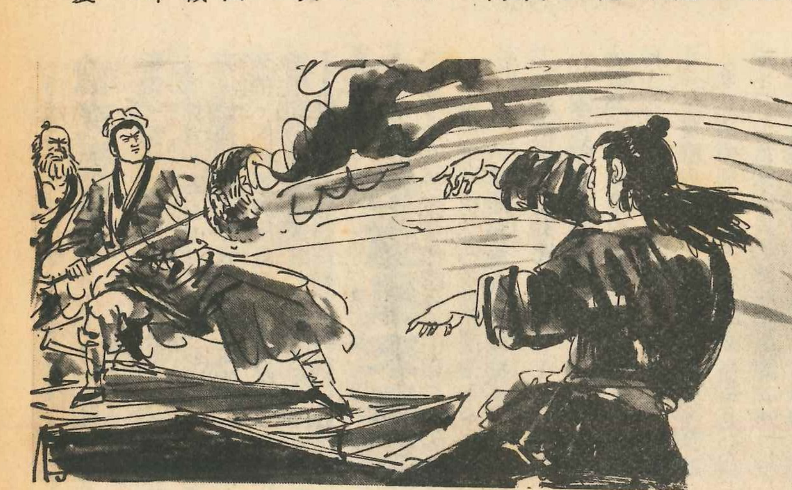
那漁夫即時又離開那葉小舟，一聲長嘯，凌空從當中那隻小船之上掠過，疾向那四個藍衣青年撲下。

劍光一閃，一個藍衣青年的人頭飛上了半天。

無頭的屍體連隨被漁夫撞飛出船外，漁夫脚尖在船板上一點，滴溜溜一轉，又發出了三劍！

三個藍衣青年各自接了一劍，一齊回攻，漁夫劍與人飛旋，劍光飛閃中，半截簑衣怒雪一樣飛碎，兩個青年亦在劍光中倒下！

漁夫左手一勾一抖，扯下剩下那截簑衣，往前迎去！



「哧」的第四個藍衣青年的劍將簑衣穿透，漁夫的劍同時刺出，亦穿透簑衣，却刺入了那個藍衣青年的小腹！

簑衣隔斷了目光，那個藍衣青年抽劍欲退，漁夫的劍已穿腹而過！

裂帛接一聲，簑衣變成了兩爿，左右激飛，藍衣青年的屍身同時被挑飛半空，血雨飛洒中，直墮進湖裏。

漁夫按劍，回頭，四隻小船如箭射來，每一隻小船上都有四個藍衣青年。

船到，劍到，喝叱聲中，四個藍衣青年當先離船，人劍如箭離弦，一齊射向漁夫！

漁夫冷笑，身形突然一沉，霹靂一聲，脚下那隻小船攔腰兩斷，左右蕩開，漁夫當中直裁水裏！

那四個藍衣青年身形已落下，失去了落脚的地方，齊墮進水裏，兩個突然發出一聲慘呼，一挺腰，從水裏冒了出來，立即又沉了下去。

在他們周圍的水面迅速被鮮血染紅，另外兩個藍衣青年相繼冒出水面，一個一翻身，爬上旁邊蕩來的同伴的船，一個才冒出，一支劍已從他的後頸刺入，咽喉穿出，慘叫也沒有一聲便已喪命。

他的屍體才沉下，一頂竹笠便在附近浮起來，船上那些藍衣青年的目光不約而同集中在那頂竹笠之上，人手一揮，各自發出了一支匕首！那頂竹笠寒光中被斬碎，幾支匕首直飛入水裏，却一些反應也沒有。

在右面那隻小船旁邊的水面那刹那突然激起一條水柱，那個漁夫從水裏冲天標起，水花飛濺未下，他的人已在那隻小船上，劍同時穿透一個藍衣青年的咽喉！

其他人惶然回頭，驚呼聲未絕，又一人被刺倒，漁夫的出手非獨快，而且狠毒，一劍致命，絕不留情！

他的相貌却一些也不像是那麼心狠手辣的人，挺鼻，薄唇，劍眉，星目，英俊而瀟洒，只有他的目光，尖銳而冷酷，倒是很配合他的出手。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五

溫涼玉·文
盧令·圖

闖蕩江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殺了婁小葉之後，林中隨即傳來一陣掌聲，接着，柳隨風一面拍掌，一面自林中走出來，他對蕭秋水的劍法大加稱讚，認爲蕭秋水是第一流武林高手。柳隨風行踪飄拂，是武林中一個甚爲辣手的人物；原來早已隱伏林中，暗中窺伺蕭秋水與婁小葉比劍，見到蕭秋水輕描淡寫的就殺了對方，使他不得不由衷讚佩。他並告知蕭秋水，說他在此暗窺，乃是奉幫主李沉舟之命而來的，同時要將所見經過報告幫主。隨後他與蕭秋水論劍，兩人均認爲李沉舟的劍術造詣精湛。一陣風過處，柳隨風驀地已消失影踪了，只剩下蕭秋水獨自在低首沉吟……

估道鳳來儀　詎知鴉噪舌

大雁塔裏的秘密聚會

終南古城在長安。

李白咏終南山詩云：

「出門見南山，引領意無限，
秀色難爲名，蒼翠日在眼。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
心中與之然，托興每不淺。
何當造幽人，滅跡棲絕巘。」

這是詩人李白在寂寞懷才不遇的生活中，只能托志於秦嶺浮雲，在天際自由舒卷了。

長安古城中謫仙樓，是當年三大詩人所到之地，李白、杜甫、賀知章都曾來過此地。

蕭秋水雖尋人心切，但路過長安，總是會來憑弔一番，他準備午膳之後，就趕去灞橋。就在他細嚐古城名茶之際，忽然樓上一陣騷動、囂嚷，蕭秋水大感奇怪。

只見兩個穿着一身花花綠綠的彪形大漢，一個手拿拐子棍，一個白蠟桿方天戟，走了上來。

謫仙樓的幾名夥計走上前去勸阻，那兩人輕輕一撥，伙計們都如斷綫風箏一般，飛了出去，老半天爬不起來，依依哎哎的呻吟着。

蕭秋水看得大皺眉頭；這時那二掌櫃的也上前勸阻，懇求道：「大爺，兩位大爺，小店是小本生意……求求您倆行行好事，約戰擺在別處……」

那使方天戟的大漢喝道：「住口！我們約定對方決戰的地方，怎可以隨隨便便更改的！」

這時老掌櫃也跑出來勸解，那兩人就是不聽，比較胆大的幾個城裏的翁長，也勸說道：「不行呀……這裏是有名之地，您倆看看，牆上是留有李白的題詩呢……不能在此決鬥呀。」

又有人勸道：「在別人店裏打殺，把人家樓店都拆了，叫人家吃什麼來着！」

那使拐子棍的「拍」地反手一巴，把說話的人打了出去，其他的人紛紛驚呼而

退，哭喪着臉嗚咽：「天啊！……這個年頭王法去了那裏？……天理何在呀！」

蕭秋水看得按捺不住，扶案而起。

那使拐子棍與使方天戟的，稍有異動，即有所覺，兩人向蕭秋水處襲來，猶如兩道森冷的電光。

蕭秋水正待說話，突聽一人怒叱道：「呔！你們兩個狗徒，在這裏作威作福，目無王法麼？」

說話的人非常年輕，眉清目秀，背插長劍。他身旁的人，年約三十，是衙門差役打扮，腰掛長刀。

那使方天戟的回罵道：「你又是什麼東西？」

使劍的少年豎眉怒道：「你有眼不識泰山，我是終南劍派第十一代弟子原文瘦，他是我堂兄，長安名捕快『手到擒來』牛逵之，你們還不走，就抓你們到衙府裏去。」

那兩名惡客一齊哈哈大笑出聲來。原文瘦怒不可遏，他是血氣方剛，怎能忍受此等辱笑，「刷」地拔出劍來，一聳肩，即躍過三張桌面，「呼」地劃出一道劍花，叱道：「要你知道訕笑的代價！」

說完劍花一飄，如白雲舒捲，直取拐子棍大漢的臉門。

蕭秋水稍皺了一下眉頭，心忖這少年出劍好狠，但又深心暗佩終南劍法的變幻與意態。

那使拐子棍的冷笑一聲，猝然一夾，一雙拐子棍，恰好把劍夾住，一脚踹出，「砰」地把少年原文瘦踢飛出去，「蓬」地飛出了窗口。

那衙役牛逵之臉色大變，「霅」地拔出腰刀，站了起來，使拐子棍的冷笑道：「這等三脚貓功夫，也來唬人。」

那牛逵之倒是毫不畏懼，大喝一聲，一刀砍了下去！

詎知半途突出一記方天戟，架住大刀，反手一扳，「格登」一聲，大刀折斷，那大漢以戟尾白蠟桿迴掃，「砰」地一聲，又把這差役掃出窗外，落下街心去，窗外行人嘩然！

這時樓下又「咚咚咚咚」趕上了四名公差，想必是樓上發生事情，衙裏派人巡視的，這四名差役，一看就知道是練家子，都是緝拿悍匪的老經驗，一上來就擺明陣勢，抽出腰刀，樓上情形，一觸即發。

蕭秋水本待出手，既見官府有人出來，也一時不好貿然插手，免遭誤會，正在盤算此想，忽見樓下唉呀連聲，被擠出一條路來，人人都嫌惡地望去，只見一高大的黑漢，排開衆人，大步地走上樓去。

這黑漢威風凜凜，人未到，聲先到，大聲喝問：「喂，幽州雙鬼，我黑煞神來了！」

只見那兩個先前的大漢互覷一眼，却緊張起來，擺出了陣勢！

蕭秋水心中大奇，這兩人在衆人圍困之下，毫不變色，而今黑煞神一出，倒是十分戒備，想必黑煞神亦非易惹之輩。

黑煞神大怒，喝道：「你們不下來迎接！」

那樓上兩人又交換一個眼色。使拐子棍的道：「你自己上來呀。」

使方天戟的大漢道：「這兒有人阻擋我們的比武哩！」

黑煞神怒叱：「誰？是誰！好大的胆子！」

四名差役，一時相顧不知如何是好，那黑煞神大步走了上來，一雙大眼，睜得暴滾，呼嚕呼嚕的喝問道：「是誰！誰敢如此？」

然後上得了樓，這人頭幾乎觸着了樓頂，四名牛高馬大的差役，還站不到他的胸臆，黑煞神大聲喝問：「你們是麼？是不是你們？」

四名差役連回答都來不及，已有一人，被他一抓一丟，丟了出去，半晌爬不起來。另一人被他擒住，一甩飛了出去。一人拿刀來砍，被他一脚連人帶刀踢出，剩下一人想逃，被他一張桌子砸過去，砸個葷七八素，暈倒當堂，一時間四個差役，全都解決了。

黑煞神拍拍手掌，整整衣衫上的菜餚汁液，向那原先兩人道：「好了，這兒乾乾淨淨，正合我們決一死戰。」

這時長安城的人們，不知來了多少，全都聚集在謫仙樓下觀看，一面恐懼他們毀掉那些珍貴的文物，却因害怕，無人敢上前干涉。

那使方天戟的眼睛緊緊一轉，毅然道：「好吧。咱們就打，好好的在這裏打一場。」

使拐子棍的也一吞口水，乾笑道：「咱們這一戰，非打個天翻地覆不可！」

蕭秋水忍無可忍，正要出手，忽聽一人道：「等一等。」

× × ×

說「等一等」的人也是在樓上，不過是偏於屏風後閣子裏一隅，這是一個頎長的年青人，手裏拿着一把長柄九環刀，威風八面。

他身邊左右都有人，左邊一人，又肥又矮，五短身裁，右邊一人，又高又瘦，竹竿一般。

蕭秋水深覺納悶，只好靜觀其變，到必要時才出手，只聽得那黑煞神大罵道：「你是什麼人？不怕我黑煞神拔你的舌頭嗎？」

只見那頎長青年挺身而道：「你聽過皇甫公子未？」

「皇甫公子」？——這名字在蕭秋水心裏一閃而過：這名字怎的好熟？

只見那黑煞神、使方天戟、使拐子棍三人俱臉色一變，詫然問道：「皇甫公子……皇甫高橋是你什麼人？」

長安城中的人，聽得皇甫高橋這名字，也引起紛紛騷動。有些人正七口八舌在說話：「皇甫高橋……就是皇甫公子！」

「皇甫公子行俠仗義，這一次有他出來……」

「沒問題了！我們得救了！」

「皇甫公子的人，好好教訓這三個煞星！」

那頎長年青含笑團團向樓下衆人一揖，有禮地道：「諸位放心，皇甫公子吩咐過，任何人敢欺壓民衆，我們都不會放過他！」

樓下民衆又自是人人道好，紛紛如雷，喝起采來，有人爭相傳誦道：「這人就是皇甫公子的拜把弟兄，叫做齊昨飛，旁

邊的是皇甫公子近身護衛，一個叫做『竹竿』黎九，一個叫作『冬瓜』潘桂，三人武功都很高。」

「唉，不知是不是那三個煞星的對手呢！」

這時黑煞神哼聲道：「喂，齊大管家的，我們三人沒惹你，你也少來惹我！」

齊昨飛臉色一沉，道：「滾出去！長安城豈容你撒野之地？」

黑煞神大怒，嗶嗶叫道：「我是給面子皇甫高橋！你小子不知好歹，我先宰了你！」

說着「呼」地一聲，全力掠起，帶起一股凜然的勁風，襲得人喘不過氣來，眨眼間到了齊昨飛面前，砰砰兩拳擊去，未擊中已在臂骨發出「拍拍」的响聲。

齊昨飛一揚掌，雙掌似無骨無力，卻接下了兩拳，突然一蹲，抄起九環刀，一刀迴環攔掃。

這一刀，之妙、之快、之準，眞是不可想像，黑煞神狂吼一聲，噴血，倒跳而出，排開衆人，亡命地逃，街上人們唬得尖叫不已，只見地上一列血跡，才知黑煞神已受刀傷。

齊昨飛扶刀挺立。長安民衆，爆出叫好之聲，不絕於耳。

就在這時，使方天戟的與使拐子棍的，雙雙飛襲。

但同時間，那「冬瓜」和「竹竿」都動了。

黎九一揚手，手中多了一支白蠟桿，潘桂一翻手，多了一隻金瓜鎚，在電光火石的一刹那，方天戟、拐子棍未擊中之前，他們的武器已頂中了對方。

那兩名穿着花花綠綠的「幽州二鬼」頓住，大汗涔涔而下。那黎九冷笑道：「公子有令……放你們一條生路！」

兩人緩緩把手中兵器抽出，轉身行去。街心的人們看得一清二楚，正欲歡呼拍手，忽變作駭呼，原來那「幽州二鬼」兇性大發，方天戟與拐子棍，又向「竹竿」、「冬瓜」二人背心刺去。

這連蕭秋水也爲他們捏了一把汗，大喝道：「小心！」

但在尖呼聲中，那一高一矮兩人，宛若背後長了眼睛似的，尚未回身，便出手，金爪鎚頂在使拐子棍的腹腔，白蠟桿點戮在使方天戟的喉頭上，「幽州二鬼」喉核滾動，良久不能動彈，更不敢進一步用武器攻擊了，靜了好一會，樓下歡聲雷動，喝采連天。

潘桂又緩緩收了武器，道：「這是你們最後一次活命的機會了。」

「幽州二鬼」才知對方不殺自己，兩人怔了一會，竟然「呼嚕」一聲跪下去，「咚咚咚」叩了幾個响頭，大聲道：「皇甫公子聖明，幽州二鬼得饒以不殺，日後必當報答，肝腦塗地，在所不辭。」

在長安民衆的爲皇甫高橋喝采之聲中，使方天戟的與使拐子棍的，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抱頭鼠竄。

「好！好！皇甫公子座下高手果然要得！」

「這次幸得三位前來，否則小店不堪設想……」

「三位能不毀一椅一桌趕走三個凶徒，簡直是神乎其技……」

只見齊昨飛等團團揖拜道：「我們只是作該作之事而已……」

「這一切都是皇甫公子對我們耳提面命的……」

「就連武功，這也是得皇甫公子的親傳……」

蕭秋水心頭一震，他記起這「皇甫公子」是誰了。

× × ×

李沉舟說過的話：「現下武林中最出風頭的兩個年輕人，一個是你，一個就是皇甫高橋，我不殺你們，除非他先殺了你，或者你先殺了他之後……」

這「皇甫公子」，就是皇甫高橋！

× × ×

蕭秋水目覩這場鬧市中的格鬥，一方面感到敬佩，一方面却感到一種在他光耀、奮振的一生裏，突如其來的一種陰影和滋味！

那是一種近乎自卑的心情。

——皇甫公子那麼有名，自己怎能跟他相比？

——他武功好，人緣好，單止於手下出來，就那麼轟動……

——李帮主實在錯愛自己了……

一下子，蕭秋水覺得普天之下，李沉舟反而親近起來，好像知音一般……

——唐方，還有唐方，如果唐方在，就好了。

蕭秋水又記起在嵩山殺仔的催促，催動自己趕快到湖北去：「神州結義」的各路英雄豪傑，正在選拔新的盟主，而他和皇甫高橋的呼聲最高……

——可是他又那裏及得上皇甫公子？

× × ×

於是他決定先不去管選拔盟主的事，先找到他失踪的兄弟們再說。

有了這種決意，他又踏實了起來。

——世間的名和利，都來自於比較，爭強好勝，都來自於不服氣，但這一切，都不如他找到了他的兄弟，再過他躍馬烏江，神州結義的日子。

× × ×

蕭秋水再定過神來時，齊昨飛等三人已在民衆歡呼聲中，離開了現場。

蕭秋水追上去：此刻他的心意無他，既無自穢或併比之心，只想和這幾個可敬的人交一交朋友，或者請他們代向皇甫公子問一聲好，他蕭秋水很服膺，絕不與皇甫公子作任何競爭。

開始是人潮洶湧，民衆看完熱鬧之後，相偕散去，蕭秋水不敢亂擠，所以趕不過去。

等到一出大街，人潮稀落，三人却顯得有些張惶，急速疾馳，蕭秋水大感納悶，於是一直尾隨，沒有相招呼。

越到後來，三人行踪閃縮，張望不已，蕭秋水好奇心大作，所以也匿伏跟踪起來，他小時本就極斗皮，談起尾隨跟踪，方法巧多，許都比不上他。

又到一條巷子，那三人跟另三人碰在一起，稍爲一聚，即又往前疾走，這下方才令蕭秋水不顧一切跟踪下去。

因爲後來那三人，竟然就是被齊昨飛、黎九、潘桂三人打垮的黑煞神與使方天

戟及拐子棍的三名大漢！

× × ×

爲什麼在長安城裏，約定拚鬥的三個人，却如舊知至交地出現在這裏？

爲什麼在謫仙樓上，打得不可開交的六名高手，却如負重任地相逢在這兒？

他們還要去那裏？

——這些都是蕭秋水滿腹不可解的疑問。

× × ×

這一行六人，到了長安大小兩雁塔。

名詩人岑參曾有詩云：

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
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
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層摩蒼穹。
下視指高鳥，俯聽聞驚風。

雁塔亦就是當年白樂天一舉及第的題名處：「慈恩塔下題名處，七十人中最少年。」

大雁塔幾乎可以表徵着長安在唐時的標誌——這六人鬼鬼祟祟的來到大雁塔，要做什麼？

當六人閃入了門楣時，蕭秋水也掠上了塔層，倒掛金簾，如一尾無聲之游魚鑽入了水草之中一般，蕭秋水潛身于殿內樑上。

× × ×

六人進到塔內，向中間原在塔裏的一個鬍鬚灰白的老頭子行禮後，團團圍坐。

七人容色，似對彼此都十分熟稔。

好一會，那老頭兒長噓一聲道：「辛苦你們了。」

其他六人，都客氣地欠身，其中「冬瓜」潘桂道：「應該的，爲公子爺做這件事情，我們可心裏服氣。」

大家又客氣了一番，白鬍老頭和齊昨飛顯然輩份較高，兩人隱然是要角，齊昨飛笑道：「……只不過下手重了些，要四阿哥吃虧了。」

黑煞神笑道：「也沒什麼。那些是豬血，一路洒過去，倒嚇着了行人，齊老大也是爲了公子爺，我蒲江沙還有什麼話說呢。」

蕭秋水心頭一震：原來謫仙樓上的比鬥，都是假的，只是唱一齣戲而已。但他們的用意是爲了什麼呢？——爲了皇甫高橋？

隨着心裏又是一動，蒲江沙却是大大有名之輩，外號可不叫作「黑煞神」，而是綠林上有名的「四阿哥」，他來客串這套戲，又是爲了什麼呢？

那使方天戟也接着陪笑道：「……四阿哥都不埋怨，我們刁家兄弟，吃的更是公子爺的話，那裏有話好說。」

蕭秋水也是心頭一悟。刁家兄弟——武林中確有一對刁家兄弟：刁怡保與刁金保，在陝西一帶，十分有名——原來是這一對所謂「幽州雙鬼」的人物！

那老頭兒呵呵笑道：「大家都是爲了少君做事，不用客氣——我們先後已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唱了許多字，只是少君不知道罷了。」

蕭秋水心中也閃過一個人物，江湖上有一名高手，也是有名的智囊，在皇甫世家做事，後來四大世家，即：南宮、慕容、墨、唐，問鼎江湖，皇甫家人材凋落，這人也未現江湖。

——這就是外號人稱「九尾狐」叠不叠，叠老頭兒。

刁怡保有些担心地道：「公子爺知道我們這麼做，不知會不會怪罪我們呢？」

齊昨飛笑道：「那會！他不知道不就得了！我們這般都是爲他好，他不像那蕭秋水，凡事出來自己闖，公子爺智能天縱，但極少出外，多在家中運籌帷幄，名聲可能不如現在到處打擊權力帮的蕭秋水——我們這樣做，正是爲他宣揚呀。」

刁金保接道：「可是公子爺知道我們這樣做，他會不高興的呀。」

叠不叠叠老頭兒道：「少君知道，的確會不悅。我們的做法，是爲了少君能在湖北『神州結義』選拔中獲盟主之位，光宗耀祖，重振門楣，擊敗蕭秋水，建立實力，對抗權力帮與朱大天王，如此苦心一旦他知道了，也不會眞的遷怒我們的。」

蒲江沙四阿哥道：「希望如此就好了，免得我們做惡人做了那麼多的時候，到頭來得不到公子爺的原諒。」

「竹竿」黎九笑道：「我服侍少主這許久，知道少主脾性，他視兄弟們如至親，無論如何，他都不會因此而與大伙兒不睦的。」

「冬瓜」潘桂也接道：「我們反正也沒傷人嘛，客串一下，替少主宣傳宣傳，又有什麼不好了。」

刁怡保臉有難色：「話雖那麼講，但公子爺的脾氣……」

刁金保比較想得開，敲擊拐子棍道：「唉……別管了，反正都作了嘛……讓什麼蕭秋水的當了盟主，我刁老二不服氣，捧捧公子爺上來，總是應該的，咱們公子爺可不是像人家靠運氣亂闖而出名的，咱……」

齊昨飛笑着補充道：「咱公子爺可是行大事不留名，十年如一日的哩……所以咱們就替他留留名！」

衆人聽得哄然大笑。並且繼續談下去。蕭秋水在屋樑上，終於明白他們聚在此地，所爲何事，心裏十分傷感。

× × ×

——這也許是因爲看見，別人家有一羣朋友，正在爲他們所敬服的人做事罷。

蕭秋水也曾經有過兄弟、朋友。而今他們都不在了，死了，或者失了踪，背叛，或者在遠方。

蕭秋水看到他們，也了解他們的苦心——雖接近欺騙，但用心却是十分忠耿。

——蕭秋水欣賞他們，他欣賞有所操持的人，他不願去揭穿他們。

他只好想悄悄離開。

× × ×

他正要離開，突聽得一聲冷喝：「是誰？」

這人又急、又快，聲自樑下响起時，人已到了樑上，一股狂飈，已飛襲蕭秋水背項。

蕭秋水不用回頭，已知來人是叠老頭兒。

叠老頭兒這一出手，便可知他武功比那六人中任誰都還要高。

蕭秋水切掌一引，借力一跳，撞破窻

檑，竄落飛簷，飛逃而去。

齊昨飛第一個掠出屋外，見蕭秋水之背影，猛出一劍，但被對方一拂撞開；這時黎九、潘桂也躍了出來，潘桂跌足道：「糟糕！給他聽去了！」

黎九道：「這傢伙……似在茶樓上那人……」

齊昨飛跺足道：「此人言貌，與傳說中蕭秋水酷似；如是他，給他聽到了，傳出去可糟透了！我輕功好，我去追他，你們守在這裏！」

齊昨飛一說完，便如彈丸般射出，這時蒲江沙也自塔中躍出，疊老頭兒也帶刁怡保及刁金保自屋瓦上撲下。

潘桂道：「齊老大去追去了，他要我們留守。」

黎九道：「那人輕功好，只怕唯有齊老大和疊軍師才追得上。」

疊老頭兒沉吟了半晌，望向遠方，終於道：「我們返去塔裏再說。」

× × ×

蕭秋水此刻的內力充沛，從中提昇了輕功，發力急馳，早把齊昨飛拋出老遠。

他本來想早點離開長安，到灞橋看個究竟——可是走到半途，伸手向懷裏一摸：——天下英雄令還在，古劍長歌還在，朱大天王的秘譜還在，獨獨是那本梵文貞經遺失了。

——遺失在那裏呢？

想必是在屋樑上。

——這會不會給疊老頭兒他們取走了呢？

應該不會的。那本貞經，對付凡人來說，根本是無用之物，但對少林而言，却是珍寶。

蕭秋水決定返去取回。

——他料定疊老頭兒等意想不到他還敢回轉。

——說不定回去時他們也走了呢。

——就算遇上了，却也不妨，因爲以他現在的武功，還應付得來。

× × ×

所以蕭秋水就回去了。

塔裏血案　灞橋械鬥

蕭秋水做夢也想不到他回去會看到這樣的景象。

× × ×

他行近大雁塔裏，已格外小心，特別繞過正路，往草叢矮灌木中走去，再想掠上石塔，竄入大殿，取回貞經。

他一面留視塔門的動靜，一面匿伏而行。

他突然踩到一樣東西。

他踢在上面，幾乎絆了一跤。

可是此刻他武功何等厲害，稍爲一跌步，即刻穩住。

他凝睛一望，却駭了一跳。

地上的「東西」是人。

是死人。

× × ×

人，死得很慘。

由眉梢至下頷，幾乎被人一劍劈爲兩爿。

死的人居然是「冬瓜」潘桂。

——絕對錯不了，因爲屍旁還有他的奇特兵器「金瓜鎚」。

× × ×

蕭秋水此驚，非同小可。

這時塔內有人踮踮踉踉，跌步出來。蕭秋水再不及其他，搶步出去，一把扶住，却正是「竹竿」黎九。

「竹竿」黎九瞪住他，口咯鮮血，脇骨被打得全部折碎，無一根是完整的。

蕭秋水貫力於掌，輸予眞氣，黎九怪眼一翻，居然問了一句：「你……你是……誰？……」

蕭秋水疾道：「我是浣花劍派蕭秋水，快告訴我，裏面發生什麼事情？」

黎九雙目一瞪，喉頭一陣抽搐，嘔血道：「你……你……蕭秋……水……殺人……兇手……」

蕭秋水正是莫名其妙，黎九却巳倒斃了。

蕭秋水只好再走入塔裏，未入門檻，即聞一片血腥，地上倒在血泊中的，正是刁家兄弟等。

蕭秋水正是驚疑不定，才這麼一下子，是誰下的毒手。心念一轉，掠上石樑，見貞經還在，稍爲放心，收入懷中，又掠落了下來，見屍首羣中，有一稍稍會動，即趕過去。

那人正是疊老頭兒，背心正中一掌，傷得甚重。

蕭秋水急搖撼問道：「是誰幹的？」

那疊老頭兒勉力睜開無力的眼眸，艱辛地道：「是……蕭……蕭秋水……」說完又口吐鮮血，踣地不起。

這一句話對蕭秋水來說，可謂驚撼莫大，他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但總不能見死不救，便決意去救活疊老頭兒，再問個水落石出。

於是摧動掌力，灌輸眞氣，以保住疊老頭兒的命脈。

這時大殿中另一角落，血泊中又有人蠕動，蕭秋水因要全力救護疊老頭兒，也沒法兼顧。

就在這當口子時間裏，忽然有人一面駭呼着一面掠進塔內來，腋下還挾了一人，正是黎九的屍身，一返塔檻，完全呆住，目眦盡裂。

蕭秋水見來人是齊昨飛，知他是爲了追逐自己，這才倖免遭殺手，心中暗自替他慶幸。

齊昨飛却睚眦皆裂，見一陌生人——即自己所追逐者却在塔內，當下呼嚷道：「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連呼三聲，十分悽厲，塔內層層回响。蕭秋水一時也不知如何作答是好。

齊昨飛遙指蕭秋水顫聲道：「你……你是誰……這裏是誰……誰幹的……？」

蕭秋水感覺到疊老頭兒心脈巳漸漸回復，稍爲把眞力一歛，應道：「在下蕭秋水……」

齊昨飛厲聲道：「你是蕭秋水？」突聽殿角的一人「哎」了一聲，齊昨飛掠了過去，扶起那人，原來是四阿哥蒲江沙，胸膛至背門，被一劍貫穿，因天生魁梧，始能支持到現在不死。

齊昨飛垂淚問道：「是誰……下的毒手？……」

蒲江沙嘶聲道：「是……蕭秋……秋

水……」

齊昨飛「嗄」了一聲，蒲江沙却頭一歪，飲恨逝去。

蕭秋水這時透納眞氣，巳在疊老兒能支持生命的狀態之下，撤力收回，這時齊昨飛輪舞九環刀，虎虎作响，嘶聲厲問：「蕭秋水！……你卑鄙下流！爲什麼要這樣做？」

——可是蕭秋水並沒有「這樣做」。

蕭秋水想要解釋，對方的刀風巳掩蓋過他的聲音。甚至掩蓋過一切，遮蓋過一切，一刀當頭劈下。

若蕭秋水換作未獲「八大高手」悉心相傳之前，就算功力深厚，反應過人，亦未必能在不能還手，不想傷人的情形下避得過這一刀。

這一刀劈下，蕭秋水臉一仰，雙手閃電般一拍，挾住九環刀，右脚巳踩住對方左屈膝之脚背。

掄舞生風的三十七斤九環刀，硬生生陡被定住——這使齊昨飛意想不到，而且左足被踏，一時進退不得，在這瞬息間，蕭秋水至少可以攻擊自己十次以上。

可是蕭秋水沒有攻擊！

他只是飄然飛至塔外。

齊昨飛厲聲問：「爲何留下我？」

蕭秋水在第二個縱身之前，留下了一句極端無奈但又令齊昨飛無法領悟的話：「因爲我根本不想殺你。」

× × ×

離開了大雁塔，雖巳尋回了少林貞經，但蕭秋水心頭更是沉重。

——爲什麼瀕死的人，都一口咬定我是兇手？

——是不是有人冒充我，狙殺皇甫高橋的部屬？

——這樣做，是什麼居心？有什麼用意？

——究竟是誰冒充我？

蕭秋水不管一切，他決定先到灞橋再說。

× × ×

灞水汹汹，蕭秋水心却沉沉。

他坐在銷魂橋下，人却銷魂。

街上人來人往——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自己的親屬朋友，自己的夢想……

然而再幾十年，再在橋下坐的又是什麼人？千百年後，是那家年少坐此冥思？這些路過的行人，是不是換了又換，故事也是翻新又翻新嗎？

蕭秋水望着悠悠流水，一直如此默想着。

就在這時，幾個人匆匆走過橋上。

第一個人走過，蕭秋水還沒有回復意識，如生命的天空一片空白，只是一隻小鳥之影偶爾掠過而巳。

緊接着第二個人走過，再度提醒了蕭秋水的省覺——這人好熟。

這人也即在接踵的人海裏消失。但第三人的背影緊隨又出現。

——對了！

是他們。

× × ×

這三個人當然是蕭秋水認識的人。

但既不是兄弟，更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

這三人就可以說是處心積慮，要整治甚至殺死蕭秋水的人，但也可以算作蕭秋水恩人的人。

這三個人便是朱大天王麾下「長江四條柴」中留存的三人：宇文棟、孟東林、常無奇。

這三人曾在漓江巧救躍落崖下的蕭秋水——但却要折磨他，並擒他交予朱大天王，其中監視蕭秋水的金北望却爲一個神魔左常生的弟子所殺，其他三人終被「劍王」屈寒山所拿，最後竟對權力帮屈伏，在浣花劍派蕭易人與蛇王在點蒼山一役中，致使蕭易人因這三人在現場而誤信祖金殿爲「烈火神君」，結果慘遭全敗之局，這三人雖說在該役武功不高，但所佔的功勞，是令李沉舟也十分重視。

但却令朱大天王震怒不絕。

朱大天王原遣部下之「雙神君。五劍六掌。三英四棍」中的「六掌」（即「六殺」）出來，要在劍廬中衝着少林方丈天正大師之面來收拾蕭秋水，乃爲了報金北望被弒之辱，亦顯然是起自朱大天王對「長江四棍」的信任，如今「四棍」中其他三人公然背叛，且爲權力帮立了他們在天王部屬時前所未有的大功，這令朱大天王無法下台，氣得七孔生烟。

× × ×

蕭秋水見到這長江三棍走過，微微一怔。

然而三人並未發覺在江畔的沉思的少年就是蕭秋水。

三人忽忽而行，十分閃縮，似走避什麼强仇一般。

就在這時，這李白詩中的「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的銷魂橋，驀然變成了殺氣騰騰的斷魂橋。

× × ×

忽然所有的行人，男的、女的、老的、幼的、健全的、殘缺的、商人、農夫、婦女、工人，全都變成了刺客。

他們手裏拿着利刄或兵器，像一個婦女，一揚手，花籃打出，花籃邊沿都是藍汪汪的刀片！

一個老農夫，揮舞着鋤頭，一個書生，摺扇上「叮」地彈出薄刃，一個老鴇母，踢出的鞋上，有三叉尖刺的機簧。

一刹那間全向孟東林、宇文棟、常無奇三人攻到。

也就在同這一刹那間，蕭秋水不但驚覺出此情形，還發現了一種情形。

不知何時，橋上那端，巳出現了一個端坐着的人。

身着簑衣，但裏身一片藍殷殷的勁衣，還可以透視得出來——草笠低垂，似專心在釣魚，釣竿却是無釣絲的！

× × ×

常無奇、孟東林、宇文棟三人武功雖不俗，但無法抵擋這些來如潮水般無匹、憤怒的人羣或刺客。

宇文棟巳倒了下去，他是中了三次重創才倒下的。才一倒下，立被分屍，身上至少被切成三百多塊，連耳朵都切碎成四片，簡直不忍卒睹。

常無奇巳負傷。孟東林有懼色，刺客中也倒了兩名。

局勢非常緊張。其中一個燒窰打扮的工人揮舞銅牌高呼：「叛徒！今日教你們知道背叛天王的下場！」

常無奇與孟東林自知難以活命，但又十分恐懼落在這班朱大天王的人手上，所以死戰。

在背水一戰的情況下，常、孟二人，又殺了一名對手，但對方人多，常無奇忽然給一人抱住，他臉色慘白，全身癱軟，慘呼道：「我……我知錯了！我……願到天王面前認錯……」

那燒窰工人模樣的人冷笑道：「還有你說話的機會麼？」他將手一揮。

立即有一人，取出牛耳尖刀，割掉了常無奇的舌頭，常無奇疼得慘嚎不已，又有一人，一腳踩住他咽喉，居然像殺鷄一般，掏出刀片，細細地割。

鮮血一直湧噴，常無奇要掙扎，另四人扳掣住他的手，又有四人，拿木釘鑿穿他的手背與脚脛骨，釘在地上。

常無奇的慘呼，眞是令人心驚魄動。孟東林瞥見，更不敢投降，雖懼得魂飛魄散，但無論怎樣都不敢就擒，所以振起威風，一棍砸碎了一人腦袋，却被那領袖模樣的人，從背後撞中了一牌，口吐鮮血。

常無奇猶未死，喉管「格格」有聲。

蕭秋水既怵目驚心，也忍無可忍，忽聽那漁夫悠然道：「上釣勒。」

只見他竹竿一揮，一尾魚即自水中躍出，自動落入他的魚簍裏。蕭秋水心中暗驚：這人沒有魚絲，居然以一引之力，挑起水中游魚，落入簍中，這種功力、手法、準確，皆非叠老頭兒等人所能及。

這時常無奇已咽氣，孟東林又着了一刀，情形十分危急，蕭秋水也顧不了這許多，一反手，雙手一抱，用力一拔，竟拔起了一株揚柳樹，他大喝道：「呔！就算是處置叛徒，也下手太辣了！」

他這一喝，果然都停下手來。蕭秋水連根拔起楊柳樹，本要嚇退這干如狠似虎的惡徒，現在他們人人都住了手，可是無一唬退，反而向蕭秋水迫近來。

那燒窰模樣的人尖聲問：「你是誰？幹什麼的？管什麼閒事！」

蕭秋水見對方來勢洶洶，只得橫樹當胸，道：「我是蕭秋水……」

那人大笑道：「哦，這樣正好，我是天王的義子，叫做杭八，外號『鐵龜』，你聽說過未？」

蕭秋水一愕，這名字倒是聽說過。

× × ×

杭八之所以有名，是他做過的事不敢承認出了名，而且他手上的銅牌，進可攻人，退時只要往牌裏一縮，根本讓敵人攻不着他，非常厲害。

至於這人如何當上了朱大天王的義子，蕭秋水可從來沒有風聞過。蕭秋水倒不怕杭八，杭八武功再高，也不會高過左丘超然。只是敵人個個都殺紅了眼睛，要制住他們，是件麻煩的事。如果以殺止殺——則殺害那麼多無冤無仇的人幹嗎？

就在蕭秋水沉吟當中，至少已有四個人飛躍過來，揮舞兵器，要亂刀斬死他。

蕭秋水在橋之這一端。杭八的人在橋的那一端。

那四人要飛越那漁夫，才能過得來攻殺蕭秋水。就在那四人躍起的同時，他們四人的額頭，突然都多了一個血洞。

然後她們躍落的所在，便成了橋下洶洶流水去。

× × ×

那漁夫緩緩站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塵埃。然後他用一種出奇好聽的聲音道：「又四條魚。」

× × ×

杭八等嘩然。不斷有人衝過橋來。

那「漁夫」迎了上去。開始時蕭秋水還担心，那「漁夫」勢孤力薄。

所以他想衝過去——但他一直只看到「漁夫」的背影，那「漁夫」似一直殺了過橋那端去，並沒有人可以繞到「漁夫」的背後來。然後他看到那「漁夫」一直殺到了橋的彼端——而橋上都是屍體。

——至少二三十具屍首。

跟着下去是橋那端更多的屍體。

那些兇徒都拚紅了眼睛——結果只染紅了他自己身上的衣衫。

那「漁夫」的魚竿，不斷發出「嘯、嘯」的急風。

然後對方的人不住的倒下去。

「你是誰？」

「——難道是那妖婆？」

這語音悽懼無限。

「不成，不是敵手！」

「我們拚了！」

「不可以，太厲害了！」

「快逃！」

殺到最後，地上又多了一、二十具屍首，其餘的人一轟而散，那「嘯嘯」的急風終於停了。

那「漁夫」頓住，回身，他竹笠低垂，蕭秋水看不清他的臉容——只見他轉一個花巧，再把竹竿輕巧地插在他腰帶上。

× × ×

這時橋上寂寂，橋下流水依舊。

橋中橫七豎八，倒的都是屍體，而且都是一招斃命的。

蕭秋水抱拳恭問：「敢問——」

這時孟東林驚魂未定，挾橋索巍巍立起，驚恐無限地問：「你是——」

就在這時，忽然橋下冲起一道水柱。水柱昇起時，在陽光照射下，五彩斑斕。

水柱裏有一個人，也在同時間出手。

「蓬」地漁人的竹笠被打飛。

但漁人的竹竿也刺了出去。水柱一閃而落，落回水中，水柱巳一片殷紅。

一人快若游魚，已向下游迅速游走。

蕭秋水認得那人，脫口道：「雍希羽！」

「柔水神君」雍希羽——

朱大天王座下兩大神君之一的雍希羽，竟然在這人手上竹竿下一招敗走。

× × ×

那人被打飛掉竹笠，露出瀑布似的烏髮。乾脆跟着一甩，把身上的簑衣都扔掉，迎着陽光下，抬頭，那人身上一片藍如晴天，眼若秋般，朱紅的唇，健康的膚色——原來是個女子！

只聽孟東林驚呼道：「是藍鳳凰！」

× × ×

蕭秋水只見過紅鳳凰、白鳳凰，沒見過藍鳳凰。權力帮柳隨風柳五大總管麾下，有「一殺、雙翅。三鳳凰」。蕭秋水巳在丹霞絕嶺見過「紅鳳凰」宋明珠，旋又在劍廬見過「一殺」卜絕，「雙翅」左天德與應欺天，更遇到了「白鳳凰」莫艷霞。是役，卜絕終歿于天正大師之「拈花指」下。左天德與應欺天則死于太禪眞人手下，莫艷霞亦爲救柳五而死。

柳隨風六名得力手下，現只剩下了「紅鳳凰」宋明珠跟這「藍鳳凰」高似蘭。

宋明珠是驕傲却熱情如鳳凰，莫艷霞是冷傲却眞情的鳳凰，高似蘭高傲但……

× × ×

高似蘭仰起頭，陽光照在她臉上，她說：「我不是爲救他的，而是想趁此伏殺朱大天王的人的。」

蕭秋水微喟道：「朱大天王懲誡叛徒，手段也未免太刻毒一點了。」

高似蘭昂然道：「權力帮懲罰叛逆，也不會好多少。」

蕭秋水一笑道：「其實別人服你或叛你，全因爲你自己的態度，不必如此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高似蘭冷笑道：「你自己呢？當你兄弟背叛你時，你做得到嗎？」

「……」蕭秋水默然。

高似蘭說：「我其實已在很多地方聽說過你，你的弟兄背叛你，因爲你也不能維持他們任何的生活條件——無論名，或利，金錢或地位，你都要靠闖，他們就更慘了——多少人能靠理想活一陣子，那能够永遠憑理想活下去？等到事情眞的來了，生存、家人、愛情、事業等等誘惑，他們要走，你且由得他們，——難道你能做什麼？你既不像權力帮的組織，也不像朱大天王有勢力！」

蕭秋水道：「我一向都且由得他們去……只要他們不反過來出賣我們的人。」

高似蘭仰着臉，甩着烏髮，一笑，很嫵媚。

「我喜歡殺人，就殺人。看不順眼的，就殺，不像你，很多感情，造成了很多無奈，一個要闖蕩江湖，就得要洒脫點，拿得起，放得下，才是大丈夫本色！」

蕭秋水沉吟半晌，道：「高姑娘，就算妳說的有理……我還是想先知道我兄弟朋友們的下落。」

高似蘭露齒一笑，開朗地道：「你知道了他們的下場，就得去找他們……那兒是龍潭虎穴，你去了，只有送死，那你滿懷大志的一生，可能就不得屈伸了。」

蕭秋水沉聲道：「如果一個連『明知不可爲而爲』的精神都沒有，而雖生猶死，愛劍以欺心，廉者不爲，而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則雖死猶生。」

高似蘭一怔，淸脆如銀鈴地笑了一陣，也向蕭秋水道：「好，你去死罷，你的弟兄爲朱大天王所部的費家人所擄——」

蕭秋水臉色大變，驚道：「費家？」

高似蘭冷笑肯定道：「對，費家。」

蕭秋水大叫道：「不可能！不可能的，我祖母就是費家的人……」

高似蘭每句話冷如劍鋒：「沒什麼不可能的，你的消息來源也未免太落後，費宮娥是要阻止朱大天王對付浣花蕭家，但孫天庭殺了她，沒有孫天庭又如何得知浣花劍派的地道？沒有費家其他的人出手，蕭西樓、蕭夫人也不可能全軍覆沒了。」

蕭秋水駭然不信：「但我外祖父，他，他，他怎會做出……」

高似蘭道：「我是柳五公子部屬中負責傳遞訊息的，我的傳聞都有根據，一定正確，你毋庸懷疑。費家的人，早巳濒沒落，沒有朱大天王撐腰，早就坍台，或給權力帮滅了，他們要求朱大天王支持，朱大天王要『天下英雄令』……費宮娥不忍，則囑孫天庭把她殺了，孫天庭後來也後悔，費家老大也把他給殺了……」

蕭秋水悲憤若狂：「我外祖父、祖母……他們……都巳……」

高似蘭頷首道：「父子相殘，夫妻相弒……這在武林中，沒什麼稀奇的，爲求權利，不擇手段，你感到不習慣，便無資格當一武林人……你試想想，沒有費家老大費漁樵親自出手，就算朱大天王加上權力帮，能使你們那干講義氣的朋友，一聲不吭跟着就走，而不戰死或一拚嗎？不可能。」

蕭秋水恨聲嘶道：「他們……他們抓走梁大哥他們……是什麼居心……」

高似蘭淸定地道：「他們既殺你父母，不獲『天下英雄令』，即懷疑留在劍廬，但我方權力帮巳包圍浣花溪一帶，有柳五公子出手，他們也不敢輕入，但顧白道中人與權力帮先拚個玉石俱焚，他們再檢便宜的——可惜互拚結果，是一把火，燒了浣花總舵，於是他們就認定『天下英雄令』，定必在你們身上，因你們從劍廬聽雨樓等地活走出來的……」

蕭秋水想想，也極是有理。要不是那晚自己和唐方走去洗象池一帶，恐怕也必然無倖，費家身列三大奇門之一，即「慕容、上官、費」，却作出這等卑鄙下流的事情來。

高似蘭一甩長髮，繼續道：「梁斗等就是不知，所以才誤中迷香，束手就擒，但他們一身硬骨頭，就是不說出『天下英雄令』的下落，因爲只有你和唐方逃得出來，費漁樵懷疑是在你身上，所以四處捕你，又對他們嚴刑迫供……」

蕭秋水嘶聲道：「妳……妳又怎知道這些……？」

高似蘭「格格」笑道：「我當然知道。因爲你朋友中，恰好有我們佈下的一個子，費家的人捉了他們，而他就用極特殊的方式把事情都告訴了我們，而他如今還落在費家的人手裏，這答案你滿意未？」

蕭秋水握拳道：「而今費家的人把他們藏到那裏？」

高似蘭問道：「你眞的要去？」

蕭秋水斬釘截鐵地答：「去！」

高似蘭驀然轉身，一竹竿飛去，刺穿了在旁聽得楞住的孟東林之喉嚨。

蕭秋水怒道：「妳——！」

高似蘭平淡地道：「他知道得太多，留他不得，要想活下去，在武林中就得心狠手辣，這點你們仁人俠士，可眞的說不淸楚，」說到此處昂首高翹，眞如一隻仰首倨傲的藍鳳凰，在陽光下閃閃發出光耀：「他們就被囚在終南山東峯，華山『老君廟』內？」高似蘭稍微頷首又說：「費漁樵一家高手，都佈伏在華山各路上。」

——未完——



兩月完俠情中篇小說

一劍挽狂瀾

馬騰·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樓劍俘了冼伯寧，避開敵人的追擊，與崔菁菁急急返回衆俠隱伏之處。這時，凌醉帶了五名丐帮護法正自外轉回，於是高樓劍便將俘獲冼伯寧之事向凌醉講述，並已獲悉圓智大師等人被一統盟困於洛陽一賭場地下室。而一統盟盟主竟是江湖上人人稱譽的忘憂莊莊主龍游天。凌醉乍聽之下，不禁搖頭感嘆。隨後他也向衆俠報告此次外出，已糾合幾個門派帮會，共同對抗一統盟。接着衆俠即共商大計，如何摧毀一統盟此一邪惡帮派，最後決議先救出圓智大師等人，免致一統盟挾持人質自保。就此決定，各人便分頭行事……

囚室大開放 羣俠出生天

秋殘冬初至。

洛陽城裏，鷄記賭場，一點也感受不到寒冷蕭索的氣氛，賭場內整天人頭湧湧，熱鬧非常，賭客盈門，較之祖誼第一次來賭，不知熱鬧了多少倍。

不過，出入賭場的人，多了不少武林人。

祖誼和高樓劍今天化了裝，躲在賭客中，擠在人羣裏，這裏賭兩手，那裏下幾注，在賭場內賭了個遍。

兩人的目的是摸清楚這間全洛陽城最大賭場的格局佈置，以方便救人。

兩人都像其他賭客一樣，絲毫沒有露出一絲痕跡，爲了不令賭場中人起疑，兩人是分開來賭的，略有斬獲後，兩人先後離開了鷄記賭場。

「兩位看清楚了賭場內的形勢？」凌醉迎着高樓劍、祖誼問。

「看了個大概，內裏如何，還是不知！」高樓劍皺起了眉頭。

「賭場中多了不少身懷兵器的大漢，出入的武林人亦很多，看來，他們已有所戒備。」祖誼將他所見到的說出。

「龍游天不是渾人，勾魂娘子等人走脫，定會告訴他，他一定有準備！以防咱們來犯。」凌醉說。

「大師他們呢？」高樓劍問。

「和尚與冼伯寧，金銀重，在水榭喝酒，崔姑娘在倚劍樓休息。」凌醉一一說出。

他們一到洛陽，全住進了高樓劍的大宅院中，這樣對他們的行動比較方便，不會惹人注意。

藍天、白雲捧出香茗，分別放在三人面前。

高樓劍皺着眉道：「老前輩，祖兄，要救圓智大師等人，一定要弄清楚地室的情況，不然，很難救人，相信地室中一定佈置有機關埋伏！咱們若貿然去救人，成功的機會不大，可能還危險重重，損失慘重。」

「高公子，不用担心，大概能弄到一張地室草圖。」凌醉呷了口茶。

「眞的？」高樓劍驚喜地說：「若能

弄到一張地室草圖，咱們就有把握將他們救出來了。老前輩，你有把握弄到？」

「相信有，因爲我於上次得到消息，說本帮帮主等人被囚在鷄記賭場地室，我就立刻通知一名弟子，設法打進鷄記賭場，探查地室的情況，剛才接到他傳出的消息，他已打進鷄記賭場，專門負責給龍游天做菜，深得龍游天歡心，因爲他做的菜甚合龍游天心意。我已叫他儘早畫一張地室草圖出來。」凌醉笑着說。

「想不到老前輩早已深謀遠慮。」高樓劍讚道：「但怎麼上次不聽您說起？」

「事情不知成功與否，所以沒有說出。」凌醉捋着亂鬚。

「有了草圖，咱們還要想辦法進行，難道咱們硬闖不成？」祖誼說。

「硬闖當然不行，這個問題，咱們等弄到草圖再說。」高樓劍站起身，「兩位，在下失陪一會。」

「高公子不用客氣，老花子正想和祖大俠去找大和尚喝個痛快！」凌醉呵呵笑着站起，「祖大俠，咱們去喝個痛快！」

祖誼亦站起身，別了高樓劍，到後院水榭尋草頭和尚喝酒去也。

× × ×

崔菁菁獨自一人倚欄眺望頭樓外的景色。

寒風蕭蕭，吹得她一身衣裾迎風飄動，獵獵作響。

樓外遠山淒渺，近景蒼涼蕭索，滿目盡是枯黃，院中牆外落葉飄飛，急風中飄舞，有幾片枯黃的樹葉，飄落在她身上，滑落在樓板上。

急風吹亂了她的髮絲。

受到眼前景物的感染，崔菁菁心中不由生出一股莫名的惆悵。

高樓劍步上倚劍樓，坐在樓室中的可可，忙站起身：「公子回來了。」

「小姐呢？」高樓劍目光在樓室內溜了一眼，不見崔菁菁，急聲問：「可是身子不舒服？」

可可抿嘴一笑，道：「公子不用急，小姐在外面倚欄而望，盼公子回來。」

「貧咀！」高樓劍一臉是笑，作勢要打。

可可一縮身，伸出舌頭，扮了個鬼臉，「噗嗤」一聲，笑起來。

高樓劍躡足走出樓室，崔菁菁已在外面聽到高樓劍的聲音，剛巧轉過身。

「劍哥，你回來了。」崔菁菁一雙美目，關切地落在高樓劍的臉上，身上。

看一眼崔菁菁被急風吹亂的髮絲，高樓劍關懷地說：「菁菁，外面這樣大風，快進去吧，別讓風吹壞了身子。」

很自然的，伸手握住了崔菁菁柔若無骨的玉手。

「我又不是弱不禁風的閨中弱女，怕什麼，唔，我不進去，劍哥，雖然風大，但清爽，我喜歡站在這裏。」

高樓劍無可奈何地點頭道：「好，就依你吧。」

「劍哥，賭場情況如何？」崔菁菁問道。

「多了很多武林人出入，看樣子，一定戒備森嚴。」高樓劍伸手爲崔菁菁撥正撫平被急風吹亂的髮絲。

「那不是很難將圓智大師等人救出？」崔菁菁皺起了眉頭。

「凌老前輩早已派人滲入了一統盟內，那名弟子並做了龍游天的大廚子，很得龍游天歡心，可能這兩天就有地室草圖送出，有了地室草圖，對咱們的救人行動，就方便多了。」高樓劍將和凌醉，祖誼說的話對崔菁菁詳細說了一遍。

「祖大俠說得對，」崔菁菁美目流盼，「有了地室草圖，咱們還要想個好法子，要是硬闖，對方人多勢衆，不易將人救出。」

「菁菁，依你之見，想個什麼法子好呢？」高樓劍伸手爲崔菁菁從頭上檢下一片落葉。

「調虎離山之計！」崔菁菁目光放光，「他們既然戒備森嚴，咱們就設法將他們的力量從總壇中調出，令到總壇空虛，然後下手救人。」

「具體辦法怎樣？」高樓劍問。

「天機不可洩漏，」崔菁菁故作神秘，「待弄到草圖，再告訴你！」

高樓劍一把擁住崔菁菁嬌軀：「菁菁，咱們先不要說這些煩心的事，難得現在有片刻空閑，盡情享受一下！」

崔菁菁點頭，兩人相依相偎，不出一聲，眼望着樓外蕭蕭急風中落索的景物。

在無言中兩人心意相通。

很久，很久，崔菁菁嬌軀動了一下，輕聲道：「劍哥，待一統盟事了，咱們從此退出江湖，重過平靜的日子，可好？」

「當然好！」高樓劍眼望遠山，目中有點迷茫，「只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恐怕很難如願。菁菁，咱們雖出身官宦之家，可惜却身在江湖，兼且有一腔熱血，咱們不求聞達，但爲了天下百姓，大好河山，只好盡自己一份力了。」

沉默了一會，高樓劍見崔菁菁不言不語，忍不住問：「菁菁，你在想什麼？」

「劍哥，」崔菁菁仰首望着高樓劍：「我在想，咱們這樣做，有價值嗎？」

「當然有！」高樓劍低頭輕吻崔菁菁柔美的額頭，「像咱們現在對抗一統盟，最少，可以令到一統盟有所顧忌，不敢爲所欲爲，武林就會死少很多人，到咱們齊心合力消滅了一統盟，既消弭了一場武林動亂，浩刦，而使到紛亂的天下，不會因一統盟的作亂而更加大亂，天下百姓就可以少受些戰亂之苦，死少些人，妳說，不值得嗎？」

崔菁菁不由點首，輕聲道：「但，我總覺得，咱們這樣打打殺殺，不也在殺人嗎？手上不也染了血腥嗎？」

「菁菁，妳想錯了。」高樓劍道：「不錯，這樣打打殺殺，確實手上染上血腥，但，那是惡人，壞人的血腥，咱們殺的是惡人，爲禍武林，百姓的惡人，他們的死，是罪有應得，這叫以殺止殺，咱們若不殺他們，他們就會殺死很多無辜善良的人，所以，咱們一定要殺他們，就算全身染滿了血腥，也要殺！」

崔菁菁目光逐漸明亮。「劍哥，我明白了，只要你不嫌棄，你到那裏，我就到那裏！」

高樓劍激動地說：「菁菁，咱們永不會分開！」

風不再那樣急，一道耀目的陽光衝破雲層，斜斜投射在樓上，兩人的身上。

兩人沐浴在愛河中。

× × ×

高樓劍，凌醉，崔菁菁，草頭和尚，祖誼五人，興奮地看着一張攤在桌上，只有丁方尺長的紙箋。

這張紙箋就是丐帮那名做了龍游天大廚的弟子，偷偷繪製好，傳出來的。

他並且還傳出一個消息，龍游天在總壇內，準備在最近幾天，召集一統盟內所有門派帮會，來個開壇大典，正式公開武林，進而稱霸武林。

「畫得很詳細，」草頭和尚抬起頭，「老花子，想不到那名弟子不但善於烹製名菜佳餚，對於繪畫一道也這樣精到。」

「當然，」凌醉得意地說：「本帮弟子，不像你大和尚，除了喝酒，別的什麼也不懂。」

草頭和尚跳脚怪叫道：「老花子你看不起和尚！」

「看不起又怎樣？」凌醉故意激他。

「沒有怎麼樣，」草頭和尚閃電伸手，摘下凌醉腰間葫蘆，怪笑道：「和尚將你葫蘆的酒喝個精光！」

拔開塞子，一口氣喝了足有半葫蘆。

凌醉看着他那鯨吞牛飲的喝法，不由搖頭苦笑：「一點無錯，只會喝酒，說了這樣多，原來最終目的，就是我的一葫蘆酒。」

衆人不由笑起來。

洗伯寧這時從外面走進來。

高樓劍忙招呼他過來一同看那張地室草圖。

一會，洗伯寧抬起頭，似乎在想些什麼。

「洗兄，畫得怎樣？」凌醉問。

「在我感覺，畫得很精細。」洗伯寧答。

「洗兄，和你見到的，是否一樣？」高樓劍問。

「地室的第二層我曾經到過，畫的絲毫無差，至於第三層，我因爲沒有到過，故此不敢肯定。不過，既然是從裏面畫出來的，一定準確。」

「各位，咱們坐下慢慢談，如何？」高樓劍首先坐下。

各人坐下，高樓劍道：「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沒什麼問題吧？」

在座各人點頭同意高樓劍所說。

「既然了解了地室的情況，事不宜遲，咱們立刻去救人，不然，若等到他們開壇，就不容易下手了。」高樓劍朗聲說。

「老花子同意高公子所說，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着手進行？」凌醉望着高樓劍道。

「祖兄有何高見？」高樓劍問。

「高見不敢當，」祖誼坐直身軀，「最好能將鷄記賭場的防守力量分散！咱們乘虛而入。」

「洗兄你呢？」高樓劍目注洗伯寧。

「高公子，我是一個粗人，動腦筋的事，還是你們，動手，我義不容辭！」洗伯寧每一想起差點死在自己人手裏，就有點激動。

「高公子，你不用問我，和尚只會喝酒，打架！」草頭和尚不等高樓劍問，連連搖手。

「菁菁，祖兄和你想的不謀而合，現在，妳可以說出妳的計劃了吧？」高樓劍側顧旁邊的崔菁菁。

「各位，想分散他們防守的力量，最好是調虎離山，咱們先派一部分人，假裝去救人而被發現，將他們大部份力量引開，然後眞正去救人的一組乘亂救人！」崔菁菁美目眨動，「最好能將龍游天引出，聽說龍游天武功非常高。」

「不錯，龍游天武功已到出神入化的地方，若不將他引開，仍然很難救人。」凌醉同意崔菁菁的話法。

「要將龍游天引開，看來，非高公子不可！」祖誼忽然說。

「爲什麼？」草頭和尚問。

「因爲只有高公子才够份量，足以引起龍游天的殺心，若不是高公子，相信龍游天已穩霸武林，所以龍游天恨死了高公子，必欲得而甘心。不過，高公子會很危險！」

高樓劍一笑道：「只要能救出大師等人，危險些算不了什麼！」

崔菁菁插口道：「爲了裝得逼眞，不露破綻，咱們最好一起去，就留下凌老前輩，與洗兄，帶領丐帮弟兄，負責救人，如何？」

「咱們只得四個人，人數太少了，這樣吧，咱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一次過，人也救，龍游天也解決掉，免得夜長夢多，凌老前輩，貴帮五位護衞跟咱們一起假裝救人，咱們有八個人，將龍游天引開後，足可纏住他，你們乘機救人，救人後立刻趕來帮手，將龍游天解決掉，各位認爲怎樣？」高樓劍提出主張。

各人都表示讚成。

「最好派一班丐帮弟兄到賭場搗亂，以吸引他們一部份注意力！」草頭和尚提出。

「大師主意不錯，就這樣辦！」高樓劍道：「最好能找到個對土木消息精通的人。」

「不用找，現成有一個人在！」洗伯寧笑說。

「誰？」衆人齊皆望着洗伯寧。

「金銀重金帮主！」洗伯寧微笑道：「金銀帮等以財富聞名於江湖，以金銀帮這樣一個小帮派，若不是仗着帮內機關重重，又怎能保了那令黑道中人眼紅的金銀財寶？」

「洗兄一言提醒了我，老花子也曾聞說，金銀重還通土木機關消息。」凌醉一拍後腦。「現在人手問題解決了，幾時動手？」

衆人不由一齊望向高樓劍。

「賭場最旺是什麼時候？」高樓劍目光一轉。

「入黑後大約一個半時辰。」洗伯寧答。

「好，就在那時動手。凌老前輩，丐帮弟兄方面，煩勞你去走一趟，通知一聲。」高樓劍目注凌醉。

「老花子立刻去走一趟。」凌醉別過衆人，出門去了。

× × ×

「禀總座，高樓劍等人已到洛陽。」青衣漢子躬身抱拳。

長髯老者，亦即忘憂莊莊主龍游天，一聽高樓劍三個字，身軀在椅背上猛一挺起，目閃兇光，雙拳緊握，厲聲道：「高樓劍，竟然大胆到追到洛陽，嘿嘿，本座要你來得走不得！高樓劍，你沒有上次那樣的好運氣了，本座會親自解決你！」

復沉聲道：「可知他們落脚處？」

「現在還未知，正在四下追查。」青衣人恭聲回答。

「速查！查到後，立刻通知本座。」龍游天沉聲說。

「是！屬下告退！」青衣漢子退身出室。

直待石室門關上，龍游天從椅上站起來，繞室而走，自語道：「高樓劍此行，肯定是來救那批和尚，道士，哼哼！只管來，這裏面機關重重，看你怎樣救人。」

手指在左邊牆上一按，「軋軋」聲中，牆壁裂開，現出一道門戶，龍游天一步跨進去，「軋」聲響，牆上嚴絲合縫。

× × ×

寒風急勁，長街昏暗，街上行人稀少，只有長街右端的鷄記賭場，鬧哄哄，燈火通明，人出人進，大門敞開。

這是賭場最熱鬧，最旺的時刻。

就在這最熱鬧的時刻，一羣破破爛爛的叫化子，一窩蜂般擁進了大門。

守大門的四名雄糾糾大漢。驟不及防，來不及來攔阻，已湧進了大半。

四名雄糾糾大漢驚覺，四人往門當中一站，欲想擋住後面繼續湧進的叫化子，被一擁而進的叫化子推跌得像大元寶一樣仰跌在地，跌下的同時，身上同時覺得一麻，被人點了穴道，動彈不得。只有眼睜睜看着這羣叫化子擁進去。

賭場內正呼盧喝雉，叫大喝細，賭得天昏地黑，突然被一羣爲數不下四五十個叫化子擁進，左衝右突，剎時大亂起來，場內的打手，手忙脚亂地上前，欲想制止叫化子的衝突，大聲喝叫着。

那羣叫化子不管青紅皂白，見枱翻枱，見椅扔椅，令到賭場一片大亂，賭客驚呼號叫，鷄飛狗走。

賭場的打手，有些已和叫化子打了起來。

乒乒乓乓之聲，慘叫聲，不絕於耳。

主管賭場的于二，一時也無法控制現場，除了指揮手下設法攔截叫化子外，毫無辦法，眼見賭場內所有枱椅擺設，字畫盆花等，被砸個稀爛，不由大吼道：「不要放走了這羣花子！」

一跺脚，朝內走去！

這座鷄記賭場，不但有賭，還有嫖，那是專供贏錢闊客遣興花錢的地方，嫖的地方就在賭場內進，出內進是第三進，第三進後面是個大院子，假山水池，亭台樓閣分散其內，佈置雅緻，是以這座賭場佔地極廣，據說，賭場的前身是一個退休尚書的府第，後來子孫守不住，買給于二，作了賭場。

于二行到第二進，見內裏各人，已然被外面賭場的喧嘈聲驚動，不少嫖客，從姐兒房裏倉促走出，忙寬聲安慰道：「各位不用慌亂，繼續尋樂吧，外面不過發生了一點小事故，很快就無事了。」

各人疑信參半，但見于二那安靜的神色，毫沒慌亂痕跡表露出來，也就安心回房，繼續尋歡作樂。

行入第三進，一步跨進大廳門檻，就見龍游天端坐在大廳交椅上，顯然龍游天也被外面賭場的吵鬧聲驚動了，從地室下上來，忙一步趨前，垂手道：「總座，外面有羣叫化子在肆意搗亂。」

龍游天雙眼一睜：「于二，你是如何管事的？居然讓一羣叫化子闖進來搗亂，沒用的東西。」

于二垂着頭，道：「于二該死。」

「現在外面情況如何？」龍游天從椅上站起來。

「屬下已令手下全力將那羣叫化子趕出賭場。」于二不敢抬頭望龍游天。

「你不在外面指揮，進來幹什麼？」龍游天一步跨到于二面前。

于二渾身一顫，囁嚅道：「屬下特來告知總座。」

這時，一名賭場管事匆忙走進，一見龍游天，嚇得連忙跪下，惶聲說道：「禀總座，外面那羣叫化子經已闖進內進來搗亂。」

龍游天喝叫一聲：「滾出去！」

嚇得那名管事連滾帶爬，退出大廳。

龍游天來回踱了幾步，壓抑着暴怒，平靜地道：「于二，立刻調派人手，將那羣叫化子全部擊殺。」

于二恭應了一聲，如逢大赦，轉身快步退出大廳。

「一定是高樓劍這小子的計謀，想利用外面那羣叫化子的搗亂，以吸引老夫的注意力，好乘機下手救人！」龍游天自語，隨又一聲大喝道：「左護法使，速派人加强防衞！」

嚴烈從椅後轉出，垂手道：「是！總座。」

這時，內進的搏殺聲，喧嘈聲，清晰可聞。

嚴烈奪出廳外，一步跨出，站住了。

他看見在廳外階下，站着一排八條人影。

當中一人朗聲道：「龍游天，不用派人去加强防衞了，高某等已經進來。」

廳內的龍游天一聽高樓劍道出他的姓名，不由神情一震，隨又恢復常態，身形一幌，已到廳外，一眼看見高樓劍，崔菁菁，草頭和尚，祖誼四人，目中兇光一閃，嘿嘿一笑道：「高樓劍，上次本座一時大意，讓你們死裏逃生，居然有胆找上門來，好！本座久欲除去你而不得，今次你自動送上門來，免去本座一番手脚！」

隨即大喝一聲：「將他們圍起來！」

喝聲一起，如同鬼魅般，四下暗處，迅速冒出二三十條人影，將九人圍起來。

刀鋒在燈光照射下，閃射出寒森森的冷芒。

「龍游天，想不到你會是這樣的一個人！」祖誼戟指罵道：「好一個沽名釣譽之徒，表面裝作清高淡泊，背地裏作出天地不容之事。」

龍游天哈哈笑道：「祖大俠，你何必如此氣憤呢，若你瞧不過眼，大可加入本盟，本座保你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呸！」祖誼不屑地吐了口唾沫，「祖某就算窮死路邊，也不會作此為害武林之事！」

「龍游天，你的假面具經已揭開，咱們勢成水火。」草頭和尚目中神光炯炯，「不用多說，和尚問你一句，圓智大師等人，現在囚禁在哪裏。」

龍游天森冷的目光掃視了九人一眼：「他們被本座囚禁在這裏，至於在哪裏，等你們有命離開這裏，再告訴你們吧！」

「咱們一定會將圓智大師等人救出！」高樓劍手按劍把，目注龍游天，「龍游天，你的野心永遠不能實現！」

「高樓劍，你這小子！」龍游天切齒道：「若不是你一再和本帮作對，本座早已獨霸武林，可恨圓智禿驢，冲虛牛鼻，寧死不肯歸順本盟，不然，你一個高樓劍，根本不放在本座眼內。」

高樓劍嘲道：「龍游天，你連在下也奈何不了，還吹什麼大氣。」

高樓劍一心想激怒龍游天。

龍游天一張臉在燈光反映下青白一片，顯已有怒意：「高樓劍，本座今夜若不手刄你這小子，決不會罷休。」

這時，賭塲內與內進的打鬥，仍在繼續，且很激烈。

丐帮護法之一，佟深上前一步，怒聲道：「龍游天，快將咱們帮主放出，想不到帮主與你相交十年，你竟然對本帮下毒手！」

龍游天仰天哈哈一笑道：「佟深，楊帮主很好，你放心，楊帮主雖然與本座相交十年，但，丐帮是本盟稱霸武林的一個最大障碍，本座為了達到目的，對不住也要做一次了。所謂成大事者，不擇手段！古往今來，幾許成功的人物，不都是這樣做的麼！」

「胡說，」簡直是强詞奪理！」崔菁菁嬌叱：「好個不知禮義廉恥的老賊！」

龍游天一雙灼灼目光，放肆地在崔菁菁身上溜轉：「崔菁菁姑娘，一會有好瞧的，好讓你領敎一下本座手段！」側顧左右道：「左右護法使，等會動手，不要傷了她，一定要將她活捉！」

嚴烈，袁泰齊聲應聲：「是！」

崔菁菁對於龍游天的話，聽而不聞。

「老賊，今晚是你壽終正寢之時！」高樓劍「嗆」然拔出長劍，「不是你死，就是咱們喪命！」

話聲未落，長劍上精光大盛，身劍合一，電閃一樣刺射向龍游天。

高樓劍一動，草頭和尚等八人同時發動，分撲向嚴烈，袁泰，及周圍三十多名持刀漢子。

龍游天恨極了高樓劍，口裏暴喝一聲：「殺！」手一揚，一支金光閃燦的短棒已然在手中，棒長三尺九寸，嗤一聲倏然點出，硬迎向高樓劍刺來劍尖。

高樓劍劍到中途，突的劍花暴現，斗大的劍花一現。再現，三現，如波浪一樣，湧擊向龍游天胸腹。

劍花層迭，精光耀目，這一劍之威，端的少見。

龍游天知道這招「蓮花三迭」的厲害，心頭微懍，但他不愧一代梟雄，身手當然高深，長嘯一聲，手中金龍棒改點為圈，一團斗大的金花，迎向高樓劍湧現的銀花。

金鐵交擊盈耳，劍花與棒交接互擊，白、金光一散，兩人同時住手，這一交手，兩人都知道對方的深淺虛實，高樓劍估不到龍游天能硬擋自己這招威力巨大，變化多端的「蓮花三迭」，暗中加了小心。

龍游天目中神光大盛，金龍棒斜指高樓劍，倏的大喝一聲：「好小子，讓你也知道本座的厲害！」

竄步探臂，金龍棒橫砸直點，一片金影，罩向高樓劍頭頸。

高樓劍擰身橫移，避過金龍棒，「嗤」然一响，長劍如流星般，劃破夜空，直刺龍游天玉枕穴。

龍游天一側頭避過了刺向玉枕穴的一劍，金龍棒棒勢不歇，金光一轉，一圈耀目的金花，疾罩點高樓劍左胸。

一棒竟然點出三十四點金光，可見龍游天之身手了得！

高樓劍哼了一聲，不閃不避，長劍一起，精光一點，竟然點刺向金花中心。

龍游天低嘿一聲，金花一束，化回一棒，「鏗」然一震。一棒敲在高樓劍長劍劍身上。

「嗡」然一响，長劍被他一敲之力，震動不已！高樓劍差點被震脫長劍！

龍游天乘勢追擊，金龍棒如夭矯游龍，順着劍身，直點高樓劍右肩。想一棒將高樓劍肩骨點碎，廢了高樓劍右手！

好惡毒的居心。

高樓劍被他一敲之力，震得手臂有點疲龐，已不如先前之靈活，見一棒點到，一個大側身，「刷」一聲，金龍棒貼肩而過。

怎知龍游天金龍棒倏然迴棒橫砸，砸向高樓劍肩背，速度還快了幾分！

高樓劍萬想不到龍游天變招如此快速，在先機已失的情況之下，一咬牙，閃身飄退。

龍游天身形好快，如影隨形跟進，金龍棒只差毫厘，就砸在高樓劍肩背上。

「噹」一聲脆响，一蓬火花暴現，龍游天的金龍棒竟然在觸及高樓劍肩背的刹那，被擊得頓了一頓！

就這一頓，已令高樓劍得已脫身，免遭一棒之厄。

將龍游天金龍棒點頓一刹的，不是別人，是祖誼！

祖誼與三名黃袍刀手激鬥在一起，那三名黃袍刀手功力身手之高，大出祖誼意料之外，而三人配合之妙，更是少見，祖誼奮起全力，才能和三人戰成平手，無法取勝。

正在酣鬥之際，眼角餘光瞥見高樓劍情況危殆，在飄身閃退，心內一驚，全力舞動穿喉插，插長八尺七寸，舞動起來，廣及丈多，硬是將三名黃袍刀手逼退了一步！

一步已够！

祖誼一個斜縱，躍在龍游天七尺外，眼見龍游天金龍棒觸及高樓劍肩背，好在穿喉插够長，手起一插，點刺在棒身上，為高樓劍解了圍。

這時，三名黃袍刀手已然迫上，三刀分上中下三路！閃電雷劈般斬向祖誼。

祖誼被逼和三名黃袍刀手苦戰。

高樓劍一退八尺，脫出龍游天短棒範圍，迅速掃視激鬥中的現場。

草頭和尚戒刀飛舞，身形縱跳如飛，和袁泰鬥在一起，一時間難分勝負。

崔菁菁被五名土色長袍刀手繞鬥，情況未可樂觀。

夏清獨鬥嚴烈，在嚴烈雙拐狂攻下，只有招架之功！

其餘四名丐帮護法，分別和二十多名刀手混戰在一起。

地上已躺了幾具屍體，均是對方的手下。

高樓劍一看情況不妙，再打下去，眞會陷進去，不撤退是不行了。身形一幌，撲向圍攻菁菁的五名土黃袍漢子。劍光一閃，慘叫聲起，震撼夜空，血光迸現，兩名長袍刀手一死一傷。

菁菁壓力一鬆，精神大振，長劍一蕩，硬是逼開另外三名刀手。

這一切，皆發生在瞬息間。

「撤退！」高樓劍大喝一聲，飛身撲向夏清，欲助夏清一臂之力。

身形剛動，側背一縷銳風激襲而至，疾忙擰身迴劍，「嗆」然大震聲中，高樓劍身軀幌了幌，擋煞了側背的偸襲。

一聲獰笑隨着响起：「還想走，簡直是妄想！給我殺！」

最後一句暴喝而出，是龍游天，方才偸襲高樓劍側背的，就是他。

高樓劍身軀幌了幌，借一幌之勢，身如游龍，幌射而出，仍然射向激鬥中的夏清、嚴烈兩人。

夏清情況更見危殆，在嚴烈鑌鐵拐如山岳的壓逼下，險象環生，一頭是汗，但他仍咬牙苦撑。

嚴烈如山拐影突的一收，一拐疾撞夏清心窩！

夏清正苦撑着，想不到嚴烈變招如此快速，驟不及防下，封擋閃避皆不及，只好眼睜睜看着烏黑黑的拐頭當空點砸到。

這刹那，夏清眼色也變了。

他只道必死。

突的，他的身形比嚴烈飛擊的拐頭還要快，快速地往後飛退！

嚴烈的拐頭，就只差那麼一點點！點砸不到夏清心窩！

同樣是事出突然。

原來夏清之突然飛退，是被撲到的高樓劍一把抓住後領扯退的！

大吼一聲，嚴烈鐵拐一停一起，力砸高樓劍腦袋。

高樓劍不肯硬擋，一幌身，閃開一尺，長劍精光一閃，飛刺嚴烈腰眼！

劍出一半，腦後風生，龍游天像冤鬼一樣，追躡而至，一棒砸向高樓劍後腦。

高樓劍竟然不理會腦後一棒，身軀驀然往前一傾，長劍借那一傾之力，速度快了一倍！

嚴烈剛想迴拐砸向高樓劍，那知高樓劍劍勢突然快了近一倍，以匪夷所思的速度，刺向他腰眼，不由心頭一懍，想撤身暴退！

身形未動，腰眼上猛一刺痛，高樓劍劍尖已刺入他腰眼中！

同時間，「呼」的一响，龍游天一棒

練功秘訣之十九

仙人功

靈空子

仙人掌者，即指尖一部之功夫也。與軟功中之一指禪法，約略相似，惟彼用一指，此則用前出之四指耳。練習之法至簡易，而成功亦甚速，故習者頗衆，其實即馬鞍功之變相也，先用四指緊併，在堅硬之物上用力抵刺，即牆壁樹桌之上亦可練之，初不必有一定之物件也，日數行之，日久而效著，能抵木為小陷，愈練愈深，漸能穿透，然後揀一大青石，依法練習之，至能抵石成深陷為度，若以此掌抵刺人身，則無有不致重傷者，即練過鐵牛功之法者，亦不能抗之，且無論其為開口鐵牛功，或閉口鐵牛功，一遇見此仙人掌，必為所破。故技擊界有鐵牛功，練得精，一遇仙人掌，立刻掙不成之諺語也，練習此掌者，最好亦以左手，防於無意中傷人也，學者愼之。

仙人掌

貼着高樓劍頭頂砸空！

高樓劍這一着危險萬分，只要他判斷稍欠準確，雖然他殺得了嚴烈，自己亦會被龍游天一棒砸碎腦袋！

劍入三寸，一入即出！

三寸已足够取嚴烈一命。

悶哼一聲，嚴烈腰眼隨着高樓劍長劍拔出，鮮血如箭般標射出，整個人像虛脫一樣，鑌鐵拐「呼」然脫手墮地，身軀亦軟倒在地。

他渾身眞氣已隨着腰眼標射出的血箭而宣洩出，怎會不倒地。

一雙眼絕望地瞪着，凝視夜空，死魚眼一樣動也不轉動，氣絕斃命。

龍游天眼見嚴烈被殺，雙目赤紅，一棒砸空，棒勢一沉，迴砸高樓劍肩頭！

可惜高樓劍已身形如電般標射向前，堪堪又避過了他一棒。

直恨怒得龍游天切齒有聲，恨不得將高樓劍碎屍萬段！

身形不停，仍然追躡在高樓劍身後，口中同時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凄厲，搖曳在夜空，聽來倍覺寒心。

嘯聲才起，廳內人影飛閃，躍出七八條漢子，加入戰團！

高樓劍身形如風，左穿右插，所到之處，黃袍刀手不死即傷。

龍游天就只差那麼一步，終於截不下高樓劍！

高樓劍在游竄間，瞥見又有七八人加入對付己方，知道再不走就走不了，長劍挑翻一名刀手，來到正在殺得性起的草頭和尚身邊，低喝道：「大師，撤！」

隨即仰天發出了一聲清嘯！

嘯聲一起，人影飛閃，先後有六條人影飛躍向院牆。

高樓劍迅速一溜，己方只走剩自己，丐帮有兩名護法已然身亡，身形不留，劍光暴展，擋者披靡，跟踪躍撲向院牆。

龍游天一見高樓劍等人想逃，心中急怒交加，大喝：「追！」身形如一縷清風，快速無倫地追躡在高樓劍身後。

高樓劍一躍上牆，草頭和尚等人已在牆外數丈處，正回首望向自己，一揮手，叫他們快走。

草頭和尚等人見高樓劍安然無事，知他不會有危險，返身飛馳而去！

這瞬間，龍游天身形如激矢般斜射向高樓劍：「小子，就算天涯海角，今番也要將你殺掉！以消心頭之恨！」

高樓劍不等他到，縱身躍落牆外，笑道：「老奸賊，在下走了，不勞遠送！」

這句話更激得龍游天七竅生烟，火冒三丈，狂吼一聲：「給我追！」

身形閃射過牆頭，落地只離高樓劍二丈不到！好快速的身法！

剩下袁泰，帶着死剩的一衆天罡地煞刀手，及七八名黑道高手，跟在龍游天身後，往下追去。

×　×　×

這面的人剛追下去不大一會，那面牆上翻落不少人，足有百十來個。

當先一人，蓬髮亂鬍，正是「酒丐」凌醉！身側一人，面目醜陋，正是反戈相向的冼伯寧。

冼伯寧身側是金銀帮帮主金銀重。

一羣人迅速掩到剛才發生打鬥的大廳前，凌醉掃了一眼地上橫七豎八躺着的十多具屍體，點點頭，驟眼見到佟深、韓熙的屍體，神色也一黯，對身後的趙恕道：「派幾名弟兄先將佟、韓兩位護法的屍體帶走。」

趙恕應了聲，回頭指派了幾名丐帮弟子，將佟、韓兩人的屍體抬起來，越牆而去。

這時，內進及外面賭場仍有打殺之聲傳來，凌醉對趙恕道：「你帶三十名弟兄前去增援，負責一切。」

趙恕招呼了三十名丐帮弟子，撲奔前面，增援仍在外面拚殺的丐帮弟子。

凌醉側顧冼伯寧道：「冼兄，高公子他們已成功將龍游天引開，咱們就去動手救人，你對這裏一切比較熟悉，咱們一切聽你的！」

冼伯寧道：「前輩在下理當效勞。」

當先向大廳走去！

凌醉回頭吩咐道：「留下二十人四周監視，其餘的跟進！」

丐帮弟子立刻分出二十人，四面散開，隱在各處暗影中。

凌醉與金銀重，及一衆丐帮弟子，跟在冼伯寧身後，進入大廳。

冼伯寧逕直走到當中那張大交椅上，雙手握着扶手，左三右二旋了五次，一陣微响過後，椅後地上現出一個五尺丁方的大缺口，凌醉一步躍到缺口邊俯首探看。

下面是一道梯級，斜伸下去，由於梯級一旁壁上嵌有油燈，故此看得很清楚。

冼伯寧和金銀重同時來到缺口邊，冼伯寧一指下面道：「前輩，金帮主，下面就是地室，是第一層，裏面機關密佈，在下無能爲力，全看金帮主了。」

金銀重問道：「冼兄，梯級也有機關嗎？」

冼伯寧搖搖頭道：「照在下所知，沒有。」

金銀重道：「不管如何，也要闖一闖，前輩，冼兄，金某先行！」

當先步下梯級。

冼伯寧跟着。

凌醉回身吩咐五名弟子：「你五人守在這個洞口旁，一有警馬上發出通知。」

五名弟子恭應。

凌醉帶着三十多名丐帮弟子，跟着步下。

下面是一條長長的甬道。

金銀重一馬當先，小心地觀察甬道兩旁牆壁及地面，一步步前進。

有時跳躍，有時彎腰，金銀重終於帶着衆人，安全通過這條甬道。

甬道盡頭密封，是一堵牆。

金銀重雙手仔細地在牆上摸了一會，搖搖頭，回身打量左面牆壁，目中一亮，一脚踢在牆脚第三塊磚上。

「磨磨」聲中，上面牆壁慢慢往右移動，現出一道門戶。

金銀重閃身跨進，略一打量，招呼衆人進去。

牆壁內空蕩蕩的不見一個人影，只有幾件桌椅放置其中，靜悄悄，陰森森，恍如地獄。

突的左面牆上一陣响動，衆人不由緊張地注視戒備着。

牆壁裂開，走出一人。

凌醉一見，大喜，喚道：「蘇誠，是你！」

蘇誠乍一見這多人，怔了一怔，聽聞凌醉語聲，神情狂喜，兩步奔前，抱拳向凌醉道：「老祖宗，你們終於來了。」

原來蘇城就是凌醉安排打入一統盟內，做內應的弟子。很幸運，由於他做得一手好菜，被龍游天賞識，能够打入一統盟腹心！

「怎麼一個人也不見？」凌醉問。

「大部份都上去了，祗剩下十多人留守，被屬下做了手脚，全放倒了。」蘇誠說。

「那就好！咱們立刻去救人，蘇誠，你帶路。」凌醉急聲催促蘇誠。

蘇誠道：「老祖宗，前面還有很多機關，很難通過，特別是囚禁圓智大師等人的第二層地室，更是機關重重，不明底細的人，難越雷池一步！」

凌醉望着金銀重。

金銀重問：「蘇兄弟，你可知機關中樞在那裏？」

蘇誠用手一指丈外右面一幅牆道：「就在那面牆後，不過，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將之打開！」

金銀重一聽，神色大喜道：「只要知道中樞在哪裏，就好辦，將中樞破壞，所有機關埋伏就會失靈！」

凌醉急聲道：「金帮主，快過去看看，看能不能打開那面牆。」

一行人行到蘇誠指的那面牆前。有幾名丐帮弟子，自動散開，各據險要。

金銀重目光銳利，細意打量眼前這片看來渾然無異的牆壁。

凌醉與冼伯寧皆焦急地注視着金銀重，希望他能盡快打開這面牆壁。

焦急盡管焦急，各人都沒有出聲，以免驚擾了金銀重。

地室中靜得落針可聞。

金銀重心裏也很焦急，憑他的經驗、眼光、與認識，竟然看不出暗鈕之所在。

仰首上望，室頂也沒有什麼異樣，只有頂一盞發出瑩瑩火光的油燈垂吊着。

金銀重臉上現出了笑意，示意各人讓開，一聳身，伸手抓住了油燈底部，輕輕向下一拉，同時鬆手落地。

身落聲响，牆上裂開一道門戶，衆人放眼看去，門戶內又是一間石屋，室內密佈着齒輪轆轤槓杆之類，正是地室所有機關的總樞鈕。

每個人都露出興奮的笑容。

凌醉一翹拇指道：「金帮主，若沒有你這個大行家在，老花子一籌莫展，老花子佩服！裏面那些勞什子，老花子與冼兄皆看不懂，弄不清，煩勞金帮主進去將它毀了吧！」

金銀重謙道：「前輩，金某也是略懂皮毛，能够順利打開這一道門，有一半靠運氣，前輩，冼兄，金某進去毀了這總樞鈕！」

閃身進入室內，但見他穿行在那些機關樞鈕間，看看摸摸，弄弄，隨之聽見一陣陣「軋軋，隆隆」之聲，破空聲，金鐵墮地聲。

原本空洞洞的地室，兩面牆壁上現出很多門戶，門戶內又有門戶，令人弄不清楚內裏乾坤。

總樞鈕石室內，傳出一陣劈劈啪啪鐵折木毀之聲，好一會，金銀重從容走出，道：「前輩，冼兄，現在一切請放心，總樞鈕經已全部破壞，咱們可以去救人了，不用担心那些機關埋伏。」

「老祖宗，屬下帶路！」蘇誠搶先帶路。

一行人跟在蘇誠身後，轉入左面一道門戶，左穿右插，如入八陣圖。

最後來到一室內，地上豎起一塊石板，露出一個洞口，蘇誠當先步下。

梯級有的翻轉了，露出漆黑的阱洞，有的左右兩面牆上，突出鋒利的尖刀和長槍，人不能過，只好彎腰鑽過。

若不是毀了總樞鈕，就算找到地室入口，也很難防備那些暗器刀槍。

那些刀槍，是金銀重在總樞鈕內，發動了所有機關暗器，才露在牆上，否則，平時是掩藏在牆內的，人一誤觸機關暗掣，冷不防就突然射出，絕難倖免，於此可見機關暗器厲害的一斑。

梯級落盡，甬道上落滿了暗器，各式各樣皆有，有淬毒的，有沒有毒的。

蘇誠指着前面轉彎處：「前面拐彎，就是囚禁圓智大師等人的囚室。」

「這裏平時有人看守嗎？」凌醉加了小心。

「平時是沒有人看守的，只有人負責送飯下來。」蘇誠答。

「冼兄，以你所知呢？」凌醉問。

「我也不大清楚，只來過一兩次，對囚室的情況不大知道。」

「小心使得萬年船，小心點好！」凌醉越過蘇誠，「由我走在前頭，各位小心戒備。」

脚下一墊，來到彎角處，貼身在壁上，示意大家貼牆面立。

解下腰間葫蘆，突然將葫蘆伸出。

「叮叮……」一連十多下脆响，一蓬暗器全擊在葫蘆上，好在葫蘆是用精鐵製成的，暗器全部落在地上。

凌醉收回葫蘆，回首看了冼伯寧一眼，低聲道：「由那些墮地的暗器看來，裏面的人，好像是勾魂娘子！」

冼伯寧目光落在地上那些烏黑發亮的毒釘一眼，點頭道：「不錯，是勾魂娘子的消魂釘！勾魂娘子在裏面，很難進去，她的暗器歹毒無比，咱們怎辦？」

「由我首先衝進去，你們隨在我身後，我自有辦法破解她的暗器。」

冼伯寧與金銀重點頭說道：「前輩小心。」

凌醉一笑轉頭，對裏面道：「勾魂娘子，龍游天已死，一統盟已瓦解，咱們已佔據包圍了這裏的一切甬道，投降吧，老花子保證放你一條生路！」

凌醉想動搖勾魂娘子的意志。

好一會，裏面傳出勾魂娘子的聲音：「凌老花子，你以爲三言兩語就能說動妾身嗎！妾身不會輕易上當的，總座一身功力蓋世，有誰殺得了他！」

指壓自療法

臉部的指壓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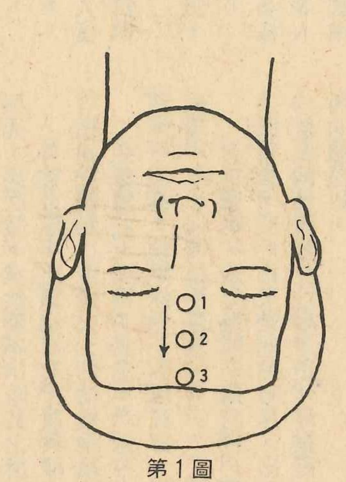
蔡大夫・文

（姿勢）

和頭部指壓法的姿勢相同。

（第一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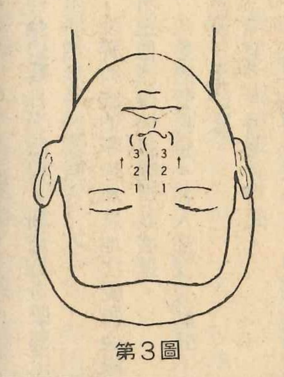
指壓者在受方的枕頭邊，兩膝着手俾抬高腰（如87頁41圖），然後用雙手母指在天庭（前額）正中線的眉毛到髮際之間三點各壓三次（參照第1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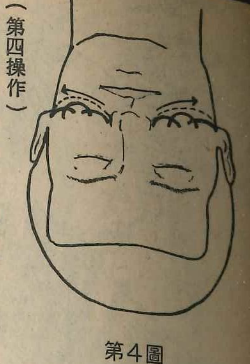
第1圖

（第二操作）

指壓者回復原姿勢地正座（跪座）。如第2圖，中指重疊在食指上，在鼻骨的左右兩側從內眼角（眼睛的頭端）到鼻翼（小鼻）三點各壓一次（如第2、3圖）。壓第3點位時，要注意不要壓住小鼻。（詳圖參照87頁42圖）。



第2圖



第3圖

（第三操作）

母指除外，把四指指頭併齊（如第5圖），沿着臉骨到身邊，左右同時三點各壓一次。（如第4、5圖）。

「有！」洗伯寧大聲道：「勾魂娘子，妳也知我是誰，高公子就能殺得了龍游天！妳也見識過他的身手。」

「洗伯寧，是你！」勾魂娘子在內應道，語氣已有點活動，「妾身爲何要投降，圓智大師等幾十人都在妾身手上，你們若敢硬衝，圓智大師就會先死！」

「咱們談談條件如何？」凌醉道。

「什麼條件？」勾魂娘子問。

「令主，千萬不要上當，別和他們談什麼條件，只要咱們能堅守，總座不久就可回來！」是阮木的語聲。

「不用你多咀，本令主自有主意！」勾魂娘子喝道。

原來裏面不止勾魂娘子一人。

「令主，妳如若和他們談條件，就是背叛本盟，咱們可以不聽你的！」是溫若在說。

「你們敢！」勾魂娘子嬌叱！

「有什麼不敢，本盟戒條上說，凡背叛本盟，人人可誅而殺之！你若背叛咱們就殺了你！」麻衣秀士陸榮中大聲說。

「找死！」勾魂娘子嬌叱一聲，隨着聽到兵器交擊聲。

敢情裏面四人窩裏反，動手打起來。

凌醉與洗伯寧，金銀重迅速交換一瞥目光，凌醉身形在彎角處一閃而出，伸手一拍葫蘆底部，一蓬酒雨，從葫蘆咀激射而出，鋪天蓋地，遮蔽了整個地室，向前激射而去。

刹那間，囚室內瀰漫着濃烈的酒香，室內迷濛一片。凌醉手拍葫蘆底，一邊激射出迷濛酒雨，一面飛身而進，洗伯寧與金銀重先後跟着衝進去。

十多名丐帮弟子亦跟着衝入。

酒雨迷濛中，凌醉見四條在激烈打鬥的人影在一面打鬥，一面被酒氣嗆得嗆咳不已，擬擋那罩射而至的酒箭，情形狼狽到極！酒氣迷濛中，凌醉見一婀娜的身形軟倒在地，顯已被濃烈的酒氣薰醉，逐繼續將葫蘆中的酒激射向被酒雨籠罩的另三人，一面撲前去。

阮木三人已被酒雨擊得渾身生痛，被酒氣薰得張不開眼，亂了手脚。

凌醉一撲上前，乘三人忙亂，出指連點，點倒了三人，洗伯寧與金銀重亦躍到，一見地上倒着的四人，點頭讚道：「老前輩好厲害的葫中酒雨！」

這時，囚室內仍然瀰漫着濁鼻的酒香，酒雨已散。

「師叔！」左面發出一聲呼叫。

凌醉一聽見這熟悉的叫喚聲，忙一個箭步竄到左面一扇門前，從鐵門上方一個鐵洞望進去。這一看，令他激動莫名，激聲道：「師姪！」

裏面關着圓智大師，武當七劍中的四劍，及兩派二三十名弟子，叫喚他的是丐帮帮主楊邁武，亦關在裏面。

搖着鐵門，想打開它，却紋風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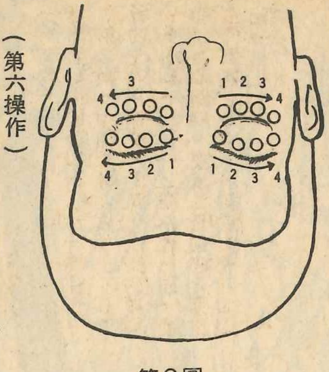
「前輩，鎖匙！」洗伯寧遞上從勾魂娘子身上搜出的一串鎖匙。

原來鐵門被一把堅固的大鐵鎖鎖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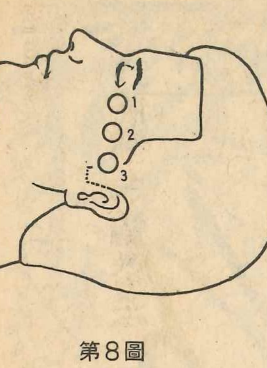
連試了幾根鎖匙，終於將鐵鎖打開。

一把拔開鐵栓，「啷噹」一聲打開鐵門，凌醉一步跨了進去。

洗伯寧亦跟着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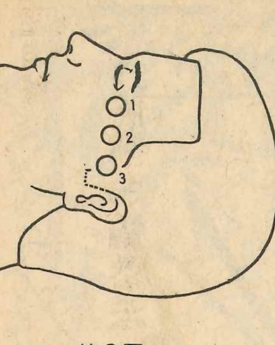
第4圖



第5圖

（第四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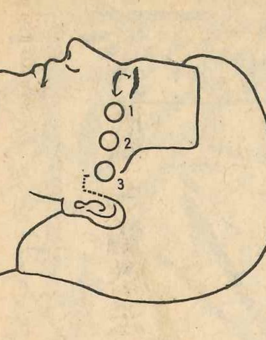
指壓者把右手輕放在受方的天庭，用左手母指在左眼窩下部4點各一次；然後在左眼窩上部4點各一次；左太陽穴3點各一次地加壓（如第6、7、8圖）眼窩指壓第4、5操作時，要小心不要直接壓到眼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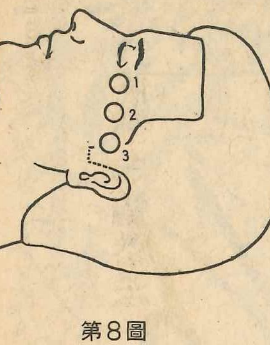
第6圖

（第五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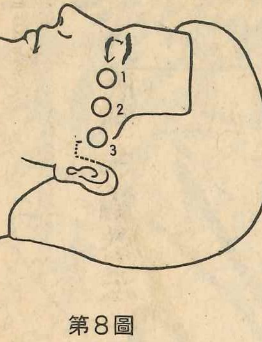
在右眼窩上、下部、右太陽穴和第四操作同樣地加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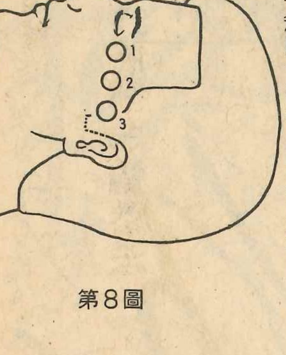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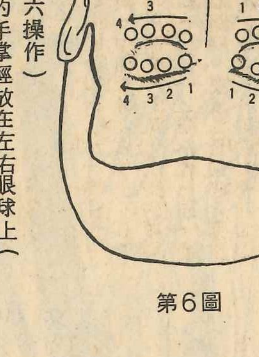
第7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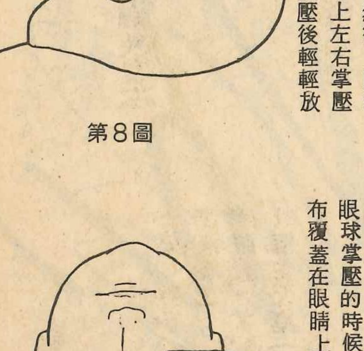


第8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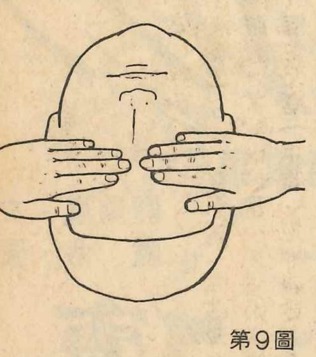




（第六操作）

雙手的手掌輕放在左右眼球上（如矇住眼睛似地）。然後，同時間如第9圖，在眼球上左右掌壓。十秒壓十次地，加壓後輕輕放手。

眼球掌壓的時候，一定要用乾淨的毛巾或布覆蓋在眼睛上（詳細參照88頁各圖）。



第9圖

剩下金銀重及十多名丐帮弟子在外，監視着被點倒在地的四人。

凌醉一步跨到圓智大師面前，急聲道：「大師，道長，你們怎樣了？」

圓智大師等人，都無力地坐在地上。

圓智大師道：「凌老施主，老衲等終於得出生天，重見天日！」

冲虛道：「凌施主，快爲咱們解了被點穴道。」

接着將被點穴道的部位詳細說出！

凌醉和洗伯寧一齊動手，將各人身上的穴道解開。

楊邁武一跳起身：「師叔，你們怎會攻進來救咱們？」

凌醉一瞪眼道：「快坐下，運功調息，這些慢慢再說，還有要緊事要辦！」

圓智大師等各人，已在運氣調息。

楊邁武連忙坐下，調息起來。

這時，左右同時响起了呼叫聲。

「難道這裏還關有人？」凌醉詫道。

「前輩，看來是了。」洗伯寧看看凌醉手上的一串鎖匙。

「前輩，左右囚室還關着很多人！」是金銀重在外面叫。

「咱們出去看看。」凌醉奔出室外。

原來左右兩面還有兩間囚室，凌醉忙忙開了鐵鎖，放出囚室內的人。

這下可熱鬧了，原來左右囚室內，關了不下四五十名武林人，有些是一些小帮派的掌門人，有些是江湖上極有名氣的白道中人，有幾個和尚，就是少林寺派下山，追查天地帮因何攻擊丐帮而失踪弟子，原來也被他們關在這裏。

所有關在兩間囚室的人，都是不願加入一統盟的武林人。凌醉大半和他們認識，有的交情很深，一一上前見過。

這時，圓智，冲虛，楊邁武等人，已調息完畢，一齊走出囚室。

楊邁武一眼見到洗伯寧，怒氣上湧，怒聲道：「師叔，他怎會和你在一起？」

洗伯寧尷尬地望着凌醉。

凌醉一笑道：「洗兄已棄暗投明，還有金帮主也是一樣，以前的一切都過去了，今次若不是洗兄與金帮主，咱們哪會這樣順利將你們救出，多虧他兩位。」

洗伯寧上前抱拳道：「楊帮主，萬請原諒。」

圓智大師低誦佛號：「阿彌陀佛，洗施主與金施主能棄惡揚善，造福武林，善莫大焉。」

楊邁武本是條豪邁漢子，一笑，釋然道：「恭喜洗兄，金帮主棄惡從善，從今後咱們就是朋友。」

豪爽歡快的笑聲在囚室內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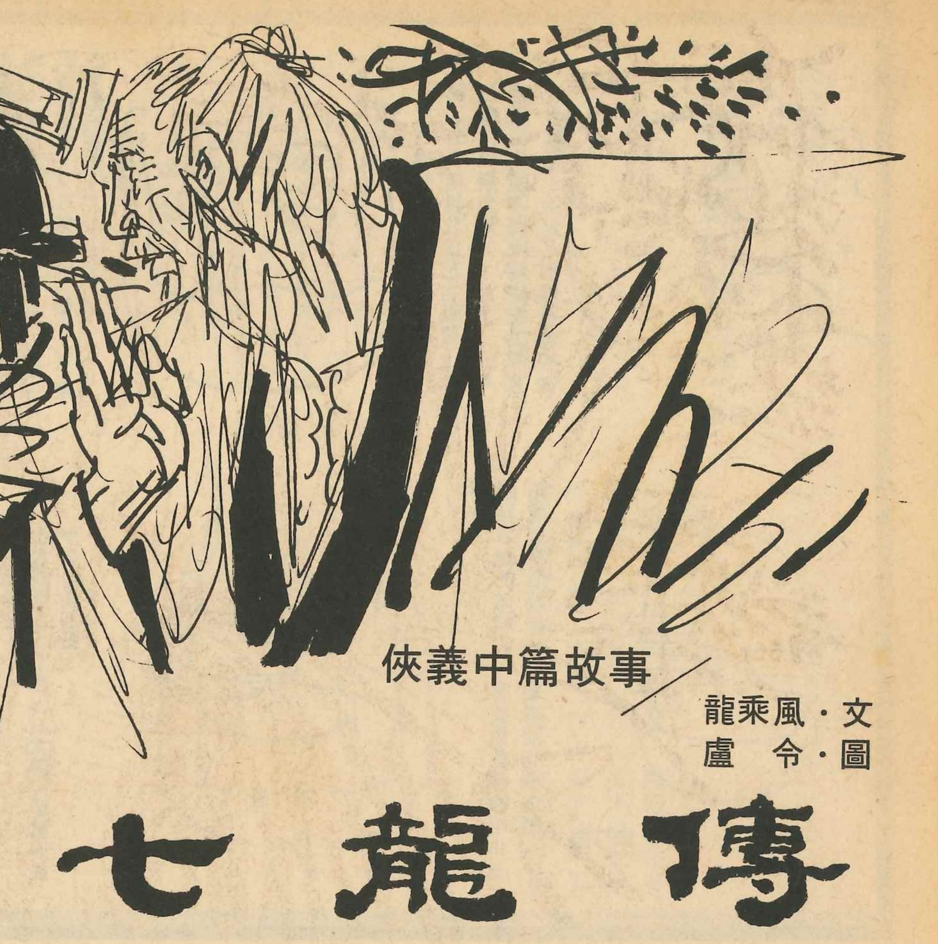
凌醉對圓智大師道：「大師，此地不宜久留，還有要緊的事要辦，咱們還要趕去會合高公子等人，擒捉元兇龍游天！」

「龍游天？一統盟的盟主就是他？」圓智、冲虛，楊邁武等一干武林人，詫異地望着凌醉。

凌醉道：「現在無時間解釋，各位去到就知。咱們快走！遲了恐高公子等人有危險！」轉身吩咐一名丐帮弟子道：「將他們四人關在囚室中鎖起來。」

帶着一衆武林豪雄，匆匆奔出地室，趕去會合高樓劍等人。

（未完）



七龍傳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滂沱大雨，傾盆而下。這時，路上行人均紛紛躲到路旁一小茶館內避雨。這些人有商賈、旅客、樵夫、屠戶……等，雲中肖一對夫婦，據說是遠赴京域探親的。另一個灰衣中年漢子，他向茶館老闆娘郭二婆租用一輛木頭車子，一出手就給二十両銀子作租金，使郭二婆子喜出望外。此人將車子推走不久，又把車子推了回來，但車子竟然載着數十條血淋淋的人腿，嚇得避雨的人們奪門而走，只剩下屠夫及那對夫婦。屠夫忽然走到車前拿起一條人腿看了又看，隨口批評這些人腿賤肉橫生，於是引起那對夫婦不滿，嚴予斥駁，因此雙方發生口角……

痛愛妻胚兒　東瀛刀下喪

聞名喪胆的「女劍王」

（一）

那丈夫點頭不迭：「娘子說的很對，砍人腿者，人亦砍其腿，這本來就是很公平的事。」

屠戶桀桀一笑：「你可知道這十腿條是誰的？」

兩夫婦同時沉默下來。

過了半晌，那丈夫才緩緩道：「値得勞煩兩位動手，把十條腿砍下來的人，想必是在江湖上很有點名氣的武林高手。」

「錯了，」灰衣人悠悠一笑，「他們都是寂寂無聞的人，我砍掉他們大腿的時候，他們已驚的連跑都跑不動，哪裏是甚麼武林高手？」

婦人眉心一聚：「他們畢竟是些甚麼人？」

灰衣人淡淡道：「是脚伕，挑酒的脚伕。」

丈夫臉色一沉：「如此說來，你是在濫殺無辜！」

灰衣人微微笑道：「也算不上是濫殺，因爲我根本沒有殺死他們，只不過是砍他們的兩條腿。」

丈夫怒道：「這比殺了他們更殘忍，呂大總管，你太過份了。」

灰衣人乾笑着：「原來張大俠早已知道我是誰，那更是好極。」

那屠戶忽然指指自己的鼻子，向丈夫說：「神龍張，你是否已經知道老子又是誰呢？」

這一雙夫婦，正是五年前在黑龍谷中，由寃家變成親家的神龍張和蚌兒。

蚌兒現在已不再叫蚌兒，黑龍谷裏的人都叫她蚌娘。

但無論她是蚌兒也好，蚌娘也好，甚至將來變成蚌老太婆也好，她的性格還是沒有變。

她仍然是黑龍谷裏，婢僕聞名喪胆的「女劍王」。

她的脾氣沒有眞正的改變。

倒是神龍張的脾性改了不少。

他以前是個渾渾噩噩的人。

雖然，他並非眞的「渾人一名」，但從外表看來，他的確「渾得可以」。

但現在，他看來已比以前精明得多。

還有，他那種把話兒倒轉來說的習慣，已戒除得乾乾淨淨。

從前，他說：「你揍我。」其實說是：「我揍你。」

他又把「豈有此理」說成「理此有豈」、「男女受授不親」說成「親不授受女男」，總之令人聽來一塌糊塗，花費腦筋之極。

龍在田曾爲了這種倒轉來的說話，弄得七竅生烟，還跟他大動干戈。

縱然如此，神龍張的劣習，還是沒有改。

但自從他娶了蚌兒後，不到三個月，他這種習慣就完全戒掉了。

連龍在田都想不出蚌兒怎會有如此巨大的法力，把神龍張這種習慣完全戒除。

他曾悄悄的問蚌娘。

但蚌娘不說。

龍在田又去問神龍張，神龍張却像是變了聾子，這時却不睬龍在田。

最後，龍在田只好去問黑龍姥姥甘碧齡。

甘碧齡也不知道，但却答應龍在田，一定把眞相查出來。

結果，在甘碧齡追查之下，眞相才告大白。原來蚌娘很有一手，每當她聽見神龍張把說話倒轉來說，那一天晚上就把他踢出房外，另加贈兩個火辣辣的耳光。

× × ×

神龍張天不怕，地不怕，是個連死都不怕的硬漢子。

但奇怪，他怕老婆！

造物弄人，你說這是妙哉者也？還是嗚呼哀哉呢？

（二）

雨停了。

它來的並不突然，每個人都知道天快將下雨，而且由小雨逐漸變成大雨。

但它停下來的時候，却是那麼令人難以置信。那就像是一個行踪飄忽的浪子，說走就走，甚至沒有留下半句言語，就離羣而去。

雨後，天晴。

一直埋藏在包袱裏的劍，終於在陽光下發射出奪人眼目的光芒。

× × ×

這是一把很輕巧的劍。

這不是神龍張的劍。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神龍張極少用武器。

他也不用劍。

就算有人借劍給他，他也不會選擇這種劍。

但現在他非用這把劍不可，因爲這把劍是蚌娘的。

蚌娘已向他下了一道命令：「把這兩個混蛋的腿都砍下來。」

（三）

從八歲開始，世間上幾乎已沒有任何人能命令神龍張做任何事。

他不喜歡給別人指使，就像他自己也

不喜歡命令別人做事的性格一樣。

但奈何，五年前他「送龍入獅口」。

這五年來，蚌兒已不知向他下了多少道命令，其中甚至包括清洗馬桶在內。

神龍張洗馬桶？

「怎可能如此？」龍在田聽到這消息的時候，一千萬個不相信。

直到他有一次親眼看見這事實的時候，他整整八天不吃飯，不吃粥，甚至連水都不喝一口。

他險些要去找把大刀，把蚌娘砍開八十大塊。

但他動不了手。

因爲那時候，蚌娘正在身懷六甲。

她有孕。

不久，神龍張做了父親，蚌兒爲他養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男嬰。

此後，神龍張洗馬桶的機會更多了！

有子萬事足，就算蚌娘叫他往糞池裏跳，他也絕不敢說半個「不」字。

三招斬雙腿

（一）

那灰衣人就是快活樓的大總管呂祥。

呂祥在賭徒們的心目中是個財神爺，但在江湖中人的眼中看來是個要命煞星。

他那和氣的外表，其實是世間上最惡毒、最奸險的陷阱。

神龍張忽然對呂祥和那個屠戶說：「你們兩人之中，誰親手砍掉那些脚夫的腿子？」

呂祥說：「是我。」

神龍張冷冷問道：「你用的是甚麼武器？」

呂祥道：「一把很鋒利的大刀。」

神龍張道：「刀呢？」

呂祥的眼睛忽然瞇成一綫：「你一定要看這把刀？」

神龍張冷冷道：「從這些人腿的切口看來，這把刀實在很鋒利，俺倒想開開眼界。」

說到這裏，忽覺眼前一亮。

呂祥的手中已亮出了一把刀。

原來這把刀，他一直都收藏在木頭車內。

蚌娘看了一會，問神龍張：「這是不是關東斬馬刀？」

神龍張道：「有點像，但却不是斬馬刀。」

蚌娘再問道：「不是斬馬刀又是甚麼刀？」

神龍張搖搖頭，道：「不知道。」

呂祥冷冷一笑，隨手揮動手中大刀，道：「這把刀來自扶桑島國，它的名字是信倉。」

神龍張眼色似是一變：「信倉之介的信倉刀？」

呂祥淡淡道：「正是信倉刀。」

神龍張道：「這把刀是凶器。」

呂祥道：「這把刀不是我的。」

神龍張道：「不是你的又是誰的？」

呂祥向那屠戶一指，道：「是他借給我的。」

神龍張冷笑：「他是誰？」

呂祥沉吟半晌，然後才緩緩道：「他是——」

但呂祥只是說了兩個字，信倉忽然就向神龍張的兩腿疾削過去。

——你要砍我的腿，我不如先下手爲强！

呂祥是個很深沉的人，不但深沉，而且毒辣。

在不久之前，他已用這一招刀法，砍斷了五個脚伕的十條腿。

雖然他最大的本領並不在刀法上，但他這一刀已足以令人看的目瞪口呆。

好快的一刀！

好霸氣的一刀！

刀光如閃電，神龍張的身子立刻矮了一截。

（二）

神龍張的腿沒斷。

左腿沒有斷，右腿也沒有斷，連十隻脚趾都完好無恙。

他的身子矮了半截，並不是給人砍了一雙腿，而是他的腿向上抽了起來。

刷！信倉刀鋒利的刀鋒幾乎是在他的屁股上擦過的。

神龍張這一着很絕，也很險。

他的判斷若錯了半分，他以後就很難再坐得平平穩穩了。

呂祥一刀不中，即旋身向後再砍第二刀。

神龍張「啊」的一聲怪叫，騰起在空中的身子，突然向左下方疾滾。

他若滾慢一點，信倉刀非要把他齊中劈開兩邊不可。

呂祥「嗨」的一聲猛喝，刀鋒急轉，一式「千刀滾浪」向神龍張的身上罩去！

神龍張的劍，却在這時候反擊！

刀光如幕，千層刀浪，每一刀都能傷人、殺人。

但神龍張根本就不怕重重刀浪，他竟然有視死如歸的決心和勇氣。

「嗤」的一聲，他左臂裂開了一道血口！

鮮血飛濺。

蚌娘的面色一陣發白，神龍張是她的好老公，也是她寶貝孩子的父親。

難道中原七條龍之一的神龍張，竟然不是快活樓大總管呂祥之敵？

她不敢相信，但神龍張受了傷，那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她臉上露出了關切的神色，同時幾乎也要加入戰圈了。

但這時候，神龍張却看了她一眼，眼神中充滿了信心！

蚌娘心中一動。

她並不愚蠢，在這電光火石之間，已明白了丈夫爲甚麼會傷在呂祥刀下。

——神龍張是個癡漢，他這一刀是自己挨上去的。

——他甘願挨一刀，目的就是爲了看看蚌娘關心自己時的神態！

蚌娘給這癡情的老公氣死了，暗罵一句：「活該！」

但她心底處，却還是甜膩膩的！

河東獅雖然兇惡，但畢竟還有母性。

一個具有母性的人，不但疼愛孩子，也多半疼愛丈夫，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三）

蚌娘與神龍張是心有靈犀，神龍張的

心意，蚌娘一刹那間便已明白！

但呂祥却不明白！

他不斷的冷笑，暗想：「看來中原七條龍也不外如此而已。」

他在這條官道上，殺了五個脚伕，還擊毀了八百斤好酒。

那五個脚伕，是龐巨龍聘請他們，叫他們把八百斤酒抬到藏龍坳的。

但天絕教羣魔早已立下趕盡殺絕之心，無論是誰和藏龍坳有半點關係，都要加以殺害。

那五名脚伕並非武林中人，但却也給呂祥砍掉雙腿。

龐巨龍若知道此事，恐怕立刻就要氣得吐血！

×　×　×

呂祥渾身上下殺氣逼人，信倉刀揮舞勢疾如風，一招緊接一招，每一刀都具有無窮的殺着！

但神龍張的身形變化極快，呂祥一口氣連續猛攻七八十刀，除了那一刀是神龍張甘願白挨的之外，其餘的俱無法傷他分毫。

呂祥開始暗覺不妙！

就在這時，蚌娘叫道：「三招之內，還不砍斷他的一雙狗腿，我可要走啦！」

呂祥一驚。

神龍張也是一驚，嘴裏忙嚷：「娘子慢走，一切都依妳便是。」

呂祥氣的不由冷笑，心想就算殺不了你，最多還有力足以自保，豈會在三招之內便給你砍掉雙腿？

他是萬萬不信這個邪的。

×　×　×

邪門的事，不由你不信。

呂祥絕不相信會發生的事，居然發生了！

神龍張看來還是被自己攻得手忙脚亂，但忽然間，一道劍光向他面龐削過來！

呂祥急以刀擋！

但這刀才擋過去，迎面而來的劍鋒忽然就竄到他的下盤去。

呂祥目光突然收縮，臉上的肌肉突然繃緊。

一陣風吹過，他忽然覺得自己已倒臥在地上，下半截身子有一陣冰涼已極的感覺。

「喔！」他忽然驚呼！

那不但是驚惶的呼叫，也是極度痛苦的呻吟！

他的雙腿已在這刹那間不見了！

×　×　×

呂祥的人雖然倒下，但他手裏的刀却沒有丟在地上。

在他倒下去的時候，信倉刀已鬆手跌下，但却給另一個人的手抄接住。

這一隻手粗壯闊大，就和信倉刀的外型一樣。

這是屠戶的手。

這屠戶是誰？

×　×　×

「高姓大名？」神龍張問屠戶。

「你已說多了一個字。」屠戶答。

「尊駕就叫高大名？」

「不錯。」

「這把刀本來也是你的？」

「也不錯。」

「你把它借給呂大總管，砍了五個無辜者的大腿，你現在是否很後悔？」

「不後悔，一點也不後悔，」高大名淡淡的說：「那五個脚伕爲『醉臥中原』龐巨龍挑酒，這已是一個很嚴重的的罪名，呂大總管砍了他們的腿，又怎能算是無辜？」

神龍張呵呵一笑：「說的蠻好聽，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笑笑笑！有甚麼好笑？」蚌娘已暴跳了起來，怒聲罵道：「別人不見了十條腿，你還笑甚麼？」

神龍張嚥了口唾沫，再也笑不出。

蚌娘又怒瞪着高大名：「就是爲了挑酒給龐巨龍，那幾個脚伕就要遭遇到這麼殘酷的命運？」

高大名聳肩冷笑：「呂大總管又沒有殺了他們，怎能算是殘酷？」

他這句話剛說完，呂祥已拖着滿身鮮血，爬到高大名的脚下，嘶聲叫着：「我在只求你做一件事，你殺了我，立刻一刀殺了我——」

三絕三大法師

（一）

剛砍了別人十條腿的呂大總管，他怎樣也想不到報應竟然會來得這麼快。

他現在已不再要求甚麼了，只要求一死。

高大名俯首盯着他，臉上帶着一種憐憫的表情。

蚌娘冷冷一笑：「姓高的，你爲甚麼還不給他一個爽快？」

高大名搖頭。

他吸了口氣，然後慢慢的說：「我現在雖然很容易就可以讓他死，但我不慣殺自己人！」

他的目光忽然轉到在神龍張臉上：「你是個好人，何不成全了他這番心願？」

神龍張嘆息一聲，看了看蚌娘。

蚌娘眉兒一皺，終於道：「你喜歡怎樣便怎樣。」

神龍張忽然大聲道：「好，就給你一個爽快，這一劍之德，俺也不必你來世回報。」

劍鋒一閃，直刺入呂祥的咽喉。

呂祥受此一劍，既不掙扎，亦沒有閃避。

就在劍鋒沒入呂祥咽喉的時候，信倉刀竟也在這時候突然飛起。

「嗨！」

好險毒的高大名，竟然趁神龍張一劍了結呂祥殘命的時候，突然發難向蚌娘襲擊。

刹那間，神龍張簡直驚的呆住了。

「娘子小心——」

但遲了。

高大名的信倉刀，已無情地砍在蚌娘的小腹上！

（二）

呂祥雖然咽喉中了一劍，還沒有立刻嚥氣。當他看見信倉刀飛起的時候，他居然笑了。

他在獰笑。

高大名也在獰笑。

直到這一刹那間，神龍張終於知道高大名為甚麼不殺呂祥，卻把這樁事讓給自已去做。

好狠毒的呂祥。

好奸險的高大名。

血已染紅了蚌娘的小腹，也染紅了神龍張的眼睛。

× × ×

蚌娘是黑龍谷的「女劍王」。

但她被高大名突襲的時候，她的劍卻在丈夫的手裏的，而劍尖還剛剛刺入呂祥的咽喉。

「女劍王」手中無劍，怎能擋得了此一刀。

即使她手中有劍，也同樣擋不了這一一刀。

她沒有埋怨神龍張，直至嚥氣的一刹那都沒有埋怨。

她只是關心他和他們的兒子。

她沒有說甚麼。

她要說的一切，卻已在眼神中表露無遺。

（三）

已是黃昏，雨後黃昏。

夕陽斜照，大地一片肅殺。

天上彷彿只有血一般的夕陽，地上彷佛只有永遠無法沖洗得乾淨的血。

神龍張的眼睛裏也只有血。

血裏彷彿有點浮幻的光影，那是不是淚？

是血中有淚？還是淚中有血？

沒有人能分得清，就像是愛和恨一樣，往往也是混淆在人們的心裏，直到生命走到最後一刻的時候，還是分辨不出那些是愛，那些是恨。

× × ×

信倉刀，刀鋒長三尺，刀柄也是長三尺。

這是一把來自東瀛島國的刀。

這把刀的主人，本是東瀛名伶信倉之介的。

三十五年前，信倉之介東來中土，憑這六尺長刀，連敗中原數十高手。

這是一把曾經煊赫一時的名刀。

這是一件殺人如蔴的凶器。

但它卻並不是殺人不沾血的刀。

——呂祥以此刀砍了十腿之後，曾以雨水洗刀，刀上已無血。

但現在，刀鋒上又沾滿血跡，那是蚌娘的血！

高大名的眼神，充滿了兇暴而愉快的表情，而神龍張的臉卻已變得比死人還難看。

他把蚌娘的劍，放在蚌娘的身邊。

他緊握雙拳，好像恨不得把高大名放在手掌裏完全捏碎、毀滅。

他的血彷彿已結成冰，又彷彿已變成可以摧毀一切生命的烈燄。

他額上每一條青筋都已暴起。

他的「逆水游龍十六掌」，必將傾盡全力使出，為蚌娘伸冤雪恨。

高大名早已有了準備。

他知道神龍張不出手則已，一旦出手，必然是絕對可以致命的重擊。

就在這扣人心弦的時候，不遠處忽然響起了一陣淒冷悲哀的簫聲。

簫聲聽來空洞而單調，既沒有特殊的節奏，也沒有高低抑揚的轉變。

它一直都是那麼淒冷平淡，但在平淡中卻又是那麼令人心碎。

簫聲一响，神龍張的眼色就已變了。

他的憤怒已漸漸化為徬徨，更漸漸化為驚疑、恐懼。

高大名臉上的表情，卻變得更殘酷、更愉快。

「神龍張，你現在想走，恐怕已來不及了。」他忽然用一種深沉的聲調緩緩地說。

神龍張臉色漸漸變成一片蒼白。

他很想出掌，一掌殺了高大名。

但那簫聲，那淒冷得令人心寒的簫聲，卻使他的憤怒凍結下來，甚至連「逆水游龍十六掌」也一起凍結着，使不出來。

這詭秘、怪異的簫聲，竟似已將神龍張和高大名這一戰的戰局完全扭轉。

在一株枯樹下，忽然出現了一條朦朧的人影。

這人衣白，髮白、鬍子也白。

唯有手中一簫，漆黑如墨。

這是甚麼簫？

他是甚麼人？

簫聲還是那麼單調，但這人站立的位置卻又忽然轉變了。

他剛才還是站在那株枯樹下的，但忽然間又已在茶館那輛木頭車旁。

神龍張連呼吸都似已停頓。

倏地，簫音一轉，從單調化為複雜，從平淡化為多姿多采，從淒冷化為輕快熱鬧。

那不單是簫聲，還有琴聲和琵琶聲。

在那簡陋的茶館子兩旁，不知何時又來了兩條幽魂般的人影。

左一人抱琵琶，右一人奏絃琴。

神龍張的眼睛好像開始模糊了。

依稀間，他只能分辨出，手抱琵琶的是個女人，奏絃琴的則是個臉色蒼白的漢子。

天色漸暗了。

神龍張竟然看不清他們的面貌。

這究竟是因為天色黯淡，還是神龍張的視覺已越來越模糊。

× × ×

樂聲更急促。

不知如何，神龍張竟已汗流浹背，身子更不住的顫抖起來。

高大名已遠遠站開去，但他卻沒有追前。

手抱琵琶的女人，漸漸移近到神龍張的背後。

她移動的並不快，但神龍張卻似已毫無警覺。

樂聲仍然繼續響在他的耳朵邊，除了樂聲之外，還有掌風聲。

這抱琵琶的女人，竟然從神龍張背後拍出了一掌。

神龍張的眼睛，就在這一刹那間最少睜大三倍。

也在同一刹那間，他已急速的轉身，揮掌相迎。

抱琵琶的女人好像有點吃驚了，她這一掌才拍出一半，就已立刻收了回來。

她的反應極快，掌勢一收，人又已飄然在遠處之外。

神龍張一掌劈空，木然卓立。

那臉色蒼白的漢子，卻在這時候唱起了一曲悲歌。

悲歌一起，簫音，琵琶音和琴音，全都變了，又從輕快熱鬧，變成淒怨肅殺。

那漢子在唱：

「淒涼寶劍，夕夕悲鳴；

關月冷冷，芳草已暮；

鴻雁愁雲，天涯無覓；

夜魂空歸，化作一夢。」

× × ×

悲歌，這一闋令人心碎的悲歌，在暮色中唱起，天地更見蒼涼。

歌至一半，歌聲已不像是歌聲，而像是一種攝人魂魄的魔咒。

神龍張的魂魄，似已被這魔咒攝去。

他的人雖然還站得很穩，但卻只剩下了一具沒有魂魄的空殼。

當白衣漢子唱到最後一句的時候，他的人已站在神龍張面前不足一丈。

琴下藏着一把鋒利的匕首，這匕首已漸漸指在神龍張的咽喉上。

歌者還在歌，聽者還在聽，簫聲，琵琶聲和琴聲還在繼續。

神龍張卻似已渾然忘我。

他不但已忘記了自己，也忘記了妻子的血仇，也忘記了匕首是可以殺人的。

鋒利的匕首，已刺破了他咽喉上的皮膚。

再刺深兩寸，神龍張立刻就是個死人了。

生死俄頃，間不容髮。

× × ×

就在這一刹那間，暮色中忽然響起了一聲巨吼！

（四）

吼聲響起，匕首忽然跌在地上。

吼聲響起，簫聲、琴聲、琵琶聲猝然中斷。

神龍張瞳孔暴張，失聲道：「佛門獅子吼！」

他這五個字還沒說完，臉色蒼白的漢子走了，手抱琵琶的女人也走了。

只有高大名，和那白髮白衣的老人，仍然在茶館外的官道上，靜靜的瞧着神龍張。

其實他們瞧的並不是神龍張，而是從神龍張後面出現的一個人。

那也是一個老人。

無論是誰都很難想像得到，這一個老得牙齒都沒剩下幾枚的人，剛才竟然能發出那一聲如雷般的巨吼。

神龍張沒有轉過臉，就已知道這人是誰。

「老不死，俺欠你一條性命。」

老人一笑！

神龍張又嘆了口氣，道：「想不到你連佛門的獅子吼神功也練成了，中原七條龍，恐怕該數你最厲害。」

老人仍然一笑，卻沒有半句話說。

那白髮白衣的老人突然長嘆：「龍在田，我們都老了，又何必爭鋒頭呢？」

大吼一聲的，正是南三龍之首的龍在田！

龍在田淡淡一笑，終於道：「我若要跟你爭鋒頭，早在二十年前便已和你決一死戰，又何必等到今時今日？」

白衣老人又嘆了口氣：「不錯，你畢竟還是我的好師弟。」

這個白衣老人，原來竟是龍在田的師兄。

龍在田淡淡道：「昔年舊事，不必提了，師父的武功秘笈，你我各佔其三，我們誰也沒有吃虧。」

白衣老人忽然笑了笑。

「不錯，我們誰也沒有吃虧，二十年前我向你挑衅，你也避而不戰，可見你還是很尊敬我這位師兄。」

龍在田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冷漠：「可惜你我雖同出一門，卻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白衣老人道：「你走你的陽關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從我們分佔六本秘笈那時開始，咱們兄弟的感情，已經完結。」

龍在田沉默半晌，才道：「咱們分道揚鑣，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白衣人緩緩道：「但我們現在又碰頭了。」

龍在田吸了口氣，良久才道：「聽說你已成為天絕教中身份極為尊崇的大法師了。」

白衣老人點頭：「我現在是教中祭壇三大法師之一的地刦法師。」

龍在田道：「還有兩大法師又怎樣稱呼？」

地刦法師道：「在我之下的是人滅法師。」

龍在田道：「在你之上的又是甚麼法師？」

地刦法師道：「那是天絕法師。」

「天絕、地刦、人滅！」

「正是如此。」

「好邪異的天絕教！」

「天地合一，唯吾獨尊，師弟若投順我教，助教主完成空前霸業，將來——」

「不必再說將來，」龍在田截然道：「你我俱已行將就木，將來一旦歸去，能避過地獄下三界諸般災刦，已是萬幸。」

地刦法師喟然長嘆：「一別二十年，你還是沒有改變。」

「青山可改，滄海桑田可易，唯我為人之道，絕不能改。」

「師弟何固執於此？」

「師兄比起我來，又何嘗不是固執得無以復加？」

地刦法師嘆道：「難道咱們師兄弟，真的無緣共襄大事？」

龍在田沉默下來，不再說話。

地刦法師沉吟片刻，終於道：「既然如此，本座亦不便強人之難，只是日後再次再逢，休怪本座不念同門之誼。」

語畢，人已消失在暮色中。

神龍張突然狂呼：「高大名！高大名！你躲到哪兒去？高大名……」

他不住狂喊，幾至力竭聲嘶。

但高大名早已不知去向，地上只留下蚌娘的遺體……

× × ×

星疏雲淡，龍在田想生一點火。

但雨後的樹枝被雨水濕透，根本就燃

夜行人練眼奇招

麥海雲

照一般武林高手稱述，一個人的武功不管怎樣好，活到六十歲過外，就會打了一個折扣，除非萬不得已，不肯輕易跟別人交手，免得損了威名，這種情況並非反映出他的拳脚已經乏勁，出手遲鈍，而是因爲他的眼睛逐漸衰退，最低限度也變成老花眼，既然兩人相鬥，高手過招，快如閃電，視力減退，那就等於武功衰退，差了一綫，就會喪命，故此，活到晚年的拳師，極少挺身而出，跟後輩搏鬥，反而同等年齡的師傅，碰着甚麼，互不相讓，拚個你死我活，這種事情會得發生，就因爲雙方俱是上了年紀的老翁，兩人的視力同樣打了一個折扣，誰也不會吃虧。

從這種事情看得出來，一個人想練武，除了千方百計保持他的功夫之外，還要設法使眼睛明亮，反應快速，上了年紀的師傅，不必談了，就算是二三十歲的人，年富力强，仍要苦練一雙眼，因爲在特殊情形之下出擊，並非普通人的視力能够應付得來，那一方面的眼睛特別好，他就佔了上風，這種現象特別容易發生於陽光猛烈照射之下，或者在非常陰暗的黑暗當中，一言以蔽之，練武之人，應該練眼。

練眼有許多種方式，孫玉峯威震武林，他的一把單刀，所向無敵，稱做五省刀王，晚年他已息影，不做鏢頭，加入精武體育會作育英才，被派到南方來，閒來無事，除了教授羅漢拳，談及練武，他對練眼方面頗有心得，下面就是他說的練眼秘訣，寫在這裏，作爲一種參考。

孫玉峯認爲練眼，首先要血液循環特別良好，如果患了貧血，根本上血量不足，眼睛不够血液供應，那就視力必然減弱，另一方面，血壓發生變化，心臟衰弱，俱是影响一雙眼的，故此，練眼應該從早到晚分分鐘都注意它。

從最開始的一分鐘說起，一個人剛剛覺醒，那雙眼睛的視力當然是衰退的，因爲睡覺的時候，血液留在腹部，不會升到頭上來，相反的必須腦袋缺少血液，然後能够悠然入夢，故此剛剛覺醒，不要立刻跳起來，應該伸手在眼皮上面輕輕的摸擦，使血液升上去，跟住就保持閉眼的狀態，自己暗中運用心意把那雙眼睛由左到右，或者由右到左，轉動二三十次，讓血液更爲充份的升到眼睛去，然後離開那張床，這樣做可以保持整天的視力充沛，剛剛跳下床來，便即可以使一雙眼睛跟平時那麼靈活，視力也保持到最佳狀態。

白天練功，如果爲了一雙眼着想，應該極早的一段時間到山上去，看看太陽東升。雖然中午的陽光非常厲害，但在早上的一段時間，它却比較柔和，特別是在黎明之際，陽光是很弱的，任何人都可以站在山頂或山崗之上，前面非常空闊，可以望到天邊，臉對着東方，太陽剛剛升起來，看在眼裏，十分有趣，不會刺激到一雙眼睛發痛的，不過，短短的三分鐘，它就升到高處，那時陽光忽然明亮起來，仍然要定神向它瞧望，直到自己的一雙眼忍受不住，然後閉上眼睛休息，只是休息一會，再張開眼睛看看，直到二十分鐘爲止，那時陽光認眞猛烈，不必再看了，如果一雙眼能够從太陽剛剛升起來，直到它升上空中，那雙眼仍然能够支持得來，那就有一種好處，在陽光之下用兵器交手，不怕對方刀劍，反映陽光，使自己的視覺暫時失靈，同時不怕對方拋出暗器，高手過招，應該考慮到這一點，倘若自己曾經練習過太陽東升的時間對着太陽凝視這種功夫，在陽光之下決鬥，絕不要緊，反之，沒有練習過這一套，就不宜在陽光猛烈的地方搏鬥，黃昏的一段時間，光綫柔和，比較適合。假如練習過暗室一燈的功夫，不妨把搏鬥的時間放在夜間，而且在較爲陰暗的地方交手，由於練過這種功夫的人，夜間看物，份外清楚，對方沒有好好的練習，必然打輸。

所謂暗室一燈，它是這樣子練習的，初時在木枱上面放置一盞油燈，自己坐在油燈之前的一丈遠，並且在油燈與自己座位之內的任何一處，放一塊有顏色的布，隔住了燈光，至於那塊布的中間，穿了一個小孔，這個小孔可以看見油燈的一點火，採取這種設備之後，自己坐在較遠之處，很冷靜的凝視油燈，很容易看見油燈的光，不過，在那個小孔之前放下一層紗紙，那就看得不大明亮了，多放幾層紗紙，那點光當然更暗，奇怪得很，坐了一會，你凝視着那點光，便覺得那點光好像光亮了些，但仍沒有力量看清楚那點光的，如是者晚晚定神凝視那點光，一個月後，就增加一張，換言之，第一個月只是隔一張紗紙，第二個月就加上一張，到了第十個月，小孔上面的紗紙就有十張那麼厚了，你仍是可以隱約看見那點光，跟隔開一張紗紙的時候所看見的光一樣，那就證明你的視力大有增進，可以在黑暗中看見微光照映的事物了。

最後孫玉峯還說，爲了保持視力在急速轉動的物體當中仍有足够力量作戰，不妨把一個大光鑊吊起來，懸掛在眼前三四尺之遙的一處，叫人協助，把它左右飛舞，由於大光鑊在眼前一閃而過，稍爲接近，就要把自己的頭部或左或右的閃開，免得碰着額頭，久而久之，就會養成了一種習慣，任何兵器突然刺到眼前來，仍然可以很快速的避開，做這種練眼功夫之前，應該認眞注意到下面兩種情況，第一點，懸掛大光鑊的高度不能隨意支配，它的高度剛剛跟你的眉骨上面一寸就够了，如果吊得太低，萬一閃避不來，打中一雙眼，那就弄巧反拙。此外還要注意到燈光或燭光的反映，那些光亮必須有時照到大光鑊上面，使它發出耀目的光芒，然後有用，如果大光鑊只是很暗的一塊鐵，飛來飛去，無法將光綫反映出來，那就失效。

平時兩人搏鬥，也要注意到自己的眼睛是否能够十分靈活的看清楚四方八面，師兄弟用刀劍搏鬥之際，必須把那些兵器的刀鋒或劍鋒磨鈍，才不會傷害對方。

點不起來。

神龍張已疲倦了。

他畢竟是血肉之軀！

就算體力還沒消耗殆盡，精神也已很疲倦。

「高大名！」

這是一個神龍張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名字。

若不是龍在田及時趕到，以巨吼之聲救了神龍張一命，神龍張現在已是個死人了。

那一聲巨吼，其實並不是佛門獅子吼的功夫。

但以龍在田數十年的內力修爲，這一吼之威，也絕不比獅子吼差得太遠。

× × ×

「你打算把蚌娘葬在甚麼地方？」

「黑龍谷。」

「你甚麼時候回去？」

「先去藏龍坳一轉，倘若沒事的話，馬上就回去。」

「不必去了。」

「爲甚麼不必去？」神龍張的眼中寒光暴射，「藏龍坳裏發生了甚麼事？」

龍在田嘆了口氣。

神龍張急追問道：「你已去過了藏龍坳？」

龍在田點頭。

「七郎呢？」神龍張一口氣的問下去，「他是不是在藏龍坳裏？還有北三龍、花雨傲、潘若侯，他們也是不是在藏龍坳裏？」

龍在田搖搖頭。

「藏龍坳裏沒有人，連一個人都沒有了。」

「死人和活人都沒有？」

「都沒有，老夫看見的，只有一種東西。」

「甚麼東西？」

龍在田嘆了口氣，很久之後才說出了一個字。

這個字是：

「血！」

（五）

——龍在田曾到藏龍坳。

——他在藏龍坳沒有看見任何人。

他看見的只是藏龍坳中景象一片凌亂，血漬斑斑！

一輛神秘馬車

（一）

初九。

東方才現曙色。

昨夜，還是沉醉如死的蘇瘦山便已起床。

這裏是開封府花費最奢侈的錦天園，無論是誰想在這裏住三幾天，最少要準備好幾百兩。

但蘇瘦山却把整個錦天園所有的房子都包下。

他共有八個隨從，四名艷婢，還有兩個年紀已不細小，早已有資格做父親的書僮。

就是這麼十五個人，包下了這座可以容納三百多人居住的錦天園。

這是奢侈中的奢侈。

不但奢侈，而且霸道。

因爲在他們還沒有到錦天園之前，這裏已有半數以上的房子已住了人。

他們都被「請」了出去。

雖然他們每人都可以獲得三百兩的「賠償」，但能在這裏投宿的人，他們未必會志在這筆「賠償」數目。

例如甘員外，他是從陝西遠道而來探望岳丈的，爲了這次行程，他還不惜重金聘請了四個鏢局的鏢師，作爲護駕，連同家眷婢僕在內，凡三十餘衆。

這位甘員外又怎會稀罕甚麼賠償？

對於這位「蘇大官人」的舉動，他當然極之不滿。

那四個鏢師，拿人錢財，替人消災，自然是氣冲冲的要跟蘇瘦山交涉。

但他們根本連蘇大官人的影子都沒看見，就已給兩個加起來最少超過六十歲的書僮踢出錦天園外。

這四個鏢師，是陝西最負盛名「遠威鏢局」的鏢師。

除了總鏢頭之外，他們已是這間大鏢局的頂尖高手。

但這四個「頂尖高手」却在開封府上演一幕「餓狗吃屎」，給人踢得幾乎爬不起來。

這個臉也未免丟得太大了。

此事若傳到陝西，他們以後休想再在鏢局中立足！

甘員外聞訊，嚇得連臉都黃了。

他連「賠償」都不敢要，匆匆帶着家眷婢僕回去老家。

連人多勢衆，兼有「高手」押陣的甘家，都不敢再在錦天園逗留，其餘的人又有誰敢惹禍上身？

而且人家畢竟也付出了賠償，好好歹歹不妨照單全收，另遷往其他客棧暫住，索性省儉一些可也。

人們不禁暗自嘀咕：「這姓蘇的是何方神聖？」

（二）

四輛寬敞舒適，富麗堂皇的馬車，徐徐穿過了開封府最繁鬧的大街，轉入了錦天里。

錦天里的盡頭，就是錦天園。

× × ×

錦天園的管事姓董名順良。

董順良在十七歲的時候，就在這裏幹活，直到他四十二歲那年，才爬到管事這個職位。

他做事勤快，待客和藹可親，處事也頗爲圓滑。

這二十多年以來，他在錦天園裏幾乎沒有出過任何岔子。

但就在這一天早上，他的鼻樑忽然給人一拳打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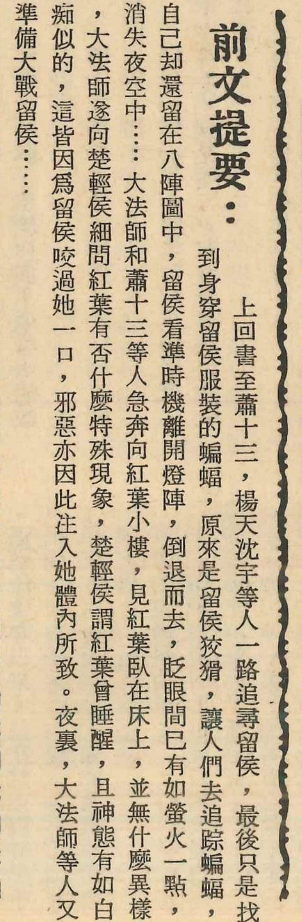
事情的經過很簡單：

——四輛華麗的馬車駛到錦天園門外，這等排場立刻驚動了董順良。

——他出迎，第一輛馬車上跳下了一個眉粗目大的漢子，這漢子說：「做上要包下這座園子。」

——董順良只好對這漢子說，這裏早已給人包下了。於是，那漢子便一拳打在他的鼻樑上。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蕭十三，楊天沈宇等人一路追尋留侯，最後只是找到身穿留侯服裝的蝙蝠，原來是留侯狡猾，讓人們去追踪蝙蝠，自己却還留在八陣圖中，留侯看準時機離開燈陣，倒退而去，眨眼間已有如螢火一點，消失夜空中……大法師和蕭十三等人急奔向紅葉小樓，見紅葉臥在床上，並無什麼異樣，大法師遂向楚輕侯細問紅葉有否什麼特殊現象，楚輕侯謂紅葉曾睡醒，且神態有如白痴似的，這皆因爲留侯咬過她一口，邪惡亦因此注入她體內所致。夜裏，大法師等人又準備大戰留侯……

叛師殺同門　孽徒罪滔天

頓悟禪機

楓林旁邊那條溪流並沒有冰封，一片片楓葉順流而下。

每一片楓葉都帶着一句幽幽的說話。

「這一片，給紅葉——」

「這一片，給輕侯——」

一遍又一遍，都是重覆這兩句話，那語聲雖然悅耳，却聽來却令人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凄凉。

楚輕侯一遍一遍的聽着，眼睛已有些發酸，眼瞳淚光閃爍，只是眼淚忍着沒有掉下。

他看着紅葉將一片片的楓葉放進溪流裏，一聲也不發，那是因爲他知道，無論他說什麼，紅葉也不會有反應。

紅葉是在半個時辰之前醒來，楚輕侯已入睡，但紅葉甫下綉榻，他還是立即發覺。

看到的又是茫然的眼眸，白痴一樣的神態，楚輕侯既失望，又難過。

紅葉隨即往樓外走去，楚輕侯沒有阻止，却寸步不離。

一切對紅葉來說都好像很陷生，存在的彷彿就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

沒有說話，沒有笑容，紅葉的擧止就像是在夢幻之中，是那麼飄忽，那麼不眞實。

雪已經停下，盈尺積雪並沒有融化，紅葉走過的積雪上，只是留下一行淡淡的腳印。

她的嬌軀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輕盈？

楚輕侯默默的跟在紅葉旁邊，目不轉睛，越走，心頭的寒意便越甚。

繞着楓林走了一匝，紅葉在溪旁停下，然後摘下片片楓葉，放進水裏，夢囈也似的重覆那兩句話。

——這一片給紅葉，這一片給輕侯！

她雖然失魂落魄，白痴一樣，並沒有忘記自己，更沒有忘記楚輕侯，語聲雖然空洞，隱約仍然透着一絲關懷，尤其是說到「輕侯」這二字。

楚輕侯一顆心簡直要碎了。

非常突然的，他發現了蕭十三，呆立在一株楓樹旁邊，呆望着紅葉。

他站在那裏顯然已多時，雙脚已深陷積雪中，眼睛一眨也不一眨，直勾勾的，彷彿亦變成了一個白痴。

楚輕侯張開口想叫，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那股憂傷，已經佔據了他整個的身心。

蕭十三終於走過來，走得並不快，每跨出一步，都在雪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

紅葉一無所覺，繼續將臨水的楓葉一片片摘下，放進溪流，夢囈般繼續她那兩句話。

蕭十三走到楚輕侯身旁停下。

「前輩——」楚輕侯總算從咽喉裏吐出聲音。

「不必難過。」蕭十三反而安慰楚輕侯。「你師父不是說過，只要除掉留侯，紅葉就會回復自我。」

他盡量使自己的聲音穩定，可是楚輕侯却清楚聽到他的聲音在顫抖。

「我們一定可以除掉留侯的。」楚輕侯說的也是安慰的話，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他知道就是大法師也沒有多大信心。

只是他們却沒有因此氣餒。

「一定的。」蕭十三伸手輕拍楚輕侯的肩膀，轉問：「紅葉醒來多久了？」

「大概半個時辰。」

「都是這樣的？」蕭十三不由這樣追問。

楚輕侯無言點頭，蕭十三忽然一笑。

「送給輕侯，送給紅葉，也應送一片給我這個做爹爹的才是。」

他仍然能夠笑得出來，那種笑容楚輕侯却有不忍卒睹的感覺。

蕭十三也知道自己的笑容很難看，却仍然笑，接道：「有句老話，女生外向，我一直不以爲然，現在看來，倒不是全無道理。」

楚輕侯苦笑。

蕭十三漫不經意的一揮手。「老話通常都是對的，是不是？」

「嗯——」楚輕侯頷首。

「邪不勝正這句老話，不知道又是不是？」蕭十三接問楚輕侯。

「應該是。」楚輕侯事實也希望是。

蕭十三看看楚輕侯，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有趣的事情，打了一個「哈哈」。

楚輕侯不知道蕭十三想起了什麼，却看到蕭十三眼瞳中那一股無可奈何，沉默下去。

紅葉毫無反應，彷彿完全沒有楚輕侯蕭十三的存在，繼續摘送楓葉。

那些楓葉仍然鮮血一樣，一片片順流而下，水流並不太急，一片楓葉緊接着另一片，就像是一縷鮮血，飄流開去。

蕭十三又問道：「這是第幾片了？」

「二百三十四。」楚輕侯脫口回答，他竟然是一直在默數着那些楓葉。

蕭十三苦澀的一笑。「這裏的楓葉也不知幾千萬片，一頭半月，大概還送不了。」一頓一歎。「只不知紅葉能否活得那麼久？」

楚輕侯心頭一凜。「紅葉吉人天相，不會有事的。」

蕭十三搖頭。「怎麼你說話的語氣越來越像你那個師父？」

楚輕侯只有苦笑。這片刻之間，紅葉又已送了三片楓葉，第四片方待送出，身子突然搖搖晃晃，隨葉倒向溪流。

楚輕侯及時一把抱住，只見紅葉雙目緊閉，經已又昏迷過去。

蕭十三目光落在紅葉蒼白的臉龐上，不由感慨道：「她的身體怎麼竟變得這樣虛弱？」

楚輕侯知道蕭十三明白是什麼原因，也知道蕭十三這句話衝口而出，自己也控制不住。非獨蕭十三，楚輕侯亦有些失魂落魄，可是他們都堅持下去。

蕭十三歎息接道：「輕侯，你送紅葉回小樓，叫鳳鳳她們看着。」

楚輕侯道：「晚輩支持得來……」

蕭十三搖頭。「你還是休息一下，今夜說不定你也要拚上命。」

楚輕侯想了想，點頭道：「今夜紅葉就交給鳳鳳她們，合她們二三十人之力，應該可以照顧紅葉，讓我騰出身來對付留侯。」

蕭十三道：「芭蕉芍藥既然不可靠，安排鳳鳳她們在樓內也好的。」

楚輕侯隨即抱起紅葉，向小樓那邊走去，蕭十三跟前數丈，一聲歎息，轉向大法師休息的房間。脚步與心情同樣沉重。

× × ×

房間內清香一縷，大法師閉目靜坐，神態安詳，如在夢鄉，蕭十三立足門外，仍然是那個樣子，似乎並沒有覺察。

蕭十三看看大法師，搖搖頭，轉身便待離開，大法師忽然張開眼睛，道：「爲什麼走得這樣匆忙？」

「我本來有些話要跟你說，但現在一想，又覺得沒有這必要。」

大法師笑笑，轉問：「還是沒有留侯的消息？」

蕭十三點頭。「派出去的人一個也沒有回來，想必到現在，仍然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地方。」

大法師道：「現在已經是正午了。」

蕭十三嘟喃道：「你却是清楚。」

「那邊插着的香清楚告訴我。」大法師微喟。「你應該發覺的，可是，你並沒有。」

蕭十三目光一轉，苦笑了一下。「當然是因爲我的心太亂了。」

大法師笑語：「那你是必什麼也沒有想到。」

「你又想到了什麼？」

「此前想不透的很多道理，現在也想透了。」大法師悠然接道：「很奇怪，在這個時候，我的心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安寧。」

蕭十三嘟喃道：「可惜你無論悟出了什麼，現在我也不會太感興趣。」

大法師站起身，笑笑道：「所以我也不想白費唇舌，只準備寫下來。」

「那我不騷擾你了。」蕭十三轉身往外走去。

大法師以目相送，有些惋惜的一聲歎息，移步到案後，磨墨開筆，攤開一個卷軸，將他的心得一一寫下來。

這之前，在白雲館，磨墨有玉硯，筆錄有芭蕉，現在芭蕉雖然在火龍寨，大法師却有一種感覺—·自己已經一無所有。

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大法師得到前所未有的安寧，空靈。無數禪機，也就在這一片空靈之中頓悟。

魔高一丈

一炷香燃盡，大法師換上了第二炷，到這炷香燃盡的時候，大法師已走筆在第六個卷軸上。

在香盡那剎那，他的眼睛一抬，又落在香骨上。他一直低着頭，顯然並沒有分心旁騖，可是香一滅，他立即便發覺。

這到底是佛性還是魔性？

芭蕉呆立在門外經已多時，呆望着大法師在卷軸上走筆如飛，大法師迪香盡也有所覺，對於芭蕉的到來，反而一無所覺也似。

看見他抬頭，芭蕉終於叫一聲：「師……父……」語聲不高，有些顫抖，大法師應聲，目光一轉。「芭蕉麼？來得正是時候。」

他的神態慈祥，目光有如閃電一樣，芭蕉竟不敢與他的目光接觸，垂下頭。「不知道師父有何吩咐？」

大法師道：「那邊的香滅了，你去燃上另一枝。」語聲一落，垂下頭又繼續默寫他的心得。

芭蕉目光一轉，却落向那邊的蒲團，大法師那串佛珠也就放在蒲團旁的几上。

一個聲音即時在芭蕉耳邊响起。「去將師傅那串佛珠偷過來——」

女人的聲音，芍藥的聲音。

芍藥並不在附近，只是她的話已經在他的心長了根。「我喜歡那串佛珠，你給我拿來，我一定會對你更好。」

說這些話的時候，芍藥整個身子都偎在芭蕉懷中，一隻手正按在芭蕉最敏感的地方。

芭蕉整個人那剎那又迷失。

「要是你不願意，我以後都不再理睬你，昨夜的事，我也要請師父給一個公道。」芍藥跟着的說話簡直就像是要脅。

她跟着將芭蕉的手拿進自己的胸膛，喘着氣。「我只是害怕，要那串佛珠鎭定一下，你聽我的心是不是跳得很急？」

芭蕉却覺得自己的心跳得更急。

「用過了我就會還給師父。」芍藥的語聲既似夢囈，又似呻吟。「答應我嘛！嗯……」

芭蕉當然答應了，所以他才會走來。

大法師在潛心默寫，竟然不發覺他的到來，這不是一個好機會？

可是給大法師那麼看一眼，芭蕉却不

由打從心底寒起來，聽到大法師只是要他燃香，一顆心才放下去。

一定神，他才移步到那邊，拈過一枝香燃點起來，在香案銅爐插下。

他的一雙手在顫抖，偷眼一望那邊几上的佛珠，心又「卜卜」跳動起來。

那在他聽來是那麼清楚，偷眼再望大法師，却若無其事，芍藥的語聲又已在催促，哪動人的肉體，隱約又浮現在芭蕉眼前。

芭蕉一咬牙，移步走向大法師。

大法師走筆不停，看也沒有看芭蕉。

「師父——」芭蕉囁嚅着叫一聲。

「什麼事？」大法師沒有回頭。

「弟子只是問你老人家在寫什麼？」

芭蕉盯穩了大法師，在几旁停下。

大法師伏案疾書。「一些心得。」

「要不要弟子帮忙？」芭蕉半側身子，探手抓住了那串佛珠，一陣冰涼的感覺透骨而上，芭蕉那剎那突然感覺一陣內疚，這種感覺却被與芍藥一起時的那種快感掩去，芍藥的種種誘惑，又在他腦海裏浮上來。

「這不是你的心得。」大法師淡應，仍然不回頭。

芭蕉抓起了那串佛珠，納入袖中，一顆心狂跳。

「那弟子出去了。」

大法師邊應一聲，只顧寫他的心得，芭蕉忙自退出去，却不敢走得太快，一面偷眼望着大法師。眼看就要走到門口，大法師突然一聲：「芭蕉——」

那剎那芭蕉不禁魂飛魄散，兩隻脚就像給釘子釘着，怔住在那兒，雖然想應，却一聲也發不出來。

大法師緩緩抬頭，却是道：「好好的休息，今夜也許有用着你的地方。」

「弟子省得——」芭蕉額上已有汗冒出來。

「沒事了。」大法師接又垂下頭，揮筆疾書。

芭蕉好像傻瓜一樣，一會才知道舉起脚步，出了房門，聽不到大法師再叫，一顆心才放下，急步往芍藥的房間奔去。

天色這時候更加陰沉，接近黃昏了。

× × ×

派出去的火龍寨武士已陸續趕回來，一樣的說話，並沒有任何發現。

這早在蕭十三的意料之中。

即使沒有雪積，以留侯的法道通天，隨便找一個地方都可以藏下，火龍寨的武士雖然多，總不能够將泥土逐尺掘開來，一看究竟。

雖然是意料之中，他的心仍不禁越來越亂，不由又想到與大法師一聊。

這個老小子，什麼也應該寫完的了。

他舉步向那邊走去，轉一個彎，正遇楚輕侯，也是走向那邊。

楚輕侯精神奕奕，顯然已有過充份休息，看見蕭十三走來，忙迎上前去。蕭十三劈頭第一句就問：「你找師父去？」

「問問師父，今夜是否可以讓我出戰留侯。」

蕭十三道：「我也要問他，今夜又準備如何去應付。」

楚輕侯低首一望。「差不多的了。」

蕭十三慨歎。「到現在還沒有留侯的下落，這一戰是必無可避免。」忽然問：「你不怕？」

楚輕侯道：「不怕！」

「爲了紅葉？」

「也爲了正義！」

「好！」蕭十三大笑。「好小子，我總算沒有看錯你！」一把抓住楚輕侯的肩膀，大步走前。

他們在彎角消失，芭蕉才從一株樹後轉出來，一面慶幸沒有被發現，一面却反覆思量蕭十三楚輕侯的說話。

芍藥的房間也就在前面不遠。

× × ×

房間內一燈獨照，芍藥的目光與燈光同樣迷濛，斜靠床上，半敞着胸襟，雪白的胸膛，在燈光下有如玉石，晶瑩潔亮。

芭蕉推門而入，一見芍藥，方才的恐懼又一掃而空，反手掩上門，急步走前。

芍藥似笑非笑。「這麼快就回來？」

「我……我……」芭蕉結結巴巴，連話也接不上。

「你不敢？」芍藥冷笑。「你怎會這樣胆小，怎算是一個男人？」

芭蕉搖手，答道：「我……已經拿到了？」

芍藥的神態立時一變，又變得那麼誘惑。「你眞的拿到了？」

「不騙你——」芭蕉從袖裏取出那串佛珠。

芍藥一陣冶蕩的嬌笑，伸手將芭蕉摟進懷中，倒向床上一面道：「你眞好！」

芭蕉剩下那一點歉疚亦消失，埋首芍藥胸膛中，兩個人一下子滾做一團。

芍藥抓住了那串佛珠，以一隻手指勾着，看着那串佛珠在他的指下搖盪，表情之怪異，難以形容，芭蕉沒有理會，吻遍芍藥的胸膛，一轉身，跨在芍藥的身上，伸手便去解芍藥的裙子。

芍藥一手按住。「別急，我們還有事未了。」

「什麼事？」芭蕉極不願意的，嘴唇又吻在芍藥的胸脯上。

芍藥伸手將芭蕉推開，腰一挺，從床上滑下，走到桌旁坐下，芭蕉追了上去，從背後摟住了芍藥，一隻手又探進芍藥的衣襟裏。

芍藥蕩笑一聲，沒有理會，將那吊佛珠放在桌面上，拿起旁邊的銅燈座。

燈光一閃，芭蕉神智突然一清，脫口道：「芍藥，你要幹什麼？」

芍藥回頭一笑，那種笑容雖然美麗，却是說不出的妖異。

芭蕉從未見過芍藥這種笑容，那剎那突然有一種感覺，很奇怪的感覺。

感覺芍藥已變了另一個人。

也就在那剎那，芍藥突然將銅燈座砸在一顆佛珠上。

火蕊一跳，一聲異响，那顆晶瑩的佛珠四分五裂碎開，那些碎片剎那竟變得黯然無光。

芭蕉這才眞的大吃一驚，一把抓住了芍藥握着銅燈座的手，叫起來：「芍藥，你怎麼這樣做？」

芍藥冷冷道：「我要毀了這串佛珠，這對你對我都好……」

「不成……」芭蕉搖頭。

芍藥道：「放開手——」

芭蕉不放，一面道：「芍藥，你不要這樣做，師父知道了，一定很生氣。」

芍藥一掙不開，笑問：「你難道就不怕我生氣？」

「芍藥——」芭蕉一陣猶豫，芍藥乘機掙開，燈台向第二顆佛珠砸下。

芭蕉不由自主伸手護住了那顆佛珠，銅燈台正擊在他的掌背上，一陣骨碎聲响，不由芭蕉慘叫一聲。

那刹那他的手一緊，將佛珠抓在手中，倒退開去，芍藥霍地站起身子，嬌叱道：「拿回來！」

芭蕉那隻右手已因爲劇痛，不住的顫抖，但仍然緊抓住那串佛珠，搖頭道：「不……你不能毀去這串佛珠。」

芍藥森冷的面容倏的一寬。「芭蕉聽話，我一會讓你快樂……」

她的語聲又充滿了誘惑，左手有意無意挑開了胸襟，芭蕉目光落在雪白的胸膛上，一陣迷惘，嘴唇哆嗦却說不出話來。

「給我——」芍藥接招手，語聲動作無不更加誘惑。

芭蕉不由又想起了昨夜那種銷魂蝕骨的感受，不由又向芍藥走回去。

芍藥眼瞳中露出了勝利的光芒。

芭蕉走前三步，倏的又停下，整個身子都在顫抖。

芍藥笑了笑，又呼道：「給我……」

芭蕉突然閉上眼睛，用力的搖搖頭。

「給我——」芍藥再呼。

芭蕉應聲坐倒在地上，雙手捧着那串佛珠，猛的埋首在雙掌中。

他雖則閉上眼睛，芍藥赤裸的身軀仍然在他的腦海中浮沉，那種銷魂蝕骨的感受更就是怒濤也似不停的衝擊他的理智。

芍藥一聲輕笑，移步前去，伸手抓向那串佛珠。

也就在這刹那，房門突然被撞開，大法師楚輕侯蕭十三一字出現在門外。

芍藥混身一震，一眼瞥見，面色更就大變。但她仍然伸手向那串佛珠抓下去。

大法師即時舌綻春雷，一聲暴喝：「孽徒，還不住手！」

芍藥給喝得混身又一震，怔住在當場，芭蕉同時抬頭，惶然望着大法師。

大法師無言伸手，芭蕉汗落淋漓，一個身子顫抖得更厲害。

「芭蕉——」大法師沉痛之極接聲。

「師父……」芭蕉拜倒地上。

大法師歎息。「你以爲師父看不見你偷取那串佛珠？」

蕭十三接道：「也不想想你有多大能耐，便是今天清晨你師父便已看出你有問題。」

楚輕侯微喟接上。「師父只是希望你能够臨崖勒馬，你却令師父太失望了。」

大法師揮手止住。「芭蕉，你眞的甘心墮落魔道。」

芭蕉痛哭失聲。「弟子知罪……」

「回頭是岸——」大法師一聲佛號，轉向芍藥。「芍藥，你呢？」

芍藥陡地怪叫一聲，探手向那串佛珠抓落，芭蕉即時將佛珠緊抱在胸前。

芍藥一抓落空，右手已拔劍，架在芭蕉頸上，大法師面色一變，喝道：「芍藥，將劍放下！」

芍藥目光與大法師接觸，打了一個寒噤，劍仍然緊握在手，厲聲道：「芭蕉，將佛珠交給我！」

芭蕉給劍架在頸上，不能搖頭，却應道：「不成……」

芍藥道：「你莫要忘記……」

芭蕉嘶聲急叫道：「佛珠不能給你毀去……」

芍藥咬牙切齒。「不，給我一劍殺了你！」

大法師喝道：「休得胡來！」

芍藥竟反喝道：「住口！」

「大胆孽徒，這時候還不知悔改！」大法師沉下臉，一步跨前。

芍藥立即尖聲叫起來。「你們那一個接近，我立即殺了芭蕉！」

大法師盯着芍藥，停下來，蕭十三怒道：「殺了芭蕉，你以爲就能够逃出火龍寨？」

「我不在乎！」芍藥的語聲在顫抖。

大法師只是盯着芍藥，面容愈來愈沉重。

楚輕侯忍不住又道：「師妹，你放下劍，師父一定會原諒你。」

芍藥冷笑，大法師忽然一揮手。「不要勸她了，她已經不是白雲館的芍藥。」

楚輕侯一怔。「師父——」

大法師歎息道：「我只看出蝙蝠魔性深重，却看不出芍藥。」

蕭十三道：「莫忘了你是一個人。」

「人總會有錯的。」大法師很感慨。

蕭十三冷笑。「連天都難免有錯，人又怎能够例外？」

大法師只有歎息。

芍藥即時又喝道：「芭蕉，你不要迫我殺你。」

芭蕉側首看着芍藥。「師妹，我們不能再錯下去了。」

「少說廢話！」芍藥神態猙獰，簡直就變了另一個人——惡人！魔人！

芭蕉悽然一笑，猛的往前一撲，佛珠脫手拋向大法師，芍藥左手一抄落空，右手劍刷的往芭蕉頸上一轉，割斷了芭蕉的咽喉！

鮮血激射，芭蕉半身一轉，倒仆在大法師身前，鮮血濺紅了大法師的衣衫。

沒有人來得及阻止，大法師一手接下佛珠，一手扶住了芭蕉，鬚髮皆顫。

芭蕉嘴唇哆嗦，一個字也說不出來，頭一側，終於氣絕。

「芭蕉——」大法師眼角的肌肉抽搐，楚輕侯蕭十三都不由怔住。

芍藥一劍削出，亦怔在那裏，然後突然一聲怪叫，撲向一扇窗戶。

那完全不像是人的叫聲，楚輕侯蕭十三在叫聲中雙雙撲前。

「嘩啦」的一聲，芍藥撞碎了一扇窗戶，疾竄了出去，楚輕侯蕭十三幾乎同時趕到，雙雙越窗追出。

大法師無言將芭蕉的屍體放下，身形一動，亦掠了出去。

× × ×

芍藥的輕功一向都不錯，這時候更有如魔助，蕭十三楚輕侯追出了院子，仍然

追之不及。

風急吹，芍藥有如御風飛行，飛越過楓林。

周圍都有火龍寨的武士，看見芍藥掠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竟然都不知阻止。

「要逃出火龍寨，那有這麼容易。」蕭十三連聲冷笑，方待呼叫武士攔截，人影一閃，大法師已到了身旁，道：「跟踪她——」

蕭十三一呆，但隨即明白。「你以爲她能够將我們引到留侯那兒？」

大法師道：「也許。」

蕭十三一咬牙。「好，這到底也是一條綫索。」

大法師接口道：「吩咐人準備燈籠火把。」

蕭十三目光一掃，正見沈宇楊天那邊掠來，立即一招手。

沈宇楊天看見，雙雙掠向蕭十三。

大法師又道：「留下最後一重燈陣以防萬一，其餘的都吩咐拿下來。」

蕭十三點頭道：「這個簡單，只怕對芍藥，沒有作用，走得太遠，我們兼顧不來。」

大法師道：「我不會讓她走得太遠的。」說話間，他們的身形仍然飛快，緊追在芍藥的後面，隱約成品字形，芍藥要擺脫他們的追踪，只怕並不容易，除非她亦能够似留侯那樣，御風而去，眨眼百丈。

芍藥顯然沒有這本領，回頭看見大法師等人緊追不捨，一面的驚惶之色，身形也就更急了。

大法師他們追得並不輕鬆，楊天沈宇追上來，接下命令，倒掠回去。

天色這時候更加陰暗，也更加詭異。

× × ×

出了火龍寨，芍藥仍然在前面，楚輕侯蕭十三大法師七八丈外緊緊相隨。

他們現在要追越芍藥已只是片刻間的事情，可是他們都仍然保持着這個距離，中途有些火龍寨的武士看出芍藥成問題，要阻止，都被蕭十三喝開。

芍藥本來還可以去得更遠，在掠出火龍寨之際却顯然有些徬徨，不覺慢下來，但很快她便像已知道自己應該走向那個方向，再次飛快掠出去。

蕭十三看在眼內，脫口道：「琵琶，只怕給你說中了。」

大法師鄭重道：「這已是我們目前惟一的綫索，莫要斷掉。」

蕭十三打了一個「哈哈」。「我們三個都不是省油燈，但正如你說，當然要加倍小心。」

大法師微喟。「現在我只是担心留侯眞的藏得很遠，在今夜之前，仍然未能趕到去。」

蕭十三道：「還是白天，留侯若不是在附近，芍藥能够感應得到？」

大法師何嘗不是這樣想，却道：「希望如此。」

到了這個地步，他當然不敢再低估留侯。

（下期續完）

武林至寶
活命紫金丹

雲上雲

羅漢門的掌門人孫玉峯，有五省刀王之稱，他還沒有正式教授拳脚之前，在華北保鏢，所遇的奇怪經歷甚爲豐富，照他稱述，他曾經在太行山遇匪受傷，險遭不測，僥倖得到紫衣人相救，然後化危爲安，此事雖屬離奇，却又不能說它作子虛之言，因爲孫玉峯爲人梗直，從不說謊，故作驚人之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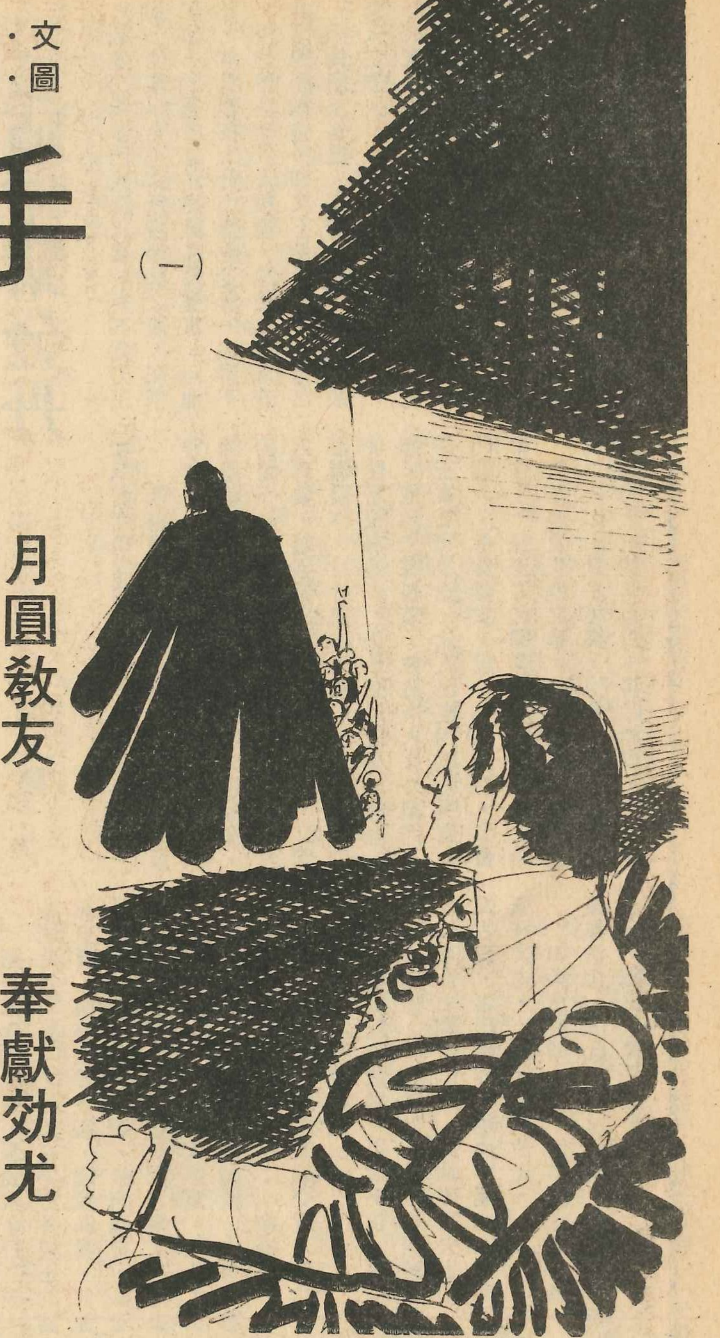
那天，他在太行山麓押運一批古玩北上，突然聽到响箭之聲，抬頭一望，山頭已經密層層的排了百幾枝杏黃旗，寫明一個徐字。那時大盜徐揚威在太行山稱霸，手下有二十多名悍匪，照理鏢局已經按時送禮，賣了交情，徐揚威不會攔途截搶的，可是，局勢危急，並非理論之時，孫玉峯只好奮勇向前，率領十多個鏢師應戰。

徐揚威擅長一柄大關刀，孫玉峯以單刀應戰，未免吃虧，再又加上他轄下的鏢師紛紛遇害，未免心驚，雖然力戰保命，仍是不敵，落荒而走，渾身疲倦如死，無力再戰，勉强逃出荒山，投宿逆旅，又因酒濕發作，寸寸肌肉疼痛，寸步難移，即使匪帮沒有追來，仍是難以活命，此念一起，他就失聲長嘆，忽然有人在外敲門，孫玉峯喝問是誰，此人已經用掌勁震開木門闖入，身穿紫衣，說：「孫鏢頭，幸會幸會！」孫玉峯久聞紫衣人到處行俠仗義，於是談及失鏢之事，痛不欲生。紫衣人說：「你的武功極高，何會失鏢？現時最要緊的是吃些紫金丹，清除酒濕，恢復元氣，精力旺盛，再行追殺徐揚威，假如你憂傷過甚，因此病倒，反而不妙。」

孫玉峯欣然點頭，服食紫金丹之後，查問此丹來歷，才知道它係方外道士的隨身至寶，能够化解寒痰，驅除風濕，使血氣循環旺盛，有病除病，無病强身，孫玉峯按時服食紫金丹，旬日後，紫衣人離去，他雄心萬丈，夜間潛入匪窟，直入大寨，燈火齊明，遙見徐揚威轟飲，出其不意飛躍過去，拔刀加頸，說：「徐揚威，你想活命，立刻把我護送的鏢交還，送我下山，喝令各匪不得走近。」

徐揚威受到威脅，不敢不依。孫玉峯在逆旅養傷，十日之內，早已召集鏢局的人以及挑夫候命出動，於是得回失去的一批古玩，喜出望外，趕快押運北上，到了康莊大道，才把徐揚威放走。

如果沒有紫金丹，他早就奄奄一息，豪氣消沉，故此他談及此事，總是盛贊紫金丹，認爲它確係活命金丹。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勾魂手 (一)

月圓敘友

燈光熄滅了，另一盞燈亮起來，成為黑暗的房中的唯一光綫來源。這盞燈就是一副電影放映機的燈，照亮着牆壁上一塊空白的銀幕。

放映機發出低微的「胡胡」的聲音，起先祇是映出一座空虛的大堂，大堂上有一座形狀古怪的講壇，也可以說是一座祭壇之類。祭壇的後面是黑色的布帳。

影片是彩色的，顏色並不悅目，使人看得很不順眼。看的人會希望把放映機的燈光弄得強一些。但實在並非放映機的燈光不夠強，而是那影片的本身在光綫不足的情形底下拍攝的。而且亦不是粗製濫造，乃是由於實地拍攝：那個現場的光綫並不是為了拍攝電影而設的，所以拍出來的效果就不佳了。連錄音也有，證明這並不是粗製濫造的了。有一個打掃的工人，在銀幕上出現，拿着吸塵機吸去地上散着的塵埃紙碎等等。吸塵機的聲音也可以聽到。事實上這並不是影片，而是電視錄映帶，放映在一隻那種新型的巨型五十吋電視幕上，這樣就可以使看的人得到看電視一樣的享受了。不過並沒有人在享受。在室內看這映片的人都不是為了享受而來的。他們並不是欣賞，而是研究。

奉獻劾尤

那個打掃的人打掃完畢，轉回後面去了。銀幕上閃了一閃，畫面沒有變，不過這跳動表示中間取消了一大截。

一把不屬於影片的聲音說：「這中間過了兩個鐘頭，沒有人出現過，所以剪去了！」他們總不能夠坐在這裏兩個鐘頭，看着沒有變化的畫面的。

這之後，男男女女就相繼出現了，聚集在那講壇前面的六七十個人，有老有少。臉上的神情都是奇怪的，呆呆滯滯，有點像是正在夢遊中似的，也可以說像是殭屍。他們站在那裏好像正在期待着什麼。

「連坐的地方都沒有，」那把不屬於影片的聲音又說，「但這是一種手法，假如太舒服了，他們就不會那樣把注意力集中在講壇上了。」

那些人肅靜得出奇，祇聽到他們偶然移動腳步的聲音，而沒有人談話。跟着，黑帳的後面就出來了一個怪人。

這個人就像是在上一代曾經給美國帶來恐怖的那種三K黨。他的身上披着一件大袍，袍的上截連接着一隻頭罩，尖尖的，祇有咀巴和眼睛的部位是開了洞，以便他講話和看見。由於拍攝的光綫並不良好，所以，很難看得清楚他的咀巴和形狀了。與三K黨不同者是他這袍是黑色而非白色。

當這個人一出現，那些聚在講壇下面的人就歡呼起來。不過他們的歡呼卻是相當特別，就像是一種呻吟似的。假如單是聽聲音，可能不知道他們是在歡呼，但是看他們的動作則看得出來了。他們期待地舉起雙手，臉上的表情變成近乎狂熱的。

看着這影片的人會不由覺得奇怪，這

個人連臉都沒有露出來，又如何能夠贏得這許多尊敬呢？不過答案很快就有了。他一開聲就可以使人明白答案了。他的聲音是高度磁性，有着感人的魅力的。這是一個傳道家或者什麼教的領導人必須有的條件。必須有說服的能力以及近乎催眠的能力。因為不論哪一種宗教的教義都是有矛盾的地方的，很難使人信服，必須依靠良好的口才以及特殊的聲綫。這差不多等於是街頭賣藥的人，拿着一瓶普通的止痛藥，就把它吹噓成為萬應萬靈的仙丹了。這些是要依靠個人的才能才可以成功的。特別是目前這種宗教。這假如是一種宗教，那就是一種新的宗教了。這個人的黑袍中間有一隻白色的圓塊，而那黑帳上也有一隻白色的圓塊，不過卻都不是在正中間，而是在左上角。這似乎就是標誌了。

這個人以他那把磁性的聲音說：「今天，兄弟姊妹們，今天是什麼日子？」

「月圓之夜！」那些人都紛紛應道。

於是，看這影片的人就忽然醒起，那白色的圓塊就是代表一隻滿月。假如不提的話，那倒像是一塊膏藥。而這也是為什麼會在左上角的位置。這樣才像月亮。當一個人在晚間抬頭看當空的明月時，也甚少是在天空正中的，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貼在正正中間，就像一塊膏藥了。

「對了，」那人說，「今天晚上是一個月圓之夜，今天晚上，有一位幸運的女孩子！」

那些人之中的女性興奮地扭動着身子，每一個都企圖把手舉得更高，雖然有些是根本沒有資格被稱為女孩子的了。那些男性們的狂熱則是稍減了。既然幸運的是女孩子，那麼幸運就不會降臨到他們男性身上來了。

那個黑袍人的雙手從袍內伸出來，舉起，表示叫他們安靜，那些人仍然不能完全安靜下來。為了某種理由，這個黑袍人的出現使他們狂熱得難以自制。

那個黑袍人的確有一把非常有用的聲音。響亮的時候是很夠響亮的。他現在再開口，洪亮的聲音就把大家的吵聲壓下去了。他說：「不要失望，每一個人都有奉獻的機會的。奉獻不論大小，重要的是意義！」

一把屬於這些觀衆們的聲音諷刺地批評道：「當然是奉獻最重要了。奉獻，奉獻。就是信仰也需要付出金錢代價的！」

那些人開始從袋裏掏出鈔票，有些還是解下腕錶，或者頸部掛着的金鍊之類。

另一個穿着同樣黑袍的人亦從黑簾子後面出現了。他的袍上那隻月亮比講壇上那一個的小一點，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大分別了，因為看不見面貌。他在那些人的中間走着，那些人就把他們的奉獻放入袋子裏。

「老天！」那把觀衆的聲音又說，「他用什麼辦法能使這些人如此誠心呢？假如我袋裏有一百元，那我奉獻十元沒有所謂。但是袋裏沒有錢，連我的頸鍊或者腕錶也奉獻，那除非是一個刧賊用槍指着我，命令我這樣做吧。」

「他們的確是有另一種魔力的。」另一把聲音在黑暗之中解釋。

銀幕上，那第二個黑衣人收集完畢，拿着袋子回到黑簾子後面去了。這些奉獻的數目似乎不很多，但是也可能並不少，因為有兩個人是放進去一張支票。支票的數目是可大可小的。

「很好，」講壇上那個人說，「我相信大家已經盡了能力奉獻了？錢財是身外物，祇會給你們帶來負累和痛苦。獻出來，你們就會像是洗了一個靈魂的澡，神聖而安寧了。」

「放屁！」看電影的其中一人說，「我雖然不很重視錢，但我並不認為做個窮光蛋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司馬洛先生，他就是有本領使人相信這個。」另一人說。

銀幕上有一個壇下的人忽然舉高手尖叫起來：「我犯罪！我留起了這些錢！」他那隻手中握着一些鈔票。

「不要緊！」壇上那個人說，「我們的神是仁慈的，永遠可以寬恕，祇要你肯悔改！」

那人走上前去把那些錢放到黑袍人的腳下，黑袍人拍掌，大家也都拍掌讚揚起來。這個人感到狂熱的光榮。

司馬洛又批評道：「媽的，這比搶刧銀行好得多了！」

銀幕上的活劇繼續上演。黑袍人把錢拾起來，遞到黑帳後面，顯然剛才那另一個收集奉獻的人接過走了。

黑袍人又說：「現在，你！你就是幸運的女孩子！」

他伸手一指。雖然他沒有提名字，而他的手指得也不會很準，但他卻是有一種奇異的力量使人能夠明白他的意思的。也許那些人亦猜得出來吧。他所指的那個方向，就祇有一個特出的女孩子。年輕而特別美麗。

這個女孩銷魂地尖叫着排衆而前，跳到台上去。台下的人羨慕地歡呼。那個黑袍的人說：「衣服是用以遮羞的東西，你並沒有什麼值得羞恥的地方！」

那個女郎是穿着一件套頭的T恤及一條短短的牛仔褲。她迅速把T恤拉上去，脫下來，上身就祇剩下一副白色的乳罩。看來她的身上的確是沒有什麼羞於露出來的地方的。衣服使她美麗，但假如沒有衣服，她又會另有動人之處了。

司馬洛說：「為什麼這個混蛋自己卻連臉也羞於露出來呢？」

「他是神，神是沒有面孔的。」其中一個放映的人回答道。

那個女郎的雙手伸到背後去解乳罩的扣子。就在這個時候，電影斷了，銀幕上一片空白。司馬洛說：「真掃興，剛剛到了最有趣的地方就停了。什麼時候放映下集？」

室中的燈光亮起來了。房間裏除了司馬洛之外還有三個人。一個就是操縱放映機的中年男人。

另外一個是比較年輕一點的男人，大概是剛剛三十歲吧，左臂給繃帶包紮着，而且繃帶還繞過他的頸子吊着這條手臂，很顯然他這條手臂是受了傷，暫時不能應用了。

第三個人是一個女人。這個女人也是接近三十歲了，但是天生麗質而保養得好，所以並不會使人覺得她是人老珠黃，而

是使人覺得她是充份成熟。她身上穿的是一套十分名貴的套裝，顯然是什麼歐洲名時裝屋的出品，裙子下面的兩條綫美妙的腿子以模特兒的美觀姿勢交搭着。她一直沒有做聲，臉上的表情是冷酷的。

一直在發出評論的就是司馬洛，面對司馬洛解釋的則是那個操縱放映機的中年男人。

那個中年男人說：「就到了這個階段。我們暗藏着的錄映機就給發現而打破了。幸而我們這些是精良的儀器，可以把錄到的場面轉到車子的錄映帶上來，不然，我們就連這些片段都得不到了。」

那個手臂受了傷的人苦笑着說：「而我也得到了這個！」

這二個人是私家偵探。那個中年人繼續告訴司馬洛，他們千辛萬苦才在那屋子裏裝了這一副電視錄映機，等到這些人開始集會，錄到了集合的前一截，但是隨即，錄映機就給發現而搗毀了。他們停在附近的車子亦給發現了，有幾個人拿着槍追出來。他們開動車子拚命逃走，結果還是中了彈，幸而總算逃掉了。

司馬洛現在是作着他平時的打扮，也是打扮得很講究，再加上他的英俊的外表，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個花花公子。他涎臉而笑道：「眞可惜就在這個時候斷掉了。以後，屋裏的場面應該是怎樣發展呢？那個女郎會脫光她的衣服？」

「照我們所知就是的，」那中年人說，「在那台上，她會在衆目睽睽之下給這個教主佔有。她是一個幸運的女郎，她有機會把她的身體奉獻。」

「唔，」司馬洛說，「那麼其他的人獻出他們的金錢倒也不是全無價值的。他們總算可以看到一齣好戲。祇不過你們却是倒運一點了，幾乎給槍彈射死了，却還是沒有機會看到最精采的一段。」

那個女郎顯出略為不屑的表情。她說：「司馬洛先生，你似乎還是對女人比較感興趣。」

司馬洛笑起來：「這一點我是已經出了名的了。」

「那我奇怪你怎麼能夠集中精神做正經事情。」那個女郎諷刺地說。

司馬洛也諷刺地微笑看看她，毫不相讓地：「你是一個可以集中精神做正經事情的人，我可以相信你現在對男人是一點都不感興趣了，但為什麼你還是不能解決你的問題而要找我呢？」

這個女郎的臉一時發白起來，看上去她就像隨時要拂袖而去似的。但她還是忍下去了。她說：「是你這兩位朋友推薦你的，他們對你很有信心！」

「苗小姐，」那個中年人大為尷尬地說，「請不要介意，司馬洛就是這樣一個玩世不恭的人，表面上是這樣，但實在他的腦筋已經在動了。」又轉向司馬洛：「這一次，請別跟我們來這一套好不好？我們到底是朋友呀！」

「好吧。」司馬洛點點頭，隨即又問道：「這一槍，是幸運的一槍嗎？」

「是我們幸運，」那個傷了手臂的人苦笑着說，「他們向我們放了六槍。六槍都射中車子，其中五槍進入車窗之內。車子的前後擋風玻璃都破了。槍彈在我們的頭邊擊過，祇是我中了這一槍。運氣壞一點，我們已經死了！」

「那麼他們是隨時準備殺人的了，」司馬洛說，「而且他們似乎是很好的槍手。手槍，在這樣遠的距離之外射得這樣準！」在此之前他已經看過這二個私家偵探所繪的地圖，知道屋子與車子之間的距離。那個距離，手槍發射是把握不大的。

「他們是隨時準備殺人的。」那個受傷的人點點頭。

「為什麼要殺人？」司馬洛問，「他們有什麼事這樣怕給發現的？即使他們佔有這個女孩子，也不見得是犯法的事情，那是私家地方，那個女孩子是自願的，而我看她又不是一個未成年少女。」

「這些正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苗小姐說，「這影片還要再看一次嗎？」

「暫時用不着了，」司馬洛說，「我看我們最需要的還是談清楚。」

「讓我們到書房中去談吧。」苗小姐說。

他們離開了那間放映的房間，到了書房中去。這裏是苗小姐的家，佈置豪華而佔地面積甚廣。苗小姐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

他們在書房中一角落的一套沙發坐下來，僕人送上來茶點，苗小姐象徵式地淺呷了一口咖啡，說：「司馬洛先生，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呃——宗教？」

「沒有，」司馬洛說，「這個時代的人變得太厲害了，喜歡自創宗教。十幾個人一起也可以創作出一個宗教來，崇拜的却不是神而是人，領導的人就是神。他們的目的多數是為了找尋刺激。不過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則顯然不是這麼簡單了，他們有槍手，有胆量殺人。」

「當你的數目大起來，發覺順從的人很多，而你有辦法左右這些人的意志的時候，」苗小姐說，「就不是單單找尋刺激那麼簡單了。你會開始野心起來。」

「這是眞的。」司馬洛說。

「在美國有不少這種團體，」苗小姐說，「譬如有一個韓國人，他就成立了一個這樣的團體，勢力那麼大，他的信徒給他用近乎洗腦的方法控制着，向他獻出一切，為他做任何事情，就是信徒的至親也沒有辦法制止。還有一個本來是戒毒中心的團體也變了質，當一個青年的父母用法律程序起訴這個團體，要取回自己的孩子並索取賠償而成功了之後，那個辦案的律師的信箱給放進一條響尾蛇。他去取信時給響尾蛇咬了一口，差點死掉了。這是一九七八年年尾的事情。自然，最聳人聽聞的另一件還是同年差不多時候在圭阿那的集體自殺事件。這個叫占姆‧鍾斯的人自創人民廟，在那裏闢一個樂園。要脫離的人會遭到致命的報復。參議員親自去調査眞相，也被殺死了。結果鍾斯領導他的信徒集體自殺，九百人死去了。」

「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司馬洛點點頭，「也證明這世界上不滿現實而盲從的人是太多了。」

「你的分析很對，」苗小姐說，「這些人，叫他們上學校去唸書，也許絕對不會肯聽教師的話，然而參加這樣的集會却是那樣言聽計從的。」

「到時不聽從也不行了，」司馬洛說，「那時說不定就會給人用槍打死。不過無論如何，這證明了苗小姐對這種事情很有興趣，而且相當有研究——或者起碼是開始去研究了。你派了人去拍這樣的紀錄片子。」

「我並不是感興趣，」苗小姐說，我是害怕。」

「我這兩位朋友，」司馬洛指指那二個私家偵探，「他們並沒有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以及為什麼你找我來。」

「是我叫他們不要講的，」苗小姐說。「有什麼內幕，由我自己來告訴你。」

司馬洛微笑：「你似乎要看過了我的人才敢相信我的朋友們的推薦，然而似乎我給你的印象却是並不好的。」

苗小姐看着他：「你這個人，我認為是一個很會假裝的人，你表面上裝出什麼都不大在乎的樣子，但事實上你却是很精明的。」

「中國人叫大智若愚。」司馬洛說。

苗小姐說：「我是在外國長大，在外國唸書的，所以中文講得不大好，不過我猜你是明白我的意思的！」

「不錯，」司馬洛說，「你的意思似乎就是，你終於肯用我了。」

「當然，」苗小姐說，「還有你願不願意合作的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够強逼你做一件你不感興趣的事情的，對不對？」

「唔，」司馬洛點着頭，「這樣講是公平得多了。我喜歡跟公平的人交手。」

苗小姐說：「這個團體叫月圓教，他們崇拜月亮。他們的潛力愈來愈大，經過圭阿那人民廟的集體自殺事件，我是愈來愈害怕了。」

「害怕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爸爸也是他們的其中一份子。」苗小姐說。

「哦，」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你是想你爸爸退出嗎？」

「這個當然了。」苗小姐訴。

「你何不跟他談談呢？」司馬洛問。

苗小姐瞥一眼那二個私家偵探，那二個私家偵探也是看着她。苗小姐說：「問題是我找不到他。」

「你是說，」司馬洛說，「他給那些人囚禁起來了？」

「這是很難講的，」苗小姐說，「譬如剛才在那紀錄片上看到的那個女孩子，她獻出身體，你說她是自願的，還是被強逼的呢？」

「她的精神絕對是受到了影響的，」司馬洛說，「假如在正常的情形之下，我肯定她不會這樣做。」

「因此，」苗小姐說，「在法律上說，她是自願的，但是我們都知道在正常情形之下是不會自願做這種事情的。這是他們聰明的地方，一個成年的人，是有權做他喜歡和自願做的事情的。」

「你的父親究竟是自願還是不願的呢？」司馬洛問。

「他是一個意志相當堅強的人，」苗小姐說，「我有理由相信他不是自願的。也許起初他是為了追求刺激而牽涉進了這些事情之中，但是後來——」她聳聳肩，「總之我認為他並非自願的第一個理由就是我無法跟他聯絡到。」

「也許他喜歡享受，」司馬洛說，「爲什麼不讓他享受一下呢？他既然有一個像你那麼大的女兒，那他的年紀也不會太輕了。他今年幾歲？」

「六十。」苗小姐說。

「到這個年紀的人，」司馬洛說，「應該享受是最重要的了。我相信他不會騙自己，而我們也不要騙自己，他可以享受的日子已經沒有多少了。」

「不是這個問題，」苗小姐說，「他是一個精明的人，不然我家怎會這樣富有呢？」

「你家究竟有多富有？」司馬洛問。

「你大概也看過那個電視廣告吧？」苗小姐問，「那艘運油船要多少錢？大約九百萬。很好，一言為定。上星期，我就是完成了一宗這樣的交易！」

「唔，」司馬洛說，「那麼你們家果然是非常富有了。」

「是的。」苗小姐打開抽屜，取出一叠紙來。

當她把那叠紙遞到司馬洛的面前的時候，司馬洛看到那是一叠支票，是銀行已經兌現了的票尾。她說：「這些都是我爸爸簽的支票。這使我可以相信，他起碼是還活着的。」

司馬洛把那叠支票翻一翻。這些支票都是順着日期的次序而叠着的，是在一年之內發出來的支票，這些支票，最後一張還是一個星期之前兌現的。經由很多不同的銀行，而每一張的支票的數目也不算大，但是總是現金支票，五萬，十萬，二十萬。

司馬洛翻着這些支票，也許別人拿着這些支票，就祇是會感到茫無頭緒而已，但是司馬洛則是能够作一個有系統的心算的。他可以算出這些支票合起來的數目，每月大約是一百萬元的支出。

「都是給他們的嗎？」司馬洛問道。

「是的，」苗小姐說，「你大概也知道，我們假如是生意上往來的金錢的話，那是極少用現金支票的，我們不能够毫無根據地付錢，我們是要做帳的。」

「唔，」司馬洛諷刺地說，「這樣多不同的銀行，相信在做帳的方面一定很方便了。相信納稅也會少得多。」

「這是做生意的標準手法了，」苗小姐說，「不足為怪的。你告訴我有哪一個做生意的人是眞的心甘情願地納稅的吧。當然是愈少就愈好了，祇要帳目是做得合法的，那麼這些錢亦是省得合法的了。」

司馬洛祇是微笑地看着她。看來她果然也是一個相當會做生意以及有興趣做生意的人，談到這個問題，她就不由自主地議論滔滔起來，一時也忘記了他們現在是正在討論她的父親的問題的。不過她隨即就醒覺過來了。她說：「對不起，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你看見這些支票，不但是不同的銀行，而且是不同城市的銀行。他們可以在許多地方有許多人去拿現錢，證明他們的組織是已經非常龐大的了。」

「沒有錯。」司馬洛點點頭。

「剛才，」苗小姐又說，「你也知道我家是多麼富有了，看見這些支票，你也知道了。這些開支，在我父親而言已經不

算大了！」

「唔。」司馬洛說：「不過是等於袋裏的零錢吧了。」

「又不是這個意思。」苗小姐說：「很抱歉，其實你剛才是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是無意炫耀我家的富有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也知道你是什麼意思。希望你不介意我問你一個問題，苗小姐。財權究竟是在你的手還是在你父親的手呢？他的人不見也可以簽支票，而你剛剛買下了一艘運油船。」

「財權是在我們兩個人之手。」苗小姐說：「支票我可以簽，他也可以簽，不過這到底是他的財產，他祇是給了我自由運用資金的權，而並沒有把財產移交給我。他是還不打算退休的。」

「然而他現在是等於退休了。」司馬洛說。

「我告訴別人他要休息一個時期。」苗小姐說：「不然，他這樣久都不出現，那實在是很難解釋的。」

「現在的問題當然就是恐怕他會把他的全部財產都獻給這個什麼月圓教了。」司馬洛說。

「正是。」苗小姐說：「有不少人是巳經把房產變賣，一切都獻出來了。剛才你從紀錄片上也看見的。那些人，連最後一塊錢都獻出來才認爲是光榮的！」

「你的父親則並沒有把最後一塊錢都獻出來！」司馬洛說，他跟着又擺擺手勸苗小姐不要與他辯論。他說：「我知道你要說一些什麼，這證明他的意志還是沒有完全受到那些人的控制，然而他的人則是巳經給他們捉住了。他要活下去，祇好間中寫一些支票。他們當然不肯放他，但是又不能够殺死他，因爲放了他的話他就會亂吵起來，而殺了他，連這筆經常的收入都沒有了。」

「我正是這個意思。」苗小姐說：「但這種情形是不能够長此下去的。在不久之後，他們一就是會把他的意志控制成功了，另一就是殺死他。假如把他控制成功了，當他獻出了一切之後，他還是要死的。其他的小人物可以活下去，但是像他這樣大的一個目標，恐怕他們就不放心讓他活下去了。」

現在，司馬洛是大致上明白苗小姐的意思了。

他說：「你爸爸沒有保鑣的嗎？」

苗小姐聳聳肩：「他是一個隨和的人，也不喜歡招搖。他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人把他綁票之類，因此，他不覺得他需要保鑣。」

「你有兄弟姊妹嗎？」司馬洛問。

「媽媽巳經死了。」苗小姐說：「我有四個兄弟，兩個姐妹。我排行第六。」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看着她。有些時候，司馬洛是用不着出聲也能够表示心裏是正在想着什麼的，現在也正是這樣的時候。苗小姐說：「爸爸的生意主要是由我和爸爸兩個人負責。我在這個方面比較有興趣。不，司馬洛先生，並不是因爲我爭取到這個權勢，而是因爲我的兄姊們都不感興趣。叫他們管理這樣大的生意，他們認爲是頭痛的事情，他們都是專業人材，有律師、醫生、工程師、會計師，結婚的對象也是家境寬裕的，自己有很好的生活，根本不想向這些財產動腦筋，還有一個比我小的妹妹還在瑞士唸大學。我可以保證，我們兄弟姊妹之間的感情都是很好的，我並不是在掩飾家醜；有些人兄弟姊妹衆多，會爲了這些東西而爭個不休，我們則並不是這樣的。」

「他們還不知道這件事情？」司馬洛問。

苗小姐搖頭：「還不知道。他們祇知道爸爸正在渡假。」

「你結婚了沒有？」司馬洛問。

苗小姐有點難爲情以及不大願意回答這個問題似的，不過她還是回答了。她說：「我結過一次婚，不成功，不到一年就離婚了。」嘆一口氣：「我猜我是太忙了，不能適應婚後生活。」

「也太富有了。」司馬洛說。

「這是困難之一。」苗小姐亦不能否認。

「讓我告訴你。」司馬洛說道：「你還活着是很幸運的事。假如你是沒有兄弟姊妹的，你可能巳經死了。不論你與他們之間的感情好不好，總之他們是救了你的命。」

「也許是的。」苗小姐說：「假如祇有我一個人，我死了，就沒有人跟他們對抗了。」

「不錯。」司馬洛說：「但你有許多兄弟，所以他們不敢採用這個方法。」他頓一頓，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然後又問道：「這件事情究竟是怎樣開始的呢？你的父親怎麼會跟那些人牽涉上的呢？」

苗小姐却不先回答這個問題，而是問道：「對這件事情，你有什麼把握嗎？」

「我不是工廠。」司馬洛說：「你不能給我訂單就要我保證必然能够交貨。我祇是能够這麼說，我對這件事情是很感興趣的。」

「這即是說他保證能够交貨了。」那個私家偵探在旁邊插咀說：「他做事，從來都是成功的，難祇是難在他肯不肯答應去做吧了！」

苗小姐對這個保證顯然還是信心不大的。她說：「我是一個做生意的人。我是要清清楚楚的，你要對我保證，以及講清楚你要多少錢。」

司馬洛站起來，說：「我看我還是走吧。」

「等一等——！」那個私家偵探大爲尷尬挽留。

不過苗小姐却並沒有提出挽留，因此司馬洛即是想留下來也是不大好意思了。他說：「我沒有錯，我一向不喜歡跟做生意的人交易。」

他走出花園中，那個私家偵探追出去向他解釋，但似乎沒有什麼用處。

手臂受了傷的一個則是留在屋內，他對苗小姐苦笑道：「我們對他是充滿信心的，你却不相信我們！」

「我相信過你們了。」苗小姐說：「但你們又弄得出一些什麼成績來呢？起初你們還說是很有把握的呢？」

「這個人是不同的！」那位私家偵探說。

「不錯。」苗小姐說：「他是不同的。起碼他並沒有自認有把握。我猜他是害怕！」

「這個人是不會害怕的！」那私家偵探說：「他根本不知道害怕是什麼！」

但是他們此時巳經可以聽到司馬洛的車子開動，遠去了。苗小姐站起來，走到窗前說：「我看還是另想辦法吧。」

那個私家偵探顯出大爲失望而苦惱的樣子，跟着他的同伴亦回到屋裏來，也是差不多那副樣子。很顯然，苗小姐自己不挽留司馬洛，他是無法把司馬洛留住的。

他苦着臉說：「這其實都是誤會，他這個人是最不喜歡人家擺出有錢人架子的，其實除此之外就沒有甚麼不對的了。」

「剛巧是一個有錢人。」苗小姐說：「難道你認爲我沒有資格擺有錢人的架子嗎？」

「但是我們現在是以大局爲重。」那個沒有受傷的私家偵探苦口婆心似地說：「最重要的事情還是把苗先生救回來。我們去過一次，巳經失敗了，這是可能會危及苗先生的安全的。」

「我自己再去找一些有本事的人來解決這件事好了。」苗小姐說着回到她那間放映電影的房間裏。

那個私家偵探跟着她，還是游說：「有本事的人不是沒有，但是像他這樣可靠的人却實在是不多的。這個人，當他答應了你之後，你就可以放心了。他會盡力做，他做不來的事情，也沒有多少人做得來了。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是一個講原則的人，他答應了替你做事，你就大可以完全不必担心他會有什麼三心兩意了。」

「你是說乘機勒索之類嗎？」苗小姐問。

「是的。」那個私家偵探說：「有些職業好手雖然是好手，你却難以防備他們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你這位司馬洛先生。」苗小姐說道：「聽你們講起來，是對他非常之有信心的。」

「你旣然信任我們。」那個私家偵探說：「你就也應該相信我們的推薦。」

「但是現在是你這位司馬洛先生不肯做這件工作呀。」苗小姐說。

「我們是可以去跟他再談談的。」那私家偵探說。

「還是不必了。」苗小姐說：「太過下氣去求人，我也是不想。今天他可以這樣拂袖而去，明天，他幹了一半的時候，一發脾氣，亦是一樣可以拂袖而去。」

「他——他平時是不會這樣的。」那私家偵探說。

「他在我的面前却是這樣。」苗小姐說：「這就證明你的講法都是不可靠的。好了，你們現在先回家去吧，讓我再看一次這一部認爲不够精彩的電影。」

苗小姐顯然地是那種女强人型的女人，當她講一句話的時候，她有一種使人不敢提出反抗的權威性。她旣然這樣說，那二個私家偵探亦祇好離開了。

苗小姐則是逗留在那間房裏。她果然是把放映機再開動一次，把那套沒有完成的紀錄片放出來而再看一次。她究竟要看些什麼，或者看出了一些什麼就不知道了。她可能是什麼都沒有看出來。

她回到書房裏，電話正在响個不停。她是一個管理着大生意的人，事務自然是十分繁忙的，要接的電話很多，那是一定的了。但她並沒有去接聽。

她決定今天下半天休息一下。

這樣一個繁忙的人，亦是有着比別人佔優的地方的，那就是她用不着一定做事：她隨時可以決定休息一下。一個小職員則是沒有那麼容易了。

苗小姐一個人在廳中吃過了晚飯，之後到花園中去散步一下。她看見花園中的樹下有一個男人躲在陰影之中。

而當她回到廳中來的時候，她亦可以看見廳中沒有亮燈的一部份也是有一個男人躲在那裏。

這兩個男人都沒有跟她打招呼，但這並沒有令她生氣，而是使她感到安全。因爲這兩個男人就是在屋中保護着她的，這是她的保鑣。

司馬洛講的事情，她亦早巳想到了。她自己的安全是可能有問題的。所以她巳經安排好了有人在屋子裏保護着她。雖然有陌生人在家裏是不免略有不便的，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則是沒有辦法了。

她看了一個晚上的電視，之後洗了一個澡，躺在床上看了一陣雜誌。她所看的却不是電影或時裝之類的那些女人的畫報，而是經濟方面的雜誌。她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不過這種雜誌，對於她而言，也還是有相當良好的催眠作用。她也是很快就睡着了。

不過她却沒有睡了多久就醒過來了。

那時巳經是三更半夜。床頭几上的夜光鐘告訴她時間是凌晨二時。通常她是沒有那麼早睡，所以她也醒得早吧？也許是那奇怪的聲音把她驚醒的，或者是那種古怪的感覺把她驚醒的？

她不能够肯定她是聽到什麼聲音，因爲當她醒過來之後，那聲音巳經沒有了。她祇是有一種很奇怪的不舒服的感覺，覺得她是正在屬於一種不大妥當的情況之中，是什麼爲她造成這種感覺她就不清楚了。有時人就是有這種感覺的。她在做生意的方面，就是有着這種近乎是第六感的感覺，所以她能够在生意上成功。正如司馬洛，也是有着同類的感覺，所以他在做事的時候也能够趨吉避凶。

她從床上起來，披上了一件睡袍，開門走出廳中。

在昏暗之中，她看見那個保鑣還是坐在暗處，毫無異狀。她走出花園之中走了一轉。花園中的樹下，那另一個保鑣亦是安詳地坐在那裏。

看來她是有點神經過敏了。

她回到她的房間，打開門，就「哇」的一聲叫起來。

有一個人正站在她的床上。

「不要叫喊！」那人說，「把僕人吵醒了，那就不大好意思了！」

「你！」她叫道：「你跑到這裏幹什麼？」

因爲這個人就是司馬洛。

「我是來探你的。」司馬洛說。

「你——你是怎麼進來的？」苗小姐狼狽而又憤怒地叫道，「爲什麼你站在我

的床上？」

「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司馬洛說，「兩個都是需要一點時間才能解釋清楚的。」他從床上下來，苗小姐注意到他是穿着一身黑色的緊身衣服。

「你是怎麼進來的？」苗小姐問。

「我不能不承認我不是從大門進來的，」司馬洛說，「我是爬牆進來的。一個不大正當的方式！」

「我是有人在這裏看守着的！」苗小姐說。

「他們沒有反對我進來。」司馬洛說道。

「怎麼可能——？」苗小姐回頭向後面望望，她這樣講話，起碼在廳中那個保鑣是聽見的，然而那個人却還是並沒有聞聲而來，「你——你賄賂了他們！」

司馬洛微笑：「唉，你們做生意的人，總是一開口就想到錢！不，我並沒有賄賂他們，祇是他們睡着了，不知道我進來吧了！」

「我不相信！」苗小姐說。

她馬上轉身跑出去，走到廳中那個保鑣的身邊。那人仍然是坐在那裏，因為光綫不足，所以當她走近的時候她才看到這個人的眼皮是閉上了的。她把他搖搖，也沒有張開眼睛，而且就這樣向旁邊一倒。苗小姐連忙把他扶住，但一個女人的氣力是不容易抱起一個大男人的，而且角度和姿勢都不適合，事前又沒有準備，那人還是躺倒在地上了，她的扶持祇是使他沒有跌得那麼重吧了。

這個人還是沒有醒過來。睡覺是不會睡得這樣熟的，尤其是負責這種工作的人，既然屋裏的一個是這樣，花園裏那個大概也差不多了。她用不着到花園裏去看。

她大步走回房間，看見司馬洛又站上了她的床了。她憤怒地說：「你殺死了他們！」

「我並沒有殺死他們，」司馬洛說，「他們睡着了。」

「他們不是睡着了，」苗小姐說，「推不醒的！」

「是我把他們催眠了，」司馬洛說，「他們是要熟睡幾個鐘頭的。我替他們打了痲醉針！」

「你——你到我的屋子裏來幹什麼？」苗小姐問。

「我是打算來跟你談談那件工作的問題，」司馬洛說，「我改變了主意。」

「你——你為什麼老要站在我的床上？」苗小姐問。

「檢驗一下電燈！」司馬洛說。

「你瘋了！」苗小姐說，「你是一個瘋子！」

「電燈並沒有什麼問題。」司馬洛說，他又從床上下來，苗小姐馬上退後兩步，跟一個瘋子太接近是很危險的。

「我——我不需要你來檢查我的電燈！」苗小姐吶吶着說。

「這話講得太遲一點，」司馬洛說，「我已經把你這屋子大致檢驗過了，我並沒有發現什麼。」

「你想發現什麼？」苗小姐問。

「讓我們找個可以談話的地方吧，」司馬洛說，「到你的書房裏如何？」

「很好。」苗小姐說。在睡房裏到底是不大好的。跟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在一起。

司馬洛領先走向書房，他們經過廳中那個失去了知覺的保鑣，苗小姐再看一眼，又抖一抖。

他們進入了書房中，苗小姐一路上已經把那件晨褸前面的鈕子都扣好了，以免下面的睡袍露出來。她那睡袍是私人的用物，是在自己的睡房裏穿着而不是見客的，相當透明，而她又知道自己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

司馬洛在白天那張椅子上坐下來，苗小姐則在寫字桌後面的大皮椅上坐下來，悄悄地拉開一隻抽屜。

「你那抽屜裏放着一把手槍，」司馬洛說，「最好不要拿出來用！」

但是苗小姐把槍拿出來了，槍咀對着他。她說：「我是懂得開槍的！你不把你的來意好好講清楚，我不會把這槍放下來的！」

司馬洛苦笑着舉起雙手：「我早應該把槍彈取出來的，不過我沒有猜到你會激動到這個程度！」

「講吧！」苗小姐說。

「我已經檢查過了你的屋子，」司馬洛說，「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例如有什麼不對？」苗小姐問道。

「例如用以監視及偷聽的電子設備之類。」司馬洛說。

「你以為這是間諜小說嗎？」苗小姐問。

「這是一個科學發達的時代，」司馬洛說，「而且你也用了兩個保鑣在屋子裏了。你也知道對方不是等閒人物。起碼他們能够派人在這樣多不同的地方拿你爸爸的支票提款。」

「唔——你以為他們眞會到我的屋子來裝這些東西？」苗小姐問。

「很難講，」司馬洛說，「這些人的野心是很大的。雖然他們現在得到的數目已經不少了，但是你們有更多。沒有一個一定的數目對他們來說是足够的，祇有把你吸乾了才算是達成目的。現在你爸爸已經在他們的手中了，但是却有你梗在中間。他們是當然要設法對付你的！注意你的一切行動是起碼的一着了。尤其是你派二個私家偵探去調查，更會給他們以一種刺激。」

「他們並不知道這些私家偵探是我派的，」苗小姐說，「人又沒有給捉着。」

「他們是會懷疑的，」司馬洛說，「你不能够制止人家懷疑，也不能控制人家懷疑什麼。你爸爸在他們的手上是一個很大的目標，理所當然，他們第一個懷疑的人就是你了。」

「他們並沒有在我家裏裝什麼？」苗小姐問。

「他們沒有在你家裏裝什麼，」司馬洛說，「但這却並不就是表示他們不會做這件事情。也許還沒有來得及而已。」頓一頓，「現在，把槍收起來怎樣？你應該明白，一個人給一把手槍指着是很不舒服的，尤其是這把槍還是拿在一個女人的手中。」

苗小姐却還是沒有把那槍收起來。她祇是把槍擺橫一點，以使司馬洛不會受到走火的威脅，然而她還是隨時可以把槍向司馬洛再擺過去的。她說：「你有這許多理論，為什麼你白天不早說出來？」

「我白天不方便說出來，」司馬洛說，「我又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聽到我跟你講的話。假如有人聽着，而我告訴你我想查一查看有沒有人聽到我講話，那就很滑稽了！」

「這就是白天你這樣蠻的理由了？但你還是可以低聲一點跟我講呀，」苗小姐說，「你也可以把我拉到花園裏講，花園裏總不可能裝有什麼偷聽儀器吧？你却一定要在半夜三更裏潛進來，這樣做把我嚇得要死！這——這並不是好玩的事情！」

司馬洛微笑：「在夜間工作是比較安全的，不會那麼容易受到打擾。」

「你就不覺得打擾別人是一件討厭的事情，」苗小姐仍然憤怒，「假如我沒有醒過來的話，我猜你也會闖進我的房間來了。」

「你用不着担心，」司馬洛說，「我在工作時是很專心的，不會給別的事情擾亂我的注意力。而且我也是不欺暗室的。這絕對不是說你沒有吸引力！」

「我——我應該把你送到警局去！」苗小姐深呼吸着。

「別講這種孩子氣話吧，」司馬洛說，「你也不想把這件事情加以張揚的。」

「你——你正是一個無賴！」苗小姐說。

司馬洛還是欣然地微笑着：「我也知道你一直都是對我沒有信心的，所以我也特別採用這個辦法來證明我的能力了。你有二個保鑣在這裏，然而你這二個保鑣却是沒有能力制止我做我要做的事情。不過你得明白，這件事情並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因此你也不能够怪他們是飯桶了。這祇是證明我那二位朋友對你所作的推薦並不是誇大的。我要為我的朋友的聲譽着想，亦要為我自己的聲譽着想。」

「你——你究竟把他們怎麼辦？」苗小姐說，「你把他們弄得失去了知覺！」

「這點是不必担心的，」司馬洛說，「我不過是為他們每人打了一針吧了！」

「別胡說八道！」她說，「他們怎會這樣乖乖地讓你打一針而不反抗？」

「我可以讓你看看是怎樣的，」司馬洛說，「不過你得先把槍收起來。」

苗小姐遲疑了一下，祇好把槍收起來了。司馬洛從身上取出一枝香烟和一隻打火機，香烟啣到咀唇間，打火機遞上去似乎是要打火，不過當他一打火的時候，苗小姐就聽到輕微的「嗤」一聲，也感覺到旁邊似乎給一些什麼擊中了。她把頭扭側，就看到那張大皮椅的靠背上刺着一根很細的鋼針。

她小心地伸手摸摸那根鋼針是柔軟而幼小的，假如她不是聽見聲音，而又是射得那麼近的話，她也許不會發現它的了。

「假如不刺進皮膚是沒有關係的，」司馬洛說，「拔出來看看吧！」

苗小姐不由得抖了一抖。假如他射得歪兩吋，那麼，這根鋼針就會射中她的臉了。她把那根鋼針拔出來，看看針尖的地方，那裏的顏色是有點不大相同的。比較深一點。

苗小姐把這針在桌面上放下來。桌面上嵌着一張大大的吸水紙，這根針放在那上面，是很顯眼的。她看着司馬洛臉上的表情，不能够算是讚許的表情。

司馬洛噴了一口香烟，舉舉那隻打火機說：「這鋼針！就是從這打火機裏射出來的。」

「我知道是從這打火機裏射出來的。」苗小姐說。

「這祇是我的一件小玩具吧了，針尖上有些强力的痲醉藥，」司馬洛說，「可以使人睡幾個鐘頭的。不過很少用，剛剛再找出來。」

「這樣够骯髒的一件玩具，」苗小姐說，「為什麼不多多應用呢？」

她雖然是充滿諷刺地這樣說的，但是這些諷刺性，對司馬洛則似乎是沒有什麼大影响的。司馬洛說：「這個是比較痲煩的，一個人睡幾個鐘頭才醒過來，很難處置，又不放心處置，而且睡着了不能够馬上弄醒，想問兩句話也無從問起。」他站起身，向她走過來，苗小姐馬上又想伸手去拿槍了。但是想清楚又覺得不需要，雖然司馬洛的眼中是閃着一種邪惡的光芒，她却看得出他不過是故意嚇嚇她的吧了，並不是眞的存着什麼惡意的。

果然司馬洛也祇是把那根鋼針取回，放回他那隻打火機裏面而已。他坐在桌子的邊緣上，低頭看着她。苗小姐下意識地把衣領拉一拉，雖然實在她已經扣得很緊了，並不能望進去而看得見什麼。

但司馬洛則還是看着她。

苗小姐不安地避開她的視綫，司馬洛說：「為什麼你這樣害怕我？」

「你——你這個時間闖進來，」苗小姐吶吶着說，「難道不值得害怕嗎？」

「我已經向你解釋過了，」司馬洛說，「我是需要在這個時間進來比較方便的。而且，我也要向你證明一下你沒有信心的事情。」

「你都已經證明了。」苗小姐說。

司馬洛說：「那麼，現在你還打算把我送上警局嗎？」

苗小姐的眼睛又移過來看着他，忽然也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她說：「我看，講來講去，你今天晚上到這裏來的目的也祇是為了求職而已。」

司馬洛搖搖頭嘆口氣：「女人，自尊心總是那麼强的。很好，我承認我是來求職的。你有一件工作需要找人做，而我則認為我是有本領做到這件工作的人，我也作過了面試了，現在，不知道我被取錄的機會又如何呢？」

苗小姐淡淡地微笑着：「我看，初步的成績是很滿意的。」

「這很好，」司馬洛說，「既然我是已經來了，那麼我們現在也可以詳細談談了。」

「你用不着睡覺的嗎？」苗小姐問。

「我可以白天睡足了才在晚上出動的，」司馬洛說，「不過，談到睡覺的問題。在必要時我是可以支持很長時間不睡覺的。至於你——現在有精神談話嗎？」

「還可以，」苗小姐說，「我今晚睡得太早，現在反而睡不着了，要不然的話

•我也不會在這個時間起來了。但──但──你坐到那邊去怎樣？你用不着這樣接近，我也可以聽到你說話的！」

司馬洛微笑了：「為什麼你這樣害怕我呢？」

「呃──」苗小姐說，「現在這個時間──」

「沒有其他的原因了嗎？」司馬洛問道。

「又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呢？」苗小姐說。

「例如你派去探訪我的那兩個人。」司馬洛說。

苗小姐的臉紅起來了。也許她是想問：「什麼兩個人？」

但是結果她還是沒有問。她顯然認為既然司馬洛能夠提得出來，那這件事情是不容她否認的了，所以她祇是說：「這兩個人，你又把他們怎辦呢？」

「他們現在正在我家裏休息着。」司馬洛說。

「你──又是給他們打了針？」苗小姐問。

「沒有，」司馬洛說道，「我已經講過了，這針不好用，打了之後想問幾句話都不行了。他們現在祇是動作不大自由吧了。」

「你在短短時間之內做的事情眞不少。」苗小姐說。

「這兩個人，」司馬洛說，「我發覺他們老是在我的身邊探頭探腦，這很不尋常。當我剛才起程到你這裏來的時候，他們居然還潛入我的家中，於是我折回去，請他們好好地坐下來，跟他們談了一陣。他們說是你派他們去的，這是眞的嗎？」

「這是眞的。」苗小姐說。

「那就不要緊了，」司馬洛說，「既然這是一個誤會，那請借電話一用，我叫人把他們放走好了。」他拿起電話打回家裏，講了幾句，放下電話，再轉對苗小姐：「他們大概很快就會打電話回來向你報告了。」

「你家裏有一位女朋友在着嗎？」苗小姐問。

「你怎麼知道？」司馬洛問，「他們又還沒有機會向你報告。」

「我聽你的口氣，」苗小姐說，「你是跟一位小姐講話的。」

「是的，」司馬洛說，「有一位小姐幫助我看守着。很夠朋友，半夜三更把一個人拉來做這種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還是一位很美麗的小姐嗎？」苗小姐問。

「唔──跟你總算有得比吧。」司馬洛很技巧地說，「但是你派這兩個人是要調查關於我的一切，我不大明白。我有這二位私家偵探朋友是受你聘用的，你要知道什麼，大可以問他們，而且事實上我認為，可以告訴你的，他們也已經告訴了你了。」

「他們是你的朋友，」苗小姐說，「他們的評論也許是有偏見的。」

「你是很難相信任何人的，是嗎？」司馬洛問。

「對不起，」苗小姐說，「這是做生意積下來的習慣。我不願意相信一面之辭，假如兩個不同的來源的消息都是相同，而又有事實支持的，那麼就是可以相信的了。」

「唔，」司馬洛說，「那我把他們捉住，那是更進一步的事實支持了。」

「你果然證明了你是名不虛傳的。」苗小姐說。

「我看，」司馬洛說，「假如我不發現這兩個人，你也不會滿意了。」

「正是。」苗小姐說。

「現在既然你知道我也已經找到了他們，亦沒有把他們殺掉。」司馬洛說，「那你就不再需要害怕我了。」

苗小姐聳聳肩。「現在我放心了。」

司馬洛搖搖頭，退到那張沙發坐下來，嘆一口氣說：「老天，你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

「你會覺得跟我交易是很麻煩的事情嗎？」苗小姐問。

「並不，」司馬洛說，「麻煩的已經過去了，我相信你這樣一個人，祇要取得了你的信心之後，合作是很容易的，你不會婆婆媽媽，猶疑不決。事實上你合作爽快而明智的決定。」

「謝謝你，」苗小姐說，「看來你對於一個人的性格亦是判斷得準確的。」

「希望是這樣吧。」司馬洛說。

「很好，」苗小姐說，「現在，我們的確是可以詳細細地談談這件事情了。你證明了你是一個很理想的人選。」

這樣說着的時候，電話就响起來了。苗小姐接聽。當然就是她派去的那另外兩個人來向她作報告。司馬洛也已經問出了這二個人乃是另外一處的私家偵探。

苗小姐雖然早就預算他們是會給司馬洛捉起來的，此時還是不大留情地把他們教訓了一頓。她是出錢的人，而他們的工作是失敗得很厲害，她是有權亦理應把他們教訓一頓的。

當她放下電話之後，司馬洛狡猾地微笑：「很有老板娘的風度！」

「我是不喜歡失敗者的，」苗小姐說，「我們是談到什麼地方？」

「剛才我們還是剛剛想開始準備詳細談一談，」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就開始談談好了。我們就繼續白天所談的吧。我們好像是談到，你爸爸是怎樣開始給他們吸收了的？」

「正如我所說的，」苗小姐說，「他年紀已經不輕了，他認為他應該享受一下。我也不阻止他。我當然亦不能夠阻止他這些事情的，我不過是他的女兒吧了。他要享受，我就多做一點工作，給他機會去享受好了。但是後來我發覺他開出的支票，數目是太大了，一般風塵女子是不值得這個數目的。我派人查一查，就查出了他是參加了這個月圓教了。我跟他談判，因為我早就知道，這些人是最不好惹的。事情大起來的時候可以很大！」

苗小姐頓了一頓，問道：「可以給我一根你那香烟嗎？」

「噢，對不起！」司馬洛說着連忙點了一根香烟遞上去，「我不知道你也是吸烟的。」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不樂島上三位島主和幾個重要人物正商議要事時，忽見一怪影自窗前掠過，各人立刻飛撲而出，但已不見踪影，各人以為是海狗而已……晏七正在房中設計新陣，單老人忽然顯在他眼前，單老人要晏七立刻離開不樂島，以免到時玉石俱毀，但晏七却暗中下手欲殺單老人，單老人武功奇高，出手把晏七給制住了，單老人見他為人奸險，絕非善類，遂即出手廢了他的一身武功，晏七頓時口裏不能言，可是心裏却明白得很，而且感覺遍體一陣發涼，有如兜心挨了一拳，雙眼一閉，昏了過去。

艨艟遍霧海　操演長蛇陣

窗外飄着絲絲細雨，一陣子風沙沙有聲的都打在了銀紅的窗戶紙上！

朱翠獨個兒玩了一會兒琴！只覺得心裏有些兒悶得慌！

來到了不樂帮已有好幾個月了，那顆心可是打從來到島上那一天開始，一直就懸着，從來也沒有舒坦過，用「忍辱負重」這四個字來形容，却是最恰當不過，只是這段「過渡時期」的日子未免太長了！

每一天「單」老人都會來到她這裏，傳授她一些離奇的武功！

姓單的老怪物對她日常的功課督促得極緊，只要是他傳授給她的功夫，每一個招式他都要求她要做到盡善盡美，不容她偷一些懶！

對朱翠來說，畢竟她原已具有高深的武功根基，既得名師指點，練起來事半功倍！

有一天單老人興緻很高的告訴她，說她進步神速，嘉許的讚美她說，不須要多久的時間，她就可以得到金烏門的不傳之秘了。

朱翠顯然並不關心這些，她所關心的是什麼時候才能離開這裏？什麼時候才能見着海無顏？

──想到這裏，她心裏眞有說不出的紊亂，每到她情緒低潮之時，她乾脆就起來練一趟劍或者是彈一回琴！

就像今夜，她實在無聊極了。

沙沙雨點，不停的打在窗戶紙上，空中不時的亮一下閃電，雷聲有一聲沒一聲的响着──這時候却也是蝙蝠最愛出沒的時候──以雷霆萬鈞之勢，乘着斜風細雨一個俯衝，低到由朱翠的髮梢上掠過去，倏地剪翅而過，消逝於雷雨的夜空！

朱翠手托着腮帮子，模樣兒有點發傻似的！

新鳳端着一碗銀耳由堂屋裏進來，見狀笑道：「我的天，又在想什麼事呀！」

朱翠看了她一眼，把頭偏到了另一邊！新鳳吐了一下舌頭，每當對方有這種表情時，她就意識到自己要小心侍候了，弄不好準捱罵！

她默默無聲的走過來，把一碗銀耳擱在桌上，笑咪咪的把一隻手攀向椅子背上，低聲下氣的道：「快乘熱吃了吧，人家青荷姐姐還巴巴的親手送過的呢！」

朱翠看了她一眼道：「人呢！」

「噢！」新鳳道：「說了幾句話就走了！」

朱翠嘆了口氣道：「也難為這個丫頭，這些日子以來難為她還老惦記着我！」一面說遂端起碗來，把一碗銀耳吃了下去！

新鳳道：「公主，不知道妳看出來沒有，最近這兩天，好像這個島上發生了什麼事，史大人要我轉告公主，可要小心一點！」

朱翠冷冷的道：「我們還能怎麼小心？人家要是有加害我們的意思，我們早就完了……」

新鳳點點頭道：「這話倒也是眞的，尤其是那位風二娘娘，我看她對公主妳還是眞好……連娘娘都看出來了，還一個勁兒的誇她好呢！」

朱翠點點頭道：「誰說不是呢……這

也是我心裏一直爲難的地方，有一天要是離開了這裏，我心裏還眞放不下她！而且，萬一那一天來到……保不住我們還得反臉成仇，那可就難了！」

新鳳忽似想起一事，道：「啊——我幾乎忘了一件事！聽青荷說……他們的三當家的回來了！」

說到這裏，遂即把聲音放小聲道：「——聽說這位三島主在外面叫人給廢了，他本來不是只剩下一隻手麼，現在那一隻手也叫人給砍了，說是人都變傻了，一天到晚什麼話也不說只是坐着發呆！」

朱翠點點頭，白了她一眼道：「這件事我已經知道好幾天了，還要妳來告訴我麼！」

新鳳一楞道：「妳一天到晚悶在家裏，怎麼什麼事都瞞不過妳！公主……妳看誰又有這個本事?會是誰呢?」

朱翠挑了一下眉毛：「快了，等着瞧吧，不樂帮多行不義，這一次怕是遇見了厲害的對頭了！」

新鳳笑道：「阿彌陀佛，怪不得宮姥姥說，這兩天她老看見燈上結蕊，說是有喜事情要來了！」

朱翠看了她一眼道：「妳也不要高興得太早了，不樂島這邊能人太多，不說高立和風來儀了，就拿劉公劉嫂他們這些人來說，那一個又是好對付的！」

新鳳哼了一聲，不服的道：「怕什麼，到時候咱們給他一個裏應外合……」

說到這裏忽然發覺朱翠一雙眸子在瞪着自己，嚇得立刻停住了嘴，吐了一下舌頭。

朱翠道：「妳大概又忘了我關照妳的話了，記着，不論什麼時候，妳，宮姥姥，都不能離開娘娘和小王爺身邊，妳要牢牢記着！」

新鳳道：「放心吧，我的公主，妳到底要關照我多少遍呢！」

朱翠嘆了口氣道：「不止是妳，這兩天，每一個人都要提高警覺，妳也要告訴宮姥姥，史大叔他們，要他們加倍小心，以免臨時措手不及！」

新鳳道：「我知道啦，好吧，天不早了，公主妳歇着，我走啦——」

一面說，她站起來把碗匙收好，又察看了一下各處的窗子關了沒有，才跪安而去！

別看她平素跟朱翠又說又笑，有時候眞跟姐妹差不多，但是王府裏的規矩却不敢少廢，平素對朱翠的關懷，更是無微不至，這也是朱翠對她格外好的原因之一！

新鳳走了以後，房子裏立時現出了一片冷清！

這個時候睡覺吧，似乎還早了一點！看着牆上的那口劍，她不禁有些兒心馳，正想摘下來演習一番——

就在這當口，耳邊上突然响起了一片異聲。

以朱翠今日的觀察能力，十丈內外落葉飛花也難逃耳目，耳邊上這一絲異聲，無可置疑的是發自對方衣衫上的聲音——即夜行人穿房越脊時所帶出的那種衣襟飄風的聲音！

朱翠心裏一動，身形輕起，單手按牆，把壁間長劍取到了手裏，緊接着她身子打了一個旋風，已翩然飄向隔室堂屋！

朱翠身法極快，落身，開門，宛若一式，屋門乍開，一個人霍然站在眼前！

——這人想是正待叩門，作出一副舉手叩門模樣，沒有想到房門不叩而開，倒讓他爲之吃了一驚！

六尺開外的身子，濃眉大眼，鼻直目烱——那一襲綉緞長袍，穿在他的壯健身軀之上，顯現着無比的魁梧——

這張臉，似曾相識，却又有些陌生，怎麼看都覺得在那張結實的臉上，應該點綴一些鬍子才對——

對了，毛病就出在這裏了——這張臉原是有鬍子的！

「你是——?」

「吳明！」

一面說，這個身材魁梧的漢子，已彎腰抱拳，恭敬的施了一禮：「請恕來遲，公主海涵！」

「啊——是你……」

朱翠總算記起來了——對方這個人——不樂島的特使——無名氏——當然他並非眞的沒有名字，他本來的名字就叫「吳明」，「吳明」與「無名」字音相同，很可能他那個無名氏的外號正是因此而起！

總而言之，這個人確實在自己心目中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

嚴格說起來，朱翠還應該向他致一聲謝，若非是他當日在曹羽手頭上討了那份情面，自己全家只怕難免已落在了朝廷手上，果眞那樣，一家性命難保了。

只是，這個謝字却是說不出口！四隻眼對看之下，也許是一時過於倉促，很多感觸猝然岔集，眞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公主！別來無恙麼……?」

「嗯——我很好！」——

頓了一下，她才向吳明點頭道：「你有……事麼?」

吳明「哼」了一聲道：「我們有一段日子沒見過了，公主就這麼待客?」

朱翠細眉一挑，却又臨時止住，微微一笑道：「少島主，你太客氣了，這裏你是主人，我們才是客呢，請進來說話！」

一面說遂即潛身入內！

吳明欠了一下身子，隨後步入！

堂屋門依然敞開着！

借着燈光，吳明一雙烱烱的眸子，倒是好好把朱翠看了一個仔細，直到後者回目以望，他才覺察出有些失態，趕忙把視綫轉回一旁！

「少島主深夜來訪，有什麼貴幹?」

「這！」吳明微笑了笑：「一來是許久未見，來向公主問安！再者……」

說到這裏微微頓了一下，他的臉色忽變然得嚴肅了。

朱翠下意識的覺出事關重要——

「怎麼，莫非有什麼碍難出口!……」

「這——」吳明微微吟哦了一下，眸子裏閃爍不定：「公主你在這裏還住的習慣麼?」

「很好……」

她期待着絃外之音！

「有些話，我是不該說的！」吳明吶吶道：「公主可知道大爺與三爺都已經回來了?」

朱翠點點頭，說道：「我是聽說了，怎麼……?」

吳明冷冷的道：「三爺還負了傷。」

「這……我就不清楚了！」她冷冷一笑道：「很重?」

吳明面色十分沉重的道：「豈止是很重?哼——三爺的另一隻手還叫人給砍掉了！」

說時，他那雙湛湛有神的眸子，逼視着對方，接着冷笑道：「公主可知道這是誰幹的?」

「我怎麼會知道?」

朱翠冷笑一聲，把頭轉向一邊！

「公主應該知道，他姓海——叫海無顏！」

聽在朱翠耳中，着實有些吃驚，但是她臉上却越加顯現出一派從容！

「哦——?這我倒是不知道！」朱翠輕描淡寫的道：「少島主你莫非不知道，我們此刻是寄人籬下的身份，什麼事你們不告訴我們，我們是無從得知的！」

吳明微笑了笑道：「是麼?我却以爲公主與這個海朋友早有默契，對方的一舉一動雖未能够親眼看見，却也不出想像之中！」

朱翠翻了一下眼皮，淡淡一笑：「是麼?」

吳明道：「這位海朋友如今武功精進，居然連宮三爺都不是他的敵手，他也許因此難免自大，竟然揚言下一步要踏平不樂島，公主對此有什麼看法?」

朱翠一笑道：「這是他的壯志，可喜可嘉！」

吳明神色一變，冷冷的道：「這麼說公主妳是樂意看到本島毀於旦夕了?」

朱翠冷笑道：「貴帮多行不義，傾亡毀滅其實是意料中事，難道你不以爲是『自取滅亡』！」

吳明神色又爲之一變，臉上罩起了一番怒容，强忍着含笑道：「我以爲公主全家能够暫時躲過了朝廷的迫害，不樂帮應不無微功，却料不到公主並無絲毫感激之意，反倒心存敝帮滅亡，却是令人有些心存不解！」

朱翠一笑道：「這幾句話，我倒想足下應該問一下自己，貴帮眞的這麼好心呢?還是別有用意?」

吳明倏地睜大一變了眼睛，却又一笑置之！

「我們不談這些，換個題目吧！」

朱翠冷笑道：「悉聽尊便！」

吳明烱烱的目神在注視朱翠時，不自禁的顯現出難掩的情意，他却也知道現實的這個情況環境裏，不是他吐露心聲的時候，再觀察下去看看吧！

「我走了！」

說了這句話，站起來拱了一下手，遂即步出廳外！

朱翠道：「不送！」心裏却不禁有些納悶兒，弄不清吳明此來的眞實用意！

吳明已幾乎踏向院外，臨時又站住了腳步，一面回過身來道：「公主……有幾句話我要提醒妳……妳現在處境堪危，妳要特別注意……」

朱翠呆了一下，却不知如何出口！

吳明默默看向她想說什麼，却又忍住，苦笑了一下，縱身而逝！

×　×　×

依然是細雨飄飄的一個夜晚！

朱翠剛從單老人練習了一陣劍法，只覺得全身上下十分舒泰，單老人告訴她說，所傳授給她的劍法，乃是金烏門不傳之秘，要她千萬不可輕易洩露，否則將有不測之災！

每天二人見面的地方，都經單老人事先勘察仔細，另加他本人一番佈置，認爲萬無一失，才開始授課！

那是一處深入海崖的石洞，迎面即是視界在野；一望無際的大海！

站立在洞口，向前面望去，陣陣的波浪澎湃聲叩人耳鼓，濛濛細雨中幾隻海鳥反覆穿梭，冷風「嗖嗖」的刮着，氣溫竟是出奇的低！

單老人傳授完了功課，照例的說一聲走啦，不管刮風下雨都別想能够攔得住他，眞個是來無影，去無踪——他走了之後，這深沉的山洞裏，可就只剩下了她一個人！

由石壁上摘下了那根燃燒着的松枝火把把它在地上弄熄，頓時眼前一片黝黑。

朱翠拔劍在手，似乎興緻未盡！

乘着餘火將盡之前，她施展所學的劍法之一「劈風望影」，劍光閃處，「吱！吱！」兩聲，一雙展翅方入的蝙蝠已墜屍當前！

緊接着她施展一番快劍，把迎面墜下的幾顆松子削得七零八落，只覺得劍勢運用得說不出的得心應手，眞恨不能眼前來那麼一個人，痛快的厮殺一番才叫過癮！

在洞口佇立一刻——

冷嗖嗖的海風襲在身上，眞像是萬針齊發那般的威勢，前瞻着浩翰的海水，幾點星光乍沉又浮，孜孜不停的猶在水面上作業——

仔細觀察一下，才覺出有異！

敢情那些飄浮在海面上的船隻，竟像是在操習什麼陣法也似，每兩隻併在一起，前後呼應，在遼闊的水面上，足足排出去哩許光景！

這眞是奇妙的一刹！

未發現之前，自是毫無所見，一經發覺，如不特加注意，也並不爲奇，只有待你特別留神仔細觀查之下，才會覺出奇妙來！

因爲那些懸諸在對舟船桅之上的燈光，太過細小黯淡，其間再加上一片海霧，看來時明時暗更不眞切！

雖然這樣，却未能逃過朱翠的一雙眼睛！

在她仔細的一番觀察之下，她乃斷定出，這些海面船隻，敢情是在演習一種陣勢，細數了一下，船數居然在百艘之上，儼然是一番大操演！

朱翠不禁心裏爲之一動！

蓋因爲長久以來，她隨同單老人幾乎已遍踏全島，許多本島特別禁區，也難她不着！

眼前她所處身的海岸、岩石，按規定俱都稱得上是特別禁區之列，是以不樂島才會毫無顧忌的在此一區域展開陣法的操演！却無意之中爲朱翠所發現了。

這一突然的發現，登時引發了她的興

趣！

她原想就此而去，由於此一發現，卻使得她臨時打消了去意，倒要留下來仔細觀查刺探一番了。

因爲不樂幫好生生的選擇此一時間地點，來操演海上陣法，自然顯示着不平常的意義，自己既然無意撞見了總要留下來看個仔細！

只可惜這個地方距離海面還是太遠了一點，只能勉强看見船上的一點點星星之火，至於船身的形狀，所操演的隊形卻是難以看清！

朱翠暗中觀看了一下，越覺得有近裏觀察的必要。

她于是把身上一襲薄薄的油綢子外衣繫緊了，寶劍歸鞘揹好，遂即翻身壁外，施展出「壁虎游牆」的輕功絕技，一逕的直向崖下墜去！

這一陣貼壁而行，由於雨水的浸濕，爬行起來至爲困難，饒是朱翠如此功力，也碍不着沿途的驚險萬狀，待到落足地面時，身上巳見了汗！所倖還不曾驚動了外人！

由於這裏是一處可以登陸的海口，是以在本島的防務之上尤其謹愼，日夜都有專人負責巡視守衞，朱翠也就不得不格外提高警覺，小心提防！

她背倚石壁，稍稍喘息了一刻！仔細向前面海灘觀看了一下，透過一片迷離霧色和濛濛細雨，似乎看見遠處接近海岸邊沿有一片隱隱燈光，不用說，不樂島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大概都聚集在那裏在觀看操陣了。

朱翠猶豫了一下，仗着她巳精通了附近地勢陣法，決計大胆趨前觀看了一個仔細！

不意，就在她足下方自移動幾步的當兒，耳邊上响起了一聲清晳的弓弦彈動聲，一枚箭矢，直向着她背後疾快射來，朱翠耳聽弓弦聲响，倏地一個轉身，橫掌斜劈，只一下巳把來犯的箭矢劈落在地！

就當口兒，一條人影有如燕子穿簾般地，倏地自空斜穿下來。

這人手上拿着一雙明幌幌的虎頭雙鈎，咀裏一聲吆喝道：「好小子！」

人到，鈎下！

「唰！」地一聲，一雙鋼鈎摟頭蓋頂，直向着朱翠當頭猛劈下來！

朱翠心裏暗忖着你可是自己找死！

近日來她新由單老人處學會了幾手劍法，稱得上詭異莫測，巴不得拿誰來試試身手，這人一雙鋼鈎來得正好，當下身子向下一個殺腰，右手巳找着了劍把，耳聽得「呼！」地一股疾風，對方一雙鋼鈎巳經落了個空。

朱翠把握着這一絲空隙，仰身現劍，手腕振處，掌中劍閃出了一道寒光，這一劍，正中那人左側胸間，劍刃過處，足足在這人胸間拉開了尺把長的一道血口子！

如此重的傷勢，即使不死，也痛得他吃受不住，咀裏慘叫了一聲，撲地便倒！

在地上一連打了幾個滾兒，當塲昏了過去！

朱翠一劍得手，目光打量之處，才發覺敢情就在身前不遠，豎立着一座刁斗，那人顯然就是刁斗上面下來的！

那刁斗外貌樸實，分明建築於大塊岩石之上，類似這樣的岩石，這附近所見猶多，如果每一座岩石之上都藏有刁斗，實在防不勝防！

所幸借着夜幕掩飾，加以風聲，海濤聲的混淆，不要說單打獨鬥，就算來上百八十個人打殺一陣，也聽不見什麼顯著聲音！

朱翠仗劍前行了幾步，來至在一幢石峯之下。

猛可裏一道孔明燈光，直射眼前！

朱翠心中一驚，慌不迭忙向一邊來了一個快閃，可是卻慢了一步，巳爲對方看見了身形。

耳聽得一人大聲叱道：「口令！」

緊接着兩條人影，交插着巳快速的撲了過來！

朱翠自是無懼他們，只是卻怕敗露了身形，萬一驚動了不樂幫的幾個首腦人物可就不妙。

這時她眼見對方二人向自己撲來，如其逃跑倒不如快速一戰取勝，免得驚動了其他各人！

心念方動，對方二人巳來到近前！

朱翠乾脆站定了身子，以逸待勞，這樣一來，兩個人倒反而爲之一愕。

其中之一呆了一下說道：「咦——你是——？」

朱翠冷笑道：「我只是隨便走走，怎麼，不行麼？」

二人對看了一眼，其中之一腮上留着一綹鬍子，乃是巡江第十七令的令主，此人名叫「海鷹」謝虎，也算小有名頭。

「無憂公主」朱翠住進本島之事他是知道的，甚至於還見過朱翠一次，這時細認之下，依稀記起，頓時大吃了一驚。

當下上前一步抱拳道：「原來是公主殿下——失敬，失敬——如此深夜，不知公主駕臨海邊有何貴幹？卑職奉令巡視，因奉有上令，如無通行證物，卻不便放行呢！」

朱翠見他一面說時，一雙眸子頻頻轉動不巳，便知道此人是一個陰險之輩！好在對方只得二人，自己身形巳現，說不得也只好狠下心來，取此二人性命了！

當下一面探手入囊，摸着了兩粒菩提子，咀裏却佯作微笑道：「我這裏有風島主的通行命令，請足下一看眞假！」

「海鷹」謝虎怔了一怔，道：「遵命！」一甩頭向身邊那人道：「去看看！」

他身邊那個漢子應了一聲，方自上前，不經意只聽得「海鷹」謝虎一聲叱道：「小心！」

這人一驚之下，只覺得眼前一亮，巳吃兩枚菩提子打中前額上！

朱翠有意取對方性命，這雙菩提子上貫足了內力，一經命中，登時深入腦海！可憐這人什麼也沒有認清之下，糊里糊塗便喪了性命，一跤摔倒就此完蛋！

與他同來的「海鷹」謝虎，乍見此情景，由不住大吃了一驚，慌不迭摸出口笛，正待就口力吹，卻不意面前人影乍閃，無憂公主巳奇快的襲近眼前！

謝虎來不及吹口笛，緊迫間，慌不迭以手中分水刀，照着朱翠身上就砍。

他這口刀方自劈出一半，即覺出一股

奇大的勁道迎面衝撞過來，敢情這位公主身形來至眼前，先自發出了內家劈空掌力，謝虎身當之下，只覺得前胸一陣劇痛，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嗆咳！身形不由自主的倒了下去。

「海鷹」謝虎到底身手不弱，當此性命相關的一刹，他可不願束手待斃，身子一倒下去，眼看着對方一口長劍冷森森的巳劈向眼前，情急之下，腳下用力一踹，踹起了一股沙箭，直向着朱翠身上擊起。

把握住片刻緩和之機，謝虎一個鯉魚打挺，猛地自沙地上挺身躍起。

「海鷹」謝虎這一手不謂不快了，無奈今夜碰見了這個要命的女殺星，卻是決計要取他性命！

謝虎身子方自躍起，對方一口長劍長虹貫日般地，陡地向着自己左肋上力刺過來！

「嗆！」一聲，黑夜裏刀劍相交，激起了一點火花！

謝虎先巳爲對方劈空掌力擊傷了內腑，此刻用力之下牽動傷處，咀張處「哇！」地噴出了一口鮮血！

朱翠一經出手，更不留情，當下緊緊向前踏進一步，掌中劍「玉女投梭」分心就刺！

這一劍無論如何，都是非中不可。

劍勢走處，謝虎嚇得面無人色，自忖着萬無幸理，非死不可。

那裏想到，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呼！」地自側方猛然跳出了一條人影！

這條人影身法可眞是快極了。

隨着這人躍出的身子，一根烏油油的籐杖快若電閃般地自側面刺出，不偏不倚正好點中在朱翠探出的長劍劍鋒之上——

「嗆！」地發出了一聲脆响！

在搖散的一片劍光影裏，朱翠掌中長劍忽悠悠地巳被盪開一邊！

猝然現身的這個人，身材枯瘦，長髮細臉，手持籐拐，敢情是個老婆婆——劉嫂！

想不到在此緊要關頭，竟然殺出了她來！

朱翠在對方現身之始，借着一轉之勢，嗖地她把身子騰出了丈許以外！

劉嫂籐杖一收，啞笑一聲道：「這是從那裏說起，朱公主妳這是幹什麼？」

被她突然的這麼一問，朱翠還眞無言以對！

眼前情形究竟還沒有到「明火執杖」雙方翻臉時候，也只好給她來一個死無對證了。

聆聽之下，朱翠一聲冷笑，劍指一旁的「海鷹」謝虎道：「妳何不問他去？」

謝虎偏偏又是個不擅詞令的人，怎麼也沒有想到朱翠會有此一說，聆聽之下登時爲之茫然，他原巳爲朱翠劈空掌力劈中要害，這時更不禁氣血上翻，方一開口，禁不住「哇！」的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身子一倒，當塲昏了過去！

劉嫂心裏一驚，忙自上前察看！

朱翠冷笑道：「失陪！」

反身就走！

劉嫂一面察看謝虎傷勢，見狀厲聲道：「妳先別走！」

朱翠那裏肯聽，早巳施展開輕身騰縱功夫，轉瞬間縱出了十數丈外！

劉嫂見狀大怒，雖見謝虎情況不妙，可也顧不了他，當下一壓手上籐杖，切齒痛恨說道：「丫頭，今天晚上看妳還怎麼跑？」

咀裏說着，腳下施展「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嗖嗖嗖！一連三數個起落，緊緊躡着朱翠身後追了下去！

朱翠何嚐不知今夜情況不妙，這件事一經張揚開來，即使是風來儀有包容自己之意，也難以平息衆怒！

大錯促成，她心裏一片紊亂！

偏偏那個劉嫂竟是死纏着不放，凶魂惡鬼也似的自後面追上來！

二人均是施出全速，一追一跑轉瞬間，巳奔出數十丈外！

眼前一堵高峯，朱翠生怕爲劉嫂追上，腳下加勁，一連幾個縱身，撲了上去！

劉嫂嘿嘿一笑道：「鬼丫頭，我看妳往那裏跑？就是上天我也把妳拉下來！」

一面說，劉嫂緊跟着隨即壓杖而上！

一奔一追，轉眼又是老遠！

眼前巳幾乎到了峯頂——倒有一片面海的突出石台，約莫有數丈見方！

朱翠跑到這裏，巳是前無去路，她決計不跑了，忽然定住了身子，回過身來！

劉嫂恰恰也在這時，由身後緊追上來！見狀猛地停住，一面嘿嘿笑道：「我看妳還往那裏跑？」

朱翠冷笑道：「劉嫂，妳我往日並沒有怨仇，幹什麼苦苦相逼，莫非我眞的怕了妳麼？」

劉嫂呆了一呆，「哈」的一笑道：「妳這是跟我裝的糊塗，好丫頭……怪不得島上連番出了不少怪事，死傷了許多人，我和我那個老伴兒一猜就知是妳這個丫頭幹的，偏偏二娘娘護着妳，說不是妳，今夜可叫我老婆子親眼看見了。」

朱翠心裏着實吃驚，情知她是把單老人暗中所作所爲的這筆賬也記在自己頭上了。

眼前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只要容得這個劉嫂生離此境，自己全家性命休矣！

心裏這麼一盤算，朱翠只得狠下心來，暗忖着與對方一拚生死了。

當下心裏一面打算着出手方式，一面冷冷的道：「妳看見什麼？」

劉嫂咬牙切齒道：「妳還要咀硬？三更半夜妳到海邊幹什麼？又爲什麼要殺害謝會主？……」

冷笑了一聲，這個老婆婆上前一步，啞着嗓子道：「再說，這裏進進出出，都佈置得有本島厲害的陣法，妳怎麼能隨意進出的？妳說——」

朱翠既巳決心與對方一拚死活，倒也不再多慮！

「老乞婆！說這麼多有什麼用？妳看這個地方可好，我們就在這裏一決生死好了！」

說時，她長長的吸了口氣，一面壓劍而前！

劉嫂忽然明白了對方的用心，嘿嘿冷笑着，手裏的龍頭籐杖往前一指，擺出了一招「仙人指路」的架式！

「丫頭，妳想殺了我老婆子滅口，嘿嘿，可沒那麼好的事！妳也別想一死了事

，我老婆子偏偏就不襯你的心，我還要抓活的呢！」

朱翠在她說話時，心裏已在仔細的考慮出手的招式，她只知道這個劉嫂一身武功非比尋常，自己很可能還不是她的對手，可是眼前情形却已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放手一搏別無退路！

劉嫂咀裏雖然不停的在說着，那雙精光閃爍的小眼睛，却不停的在對方身上轉動不已。

說時遲，那時快！

朱翠一聲清叱，身子已霍地躍起，却向着劉嫂頭頂上掠過——劉嫂一聲叱道：「好！」

籐杖怪龍也似的已翻了起來！

朱翠想是認定了她會有此一手，手中劍微微一吐，劍尖已經點在了對方杖身之上。

借助着這輕輕一點之力，她身子倏地一個疾翻，呼嚕嚕已閃向劉嫂左側方！

雙方近到舉手可觸！

朱翠之所以要如此接近她，自然心裏存着出奇制勝的招式，原來她新近由單老人處學得了許多劍招，俱乃金烏門不傳之秘。

眼前情形，朱翠爲了本身救命計，也只得用上了。

劉嫂顯然是個厲害的人物，却也沒有料到對方竟然一上來立即施展出凌厲的殺手！

朱翠身子方自向下一落，劉嫂已下意識的覺出了不妙，龍頭杖霍地向下一收，身軀有如風車也似的向外轉出，就在這一剎間，一蓬劍光，直由她側面昇起，其勢之快簡直出人想像！

劉嫂總算是身負絕技，擅處非常之便！雖然這樣，劍光過處，却在她臂後側方留下了一道半尺來長的血口子，連帶着一綹長髮也被削了下來！

這一驚，使得劉嫂爲之不由打了一個冷戰！

——她生平自負極高，由於在不樂島特殊的身份。平常也很少有出手的機會，想不到一時大意，竟然會在對方一個少女手裏吃了大虧，這口氣叫她如何能够吞忍得下？

「好丫頭——妳可眞是找死了！」

咀裏叫着，這個劉嫂竟然施展開了一套奇怪的杖法，隨着她前後左右不停轉動的身子，手上那一根龍頭籐杖舞起了陣陣狂流！

這桿籐杖本身就較一般兵刄爲長，此刻一經運施開來，只聽得一陣呼呼勁風之聲，滿空都交織滿了凌厲的杖影，方圓三四丈之內，簡直無能近身！

眼前這片高出的臨海石台，左不過才只有六七丈見方，劉嫂這種杖勢一經擺開，幾乎全被她佔滿了！

一剎間，朱翠被逼得節節後退。

劉嫂見狀，越法的手上加勁，一桿籐杖霍霍生風，敢情是十面威風。

驀地見她一擰杖勢，脚下猛地前跨一步，手中籐杖「金鷄亂點頭」，直向着朱翠頭、胸、肩、肋，各處猛厲的狂點了下去！

兵刄上對招，有所謂的「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之說！

劉嫂眼前顯然正是發揮出她兵刄較長的優點，一根籐杖儘管往遠處伸！

朱翠雖然吃虧在手上的劍較短，惟在於一上來先傷了她一劍，心裏面便也定下了。

這時迎着對方的來勢，極爲小心謹愼的應付，一口長劍施展開來，眞個有如野雲振飛，去留無迹。雖具有凌雲駕虹之勢，却無履冰剪綵之痕，端的是劍中高手，已深具劍術之上乘氣勢！

劉嫂雖然悉知朱翠擅武，到底也沒有與她眞實的較量過，想來對方貴爲公主，平素金枝玉葉的身子，就算是會幾手功夫，又能有如何份量？

那裏知道一經動起手來，竟是這般厲害，當下那裏再敢絲毫怠慢，却把這支籐杖舞得霍霍生風，進退挪閃，一招一式俱見功夫！

朱翠這邊其實與對方心情一樣，眼前情勢已是擺明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劉嫂既已看破了朱翠行藏，容她轉回，必將事機外洩，那時在全島合殲之下，朱翠全家大小，休想逃過活命！

正因爲如此，朱翠已別無退路，除了一死相拚，再無良策！

是以，她這一口劍運施之下，更是招招狠厲，簡直施出了混身的解數！

兩個人一時之間，竟然難以分出勝負來。

一剎間，彼此已對了五六十個照面！

天空中閃電頻頻，鬱雷一聲一聲的响着。

雨似乎比較先前下得大了。

兩個人心情却是一樣的緊張，恨不能立將對方力斃手下，偏偏又是不能稱心如願！

似乎她們雙方都小看了對方，等到一動上手才猝然發覺出對方竟是出乎意外的强！

雷聲隆隆，雨更大了。

此時，兩個人滿頭滿臉，全都被雨水打濕了。

如此黑夜，處此絕峯，原已是艱險萬狀，再加上驟雨雷電，更加重了內心的沉重壓迫感！

經過雨水潑濕了的泥土，人踏其上，滑不沾足！加以雨水混淆了的視綫，動起手來更是險惡萬狀！

閃電再亮！

劉嫂身形一個快速的前竄！

朱翠向左一閃，劍走輕靈，用「右插花」的一招，唰！一聲，一劍直向着劉嫂背上插來。

劉嫂「嘿！」地一笑！身子疾轉處，掌中籐杖抖處，使了一招「烏龍擺尾」！

這一招其實正是劉嫂處心積慮的一招，一直等到了現在才有出手之機。

朱翠萬萬沒有料到對方有此一手

蓋因爲這一手朱翠固然施展得神乎其技，忖量着眼前情形，劉嫂萬萬逃躱不開，然而即使中劍，充其量也是背後側方，並非致命之處！

反之，朱翠的情形可就不同了。

眼前情形乃是如果劉嫂拚着身中一劍，仍然施展出她那「烏龍擺尾」的一招，

則朱翠便勢將難逃，打量着她這等杖勢，非得喪命不可！

如此情形之下，朱翠便只有閃身撤招之一途了。

「抽劍」！「騰身」！

「嗖！」大雨裏，她身子足足騰起了三丈五六，活像是一隻巨大的兀鷹！

劉嫂乍見此情，啞聲笑道：「打！」

折腰，出手！

「咔！」的一聲，隨着她那根龍頭杖指處，竟然從杖頭龍口裏射出了一支銀色飛鏃。

閃電裏，這支飛鏃發出了一溜銀光，直向着空中的朱翠射到！

這眞是驚險絕倫的一刹！

朱翠身方縱起，頓時發覺出不妙。

敢情，眼前地當絕峯，下面是萬丈深淵，朱翠這一騰起來，失去了控制，簡直像是躍身入澗！

這一刹可眞是險到了極點！

朱翠心中一寒，雖然用劍格落了劉嫂飛來的暗器，却無助於落下的身勢！

眼看着她落下的身勢，即將翻落深淵去！

人不該死，神靈有救！

急切之間，竟爲她足踝勾住了一根山籐，借助於這一勾一振之力，足足把她身子向前拋進了丈許！

然而看起來，想要落足崖邊，仍然是差上一皮！

就在這當口，偏偏又刮來了一陣風，硬將她看來如風飄絮的身子向前吹進了數尺！

就這樣，使得朱翠一隻脚找着了地面！總算把她幾乎已成寒澗之鬼的這條命給救了回來！

劉嫂的眼睛都看直了。

她簡直不能相信她所看見的一切是眞的！

事實却是眞的！

內裏眞情，却只有身當其境的朱翠心裏明白！

原來那陣子背後吹來的風，並非是致使她落足崖頭的主要原因。

倒是斜後方來的那一股子風力，才眞正的帮了她的大忙，而斜後方的這股風力，却斷斷不是自然風力，那是人爲的！

這個微妙的發現，自然也只有朱翠心裏有數！劉嫂是無能體會的！

劉嫂驚嚇之餘，發出了一聲怪叫，第二次把身子撲了過來，龍頭杖再一次施出狠厲的絕招，由上而下猛厲的直揮下來！

她全身儘濕，一頭白髮爲雨水淋得披頭蓋臉，那副樣子簡直像是個鬼！

朱翠心裏狠透了她！

眼前情勢固是險到了極點，朱翠却決計施展全身所學，與對方一拚生死！

劉嫂一杖直劈而下，朱翠凹腹吸胸滴溜溜一陣子打轉，這一杖險到擦身而過！

「叮！」——！朱翠的劍壓在了劉嫂的龍頭杖上！

緊接着「唏哩哩！」一聲劍吟。

借助着劍身一壓一彈之力，朱翠已倏地騰空而起，落向劉嫂身後！

驀地，劉嫂龍頭杖向後一收！——

「咔！」一枚銀色鋼鏃，再一次向着朱翠射來！

原來她這根籐杖，前後都有機關，可以兩端同時發出暗器——這一點顯然又是朱翠事先所未曾想到的！

這一次由於二人相隔距離太近，簡直閃躲不及，急切間，連用劍都已不及——她左掌狹提，只得用掌緣向着對方暗器上擊去！

眼看着這一掌即將擊中，猛可裏，黑暗中飛出了一枚石子「叮！」一聲，不偏不倚，正好擊在那根暗器之上，雙雙跌落在地！

緊接着，一條人影奇快無比的已出現在她們之間！

對於朱翠來說，這個人以及他所施展的身法來說！都太熟悉了！

——尤其是這個人那種奇特的「蛇立」姿態，她只須一望之下，即可以知道他是誰了！

此時此刻，想不到這個老怪物竟然會出現眼前，眞令人驚慌不置！

朱翠一經發現到單老人的出現，足下微點，快速的向後退出了七尺開外！

劉嫂簡直無能力辨出眼前這個「人」，到底是人還是怪物？然而她却無論如何不能教朱翠逃走！

嘴裏大叫一聲，劉娘手上的一根龍頭籐杖，霍地吐出，直向朱翠面門上點去。

然而她的杖勢不過方自一吐，即爲那個看似「蛇人」的怪物，分出一隻手來，一下子就抓住杖首！

劉媄饒是功力純厚，竟然吃不住對方單手藉助杖端所傳過來的力道，一時站立不住，一連向後退了兩步，可是她的兩隻手，却緊緊握住杖身不放！

接下來，劉嫂可是施出了全身之力，想把這支籐杖由對方手上奪出來！

可是這支杖尤其是在對方手裏時，簡直有如銅鑄鐵澆，固若磐石。

憑着劉嫂數十年未曾鬆懈過的功力，竟然未能把這支杖奪出來，簡直不能搖動分毫。

劉嫂一驚之下，爲之出了一身冷汗！

對方那個怪人兀自呆持住他蛇立的姿勢，兩個銅鈴也似的大眼，瞬也不瞬的向着劉嫂注視着。

閃電明滅，雷聲隆隆。

借助着一次次的電光，才使得劉嫂更爲看清了對方那張臉，也才使得她斷定出對方是一個人！

劉嫂這一剎的驚嚇，誠然是可想而知了。

這個「人」依然呆持着他那種特殊的「蛇立」姿式，一隻手緊緊握住龍頭杖頭，劉嫂雖然是用盡了力氣，並不能撼動分毫——

「你……是那裏來的？到底是什麼怪物？」

以劉嫂這般年歲，閱歷之深，乍然看見對方這樣一個人時，亦由不住感覺到陣陣吃驚！

「區氏——瞎了妳的眼睛……」

——那個像鬼的人直瞪着劉嫂吶吶說道：「居然連我都認不得了？」

劉嫂嚇得身上打了一個寒噤！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五嶽英豪傳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謝小紅大難不死，還魂之後，思前想後，便猜出薛元濤誤認她巳死去，停屍山洞，豈知因她吮飲薛元濤具有百毒不侵的血液，所以在謝小紅體內，也起抗毒功效，以致能起死回生。於是她決心找尋薛元濤，但遍尋不着，爲了行動方便，她乃易容喬裝成一翩翩公子，化名「洪配元」，含有謝小紅願配薛元濤之意。之後，她又前赴天心谷找尋主人令狐楚楚及幽靈鬼女陰素梅，一探她們決鬥的情形，但均無頭緒，只得悵然離去，欲往血河幽谷探聽嚴慕光，想不到竟在那潭泉水附近便與嚴慕光不期而遇，謝小紅芳心之內，不禁悲喜交集……

難忘兩劍侶　天涯海角尋

人面不知何處去

謝小紅芳心之內，喜的是自己正因羣凶之中，又添了「玉扇眞人」蕭去塵，「旋風客」齊蒙，「七指神魔」汪震宇三位武功高明無比的蓋世魔頭，致使「白龍堆大會」以上，邪氣大盛，頗足懸憂！嚴慕光却恰好練成絕學，再出江湖，有了他和葉元濤這兩位出奇高手，與主人令狐楚楚，聯成一氣，情勢便略見好轉！

悲的是，好好一位風神俊逸的「玉笛金弓神劍手」，武功雖巳大成，左半邊臉頰，却變得那等醜怪不堪？縱然主人令狐楚楚對他眞心相愛，不會計較這面容美惡，但他們兩人，心願得遂，並轡江湖之際，嚴慕光必然難免自慚形穢，是椿終身永存的莫大憾事！

謝小紅柔腸百轉地，偕同嚴慕光撲奔「大漠天心莊」，但嚴慕光却仍懵然不知這位自稱「洪配元」的貂裘少年，是位死裏逃生的絕代紅妝，更不知這位絕代紅妝就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身邊的「青紅二婢」之一！

因爲嚴慕光與小紅會面不多，僅在「玉門關」外，與羣雄較技，「哈拉湖」邊赴約，及「血河幽谷」中挨了他一記耳光，被奪「血神經」時，曾經三度相見，如今她貂裘一襲，改作男裝，怎會使嚴慕光有所察覺！

兩人一路飛馳，「天心莊」影，業巳隱隱在望！謝小紅目光一轉，向嚴慕光微笑道：「嚴兄，請恕小弟直言，談到武功，自推嚴兄是蓋世英雄，但若論江湖經驗，及牙尖舌利的應付才能，嚴兄却須讓小弟強幾分了！」

嚴慕光聽得失笑說道：「嚴慕光一向不善辭令，訥於言詞，便在武學方面，也不敢妄自驕滿，常言道：『強中更有強中手』，四海八荒之間，意想不到的出奇高人，不知有多少呢？」語音至此略頓，看了謝小紅兩眼，又自揚眉笑道：「洪兄突作此語，莫非有甚打算？」

謝小紅點頭笑道：「此去『天心莊』中，可否由小弟主持應付那三個蓋世魔頭？嚴兄只看我眼色行事！」

嚴慕光想了一想，微笑說道：「洪兄風度翩翩，一介公子，小弟便權充尊价，聽命行動如何？」

謝小紅失笑說道：「這樣雖好，但一代大俠竟充隨從？嚴兄未免太委屈了！」

嚴慕光微笑說道：「一時遊戲，又有何妨？我們把『天心莊』之行，比作『鴻門之宴』，洪兄且爲沛公，小弟權充樊噲便了！」

謝小紅聽他這樣說法，遂也不再拒絕，但心中却暗自好笑，覺得這樣一來，自已與嚴慕光的主從身份，恰好顚倒，倒也是一椿極爲有趣之事！

談笑間，業巳走到了「天心莊」前。

謝小紅上次曾隨令狐楚楚來過，覺得「天心莊」中一切人物，無不祥和，但如今却見莊門以外，站着兩個滿臉橫肉的勁裝壯漢，遂把先前的一片雍容天機，變成了一種陰森凶殺之氣！

莊門壯漢貌相雖極兇橫，但看見謝小紅嚴慕光緩步而來，頗爲謝小紅的高華氣派所懾，由左面一名，肅立恭身，抱拳問道：「請問這位相公，是否與令僕要見我家莊主麼？」

嚴慕光見自已尚未開口，對方便巳把洪配元認成主人，不禁暗嘆世情涼薄，祇重衣冠，遂索性點頭笑道：「煩朋友通稟一聲，說我家洪相公，要見貴莊莊主！」

莊門壯漢陪笑說道：「本莊莊主共有三位，但不知洪相公名號怎麼稱呼？及要見那位莊主？」

嚴慕光看了謝小紅一眼，謝小紅便微笑說道：「我與你們三位莊主，均是至交，無須通報名號，只說是『雪山舊友』，遠來相訪便了！」

壯漢聽了謝小紅如此說法，益發不敢怠慢，一面請右邊那名壯漢陪侍尊客，一面趕緊向莊內飛報！

片刻過後，有人狂笑說道：「蕭眞人與齊二兄，均在入定，只好由汪震宇獨自迓客，但我怎麼如此健忘，竟想不起『雪山舊友』洪相公，是那一位呢？」

隨着這陣笑語之聲，自照壁後轉出一位身穿古銅長衫，中等身材，六十來歲的精神矍鑠老叟！

謝小紅與嚴慕光自然不曾見過這「七指神魔」汪震宇！「七指神魔」汪震宇更復覺來客太以眼生！

故而，雙方目光一對，全都愕然失驚，呆在當地！

但汪震宇是眞愕，謝小紅却是假愕，她「咦」了一聲，裝出滿面驚奇地，向汪震宇抱拳笑道：「在下洪配元，方才聽得莊主姓『汪』！」

汪震宇因來人雖屬陌生，神情氣宇，却極爲高華不俗，遂點頭含笑道：「在下汪震宇，彼此素昧生平，洪兄怎說是『雪山舊識』！」

謝小紅雙眉微蹙，訝然說道：「此事委實怪極，洪配元分明記得這『大漠天心莊』是我好友『石君平，石無愁，許靈莎夫婦三人，居住……」

汪震宇不等謝小紅話完，便恍然微笑道：「原來洪兄是來相訪此莊的石前莊主，但他夫婦舉莊離去巳久，不知遷往何處去了。」

謝小紅裝作恍然大悟地，長揖笑道：「原來石君平夫婦業巳遷居，洪配元冒昧驚擾，尚請汪莊主海涵，並就此告別！」

汪震宇何等眼力！早就看出不僅這位名叫洪配元的貂裘公子，氣宇極爲高貴，便連他身後半邊臉頰奇醜，半邊臉頰奇俊的那名健僕，也顯非武林俗手，遂在聞言之下，含笑道：「四海之內，皆爲朋友，洪兄遠來大漠，雖然未遇故人，却何妨由汪震宇略爲欵待，飲上幾杯酒兒，並奉贈一些食水乾糧再走。」

謝小紅早就料到他有此一舉，仍作謙遜的，搖頭含笑道：「大漠之內，食水難尋，汪莊主如肯惠賜？便巳感激不盡，至於盛筵美酒，洪配元却不敢叨擾了！」

汪震宇哈哈笑道：「洪兄不必客套，汪震宇雙眼尚稱識人，彼此既屬武林同源，洪兄又復身懷內家絕學，怎還要掩飾甚麼豪情壯志，連我莊中的幾杯水酒，都不敢飲呢？」

謝小紅假裝被他激動，雙眉一挑，傲然笑道：「汪莊主既然這等說法，洪配元倒不能不接受盛意了！」

汪震宇一面閃身伸手，肅客入莊，一面向侍立一旁的壯漢說道：「你去吩咐廚下，準備一桌酒菜，安排在『雙虹水榭』之中！」

謝小紅聽得「雙虹水榭」四字，不僅心生感觸，微覺黯然！因爲上次自己跟隨主人令狐楚楚同來，石君平、石無愁、許靈莎等，便在「雙虹水榭」宴客，如今自己舊地重臨，石君平夫婦，却巳遷居「崑崙」，主人令狐楚楚，則更不知與「幽靈鬼女」陰素梅，相偕去往何處？

她正在回首前塵，恍如夢幻之際，那位「七指神魔」汪震宇突然指着嚴慕光，向謝小紅問道：「洪兄，尊价何名？我看他氣宇不凡，雄姿英發，顯然在內家功力方面，也有了相當造詣！」

嚴慕光此時，因欲脗合主僕身份，早巳脫去儒衫，只着一襲緊身勁裝，越發顯得猿臂蜂腰，英姿颯爽！

謝小紅聽得汪震宇稱讚嚴慕光，遂索性大邁邁地，搖頭笑道：「他叫查慕濤，除了一身蠻力，略異尋常以外，對於內家武學，根本未窺堂奧，那裏當得起汪莊主如此謬讚？」

汪震宇微笑說道：「洪兄太以謙遜，由其僕可知其主，請洪兄恕我冒昧動問，你是否屬於中原武林中的『五嶽名門』之一？」

謝小紅搖頭笑道：「我主僕雖然醉心武學，偶得皮毛，但却野狐參禪，根本不曾歸入任何門派？聽汪莊主的語氣，大概是久隱邊荒，少去中原走動。」

汪宇震點頭笑道：「洪兄猜得不錯，我本莊另外兩位莊主『玉扇眞人』蕭去塵，及『旋風客』齊蒙，足有二十多年，不曾問過武林俗事！」

謝小紅「哦」了一聲，目光閃電，雙眉微挑的，向汪震宇發話問道：「汪莊主也請恕我冒昧動問，你們三位既不問武林俗事，怎又聚居這『天心莊』中？據洪配元所知，不久以後，此莊附近將有一場莫大的武林浩刦！」

汪震宇微笑說道：「洪兄所說的莫大武林浩刼，是不是指明歲清明的『白龍堆大會』？」

說話之時，已到「雙虹水榭」，榭中酒菜，業均備妥，並有兩名靑衣小童，垂手侍宴。

汪震宇停步閃身，禮讓謝小紅先行登橋入榭！

謝小紅略一抱拳遜謝，仍與汪震宇並肩齊行，嚴慕光因權充僕從，只得隨在二人身後。

他是初到「天心莊」，是茫茫大漠之中，居然有這麼一所莊院，尤其是這「雙虹水榭」，建築在一片清深潭水之上，兩座拱橋，一間敞閣，加上沿潭花木，池心怪石，景色之佳，眞不遜於江南勝地！

嚴慕光看在眼內，感在心頭，暗嘆石君平夫婦在大漠中建設此莊，不知費了多少心血？但如今爲了潔身隱退，不惹俗塵，竟又毅然捨棄此地，前往「西崑崙」，另覓居留之處！

進入水榭，汪震宇便向一名年齡較長的靑衣小童說道：「鵬兒且去丹室一看，大莊主及二莊主若已出定，便說有中原佳客在此，請來一同飲酒！」

靑衣小童領命走去，汪震宇遂一面伸手相讓謝小紅入席，一面微笑問道：「洪兄尚未答我所問，方才說那武林浩刼，是否『白龍堆大會』？」

謝小紅點頭笑道：「正是這場武林人物均將畢集的羣雄大會！汪莊主請想，五嶽三山八荒四海的豪人强士，既然雲聚『白龍堆』，爭名奪利，血流成河，這『天心莊』豈不未必能成乾淨土麼？」

汪震宇雙目微挑，含笑說道：「我弟兄三人，倘若不是爲這『白龍堆大會』，還不會聚居於『天心莊』呢！」

謝小紅早從別處得知他們的來歷，但却不得不裝出一副訝然神色，向汪震宇揚眉問道：「汪莊主，你們參與『白龍堆大會』之意，是爲了爭名……」

汪震宇不等謝小紅說完，便自搖頭說道：「我弟兄不爲名利，只爲了『玉扇眞人』蕭去塵有位表弟，死在人手，特來報復此仇而已！」

謝小紅笑道：「對方是誰？」

汪震宇答道：「南嶽神嫗崔玉！」

謝小紅「唉呀」一聲，失驚說道：「這位老婆婆，是『南嶽派』一派宗師，功力頗高，極爲厲害！」

汪震宇冷笑連連，傲笑道：「崔老婆子雖是一派宗師，但還未必是我弟兄中任何一人手下的三十合之敵！」

謝小紅聽他這樣說法，遂軒眉含笑問道：「汪莊主等既然各擅神功，未把『南嶽神嫗』崔玉看在眼中，則隨意來上一位，便可復仇，又何必要三位同到這『天心莊』內？」

汪震宇微笑說道：「一來因爲『南嶽神嫗』崔玉尚有不少黨羽友好，其中不無身懷絕學之人，二來，我弟兄久隱邊荒，頗感岑寂，也想藉這舉世英豪，齊集『白龍堆』之際，看看當今武林中，究竟出了些甚麼泣鬼驚神的高明人物？」

謝小紅舉杯微飲，含笑說道：「今日雖非青梅煮酒，但洪配元亦願聽汪莊主一論當世英雄！不知汪莊主所認爲身懷絕學之人，却是那幾位呢？」

汪震宇聞言，向謝小紅舉杯笑道：「洪兄，『雙虹水榭』論英雄，確是一樁趣事，但汪震宇在略抒淺見之前，應該先敬洪兄一杯酒！」

謝小紅含笑飲酒，一面目注汪震宇，揚眉問道：「汪莊主爲何對我敬酒？」

汪震宇道：「因宇宙之大，無奇不有，汪震宇坐井觀天，所見者小！既論英雄人物，難免滄海遺珠，尚請洪兄莫罪！」

謝小紅「哦」了一聲，微笑道：「汪莊主儘管請講，不必如此客氣，也不必有甚麼避諱，洪配元主僕，武林末學，技淺德鮮，那裏還敢有列入當世英雄之想？」

汪震宇聽他這樣說法，便即面含微笑，緩緩說道：「據我弟兄所知，在當世武林中，身懷絕學之人，似乎有一男二女？但絕非老輩豪雄，全是風度翩翩的年輕人物！」

謝小紅揚眉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自古英雄出少年！若是垂暮之人，縱或略有光輝？無非西山斜日，着實應該把『英雄』二字，讓給日未中天的年輕人物才對！」

汪震宇聽出謝小紅言中有刺，不禁雙眉略挑，向她看了一眼！

謝小紅裝做驚覺失言，遂也雙手捧杯，對汪震宇陪笑說道：「洪配元一時失言，略有得罪，尚請汪莊主海量相容，我也借花獻佛，敬你一杯美酒！」

汪震宇被謝小紅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地，還敬過來，感覺無話可說，只有一面學杯飲酒，一面點頭笑道：「洪兄慧質靈心，辯才無礙，確實也是一位日未中天的少年英雄人物！」

謝小紅搖頭笑道：「汪莊主莫對洪配元謬讚，還是見告被你認作英雄的一男二女！」

汪震宇笑道：「我先說兩位巾幗英雄，他們不僅各懷絕世武學，也各具絕代容光，一個叫『幽靈鬼女』陰素梅，一個叫『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謝小紅「哦」了一聲，含笑說道：「汪莊主，我聽了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兩人之名，已可猜出那位男性少年英雄，是那一個了！」

汪震宇訝然笑道：「洪兄請講，我恐怕你未必能猜得對呢！」

謝小紅雙眉一挑，朗聲笑道：「這位男性少年英雄，大概姓嚴、名慕光，外號人稱『玉笛金弓神劍手』！」

嚴慕光侍在謝小紅身後，聽他故意提出自己名號，不禁覺得這位新交的朋友，倒也調皮風趣！

汪震宇搖頭說道：「這位『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是何等人物？我怎麼從來不曾聽說過他的名號！」

謝小紅一面飲酒，一面笑道：「這位年少英雄，是當代大俠，『北嶽派』一派宗師，『冷竹先生』查一溟的衣鉢傳人，得意弟子！」

汪震宇聞言，哂然說道：「查一溟雖然略有名頭，但亦無甚足奇，他所教出來的弟子，那裏還配當得起甚麼與令狐楚楚，陰素梅並稱的絕世英雄人物？」

嚴慕光聽得這「七指神魔」汪震宇，藐視自己，藐視恩師，並藐視「北嶽派」威名，本想有所發作，但雙眉方自略挑，一轉念頭，却又竭力忍耐地，平抑下了騰自胸頭的一股盛氣！

謝小紅雖在和汪震宇說話，暗中却也注意嚴慕光的神情變化！

如今他聽完汪震宇的猖狂之言，居見然未被激怒，不禁心頭暗喜：知道主人令狐楚楚魂夢相思的這位意中情郎，非但武學精進迥非吳下阿蒙，連靈性修養方面，也有了極大進境！

她一面暗自高興，一面又對「七指神魔」汪震宇，舉杯含笑說道：「汪莊主，我既猜錯，便請你說給我聽，你認爲那位身懷絕世武功的少年英雄是誰？」

汪震宇應聲答道：「此人名叫『葉元濤』！」

「葉元濤」三字，幾乎把謝小紅驚的目瞪口呆，慌忙鎮懾心神，秀眉雙揚地，緩緩問道：「葉元濤？這姓名太以陌生，他是那派人物？」

問完這兩句話兒，謝小紅不禁心中竊笑，暗想自己確實糊塗，不僅與葉元濤互訂終身，彼此經過了一次悱惻纏綿的生離死別，但却忘了詢問對方宗派，不知他那一身令人難信的出奇武功，是不是得自那位具有「長笑天王」、「恨地無環鬼見愁」、及「千影神魔」等三外號的公孫爲我傳授？

汪震宇聽完謝小紅所問，搖頭笑道：「我不知道這葉元濤的宗派來歷，但却知道此人的一身武功，業已到了驚世駭俗，能與我兄弟彷彿的神奇地步！」

謝小紅揚眉笑道：「汪莊主，這葉元濤怎會如此厲害？他有些什麼樣的英雄事跡？」

汪震宇微笑答道：「他單人獨闖『六盤山』，把『禿頂蒼龍』龍九淵佈置得宛如銅牆鐵壁，虎穴龍潭般的一座『盤龍峽』，毀得乾乾淨淨！」

謝小紅眼珠微轉，含笑問道：「汪莊主是見過葉元濤？還是見過龍九淵？」

汪震宇笑道：「我不曾見過葉元濤，也未曾見過『禿頂蒼龍』龍九淵，是聽龍九淵的兄弟『藍鷹』譚幹談過此事！」

說到此時，另一青衣小童，進入「雙虹水榭」，向「七指神魔」汪震宇恭聲報告道：「啓稟三莊主，大莊主有事出莊，二莊主少時就來，請三莊主款待貴客！」

嚴慕光自進「天心莊」來，便隨處留心，冷眼旁觀，但始終不曾發現與「三三得路、九九歸元」之路有關的任何事物？

又過片刻，有位眉清目秀，顯然極爲精明的黃衣老叟，從拱橋之上緩步走來！

謝小紅與嚴慕光，均知這黃衣老叟，必然是被稱爲「二莊主」的「旋風客」齊蒙！

黃衣老叟剛剛走入水榭，汪震宇便站起身形，指着謝小紅及嚴慕光向黃衣老叟笑道：「齊二哥，這位洪配元兄率同健僕查慕濤，是來探望本莊前莊主石君平夫婦，小弟遂略備酒菜，使洪兄稍息征塵，略盡地主之禮！」

說完，又復指着黃衣老叟，向謝小紅笑道：「洪兄，這位就是汪震宇的二盟兄『旋風客』齊蒙，也是本莊的二莊主！」

謝小紅也站起身來，抱拳笑道：「洪配元誤造寶莊，並叨盛宴，委實慚感不盡，尚請齊二莊主見恕魯莽之罪！」

「旋風客」齊蒙目光烱如電閃地，向謝小紅及嚴慕光的身上，略一掃視，面對汪震宇揚眉笑道：「三弟，洪兄主僕，均是武林中曠代罕見的精金美玉，威鳳祥麟，我們要好好招待才對！」

語音一了，伸手持壺，目注謝小紅含笑說道：「洪兄，齊蒙遲來一步，有慢佳賓，我且敬你一杯，以爲贖罪！」

謝小紅見他要替自己斟酒，遂趕緊雙手捧杯，微笑說道：「齊莊主莫要對我主僕謬贊，洪配元等武林末學，江湖後進，那裏當得起莊主敬酒？」

謝小紅語音方住，驀地心中一震，趕緊凝聚全身眞力，貫注雙掌！

原來「旋風客」齊蒙持酒壺壺嘴，尚未搭上謝小紅所捧酒杯，謝小紅已感到他這隻握壺右手，好像含蘊有千鈞重力，向下壓來！

等她有所警覺，雙臂凝勁時，對方業已向她所捧杯中，居然是隨着所斟美酒，一同慢慢增加！

謝小紅也算得上是當代武林中，第一流中的第二流好手，但如今捧杯之下，酒才及半，便感負荷太重，即將支持不住！

嚴慕光冷眼旁觀！看得清清楚楚，遂趁着謝小紅窘態未露之時，突然恭身陪笑地發話說道：「啓稟主人，查慕濤侍立已久，喉中乾渴！」

謝小紅知道他是來爲自己解圍，遂哈哈一笑，揚眉說道：「你既口渴，我便把齊莊主所敬的這杯美酒，賞了你吧！」

嚴慕光聞言，遂向「旋風客」齊蒙，抱拳恭身，朗聲笑道：「小奴查慕濤，敬謝主人及齊二莊主賞酒！」

語音方收，張口一吸，便把「旋風客」齊蒙手執壺中，及謝小紅手捧杯中的所貯美酒，完全吸入口中，點滴不剩地，飲得乾乾凈凈！

最妙的是壺中酒多，嚴慕光便使其變成一道較粗酒泉，杯中酒少，嚴慕光便使其變成一道較細酒泉，這一粗一細兩道酒泉，是同時自杯中，壺中，被吸得分別投入了嚴慕光口中，也同時被他吸盡！

「旋風客」齊蒙看出來客不凡，有心試技，斟酒半杯之時，已把無形眞力，加到千斤，見謝小紅居然能捧杯含笑定下不晃，臉色不變，本就暗暗稱奇，再被嚴慕光這樣一來，更是驚奇地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壺內一空，「旋風客」齊蒙放下酒壺，向謝小紅縱聲狂笑說道：「洪兄，齊蒙與你雖係初識，但却要毫不客氣地，向你責問一件事兒！」

謝小紅訝然笑道：「齊莊主有何事相責？」

「旋風客」齊蒙指着嚴慕光，揚眉笑道：「洪兄氣宇如此高華，胸襟亦必壯闊，你爲何把這樣一位蓋世英雄，當作奴僕下人看待？」

謝小紅聽齊蒙竟然爲嚴慕光抱起不平，便頗覺有趣地，向嚴慕光看了一眼，微笑說道：「他曾受先父活命深恩，故而啣

環結草地，立誓永為洪門之奴！其實小弟與他，在名份上，雖有主僕之分，但在情份上，却無殊兄弟一樣！」

「旋風客」齊蒙靜靜聽完，又對嚴慕光仔細打量一番，微微含笑說道：「洪兄，請恕齊蒙冒昧，我有一樁請求！」

謝小紅含笑說道：「齊莊主有話請說，不用如此客套！」

「旋風客」齊蒙指着嚴慕光，緩緩說道：「我想請洪兄暫時泯除掉主僕尊卑，在酒席之上，賜給這位查慕濤老弟一個坐位！」

謝小紅正覺嚴慕光侍立身後，看着自己吃喝，未免有點過意不去，聞言自然正中下懷，轉身向嚴慕光笑道：「齊莊主既然對你這等看重，你不妨坐下，與我們一同飲食便了！」

嚴慕光裝得煞有介事的，垂手肅立，連稱不敢！

謝小紅失笑叱道：「你怎麼這樣拘謹？就當你並非侍我赴宴，而是與我同為齊汪兩位莊主的座上佳客，不就心安理得了麼？」

嚴慕光恭身答道：「相公既然這等說法，查慕濤便只好斗胆放肆了！」

話完，便再入座，但神色仍裝得有些拘謹！

謝小紅哈哈笑道：「彼此既同席飲酒，便不許拘謹掃興，來來來，我先敬你一杯！」

嚴慕光剛待站起身子，却被謝小紅按住肩頭，含笑搖手說道：「不許站立，在席上彼此賓朋，且等席終出莊，我們再恢復主僕身份！」

「旋風客」齊蒙撫掌笑道：「洪兄快人快語，齊蒙也敬你一杯！」

謝小紅微笑說道：「齊莊主身懷絕世神功，倘若仍像方才那樣敬酒，洪配元却領受不起的了！」

齊蒙聞言失笑，遂輕輕提壺，替謝小紅把杯中斟滿，並向她發話問道：「洪兄這樣年輕，已具上乘造詣，着實難能可貴！但不知是中原武林那派名門弟子？」

謝小紅尚未答言，「七指神魔」汪震宇便已含笑說道：「齊二哥，洪兄與那查慕濤老弟，均未歸入任何宗派？」

「旋風客」齊蒙的眼光一亮，目光微掃謝小紅，嚴慕光兩人，軒眉含笑說道：「羣山拱嶽，萬流歸海，洪兄與查老弟既是武林中人，應該有個門戶才對！」

謝小紅有些聽出「旋風客」齊蒙的語意，遂搖頭一嘆說道：「常言道，名師難得，絕學難求！一來中原武林中枉負虛名碌碌之輩太多，二來我們略通薄藝，有點崖岸自高，尋不着足以令我們心悅誠服的願加師事之士！」

齊蒙聞言，頗為高興地，揚眉笑道：「洪兄，要不要我替你與查慕濤老弟，介紹一位明師，你們主僕二人，倘能由此變為師兄弟，豈非一樁足以流傳千古的武林佳話！」

謝小紅早就猜到「旋風客」齊蒙可能會有此一舉，遂在聞言之下，點頭笑道：「齊莊主有此美意，洪配元與查慕濤自然感激，但有一件事兒，必須說在前面！」

「旋風客」齊蒙含笑說道：「洪兄有話，儘管請講！」

謝小紅目閃神光，微笑說道：「這位明師必須具有能使我們由衷悅服的絕世武學！」

「旋風客」齊蒙連連點頭地，縱聲狂笑道：「那是自然，我想為洪兄介紹的這位明師，其武學之高，可說是傲視乾坤第一人呢！」

謝小紅裝出一副狂喜不禁神情，向「旋風客」齊蒙，急急問道：「齊莊主快說，這位傲視乾坤第一人，究竟是誰？」

「旋風客」齊蒙指着「七指神魔」汪震宇，含笑說道：「是我們結盟大哥『玉扇眞人』蕭去塵！」

謝小紅聞言，秀眉雖揚，欲言又止！

「旋風客」齊蒙目光凝注在謝小紅的臉上，微笑問道：「洪兄有何意見？難道是以為齊蒙會對我大哥『玉扇眞人』蕭去塵的一身功力，吹噓太過麼？」

謝小紅揚眉笑道：「由於齊莊主及汪莊主武學造詣來看，蕭眞人確實必具武林絕學神功？可惜未能使我們親眼目睹，我們總有點難以心中悅服？」

「七指神魔」汪震宇微嘆一聲說道：「偏偏我蕭大哥有事離莊，否則只消請他顯露一兩手功夫，給洪兄及查慕濤老弟，看上一看，包管便可成全了這樁此得明師，彼獲佳徒的兩全其美之舉！」

「旋風客」齊蒙目光一閃，向「七指神魔」汪震宇笑道：「汪三弟，這樣好了，蕭大哥既然離莊，便由我們向洪兄及查老弟，顯示兩手功夫，也是一樣的！」

汪震宇點頭一笑，向謝小紅，嚴慕光說道：「洪兄與查老弟，我和我齊二哥，在功力方面，只有我大哥『玉扇眞人』蕭去塵的七成左右？如今我們各獻一技，你們也可略知我蕭大哥是否稱得『傲視乾坤第一人』？然後再決定是否願意拜在我大哥的門下便了！」

謝小紅因此來，未曾獲得「三三得路，九九歸元」的暗藏「九還丹」所在的任何秘密，本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地，順便對「玉扇眞人」蕭去塵，「旋風客」齊蒙，及「七指神魔」汪震宇三位魔頭之武功火候，略加試探，故而聞言之下，正中心懷，點頭微笑說道：「洪配元與查慕濤，願意瞻仰齊二莊主及汪三莊主的神功妙技！」

「旋風客」齊蒙向「七指神魔」汪震宇，揚眉笑道：「汪三弟，你先施展你那獨擅勝場的『兩儀指』力！」

汪震宇點頭一笑，緩緩伸出左手食中二指，目光凝注在「雙虹水榭」以外的潭水碧波之上。

汪震宇這一伸指，謝小紅與嚴慕光這才看出他左掌上的拇指，及無名指小指，均已斷去，只剩食中二指，難怪會有「七指神魔」之號！

如今，時令雖屬嚴冬，但在「天心莊」地勢奇異，寒威不侵，不僅這「雙虹水榭」以外，潭水不冰，草樹尚綠，連水中魚蝦，也游得極為活潑！

汪震宇看準潭底一條斤把重的金色鯉魚，便往下隔空一指！

潭面水波不曾見有半絲水紋動盪，但潭底那條金色鯉魚，却已立刻死去，冉冉浮上水面！

這手功夫，看來似無足奇，但謝小紅却頗吃一驚，知道這位「七指神魔」汪震宇的內功火候，業已不在主人令狐楚楚之下！

因為潭水深度，足有五尺，要想凝聚內家功力，隔波擊魚，即已極其艱難，大非容易，何況魚死屍浮，水波不動，豈不是足以證明汪震宇已把無形罡氣，練到了隨心所欲的相當神奇地步？

汪震宇微笑收手，頗為得意地，向謝小紅嚴慕光揚眉問道：「洪兄，查慕濤老弟，都是行家，認為我這『兩儀指』是否尚足一觀？」

謝小紅目注嚴慕光，微微一笑，示意由他答話。

嚴慕光會意，一抱雙拳，向「七指神魔」汪震宇頗為恭敬地，含笑說道：「汪莊主，隔波五尺，吐勁斃魚，並能使水面無紋，這種兩儀指功，委實足稱罕世絕技！但若潭水再深兩尺，不知汪莊主是否仍可照常施為，透勁潭底呢？」

汪莊主聽了大吃一驚，連向嚴慕光打量兩眼，搖了搖頭答道：「查老弟眞好眼力，汪震宇隔波五尺，透勁斃魚，業已竭盡所能，倘潭水再深二尺，則恐四海八荒內，只有我大哥『玉扇眞人』蕭去塵一人，可以照樣施為的了？」

「七指神魔」汪震宇語音剛了，「旋風客」齊蒙却突然目注嚴慕光，精芒烱烱地，含笑問道：「查老弟，你既有所問，必有所能！莫非你可以隔波擊魚，透勁七尺麼？」

嚴慕光忖度如今自己功力，倘若照樣施行，也不過僅能隔波透勁五尺左右！遂一面驚心於「玉扇眞人」蕭去塵的厲害，一面有所保留，不肯吐實地，搖頭笑道：「莊主說那裏話來？我主人洪相公可以透勁三尺，查慕濤尚恐難及此數，却怎敢與三位莊主的絕世武功，妄相比擬呢？」

齊蒙不知嚴慕光故作謙詞！尚以為所言為實，遂哈哈大笑說道：「查老弟，以你與你主人這等年齡，能夠凝勁彈指，透波三尺，也算得罕世異聞！故而齊蒙認為你們是兩朵曠代難逢的武林奇葩，絕非過譽！」

謝小紅欠身笑道：「多謝莊主見譽，並請施展絕技，使我等一開眼界！」

謝小紅欠身恭請齊蒙一試絕技，齊蒙微笑說道：「我請洪兄及李老弟看看我以之倖獲微名的『旋風掌』吧！」

說完，站起身形，左右手交錯一揉，便向清潭水面，雙掌推出！

適才「七指神魔」汪震宇所發的「兩儀指」，是陰柔功力，勁透潭底，水紋不興！

如今「旋風客」齊蒙所發的「旋風掌」，是陽剛功力，一股極為强勁的急旋掌風過處，硬把五尺潭水，擊出了一個數尺方圓水洞，洞中可見潭底！

嚴慕光這回不等「旋風客」齊蒙發問，便自撫掌笑道：「齊莊主的『旋風掌』力，舉世無雙，查慕濤料想便由『玉扇眞人』蕭大莊主親自施為，也不過如此！最多只能使所擊水洞，再略為大上一些，深上一些而已！」

齊蒙雙眉微軒，目光電掃謝小紅與嚴慕光，舉起手中酒杯含笑問道：「洪兄，查慕濤老弟，看了齊蒙及我汪三弟所獻薄技之後，對於我方才建議之事，究竟意下如何？」

謝小紅在「旋風客」齊蒙，施展「旋風掌」力之際，便已想好了推托方法，聞言之下，應聲笑道：「齊莊主這番美意，洪配元等自然感激，但不知蕭莊主何日回莊？」

「旋風客」齊蒙笑道：「我蕭大哥是游行大漠，訪尋一位至交舊友，約莫六、七日後，即可回莊！」

謝小紅聽得正中下懷，含笑說道：「既然如此，洪配元與查慕濤暫時告別，七日以後再來，只等待瞻仰蕭眞人風采後，並請他也略顯神功，使我主僕悅服，便行拜師之禮！」

齊蒙笑道：「我早就猜到像洪兄這等風骨的高傲少年，除非眼見我蕭大哥之驚人神功，決不肯輕易折服，盲目拜師！」

謝小紅長揖笑道：「齊莊主見怪洪配元及查慕濤，過於傲慢不識抬舉了麼？」

齊蒙搖手笑道：「有為少年，個個如此，齊蒙怎會怪洪兄傲慢？只是覺得你們兩位，何必七日後再來，不妨就小住『天心莊』中，作我弟兄的忘年上客。」

謝小紅抱拳稱謝笑道：「齊莊主美意雲情，洪配元與查慕濤感激不盡，但我們萬里西來，非太容易，想利用這六、七天光陰，也像蕭眞人般，去探望一位至交舊友！」

汪震宇訝然問道：「這『白龍堆』上，大漠千里，黃沙無垠，除了『天心莊』外，似乎別無居人，洪兄要尋找的至交舊友，却是住在何處？」

謝小紅成竹在胸，毫不遲疑地，應聲笑道：「我那至交舊友，是住在『阿爾金山』一條『血河』起源的幽谷以內！」

「旋風客」齊蒙與「七指神魔」汪震宇聽謝小紅這樣說法，自然不便强留，遂命令莊丁，替她準備一些食水乾糧，堅定七日之約而別！

隨身兵刄被竊

出得「天心莊」外，嚴慕光向謝小紅含笑問道：「洪兄，我們何不應『旋風客』齊蒙及『七指神魔』汪震宇之邀，在『天心莊』中住上幾日，或可探出有關『三三得路，九九歸元』之謎？」

謝小紅點頭笑道：「嚴兄說得雖是，但萬一『玉扇眞人』蕭去塵歸來，看中我們，堅欲收列門下，却是如何脫身，嚴兄估計你能鬥得過這三位魔頭麼？」

嚴慕光皺眉說道：「由他們所表現的『兩儀指』及『旋風掌』看來，威力確實驚人，我最多能鬥齊蒙，或汪震宇的其中之一，連蕭去塵都敵不過，慢說是一對三的了！」

謝小紅微笑說道：「我也看得出這三個魔頭，着實難鬥，才想暫離『天心莊』，與嚴兄細商對策！」

嚴慕光笑道：「這還有甚麼對策？只等到明歲清明，彼此在『白龍堆』上，決一死戰而已！」

謝小紅皺眉道：「話雖不錯，但嚴兄

有沒有估計正邪雙方的實力強弱形勢？」

嚴慕光微笑說道：「洪兄既有此問，必具高見，嚴慕光願聽讜論！」

謝小紅神色凝重地，緩緩說道：「西嶽一派，加上『鐵心王母』上官鳳，『禿頂蒼龍』龍九淵，『百臂殃神』艾天澤，『藍鷹』譚幹，『白骨彌勒』智通和尚，『鳩盤宮主』赫連英等『世外六凶』，是否已比『泰山雙絕』，『南嶽神嫗』，『嵩山三友』，及嚴兄令師『冷竹先生』等人勢盛？」

嚴慕光深思片刻，點頭答道：「我恩師不會參與『白龍堆』大會，看來確是羣邪方面，略為勢盛！但若加上令狐楚楚姑娘身邊的『青紅二女』，或許勉強可以扯成個平衡局面？」

謝小紅繼續說道：「一般情勢，已是如此，如今再來分析一下特殊高手方面，『蛇蠍美人』令狐姑娘，與『幽靈鬼女』陰素梅之間，大概是恰巧旗鼓相當，難分高下軒輊！」

嚴慕光表示同意地，微笑說道：「洪兄說得不錯！」

謝小紅苦笑說道：「互相對比至此，『天心莊』中那『玉扇眞人』蕭去塵，『旋風客』齊蒙，及『七指神魔』汪震宇三位蓋世魔頭，却是誰能加以抵敵？」

嚴慕光聞言，方自一軒雙眉，謝小紅又復苦笑說道：「嚴兄少年英俊，以『玉笛神弓』，『一元神劍』及『陰沉竹蛟筋金弓』七根『射陽神箭』等絕學異寶，或可抵得『旋風客』齊蒙，另一位曾經搗毀『六盤山盤龍峽』的少年豪傑葉元濤，或可抵得『七指神魔』汪震宇，但留下一位最厲害的『玉扇眞人』蕭去塵！却是無人能敵！則整個『白龍堆大會』，及正邪興衰，恐怕都要敗壞在這蓋世魔頭手下！」

嚴慕光聽完謝小紅所說，也覺當世之中，慢說是尋，便連想都想不出還有誰能是這「玉扇眞人」蕭去塵的對手？

謝小紅見他蹙眉苦思，便含笑問道：「嚴兄比我高明多多，你有沒有甚麼足以尅制蕭去塵的衞道降魔妙策？」

嚴慕光搖頭嘆道：「小弟毫無妙策，恐怕這場『白龍堆大會』，難免成為正人俠士的無邊浩刦！」

謝小紅微笑說道：「小弟想來想去，另有一個人兒，可以消弭這場浩刦，使羣俠方面，由劣勢轉為優勢！」

嚴慕光眼中一亮，大喜問道：「這人是誰？」

謝小紅乾脆而簡單地答道：「你！」

嚴慕光蹙眉說道：「洪兄不要打小弟的趣，嚴慕光那裏有如此能為？」

謝小紅笑道：「嚴兄有此能為，不過只是『無相能為』，不是『有相能為』而已！」

嚴慕光聽得愈發惑然地，苦笑問道：「洪兄請說得明白一點，這『無相能為』，却是作何解釋？」

謝小紅含笑答道：「我認為要想使羣俠方面，由劣勢轉為優勢，只有一項可能，這就是『蛇蠍美人』令狐姑娘，能與『幽靈鬼女』陰素梅化敵為友！」

嚴慕光「哦」了一聲，謝小紅繼續笑道：「只要令狐姑娘與陰素梅能夠棄嫌修好，化敵為友，則可由她們對付『旋風客』齊蒙，及『七指神魔』汪震宇，使嚴兄及葉元濤，騰出手來，合力尅制『玉扇眞人』蕭去塵，豈不立把『白龍堆大會』的絕望局面，轉變為有望局面？」

嚴慕光點了點頭，瞿然說道：「洪兄這種想法，確有道理……」

謝小紅雙眉一揚，接口說道：「但常言說得好『解鈴還得繫鈴人』，令狐姑娘與陰姑娘，為了嚴兄而成仇，如今，要想使她們兩人化敵為友，除了嚴兄之外，又有誰能具有此莫大的力量？」

嚴慕光垂頭一嘆，默然無語！

謝小紅又復笑道：「分析至此，整個武林禍福，已繫於嚴兄一身，你若情海生波，『白龍堆大會』便是羣俠遭刦之所，你若能使令狐姑娘與陰姑娘和好，則可為這場茫茫浩刦解難消災，故而小弟才說嚴兄具有這種左右一切的『無相能為』！」

嚴慕光嘆息一聲說道：「洪兄雖說的是，但令狐姑娘等如今踪跡難尋，却便怎處？」

謝小紅笑道：「黃沙大漠，無法居人，我猜她們多半是在『阿爾金山』之中，我想和嚴兄分頭細細去找！」

嚴慕光問道：「洪兄想怎樣找法？」

謝小紅笑道：「她們兩位，因被嚴兄薄情遺棄，都成了有心遁世的傷心人，倘若明面相尋，或許會賭氣不見，故而我們最好分路細搜，遇有可疑之處，嚴兄可高呼『聶小青，謝小紅』，我則高呼，『嚴慕光』，令狐姑娘聞聲以後，定然起疑出視，只要彼此能夠見面，縱有天大誤會，也可以慢慢解釋！」

嚴慕光點頭笑道：「洪兄此計甚好，我們怎樣區分？」

謝小紅想了一想，含笑說道：「你往東尋，我往西尋，每隔十日，便在你藏弓之處，相會一次！」

嚴慕光點頭贊同，兩人遂到「阿爾金山」之中，分向東西尋找！

嚴慕光才與謝小紅分手不久，便自大吃一驚！

因為他正好是走到埋藏「陰沉竹蛟筋金弓」，及七根「射陽神箭」之處，準備把所藏之物取出！

但眼前却土石凌亂，彷彿是業已有人曾加發掘情狀？

嚴慕光大驚之下，趕緊加以發掘，但是金弓無影，神箭無踪，果然早已被人取去！

謝小紅與他埋藏弓箭之時，曾先行細察四外，確無人踪，才秘密埋藏弓箭，如今突告失去，簡直是不可思議怪事！

這一張金弓，七根神箭，不僅可於極遠之處，取人性命，威勢凌厲無倫，並是恩師「冷竹先生」查一溟所賜至寶，驀然被人偷走，怎不令嚴慕光痛惜驚怒到了極點！

他憤然之下，幾乎搜盡周圍數里的峯壑岡巒，但依舊未發現任何可疑踪跡！

嚴慕光氣憤萬分，無可舒洩，遂站在一個小峯腰上，引吭怒嘯！

誰知這一嘯竟嘯出一些動靜！

嚴慕光在怒嘯之時，彷彿聽到從東南方，也有一陣嘯聲，遠遠傳來！

但等他聞聲停嘯，傾耳細聽之際，遠處嘯聲，竟也隨之收歇？

嚴慕光本想循聲尋去，但恐山高壑深，無處相尋，遂靈機一動，依照謝小紅所想妙策，提足眞氣，運用「傳音及遠」神功，高聲叫道：「聶小青姑娘，謝小紅姑娘——」

叫了十來聲後，突然聽得有人在峯下怒聲叫道：「你這醜鬼，我不許你再復亂叫！」

嚴慕光愕然低頭去看，只見在峯脚底下，站着一位青衣少年，正在戟指自己，怒聲發話！

他因「金弓神箭」被竊，正欲尋人探問，故而雖覺得這青衣少年，出語蠻橫無禮，却依然頗為高興，馳下脚峯，並在飄飄舉步之間，隱藏了九成功力！

雙方距離一近，嚴慕光更覺驚愕，因為這青衣少年，面貌竟比自己未毀容前，還要英俊，年齡也比自己輕，一雙烱烱俊目之中，並閃爍着異樣光采！

更怪的是這青衣俊美少年，竟滿面縱橫淚痕，彷彿有極大悲傷！

常言道：「物以類聚」，又道是「氣味交投，惺惺相惜」！嚴慕光一見這青衣少年的出羣風采，更對他頗有好感，遂微抱雙拳，含笑問道：「仁兄尊姓大名，為何如此傷感？」

誰知因為嚴慕光如今業已破相，形容醜怪異常，以致他雖與青衫少年氣味相投，對方却不與他惺惺相惜，只是雙眼一瞪，冷然說道：「我傷不傷心，關你屁事？何況我這樣傷心，又完全是被你害的！」

嚴慕光見這少年的言語神情，過份無禮，也不禁微微動怒地，雙剔劍眉，「咦」了一聲說道：「在下與兄台素昧生平，怎會把你害得如此傷心呢？」

青衫少年，對嚴慕光左半邊醜怪面頰，看了一眼，滿面哂然不屑神情，「呸」了一聲，說道：「你這醜鬼，少和我兄台弟台的亂套交情，剛才你若不那樣山嚷鬼叫？我便不會突然傷心流淚！」

這幾句話兒，聽在耳中，嚴慕光便是泥人，也必起土性，遂仰天狂笑，一指四外峯巒向青衫少年說道：「這『阿爾金山』，大概尚非尊駕私人所有，在下愛嘯便嘯，愛叫便叫……」

話猶未了，那青衫少年便搖手說道：「這『阿爾金山』雖然不是我的，但我勸你最好還是不要怪嘯，不要鬼叫！」

嚴慕光強忍胸中惡氣，目注這位蠻不講理的青衫少年，儘量平抑語音，緩緩發問道：「假若我不識抬舉，不聽你的勸告，偏要怪嘯，偏要鬼叫又便怎麼樣呢？」

青衫少年，盯了嚴慕光幾眼，驕傲無倫地，縱聲狂笑說道：「你這醜鬼，若不聽我勸告？便是個天生的賤骨頭！我只好把你揍上一頓，揍的你嘯不出聲，叫不出口！」

嚴慕光氣極反笑，揚了揚眉問道：「你憑甚麼揍我？難道不怕反而被我揍上一頓麼？」

青衫少年冷笑說道：「哈哈！你這醜鬼也配？我便伸出一根手指，也足够把你摔上八個觔頭！」

兩人答話至此，已從青衣少年口中，竟四次叫出「醜鬼」二字！

嚴慕光忍無可忍，決心給與嚴懲。

他因對方太以無禮，遂也不再依照江湖規矩，驀然欺身前進，一招「天外飛鴻」，猛揮右掌，摑向青衫少年左頰，並狂笑說道：「好個不講理的美少年，在你尚未把我摔上八個觔頭之前，不妨嚐嚐我這醜鬼的一記掌，是個甚麼滋味！」

嚴慕光因想先重重摑這個少年一記耳光，然後再痛加教訓，故而這招「天外飛鴻」，出手相當迅疾，何況又是猝然發動，眼前人物，便換了當世武林中一流高手，也未必能閃躲得過！

誰知那青衣少年，一見他揮掌進襲，身形微轉，足下輕飄，竟以一種罕覩的靈奇身法，閃出了七、八尺外！

這一招「天外飛鴻」，居然打空，着實把這位武功大進，今非昔比的嚴慕光，驚出了一身冷汗！

青衫少年雙眉間突現煞氣，向嚴慕光冷笑叫道：「想不到你這醜鬼，不僅臉醜，連心腸也醜惡不堪，武林中稍有品格之人，會這樣乘人不備地，偸偸動手？還不趕快在我出手揍你之前？報出名姓宗派，讓我好決定揍得輕點，還是揍得重點！」

嚴慕光偶為對方抓差錯，罵得臉紅耳熱，並絲毫無語可辯！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那裏還好意思說出「玉笛金弓神箭手」，嚴慕光的姓名外號！

青衫少年見他不作答，又復冷笑說道：「原來是個無名醜鬼，我照你對我偸襲的模樣動手，讓你也嚐嚐這招『天外飛鴻』，是個甚麼滋味？」

語音了後，欺身進步，果然照樣用了一招「天外飛鴻」，舉起右掌向嚴慕光的左頰摑來！

嚴慕光適才是猝然進襲，如今這青衣少年是先告後打，照理說來，自然更易於閃避。

但嚴慕光雖把身形閃出數尺，青衣少年却如影隨形，跟踪而至，原招式絲毫未變，使嚴慕光實胚胚地，在左頰上挨了一掌！

這一掌打得太以缺德，幾乎令嚴慕光暈了過去！是下手太重了麼？不是，是下手太輕，對方右掌只在嚴慕光的左頰上輕輕一觸，便縮手收勢！

故而嚴慕光不是幾乎被打的快暈過去了，而是幾乎被氣得暈過去了！

青衣少年，縮手收勢以後，便在嚴慕光身前三四尺處，傲然卓立！

嚴慕光又驚又疑地，怒聲問道：「你既然打我，為什麼不打得重些？」

青衣少年揚眉一笑，伸出二個手指，應聲答道：「我有兩點理由，不便把你打重！」

嚴慕光問道：「我想知道這兩點理由是什麼？」

青衣少年目光一閃，哂然說道：「第一、是你這半邊臉頰，長得太醜，我不願意打得太重，玷污我的手掌！」

嚴慕光聞言，不禁氣得全身發抖，但仍咬緊牙關，強遏盛怒，繼續向這青衫少年問道：「第二點理由呢？」

青衫少年笑道：「你和我究竟只因一點小事爭執，並無不解之仇，我若下手太重？你必魂歸地府，似乎略覺過份！故而輕輕拍你一掌，讓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那點功夫，比我差得太遠！倘仍不知厲害，再敢逞强？我左掌揚處，便把個右半邊稍微還像個人的臉頰，打成左邊一樣！」

嚴慕光靜靜聽完，心中一酸，垂下兩行珠淚！

青衫少年見狀，「咦」了一聲問道：「我打得一點不重，你爲甚麼哭了？」

嚴慕光舉袖拭淚，冷然答道：「你剛才流淚是爲了傷心，我如今流淚，自然也是爲了傷心！」

青衫少年揚眉笑道：「我也要問一問你，你傷的是甚麼心呢？」

嚴慕光雙目之中，精芒電閃地，厲聲答道：「因爲我自信在武功方面，決不會不如你强，但卻寃裏寃枉，糊裏糊塗地，挨了一掌！」

青衫少年冷哼問道：「你還敢不服？你還覺得寃枉？」

嚴慕光厲聲道：「我自然不服，我正在揣想，究竟是爲了甚麼緣故，才會被你打中！」

青衫少年狂笑說道：「這還用問，自然是你的武功，遠不及我！」

嚴慕光凝神尋思，忽然一面垂淚，一面從臉上浮現了一絲微笑！

青衫少年訝然問道：「你爲甚麼又哭又笑？」

嚴慕光拭去腮邊淚漬，應聲答道：「我哭的是今日居然被你打一掌，未免有負恩師，自覺慚愧心酸！」

青衫少年哂然一笑，又復問道：「笑呢？」

嚴慕光道：「笑的是我已經想出了被你打上一掌之故！」

青衫少年神情極傲地，冷冷說道：「是甚麼緣故？我要請教一下！」

嚴慕光劍眉雙挑，朗聲說道：「我近些時來，專心於三種絕技，以致對掌法及輕功身法方面，未曾深研，進境較淺，才會避不開你那招『天外飛鴻』！倘若不是用掌，換了用劍——」

話猶未了，那青衫少年便接口說道：「用劍又便如何？」

嚴慕光豪氣如雲地，狂笑說道：「倘是用劍？你也照樣逃不出我一招之外！」

青衫少年目閃精芒，冷笑說道：「你倒眞會設詞解嘲，既然如此自詡，卻爲何還不拔劍？」

嚴慕光搖頭說道：「我生平向不欺人，你若要我拔劍，便先須有兵刃在手！」

青衫少年聞言，也有點驚佩嚴慕光的磊落襟懷，遂點頭笑道：「你倒着實有點傲氣！我一向不用兵刃，但今日爲了要見識你自詡劍法，且以這枯枝代劍便了！」

說完，便伸手折了一段三尺枯枝，橫持掌內！

嚴慕光本來已把令狐楚楚所贈的那柄珍貴七首取出，如今既見青衫少年，折枝代劍，遂又將七首揣回懷內，也自折了一段三尺枯枝備用！

青衫少年笑道：「你不要好强逞傲，須知縱有『莫邪干將』等前古神兵在握，也未必能勝得了我這手內枯枝？」

嚴慕光冷然說道：「你小心了，我一招要刺中你胸前『七坎』死穴！」

青衫少年聞言，不禁揚眉狂笑！

笑聲未了，嚴慕光便已欺身進步，以枝代劍地，挺着那三尺枯枝，向青衫少年胸前，緩緩點去！

青衫少年見嚴慕光招式太緩，不禁哂然一笑，巍立如山，根本不架不閃，要等枯枝近身之際，再復施展絕世手法，奪將過來，倒看對方如何自圓自說？

誰知就在他哂然一笑，略略疏神之際，嚴慕光的挺枝進襲手法，突然由慢變快，宛如石光電閃般，根本不容許青衫少年來得及有任何動作，便點中胸前「七坎穴」上！

青衫少年深知是三尺枯枝，但在內家好手手中，卻無殊精鋼利劍，「七坎」又是人身死穴之一，遂好長嘆一聲，束手待斃！

但嚴慕光輕重之間，極有分寸，在用枯枝尖端，把青衫少年所着青衫胸前「七坎穴」的部位之上，點了一個豆大小洞後，便即縮手收勢，未曾傷及他絲毫皮肉！

青衫少年木然片刻，低頭看了看胸前青衫上的小小破洞，不禁目閃精芒，發出一聲裂石穿雲的悽聲厲嘯！

嚴慕光心中雪亮，知道自己先前避不開青衫少年一掌，以及青衫少年適才避不開自己一劍的主要原因，全是「輕敵」二字！

自己被摑以後的垂淚，與青衫少年被點以後的悽然厲嘯，屬於同樣心情！嚴慕光因已找回場面，如今對於這位青衫少年倒起了一種英雄愛英雄的惺惺相惜之感！

既已惺惺相惜，嚴慕光便想對青衫少年安慰幾句，彼此互通姓名，化敵爲友！

但嚴慕光心念動處，雙拳一抱，尚未及含笑發話，那位青衫少年已帶着滿面慚愧神情，轉身電疾馳去！

嚴慕光正想叫他回轉，或是追上青衫少年，加以解釋之際，突然聽得西方有人遠遠在高叫「嚴兄」！

青衫少年身法如電，就在嚴慕光開聲回顧之間，業已轉過山峯，走得無踪無影了！

嚴慕光因有人在叫自己，只得任憑青衫少年馳去！

剛才那聲「嚴兄」，是來人施展「傳音及遠」功力，在遠處相呼，約莫過了半盞茶時，方從西方峯脚，轉出了一條矯捷人影！

一看，來人竟是化名爲「洪配元」的謝小紅！

嚴慕光愕然一驚，迎上前去問道：「洪兄，你不是與小弟約定，分在『阿爾金山』的東西兩部尋找令狐姑娘與陰素梅的踪跡，每隔十日，於我埋藏金弓之處，相會一次麼？怎的如今便自尋來，莫非已有甚麼重大發現？」

謝小紅點頭說道：「嚴兄猜得不錯，確實有重大發現！」

嚴慕光不禁大喜問道：「令狐姑娘與陰素梅現在何處？陰素梅所生嬰兒，是男是女？」

—未完—

常服

氣金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